

犯罪代價 一個失業青年雖然犯了罪，但他的試驗却令到舉世震驚，也足以令讀者們一開眼界！

$2.00

862

◀編 後 話▶

「白玉老虎」跑出來了！武壇怪傑古龍先生為了配合本刊一九七六年度佳作推出新攻勢，第一炮刊出他構思半載精選題材的最新代表作。本故事有不可思議的橋段，有絕對使你瞠目結舌的內容情節，更有萬馬奔騰的氣勢在本故事裡展開，閱讀之下，保証令你屏息靜氣，愛不釋卷。

***　　***　　***

「沙漠風雲」與「怒馬香車」兩大巨著今期已告完滿結束，該二故事連載以來，深受讀者好評，稱譽交贊。下期起，朱羽君又一新作遊俠故事「詭路」繼續隆重發表，朱君作品，保持一向水準，俱以結構嚴謹見稱，毋庸多贅。諸葛青雲先生亦將繼「怒馬香車」後，不日在本刊發表另篇新著：「鋒情鏑鴛」！猛稿堆積如林，留意按期刊出。

***　　***　　***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鐵拐」故事「犯罪代價」，馬雲先生又以最獨特構思撰述本故事，題材新穎，風格另創。花都風光，盡收眼底！故事中描述一個青年人在世界經濟不景氣中為了尋求生活，做出一件令人想像不出的怪事，結果轟動了半個地球，聲震遐邇，令人咋舌！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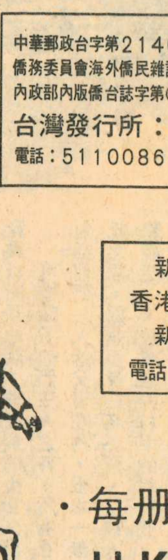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侠世界

第8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犯罪代價

夜半驚艷

大約在五十多年以前，葡萄牙一個小鎮曾發生過一件令人驚奇的故事。

中國人對葡萄牙一定不會感到陌生，尤其是香港的中國人，只要知道澳門的歷史，就不難連想到這個歐洲小國去！

然而上面所講的小鎮在地圖上可能找不到，尤其是一般世界地圖更難發現。但是，這並非暗示這是一個杜撰的故事，而是曾經轟動宗教界的眞人實事。

故事的女主角至今仍然有案可稽，絕非無中生有的小說人物。

女主角叫露茜亞，天主教友們對於這位修女一定不會陌生。因爲她是個令人觸目的牧羊女——未成爲修女之前，曾與堂弟妹在葡萄牙一個小鎮牧羊。

禍福難料

那個叫花地瑪的小鎮，原名是屬於一個阿拉拍王子的，遠在十二世紀開始，這小鎮便一直採用了這個名字，但始終是個寂寂無名的小鎮。

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其時第一次歐戰正在進行之際，葡萄牙沒有參加，國民過的仍然是相當寧靜的生活。

五月十三日那天正是禮拜天——星期日，就在花地瑪這小鎮的郊外，有三個牧羊童子正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嬉戲。

突然之間，天上電光一閃，雷聲隆隆，一時之間風雲變色！

時屆正午，本是烈日當空之際，剎那間却見烏雲四佈，三個牧羊童正想趕着羊兒返家去，不料就在此時，天空上出現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幻象，一棵小樹之頂，烏雲密霧四散，金光萬丈，令到那三個牧羊小童目爲之眩！

三個牧羊小童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是女孩露茜亞，當時她年只十歲；其次是八歲的男孩方濟各，是露茜亞的堂弟；最小一個是七歲的雅新達，她是方濟各的同胞親妹。

到底當時他們見到了一些什麼？

事後據說：這三個孩子回家之後分別告訴他們的父母，其過程却是大同小異！

年紀最長的露茜亞說，她當時見到一個約十四歲的高貴少女，頭罩白紗，上面穿了一襲金邊白袍，下穿白色長裙！

少女雙手合十置於胸前，拿住一串閃閃生光的念珠，背後就是那閃耀奪目的萬丈金光！

當時露茜亞曾開口問少女是何人？

少女只答她由天上來的。如果露茜亞還想進一步知道她是誰，可於每個月十三日這一天，都按時到這兒來一次！

至於八歲的男童方濟各，他對父母所講的也是差不多；他也聽到那少女的說話，但自己沒有開聲問過她。

年紀最小的雅新達，只有七歲，是方濟各同父同母的胞妹，她所述也跟兄姊所說的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就是：她聽不到那少女的說話。

由於三個男女童子的「口供」有不同之處，所以令到他們的父母心裏生疑。

露茜亞的父母不准她出去亂說，以免引起誤會；但方濟各的父母後來回心一想，覺得這對小兄妹從來不說謊，心裏卽使生疑，但也總覺得有些可靠之處。於是到了六月十三日那天，決定前往該處看看。

消息不知怎的傳開了，許多村人都知道了這件事，但大家都認爲童子之言，實爲無稽之談！甚至花地瑪本堂的神父聽了這故事，也只一笑置之！

到了六月十三日那天，三個孩子帶同父母到郊外那小樹附近。

村民們儘管不信顯聖故事，也引來數十名好奇的村民。

時屆中午，三個孩子齊齊望向樹頂上空，竟異口同聲地說：那高貴的少女又出現了！

可惜除了他們三人之外，所有在場的人，包括他們三人的父母在內，根本一無所見。因此之故，露茜亞等三名小童，又被人指爲「集體說謊」，故意戲弄村中的村民們。

三個孩子的父母認爲這是一種可恥的事，禁止他們以後再提此事。

但是，儘管三個孩子以後提也不提，村中居民却廣爲宣傳。於是此事越傳越遠，許多人也都知道了此事。

轉眼又到了七月十三日，三個孩子依「約」又到了該處，希望可以有機會再一睹奇事的出現，豈料到了那兒的時候，那兒竟然聚集了數千人，他們都是聞風而至的村民。

中午時份，天空上雲霧四佈，跟住雷聲隆隆，剎那之間，天象起了極大的變化，而且變得太過突然，因而令到在場的人無不爲之驚奇不已！

三個牧羊童子一齊下跪，他們又不約而同地說見到了那高貴的少女！但是除了三個童子之外，在場的人都見不到！

露茜亞因爲被父母和村人指她說謊，所以把握機會，閉目合十，嘴中唸唸有詞，要求她心目中的仙女顯示一個聖跡，好讓世人對她所述深信不疑。

後來露茜亞又轉告村民，說仙女答允了，只要等到十月十三日，仙女自有安排云。

由於當時在場的村民多達數千，竟無一人聽到仙女說話的聲音。因此，村民仍然認爲露茜亞一片謊言，實不足信！

此事越傳越遠，信者自然大有人在，於是紛紛不辭跋涉，由遠途而來，無非爲一睹聖跡。但相反，有些不信其事的人，却指該處村民故意造謠，目的無非爲了吸引遊客。

花地瑪小鎮中的父老輩，覺得事情鬧大，徒惹來人們非議，下令三個牧羊童公開更正他們的「謊言」，但三個孩童力稱並未說謊，自然不肯公開更正，反稱確有其事！

不久，又到了八月份的第十三天，此日照例是惹人注目的日子。

鎭中父老爲了免除外間誤解，令三個小童留在鄉議局內，不准他們到聖蹟出現的地方去。儘管如此，那兒也聚集了數以千計的人羣。

這些來自各地的人，包括了好奇者，也包括了一些教徒。他們都因爲三個具有「智慧眼

睛」的小童不在場而感到遺憾！

他們明知難獲仙女垂青，除非有「通靈慧眼」，假如三個牧羊小童在場的話，最低限度會讓在場的人知道仙女的指示。

現在，在場的人，只道一切聖蹟難再出現了！

豈料中午時份，天氣又起變化，同樣來得突然，完全違反了常規；剎那間之前還是天青氣朗，一屆正午便是風雲變色，雷聲隆隆，電光閃閃。情形完全與上兩個月的十三日一樣。

有些人以爲這是該地的一種怪現象，每屆午間天氣便如此。

但是，以後數天的午間時份，都有人來此等待，一切却十分平靜，並無任何變化！

露茜亞又後悔又懊恨，她早知如此，就不會將事實說出來，以致被鄉村父老在當日軟禁起來，以致錯過了一次與仙女會面的機會。

不理別人怎麼說，露茜亞既是目擊者，她自然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前她從不祈禱，但經此一役之後，她不但祈告，還懇求仙女再顯聖，以免鄉人對她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八月十九日，幾乎令人無法置信的事又發生了，露茜亞等三個牧羊小童，因爲數天前的八月十三日失去了會見仙女的機會，正感頹喪之際，他們竟然又一次見到了仙女。

不過這一次並非在老地方，而是在別的地方。看來仙女可能是被三個小心靈所感動，有意補償他們八月十三日那天的損失。

九月十三日又到了！

這一天連里斯本的人也聞風而來，紛紛到花地瑪顯聖現場參加禮拜的，多至將近三萬衆；有些病人還專程而來求取治病的聖水！

午間，天象又告驟變，雲影雷聲相繼出現；陽光減弱，氣溫降低。一切來得非常突然，目睹者無不嘖嘖稱奇！

三個牧羊童又一次見到了仙女，他們祈告着，希望仙女顯聖，洗脫他們「說謊、造謠」的罪名，讓村民澈底信服！

十月十三日——他們所期待的日子終於來臨！

這是仙女答應三個孩子的顯聖日期，許多善信也都知道了這是一個大日子！

經過幾個月以來的傳說，整個歐洲都知道了這件事！

因此，不少人在十月十二日以前便已動身，紛紛湧到花地瑪來！

這些人之中，不但包括了葡萄牙人，也有隣近各國的人，其中包括有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等各地的人，都聞風而至！

但是，花地瑪只是個小鎮，鎮上只得幾間客棧式的小旅店，如何能應付這龐大的虔誠信徒？因此附近山頭野嶺之間，都睡滿了人羣，尤其是十二日的晚上，更是處處人潮，蔚爲奇觀！

到了十三日那天，仍有不少人由各地湧來。這些人都希望能在中午之前趕到花地瑪來一瞻聖蹟的出現！

但是，由於當日下雨，同時公路上人潮泛濫，以致公路上的交通由擠塞而致被切斷，使到不少專程而來的人，無法及時到達目的地！

根據當時的估計，約有六萬多人要到花地瑪來，但結果只有三份之二的人，能在午前到達目的地，其餘三份之一只能離遠仰望天空之上，希望也能一睹聖蹟的出現！

到達現場的人羣之中，包括了各階層的人仕，其中有神父、教父、大學生和教授、科學家以及無神論者、藝術家、政府官員以及新聞記者等等。還有一批反教人仕希望求證，揭開他們心目中的所謂「騙局」！

但是，這批另有目的反教人仕，終於感到非常之失望，因爲聖蹟終於出現了！

時屆中午，霪雨突告停止！奇怪的是天上却閃着電光！

三個孩子的父母一早到了現場，他們曾誓言，假如今天沒有聖蹟出現，願與他們的孩子一齊受罪，免遭數萬人的嘲諷！

但是午間時份，仙女答允過露茜亞的諾言正逐步出現於數以萬計的眼睛之前。

唯一不同的，還是只有三個孩子才能見到他們見過不止一次的仙女！

仙女答應過今天就告訴他們關於她的身份，因此他們期待着！

露茜亞等三個牧羊童都可以見到仙女依舊在那棵小樹之頂的空間出現。

他們還可以聽到仙女的說話；她告訴他們：「我是玫瑰之后，你們要在這裏興建一座教堂，以紀念今天的事情！」

她又叫孩子們轉告衆人，歐洲大戰卽將結束，勸諭世人多誦玫瑰經！

可惜其他在場的人不但見不到仙女，更聽不到她的聲音！

露茜亞心焦如焚，她擔心又被人指爲說謊；仙女似乎明白了她的苦衷，突然之間令到露茜亞向在場的人高聲疾呼：「朝太陽看吧！」

如所周知，太陽是一團烈火，平時肉眼不能直接望住它，否則視綫會受到傷害。

但是奇事出現了！

太陽不再是一團火，只是一團光亮而不刺眼的「大月亮」！

它比月亮還要光芒四射，四周有七彩的東西在變幻着，閃耀着！

這情形先後出現了兩次，前後歷時十分鐘！不但在現場上的數萬人可以見到，數里外的人，包括不能及時於午前到達目的地的人，都可以見到那變幻的太陽正在團團而轉！

人們紛紛就地下跪！

有人在哭泣，有人在誦經祝禱！

三個牧羊童事後對人說：除了上述衆所目睹的現象外，他們還可以見到太陽中心出現了三個聖像。

那個仙女並非別人，正是聖母瑪利亞！

那一次也是花地瑪上空天象的最後一次變化，此後每個月的十三日，該地的天氣都很正常。到底爲什麼？連科學家亦無法解釋。

至今爲止，每月十三日仍有不少人到此祈禱！每年五月十三日以及十月十三日這兩天，更有不少來自遠方的朝聖者！

露茜亞後來進了聖羅撒修院當修女，她的兩個堂弟妹分別於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一年早登天堂去了；而上述聖蹟經過教庭的審愼調查，直至一九二八年才正式承認！

露茜亞後來寫了一部「回憶錄」，文中透露聖母曾告訴她三件事，但她只能說出其中兩件，另一件是一項秘密，她只可以告知教宗。

三件事之中的第一件是：地獄是一團火海，犯罪的人被燒成了焦炭，觸目盡是魔鬼的靈魂！

第二件是：人們倘能誠心禱告，無神論者的共黨國家必被感化，世界亦將和平；否則的話，世界大戰將一再發生，人類終會毀滅！

至於最後一件是什麼？

至今爲止，世人仍無從獲悉，能知道其中秘密的，只是露茜亞和當時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曾有人用種種方式催促當時的教宗道出第三件事的秘密。

但是，教宗只教促世人必須互相諒解，我們地球上的人類才可以生存下去。

其實教宗所說也只不過是「第二項」而已，到底第三項秘密是什麼？當時的教宗若望，

一直至死仍未說出來。也許，「第三項」永遠是一項秘密！

× × ×

上述有關宗教的故事，曾引起三俠的興趣。他們這次歐遊，希望總會有機會到那小鎭去觀光一下，順便訪問當地人仕，關於上述聖蹟故事的眞實性。

但是根據他們的行程，下一站應該是法國巴黎。要不是爲了阿生的緣故，呂林夫婦二人就會飛越法國與西班牙，直往葡萄牙的花地瑪去！

但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這世界性的安全組織的總部就在巴黎，所以阿生不能放棄這一站。同時更由於阿生是個出色的特警，總部一直嶢得他的行踪，當他們還在布魯塞爾時，便邀他到總部一行。

阿生在情在理，在公在私，總得準備在巴黎花上一段時間。

何況阿生的身邊，現在又多了一名美麗的同僚，她是阿生上司任如重的寶貝孫女兒任晶晶。

任晶晶與阿生本是一對好朋友，後來任如重把晶晶送往巴黎深造之後，他們便一直沒有連絡。直至到最近，他們才在布魯塞爾重聚！

任晶晶是奉了總部命令，與其他特警秘密抵達布魯塞爾的。因爲負責比利時特警行動隊長之職的韋達，被懷疑受人收買，被人利用。

任晶晶奉命前往布魯塞爾調查此事眞相，湊巧知道阿生等三俠到了當地。無奈晶晶有任務在身，不想太早出現，只能用電話跟阿生談幾句，想不到阿生當時又誤會晶晶是黑手黨派出的「香餌」，語帶輕佻，令到晶晶十分反感，故此當時未有說明身份。

但是，「傳心奇術」一案結束後，韋達等人先後落網，罪證巳被晶晶抓住，阿生亦已獲得了晶晶的諒解。

因此，當晶晶與同事們押解韋達等人返回巴黎總部交差時，三俠也依照原來的安排，飛進了法國的領空來！

巴黎有花都之稱，在遊客心目中，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都市。因此，凡是旅遊歐洲的人仕，巴黎被列爲必到之地！

航機着陸後，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早巳派人在場接應。

二輛佩有特別標記的大房車，停在機坪上，阿生等人落機後，立卽登車，由特別出入口閘門離去；只有呂林夫婦二人以遊客身份，由海關檢查站走過，然後登上航空公司特備的豪華巴士。

查護照、驗行李等必經手續，相信是每一個旅遊人仕最感到討厭的事情；至於通過了關卡之後，出來大堂認回自己的行李，帶去驗關，那就更加頭痛。

海關的責任重大，既要緝私防毒，又要注意國際刑警須要通緝的人物。因此有時也難怪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工作。

至於在機場認行李，說來簡單，難道連自己的物件也不認得麼？但事實上常常出門的人就會明白，這實在是既麻煩又頭痛的事情。

目前世界各地航空事業發達，機場班機的升降率十分頻密，有時在前後一兩分鐘之間，可能有幾班航機到達。

試想想，一架飛機普通儎客百名，假如是珍寶巨機更在二三百之數。如果機場設備不周，數百人擠在一起認行李，混亂情況可以想像得到。

別以爲閣下購用的行李箱是獨一無二的貨色，一眼便可以輕易認出它之所在；事實上更名貴、更獨特的也有人與你的雷同。所以到時你便會感到眼花繚亂，出錯在所難免。

有經驗的旅行人仕，都會在他們的行李箱上面留下標籤，以資識別。

標籤可以用較奪目的顏色硬咭紙做成，寫上本人的姓氏或暗碼，以短繩連繫在行李箱的挽手之上。如此一來，卽使其中有十多二十個行李類似，也輕易讓你找到屬於你自己的，不至會混亂！

巴黎機場年來改進之處甚多，處處以方便旅遊人仕爲主。例如檢查護照的人，只往證件上瞥一眼，很快便含笑交還給你。

驗行李也十分隨便。除非他們接到特別情報，才查得較嚴。

例如一批香港去的男子，就給巴黎機場的警方人員搜獲價值百萬港元的海洛英。難怪「香港這東方之珠」的大名，遠近馳名！

另一件令旅客啼笑皆非的事，就是抵埗後的行李搬運問題。

許多機場上都佈下一大批「拉客經紀」，這批兼職性質的經紀，往往是搬運工人，他們替各大酒店拉客，賺取回佣。

於是當你抵埗後，你手上假定有兩件行李的話，可能分別給甲乙二名搬運工人作「合法的代勞」——實際是半爭半搶的奪去；又假如甲是代A酒店拉客的，乙是代B酒店拉客的。而A、B兩酒店的接客汽車分別停在東西兩處不同的停車位上，那你就頭痛了。因爲甲乙二人分別向不同方向將你的行李帶走，試問你何去何從？

許多地方的機場管理處有見及此，都取銷了人力搬運行李，改爲多設手推輪車，讓旅客自己將行李推到閘外的汽車旁邊！

當然，這並非最佳的服務方式；最佳的服務應該像台北機場一樣，那兒有小工代勞，小賬給多給少悉隨尊便，他們從不會要求多付一分一毛。

巴黎機場所採用的方式就是手推車。所以呂林夫婦二人只好自己動手。

推車設計輕巧，只要推到閘處，航空公司的人員便會爲他們將行李放置在巴士的行李卡內。

巴士進入市區的行程，達一小時多。還好巴士設備良好，旅客還不致過份沉悶。

旅遊大巴士將他們送到市中心區的巴士站，航空公司人員又爲他們召來的士。這時他們才到預先訂好房間的酒店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讚嘆法國政府爲旅客們設計周到，豈料的士司機却存心與政府搗蛋，剎那間把一切良好印象都消滅了！

呂林夫婦二人不懂法語，的士司機向他們收多一倍車資，竟也無可奈何！

進駐酒店，侍者既然爲他們開車門，挽行李，小賬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每件行李只由一名侍者送進房間裏來，甚至連電梯司機在內，他們竟然分批開口討賞錢，這就未免太過令人討厭了。

結果，三俠總共有四件行李，但却給了六次小賬——四個侍者分四次送四件行李入房之外，一個開車門，一個電梯司機。

不過，這還未了結，剛關上了房門不到一分鐘，又有一名陌生面孔的侍者送茶水入來；然後又是另一名侍者領班捧住註册簿進來替他們辦理登記。不用說，小賬乃在所難免的。

想不到法國政府當局想盡辦法去吸引遊客，結果却被這輩貪婪鬼弄得啼笑皆非！

好容易才等到阿生回來，侍者們又蜂湧而至，阿生却沒有去理睬他們，結果却換來一塊塊的黑面孔。彼此都覺得沒趣！

晚間，三俠打算到著名的麗都夜總會去看歌舞表演。

他們本來想托酒店代爲訂座，但想到這輩

的貪婪手段，只怕花了錢也未必可以看得舒舒服服。最後只好打電話去找任晶晶。

任晶晶剛回來，在總部內有許多事情要做，自然忙得要命。

但撇開公事不談，就以晶晶與三俠的私人交情，她也得抽空去陪陪他們。

因此，晶晶一邊答允晚上來陪他們出去，一邊託人爲他們在夜總會訂座！

呂偉良看看時候還早，晶晶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到酒店來找他們。所以他提議到外面溜躂一會。但林愛莉寧願先睡一覺，因爲她擔心晚上出去可能一直鬧到凌晨才回來！

於是呂偉良惟有與阿生一齊出去！

師徒二人不敢走得太遠，一則因爲這兒人生路不熟，闖得太遠的話，到時又要任由的士司機「宰割」才能及時趕回來；二則他們只有一小時不到的空檔，任晶晶就會依時到酒店來跟他們一齊出去！

巴黎的夜景是世界知名的，尤其是燃油危機過去了之後，一切又變得多采多姿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沿住行人道漫步，突然有個男子迎面而來，冒冒失失地跟阿生撞個滿懷！

阿生十分機警，慌忙用手往口袋一按，還好！銀包並未失掉！

一陣急促步聲，另外有二名彪形大漢，由後面緊緊追來！

師徒二人立刻就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停下腳步，冷眼旁觀！

阿生回頭一看，曾經與他撞了一下的青年人這時已不知所踪。

二名彪形大漢追了幾間舖位，也停止了前進，回頭找來！

在這一刹那間，那兒黑暗角落有一雙烱烱生光的眼睛在閃動着！

那目光中充滿了恐懼，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心中都明白，他就是轉眼間「失了踪」的冒失青年。因此，師徒二人佯作沒有看見，腳步往前移動着，以免引起二名大漢的注意。

但是，二名彪形大漢巳經折了回來！

他們彷彿二隻獵鷹一樣，在附近展開了搜索！

青年人被找到了，他被四隻粗壯的手臂，用力拖了出來！

青年人沒有呼救，只是拚命地掙扎。無奈二名大漢合併起來的氣力，比他強大的多了；他終於被人强行拖走。

阿生一度想加以阻止，但回心一想，何必惹麻煩！

呂偉良在忖測這件事的性質，可能是黑人物的內部糾紛，否則，那青年人何故不呼救？

他們都是初來步到的遊客，不知道此地的風土人情如何。但看剛才的情形，這兒的市民也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所以儘管街上還有其他行人，却沒有人去理！

阿生有另外一種想法，就是那青年人神色如此慌張，會不會是歹徒？然則，二名大漢却有可能是警探。所以他不加理會，是由於內心根本想不通，也不想剛抵埗又惹麻煩。

師徒二人街上瀏覽一會，又回到酒店來！

在電梯裏，阿生遇見了一張熟悉的面孔，他是阿生今天較早時見過的。

阿生當時協助晶晶將「叛徒」韋達等人押到巴黎總部去。

總部的高級人員與阿生作了一次簡短談話，相約明天再在總部介紹阿生認識其他領導人。但晶晶因爲要交代「叛徒」韋達等人在「傳心奇術」一案中的調查經過，所以忙的無法陪伴阿生。

當時任晶晶就曾經介紹阿生認識一個法國青年人范里度。

據說他是任晶晶在巴黎總部的同事，也是晶晶的助手。

范里度只有二十五六歲左右，金髮碧眼，樣子長得頗英俊！

現在范里度突然出現在阿生面前，自然令阿生感到驚奇！

「巧極了，我正想上樓去找閣下！」范里度對阿生說道，「任小姐爲了那件事，還不能抽空出來，叫我來陪伴你們，希望你們不要嫌棄！」

阿生也明白所謂「那件事」，必是指韋達一案須要進行嚴訊！

阿生把范里度介紹給呂偉良認識。三人轉眼巳到達了二樓——這是三俠在酒店稅居的房間所在。

阿生因爲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時候，由於過份信任該處的特警隊長韋達，而幾乎含寃莫白。（按：詳細請參閱「傳心奇術」一文。）所以他這一次學乖了。

阿生一邊把范里度安置在呂偉良的酒店房間中，讓呂偉良介紹范里度認識林愛莉；一邊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致電巴黎特警總部，找任晶晶對證！

結果任晶晶表示是抽不出空來，因爲上司要她協助，漏夜對韋達等人展開偵訊！

任晶晶又對阿生說，他們大可放心讓范里度做義務的嚮導，因爲他是地道的法國人，對巴黎一切都十分熟識。

任晶晶又表示由於忙不開來，所以事前沒有撥電話來通知三俠，她因此而感到抱歉。

任晶晶最後提醒阿生：明天中午以前，必須到總部來一次，因爲總部特別爲阿生安排了一個午餐聚會，讓大家認識一下阿生這位出色的「模範特警」。

阿生在唯唯諾諾中掛上電話。他不想阻晶晶太久，因爲他知道她正忙得不可開交！

阿生佯作更換衣服，然後轉進了呂偉良那間套房去！

這時候呂林二人已束裝待發，於是四個人一齊離開了酒店！

一輛街車開到酒店門前，范里度拉開車門讓三俠登車，然後他自己才登了上去！

「幾位到那兒去？」司機問。

范里度說：「麗都夜總會！」

「預先訂了座嗎？」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別嚕囌了！」范里度沒好氣地說：「我們不是遊客！」

司機不屑地瞥了他一眼！

街車剛停了下來，司機就想伸手將計程器上的銀碼按掉！

范里度似乎早巳洞悉了巴黎街車司機濫收車資的詭計，一手把他的手腕捉住：「你幹什麼？是不是想跟老子上警局去理論？」

司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算了，請多給一些小賬吧！」

范里度按照銀碼指示器付錢，不多也不少，一個仙小賬也不付！

然後他狠狠地對司機說：「今晚是你的運氣，要不是老子沒空，你還有苦頭要吃！」

司機猜不透范里度的身份，只見他如此兇狠，也不敢惹他，開車走了！

范里度一邊陪三俠進入世界馳名的麗都夜總會，一邊對他們說：巴黎政府千方百計去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但巴黎商人包括街車司機在內，却想盡方法向遊客「開刀」，作出種種敲搾。所以他剛才非常氣憤！

三俠想起酒店侍者的作風，覺得范里度並非言過其實！

麗都夜總會位於香榭大道之上，門面裝飾十分華麗！

但當三俠走進了內部時，觀感便覺不同。

范里度並沒有事先訂座，他進來後只用法語與領班交談了幾句，便被帶到一張桌子旁邊來！

令三俠感到十分侷促的，就是那些枱椅擺得太過擠迫！

後來他們才曉得，這間「高尙」夜總會作風絕不見得高尙，他們幾乎是來者不拒，活動的桌椅可以加完之後再加。

於是連行人通道也擺得密密麻麻的，加上內部的柱子太多，稱這兒爲「世界一流夜總會」，確是不知從何說起呢！——三俠心裏這麼想。

三俠惟有抱住「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暫且坐了下來！

第一場表演是十一時才開始的，看來還要等上個多小時。於是各人先點了一些酒菜，以免在這裏對着空舞台。

他們喝的是香檳酒，菜色十分的普通，若要比較，香港一流餐室煮出來的，好得多了！

不過他們此來的目的是爲了看表演，一切也就不計較。

儘管如此，每人的消費也在百多元港幣之間，到底是否值得？

如果單以口福和身歷的感受而言，當然十分不值得！因爲地方太偏促，正是食而不知其味，何來「享受」可言？

至於「眼福」方面又如何？

答案終於有了！

當舞台上的表演剛剛宣佈開始，台下的掌聲還未停下來之前，三俠便有一種「不枉此行」的感覺！

原來這家夜總會所以聞名世界，完全在於舞台上的設計與偉大的演出！

舞台大得出奇，可以升降，還可以讓眞馬眞汽車開上去參加演出。

數十名身裁健美的女郎，無論高度、肥瘦幾乎都是一樣的，因此併肩兒一字排開時，給觀衆一種美的視覺享受！

大場面的歌舞，半裸着身體的美女如雲，加上眞的馬匹，眞的汽車參加演出，處處令觀衆有一種偉大的感覺！

一個龐大的透明塑膠泳池，配合着明亮的燈光，觀衆看得出台上那個是載住眞水的泳池，於是一條「美人魚」撲通一聲跳進水中去！

完全赤裸裸的「美人魚」在水中表演的是姿勢美妙的芭蕾舞。

一個如此健美的女郎，在衆目睽睽之下一絲不掛，男仕們自然都看得目不轉睛。就是在座的女賓，在波光水影之中，也被那美妙的舞姿所吸引！

阿生這個年青人，心跳加速是正常的反應，何況他還喝了一點酒呢！

范里度是本地人，可能看得多了，反而見怪不怪！

他反而以「義務嚮導」的身份，對三俠介紹唯恐不周地說：更性感的表演還在後面。

范里度說法國政府對於這一類色情的限制，較早年放寬了許多；既然不少大戲院可以放映小電影一般的造愛影片，對於舞台上的赤裸表演，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阿生從范里度口風中聽出，等會兒接踵上演的，將是啞劇形色的性舞蹈。一男一女將以挑逗性的動作演出！

他們屆時身上以數方吋的銀絲掩飾下體，此外便一無所有。

阿生並非生理或心理不正常，相反，正是由於一切都太過正常了，所以才決定先借醉避開一下，以免在他師父師母面前，弄得過份尷尬。

雖然阿生和呂林夫婦二人有如兄弟、姊弟一般，時常有講有笑。但是，呂林二人是夫婦，而阿生還未結婚，他覺得這些「性劇」可免則免，反正看了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因此阿生表示剛才可能酒喝得多了一點，頭有點兒痛，想先回酒店休息。

呂林夫婦與范里度等三人看不出有什麼破綻，以爲阿生眞的頭痛，讓他先走了。

范里度本來想送阿生回酒店去，但阿生堅持要自己走，所以三人只好繼續留下來看表演，阿生獨自離開了夜總會！

走到街上，一切都改變了！

剛才在裏面昏天黑地的，空氣十分污濁，阿生也實在不慣喝酒，他多少也覺得有些頭昏腦脹。但現在出到外面，雖然霓虹管招牌同樣足以令他眼花繚亂，但空氣較爲清新得多！

街邊擺了不少街車，但司機都沒有坐在車內，站在道旁閒聊。

阿生並不打算乘街車回酒店去，只想到處隨意地走走。所以他根本也沒有去理會那些街車的司機們！

其實阿生假如眞的要召街車的話，他可能會爲之氣結！

因爲街車司機們所以不在車內，是表示他們「暫停營業」，假如閣下想用車麼，除非你肯付出額外的小賬——卽不按錶收費。通常收費過正常車資數倍以上。

所以說：遊客到巴黎，的確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否則最好多帶一些錢，以免大失預算才好！

阿生沿住香榭大道走！

他沒有目的地，打算走到疲倦，看到够的時候，才就地召街車返回酒店去！

突然一輛血紅色的跑車，「刷」地一聲，在他的身旁停了下來！

「哈囉！」一個美艷如花的少女，探首車窗外向阿生招呼！

阿生也只好帶着幾分酒意向她揮揮手；他以爲這是一種禮貌！

想不到那女郎這時巳推開了車門，示意阿生坐上車裏來！

阿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只以爲像美國公路上的順風車一樣，因此，胡里胡塗地坐了上去！

「中國朋友，你好嗎？」女郎笑盈盈地問，一邊巳開了車。

阿生告訴她他居住的酒店的名稱，然後又感謝她相送！

但是女郎只嫣然一笑，然後瞥了他一眼：「你醉了！」

「誰說我醉？」

「你可知道我是誰？」

「嗯……」阿生怔了一怔，「是的，我倒忘記了請教小姐你貴姓芳名。」

「碧姬，叫我碧姬好了。」

「噢，碧姬小姐，你好？」

碧姬又朝阿生瞥了一眼，笑了笑！

她穿得很暴露，袒胸露臂，十分性感，加上那陣陣誘人的香水氣味，令到坐在她身旁的阿生爲之神魂顚倒！

跑車開得很快，風馳電掣的，轉眼又掠過了幾條街道。

車子停在一處道旁，但阿生發覺這兒並非他稅居的酒店。

阿生不禁怔了一怔，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瞧你！」碧姬瞟了他一眼，「你今年多大的年紀啦？」

「這……這有什麼關係？」阿生反問道。

「你够二十一歲麼？」

「當然够二十一歲。」

「那麼，你還怕什麼？」碧姬跳下車來，揮手示意，「跟我進來吧！」

阿生還想問什麼，但碧姬巳半拉半扯的，拖住他進入一幢樓宇內。

阿生一方面抱住好奇的心情，一方面也覺得碧姬有一股令他難以抗拒的魅力。

阿生又問碧姬：「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碧姬說：「我的家，進來陪我喝杯酒，保證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阿生本來就有些醉意，加上剛才跑車開得快，現在又給碧姬拉拉扯扯的團團而轉，他也眞的開始有點兒頭昏眼花了！

這兒是二樓，他們很快便到了。

這兒好像是一幢公寓式的住宅大廈，碧姬開了其中一個單位的門。

阿生在身不由主地，被拖了進去！

這裏面陳設得相當華麗，碧姬慇懃地爲阿生倒來一杯甜酒。

阿生的警覺性一向很高，但這一次不知怎的，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將酒杯接過了。

也許較早時喝進去的香檳在發作，也可能是碧姬的迷湯功力發揮了高度作用。總之現在阿生又情不自禁地，喝光了碧姬遞給他的一杯艷紅色的甜酒！

酒很甜，很易入喉，所以阿生一飲而盡！

碧姬也在飲！

她一邊笑，笑得像杯中甜酒一樣，令到阿生醉薰薰的！

她又再爲他傾酒，阿生失去了本性，眼睛在冒火，心在跳得厲害……

他又盡了一杯，然後……

他彷彿聽到一些尖銳的聲音，好像是酒杯掉在地上破碎了！

他懷中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多了一個女人，她可能就是碧姬……也許不是！

不過，阿生巳管不了這許多了，他只知道有些事情必須解決，於是他開始顯得瘋狂——從來未曾有過的瘋狂……

× × ×

阿生從綺夢中醒過來！

奇怪！他怎麼會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阿生發覺呂偉良、林愛莉、任晶晶和范里度等人，都在病房之內！

此外還有醫生、護士。

任晶晶面有怒意，但阿生的醒來，令到她有按捺不住的喜悅。

往事依稀，阿生被任晶晶面上的怒容輕輕提醒了；他隱約記起那荒唐事！

阿生細看清楚，晶晶眼眶中隱隱有淚痕；她想哭，但強忍着！

阿生不敢直視她，他內疚，但却不知如何解釋！

事實上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是不可能說些什麼話的。

病房內有片刻的沉寂，還是醫生首先開口問阿生：「你現在覺得怎樣？」

「還好！」阿生忍不住反問道：「我怎麼會在這裏？」

「你倒在行人道上，喝醉了。」呂偉良帶住長者的口吻說，「醫生驗出你還服食了迷幻藥，到底你爲什麼會這樣？」

「迷幻藥？」阿生出奇地瞪住房中各人，內心充滿了無數的問號。

他正奇怪晶晶何故會生氣成這副樣兒，更奇怪晶晶如何會曉得他的荒唐行爲，但現在他開始有些明白了！

林愛莉道：「我們昨晚以爲你眞的要回酒店去休息，眞想不到整夜未見你回去，把我們嚇壞了！」

「酒店侍應生說你一直未回過你住的房間，我們只好找晶晶商量。」呂偉良說，「我們後來透過警方才查出你巳被送到這兒來。他們說你倒在行人道上，路人代爲報警把你送到這裏來。但醫院方面驗出你服食過迷幻藥。」

阿生不斷在回憶昨天晚上的事，覺得醫院方面大概不會錯的，一定是碧姬在酒中落了迷幻藥，怪不得他會突然失去了常態！

「你太不爭氣！」晶晶終於打破了沉默，「你不該留到今天才出醜！總部爲你而設的招待會巳宣佈取消了，我們中國人的面子，也都給你丟盡了！」

任晶晶一直强忍住淚水，但到了這時候，她再也忍不住了！

淚水奪眶而出，她的人也奪門而出！

林愛莉追出去勸慰她！

呂偉良和特警范里度留在床邊；醫生護士都退出了房外！

阿生也曉得自己並無生命危險，但在這一刹那間，他却恨不得自己快些死去！

這大概就是犯罪的代價吧？——阿生心裏想。

昨天晚上的風流快活，換來了今天的無限苦惱；他不但覺得對不起晶晶，也對不起眼前的師父呂偉良，更加對不起自己！

能够獲得巴黎特警總部賞識的人不多，能够獲得專誠爲招待一名特警而設的酒會也不常見，但結果一切都被弄僵了！

如果這就是阿生所付出的代價的話，那麼，這代價也太大了！

阿生無從解釋，事實上，他也無法可作解釋！

即使阿生能解釋吧，試問又有誰會相信他昨夜的艷遇？

范里度拍拍阿生的肩膊，笑道：「兄弟，別太認眞，算了吧！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說！」

呂偉良苦口婆心地問：「告訴我，昨天晚上你離開我們之後，到底到過什麼地方去？」

「是的，女人們都走了，現在我們三個都是男人，有話你不妨直說。」范里度道，「服迷幻藥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不幸的是我們的身份不能有這種癖好，更不幸的是你選擇錯了時候！否則，你現在不會躺在這兒，而是坐在總部的大會議室中。」

「是的，是我不好！我太不爭氣了！」阿生喃喃自語地說，「但是，她爲什麼要在酒中下迷幻藥？她爲什麼要害我？」

「她？」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你說是誰啊！」

「是的，麗都夜總會的香檳不是很正常麼？」范里度說，「最低限度我們三人就沒有事發生。難道你離開我們之後又再去喝酒？」

阿生覺得他必須交代清楚，雖然這也未必會獲得任晶晶的原諒，但最低限度他也不能令呂偉良傷心，因而產生更可怕的誤會！

於是阿生把離開夜總會的過程，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

呂偉良聽了之後還是埋怨道：「你也未免太過糊塗，這種來歷不明的女人，你豈可不提高警惕？」

「唉！」阿生痛苦萬狀地，捧住他的頭！「當時我有些衝動！」

范里度說：「這也難怪他的，呂先生，大家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人，何況他初次到這兒來，根本沒有了解到那是走法律罅的妓女！」

「妓女？」阿生整個兒跳了起來！

「是的，當然你也可以稱她們爲汽車女郎。」范里度說，「但她們實際上只是一個妓女

，走法律罅的高級妓女。」

阿生一直以爲昨天晚上的艷遇是充滿傳奇性的羅曼蒂克故事，想不到那只不過是一宗別開生面的人肉買賣。

阿生立刻就要檢點一下自己身上的財物，但他發覺這時穿在身上的只是醫院的制服——病人的白色衫和褲。

范里度巳經明白阿生的心裏正在想什麼，指指床頭几上的抽屜，道：「你的東西都在這裏。」

阿生拉開抽屜，細看證件財物，奇怪的是完全沒有損失！

阿生定了定神，他自問現在一切均巳恢復了正常狀態。不可能有錯的，阿生的記憶力一向不錯，所以他淸楚記得銀包中的鈔票數目。那叠美鈔旅行支票，那些在機場兌換的法郎，原封未動。

范里度又說：「她們屬於高級的妓女，通常收費百五至二百左右。因爲這兒法例規定，阻街是有罪的，所以高級的就改用汽車接客，就是警察見到了也無可奈何！」

阿生喃喃自語道：「奇怪！怎麼我的錢並未短少？」

范里度笑道：「你記淸楚了吧？她們這輩賣笑娘兒，是不可能免費奉送的；即使閣下風度瀟洒，頂多收費打個折扣而巳。」

「我不會記錯的，事實並未短少過一個仙。」阿生說道，「尤其是昨晚未見到閣下之前，我被一個陌生人碰撞了一下，我更注意袋中錢財的數目。」

「嗯，那就奇了！」范里度束眉沉思，「沒有拿走你分毫，把你棄在行人道上，讓路人召警將你送院，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道：「你的證件呢？」

「也在這裏，並未損失！」阿生取過證件，小心地觀察！

「會不會毛病就出在這裏？」呂偉良又問道。

范里度從阿生手中取過一份國際特警的證件，細心觀察了片刻，道：「證件是眞的，看來並未被人將它換掉！」

呂偉良道：「我的意思是：除了可能被換掉之外，也有可能被歹徒將它影印，要來作爲僞造證件的藍本！」

阿生也同意了他師父的看法。他說：「這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范里度却另有見解，他說：「我以爲這可能是你曾令那娘兒陶醉，也有可能是她企圖奪你身上的財物時，發覺你的證件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於是慌忙將你送走算了！」

阿生一邊跨下病床，一邊說道：「無論如何，我現在必須去找她問個明白。」

他走向衣櫥那邊，想穿回他的衣服。

但呂偉良阻止他道：「醫生認爲你還須要若干時間的休息！」

范里度也說：「你不必太過衝動，如果她確是一名汽車女郎，你遲早總可以找到她！」

阿生堅持要出院，他認爲自己現在一切都很正常。他說：「萬一她不是你所講的汽車女郎又如何？那等於說她是另有目的的！」

呂偉良帶着責備的口吻道：「你現在才發覺似乎太遲了！」

「但是如果我現在還不立刻採取行動的話，只怕一錯再錯！」阿生巳從衣櫥中找回了他的衣服，開始穿上！

范里度想了想，終於也同意了阿生的見解，認爲有及時行動的必要。於是由他出面去找醫生商量，先讓阿生出院再說。

呂偉良表面雖然生氣，心裏却是仍然十分的愛護這唯一的徒兒。

這次爲了阿生在無意間上了別人的當，呂偉良內心也難免會感到莫名其妙。

他心裏想：如果對方是個賣笑娘兒，爲什麼不直接了當的跟阿生作明買明賣的交易，而偏偏要在酒中混入迷幻藥？

此中相信定有道理！

呂偉良再想深一層，就決定不再反對阿生出院親自調查眞相的行動！

醫生在范里度的要求下，同意阿生暫時出院，但回頭阿生仍要回來接受觀察！阿生自然也同意回頭再來！

於是阿生由范里度陪同，前往找尋艷窟之所在。

呂偉良因爲阿生這次出了事影响重大，他歷年來在國際特警這世界性安全組織中的良好表現，就可能因這次出事而毀於一旦。所以呂偉良也在知會了他的妻子林愛莉之後，與阿生、范里度同行。

阿生覺得花都巴黎委實太大，他擔心找不到那神秘艷窟之所在！而事實上昨夜他是在「幾分醉意」之下登上女郎的汽車。同時事前難以想像得到有事發生。所以並未着意認路！

再加上時在午夜，在陌生的巴黎，那到底是什麼街道，阿生完全未加留意！

因此，范里度開着他的汽車載住阿生東奔西跑了半晌，仍找不到所在。

車中三個人均感失望！

范里度最後提議：不如晚上再試一次，而且要從麗都夜總會開始。

阿生同意了范里度的想法。因爲昨晚他是在麗都夜總會附近的馬路上給人帶走的，假如由同一環境底下開始，也許會產生奇蹟亦未可料。

呂偉良現在反而着急起來，他覺得越早找到那女郎，越快有答案。

他不相信阿生的英俊外型會導致「女色狼」出到這種手段「誘姦」阿生，其中相信定然有着不可告人的內幕。

阿生年青力壯，血氣方剛，加上當時在酒精的刺激下做出這種事來，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阿生這次出錯，影响到他和晶晶之間的情感，這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總部對阿生的觀感。

假如這就是犯罪，阿生這一次所付出的代價大到難以估計！

不管別人的觀感如何，在任晶晶的感受中阿生巳經犯了罪！

阿生有說不出的難過，他從來未做過這種荒唐事；但他知道後悔是沒有用的。

他儘管非常後悔，也只在內心裏責備自己；他覺得必須找到那女郎，質問她有關迷幻藥的事。

阿生既然是個國際特警，他自然曉得新潮青年，尤其是歐西人仕，年來喜歡利用迷幻藥刺激大腦神經，以增加性生活方面的感受！

但是，問題就是由於阿生本身的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這才令到阿生爲之忐忑不安！

他覺得在半昏迷中似乎做過許多事，但却無法確實了解。

然則，他會不會在半昏迷狀態下，被人加以利用呢？

萬一他在不知不覺中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例如出賣他自己或國際特警，那後果又會怎麼樣？

阿生不敢再想下去！

阿生在呂偉良與范里度的陪同下，最後又回到了醫院的病房中去！

他感到有點困倦！

本來以他的體格，這現象不輕易出現；他正當年輕力壯之際，精神、體力都可以迅速恢

復。但由於迷幻藥以及醫生施救時的藥物影響，阿生東奔西跑一會之後，回到這兒又是倦極欲睡！

現在他們只等待着黑夜的來臨！

醫生護士進來爲阿生作例行檢查，然後讓阿生服了一些藥物和注射針藥。最後吩咐阿生必須好好休息！

於是阿生在曚曚矓矓中睡去……

身體器官上的感受，儘管痛快淋漓，也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快樂；但是，心靈上的犯罪，往往在一個有責任感的人的心坎裏，會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阿生後悔不該在當時離開呂林等人；假如他一直留下在麗都夜總會跟他們一起，這種事情根本不會發生！

但是，當時阿生只是爲了避免因觀看舞台上的性挑逗戲劇，而故意稱醉避席，以免出現尷尬場面，想不到反而弄巧反拙！

儘管當時他的確有了幾分醉意，但阿生自問意志力十分堅强；要不是對方在酒中混入迷幻藥，相信他仍能保持若干程度的清醒。

但是阿生從不推卸責任，所以他也不會去責怪別人！

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這次他算得誤人誤己，總部爲了他而取銷了一次罕見的招待會！

作爲一名國際特警，能獲得是項殊榮的，可謂絕無僅有！阿生因爲受了師父呂偉良的影响，對於名利這回事儘管並不重視，但因此而氣倒了昔日愛侶任晶晶，這便足以令到阿生忐忑不安！

曚矓間，阿生彷彿又見到了任晶晶！

晶晶坐在床前，流着淚，兩手合十；她似乎正在祈禱，也好像對自己說一些什麼。

阿生並非教徒，但他亦非無神論者。他覺得世事往往有許多巧合之處，而這些巧合往往看似無關重要，但是，想深一層，又覺得冥冥中似有主宰！

這次要不是爲了先在布魯塞爾遇上了任晶晶，三俠可能直飛葡萄牙，到花地瑪去觀看聖蹟出現過的廣場。

但現在此事發生後，阿生開始懷疑他是否還夠資格到那神聖的地方去一次！

「你可以去的，只要你在主的面前誠心懺悔！」任晶晶在他耳畔輕輕地說。

阿生疑幻疑眞地問晶晶：「我是否算是犯了罪？」

「每一個人都有原罪，你這樣做當然是犯了罪！」任晶晶誠懇地說，她的臉上再也找不到怒容，而是一片慈祥。

任晶晶又說：「除非每一個人都能在臨死前誠心懺悔，求主的寬恕，否則死後便將滅亡，靈魂亦將會無所依歸，就像挪亞方舟所放出的鴿子一樣，根本找不到駐足之地！所以，當你企圖犯罪之前，必須想想你所付出的代價多大啊！」

阿生感到無限羞愧，他不敢正視晶晶，只覺得一陣陣凜然之氣，將他整個人籠罩住；他彷彿墮進了地獄的深淵……

一陣冷風令到阿生在震顫中醒來。

原來剛才只是南柯一夢！但夢境充滿了眞實感，亦足以令他汗顏！

風很大，把房中的窗門吹開了！

醫生護士又相繼而入，又是服藥和注射的時間到了！

阿生自問相當强壯，但這時候他卻感到內心驚悸不已！

心靈上一片空虛，阿生彷彿漂浮在一個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之中。

護士小姐把探熱針自阿生口中拔出，瞧了一眼，遞給醫生。

醫生眉頭一皺，阿生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他聽不清楚他們說了一些什麼，但醫生和女護士都是法國人，也許他們說的是法語！

脚步聲自門外傳入！房門開處，有幾個人先後進入這病房來！

不知怎的，阿生感到混身不適，根本看不清楚這些人是誰！

他頭部刺痛，令到他不由自主地閉上了眼睛。

耳畔猶似聽到了一些十分熟悉的聲音，像是他的師父呂偉良，又好像夾雜了其他人的，彷彿有林愛莉，也有范里度，更有任晶晶！

「醫生，他怎麼樣了？」一個男子像是呂偉良。

「他發高燒！」醫生說。

像是林愛莉的聲音在埋怨：「我早說你不該讓他這時候出院，可能着了凉！」

「不！別埋怨呂先生。」醫生說，「此事與出院數小時無關。」

「那麼，他爲什麼會發高燒？」林愛莉又問。

醫生道：「我們剛剛有了化驗的結果，他昨晚所服食的不是一般迷幻藥。」

「到底是什麼？」

「一種興奮劑，可能是一種新的，不知名的藥物。」醫生說，「此事日前我們仍在繼續研究中。」

呂偉良等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醫生，他有生命危險嗎？」

「現在言之尚早！」醫生道：「當初我們以爲他只是服了過量的迷幻藥，所以也只用一般常用的針藥令他恢復正常。但是現在，他身體之內顯然還有問題存在，我們必須對他作進一步的檢驗和觀察才可作出決定！」

阿生忍不住終於睜大了雙眼！

這時候呂林等人才知道阿生並未昏睡過去，紛紛過來問候！

任晶晶用寬恕的目光注視着阿生，走近床邊握住他的手！

阿生感到無限溫暖，也感到無限歉疚！

晶晶的目光中飽含着淚水，但她沒有哭，淚水也沒有流下來！

她只萬般柔情地說：「過去的算了吧，你只要好好的休息，我會爲你祝禱，求主寬恕你，讓你早日康復！」

阿生雖然不是一個敎徒，但他知道晶晶曾是一名十分虔誠的敎徒。加上剛才那奇異的夢境，阿生差點兒忍不住掉下淚來！

那並不是單止爲了懺悔，而是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實在令他難以抵受！

他想坐起來，可惜渾身無力！

他想說話，可惜不知從何說起！

他只好再次閉上了眼睛，聽從了醫生的擺佈……

搜紅燈區　闖鬼門關

巴黎的艾非爾鐵塔是舉世知名的建築物！

現在阿生就在鐵塔附近的廣場上徘徊。

他被醫生禁止再度出院，但阿生終於悄悄地溜掉了！

他知道這是不對的，但他必須找出其中眞相來，所以他在稍爲康復後，便不顧一切的偷走出來！

他在思索着應該怎樣做，求助於范里度麼？還是召街車去找那個神秘女郎碧姬？

他也明知「碧姬」只可能是個假名，但他仍然希望再見到她！

阿生記得當時跑車曾經過鐵塔附近的塞納河畔，所以他便先到這兒來；他希望先登上鐵塔去，讓頭腦先冷靜一下，看看巴黎的全景，也許會有奇蹟出現亦未可料！

那長長的「A」字形的鋼鐵建築物，自一八八九年建成以來，至今仍然屹立不變，始終是巴黎的象徵，也是法國的標誌！

試看看全世界的旅遊社所發出的宣傳刋物吧，有那一份不是以鐵塔，去代表法國或巴黎的？

就像代表美國的自由神像，代表紐約的摩天大厦，或者代表英國的大笨鐘一樣。但是，當世界各地出現比摩天（帝國）大厦更高的建築物之後，人們往往會在視覺方面產生錯覺。

但是，巴黎鐵塔永遠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瓜代！

艾非爾是巴黎鐵塔的創造者，此人來頭甚大，曾先後爲俄國建造了水壩，在非律賓建造敎堂，在歐洲、美洲各國，建造了火車站、碼頭、海港和橋樑等等。是名成利就的一流工程師。

至今仍然雄視着紐約港的自由神像，表面上看來只是雕刻家巴陶第的創作，但當時巴陶第須要一座特別堅固的支架，這對他的工作非常之重要。那座鋼鐵的支架，也就是艾非爾爲巴陶第所建造的。當然，也是艾非爾的精心設計。

鐵塔最高處離開地面超過三百公尺，初期的頂尖地方除了一枚避雷針之外，還升上法國國旗。當時曾被法國人視爲最值得驕傲的事，因爲那是全世界插得最高的國旗。

但是現在，那兒成爲一座電視發射塔，假如仍舊插上一支國旗，可能引致電波干擾，所以自一九五七年以來，那尖頂巳不復見有法國國旗出現了！

由底至頂，高度的正確數字是三〇〇點六五公尺；由第一級梯階計算到最高處的平台，總共有一千七百一十級。

由開放供人參觀至今爲止，鐵塔遊客總數超過了七千萬人次！

遊客到巴黎，登鐵塔一向列爲主要節目之一。但阿生勢難想到會獨個兒先上去一遊；他應該與呂林夫婦同來，日期也訂了今天。

但是自從他出了事之後，一切觀光節目都被迫先後取銷了。

阿生良心上感到內疚。正因爲這樣，他才急於要找到那個女人！——碧姬！

電梯須要購票，可購全程直達頂峯，亦可購半程票只到腰間的餐室吃點東西，或者喝杯咖啡。阿生購全票登上了最高處！

那兒可以俯視整個巴黎的全景。

上面風很大，還好四周有玻璃圍住！

阿生頭腦冷靜下來，心情也開朗了！

但是他要找的地方究竟在何處？

落到底下，這兒是戰神廣場，不少遊客正在拍攝照片留爲紀念！但阿生此刻再無這種心情，召來一輛街車，憑記憶提示司機前進！

他不擔心司機多索車資，只要找到那個地點，那個女郎就行。

司機知道阿生不計較金錢，表現得非常之合作，左拐右轉，車前倒後，全無怨言。

阿生終於叫司機停車於道旁，讓他能仔細辨認一下四周圍的環境！

差不多了，好像就是這兒。

阿生付了數倍於正常的車資，把街車司機打發走了！

他憑僅有的記憶，摸上一幢公寓式住宅大厦的二樓。

他終於找到了那個單位的門前。再三觀察過，肯定不會錯的，就是這裏了！

他按過了門鈴，但裏面毫無反應！

阿生貼耳門上，也聽不到半點兒音响！雖然他有辦法把門鎖弄開，但阿生仍有戒心。他怕左隣右里瞥見，然後悄悄報警，那時候只怕又惹來更大的痲煩。

他再按了一次門鈴，還是一片沉寂！

他忍無可忍，試將門鎖撬開。

門環握在阿生的手上，他左張右望，其他住宅並未見有人出來。

於是阿生一個閃身，閃了入去！

阿生仍然有所顧忌，因此一直在小心戒備中。

屋內沒有人，靜得有如一座墳墓似的。

阿生首先看見的，是那熟悉的酒櫃！

不會錯到那兒去的，一定就是這裏。

阿生有過不少類似的經驗，所以他先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屋內有一廳一房，但房間中也沒有人。

這顯然是一個女人的住所，房內陣陣幽香撲鼻，一切還是那麼的熟悉，這更加證明他沒有找錯了地方。

阿生四下裏搜索，希望揭開這神秘女郎的眞正身份。

但是外面有人開門，阿生心裏暗吃一驚，急忙躲在一角。

進來的是兩個人。

那兩個人是一男一女。

阿生窺望出去，那女子正是碧姬。

那男的是誰？

也許他的命運會像阿生一樣亦未可料。——阿生這樣想。

碧姬進來後又是招呼了那男子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之後，才走向酒櫃處斟酒。一切程序與手法都是一樣。

阿生冷眼旁觀，發覺那男子十分高大，體格强壯，而且年青英俊！

阿生留心到碧姬的調酒過程，她一直朝那男子拋媚眼！

那男子是個棕髮碧眼的歐洲人，但有些害羞的樣子。

阿生當初還以爲他是碧姬的同黨，所以才有點擔心。但現在看情形，這男子將來的命運恐怕亦與他差不多！

阿生忍不住叫了一聲：「好一個女狐妖！別再害人了！」

客廳中的一雙男女都同時吃了一驚！

「你是誰？」碧姬首先發問。

阿生一邊由房門口出來，一邊冷冷地說道：「一度是你的情夫，怎麼你這麼快便忘記了我？」

那男子站了起來！他的樣子有些擔心，但碧姬卻在安慰他，叫他不要怕！

阿生一直朝住碧姬走過來！

碧姬突然打開她的手袋，取出了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

「不要走過來！」碧姬神態凜然，阿生也看得出她在生氣！

但是，阿生想起這次無端被玩弄，既然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也就顧不了這許多。

因此他問：「你懂得開槍麼，小姐？」

碧姬冷然道：「你可以試試！如果你再迫我，子彈會射穿你的腦袋！」

阿生雖然停止了脚步，咀巴却不停說話：「殺人是犯法的，你願意陪我死嗎？」

「你別忘記這是什麼地方，這是我的家，我可以對警察說，你是賊！」

「你太忘情！其實這是我們幽會的地方，當時你也用同一手法，邀我回來，先喝下了一杯由你調好的甜酒……」

「你胡說！住口！」碧姬阻止阿生再說下

去！

阿生笑了笑，然後把視綫移向那男子：「先生，我們雖然互不認識，但我不妨告訴你，這頭雌老虎會咬人的！」

「別聽他胡說八道！」碧姬怒道：「你再胡扯，我會一槍收拾你！」

「好的！」阿生故意指指門外，「反正警察也快要來了！也許警察就在門口等候你說出更多的口供！」

「你說什麼？」碧姬半信半疑地，朝大門望了一眼！

「別裝蒜了，你心裏總應該明白的，碧姬小姐。」阿生道。「那晚我喝下你給我的一杯酒之後，便身不由主地陷於半昏迷狀態，想不到你現在還是同樣由一杯酒開始。手法豈不是有點兒陳舊嗎？」

「別嚕囌了！舉高你的雙手！」碧姬由酒櫃後面走了出來！

阿生舉高雙手！

碧姬過來搜身！

阿生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支是眞槍實彈的手槍！

同時他也可以看得更加親切，她是個令人陶醉的女人！

那晚一因有幾分酒意，二因時在黑夜，所以阿生還看得不大清楚；但現在他們是面對面的，甚至可以嗅到那陣熟悉的香水氣味！

阿生故作嬉皮笑臉地說：「何必如此認眞？我只不過存心來找你叙叙舊情……」

豈料話猶未完，碧姬已玉掌一揚，「拍」的一聲，朝阿生的臉頰摑來！

阿生趁住身形一歪之際，立刨發難，左手緊握住碧姬握槍的右手，右手却配合了雙足的快速動作，將碧姬絆倒！

阿生畢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他對付這一類事情不但能够保持冷靜，也能伺機而動！

剛才他就是看準了機會，乘住碧姬動手打他之際反擊！

原來一個人的心不能二用——也就是說：當碧姬管得了打阿生，却無法兼顧那支手槍；等到她重新戒備時，阿生已控制了大局！

子彈並未發射，手槍已被阿生在糾纏中擊開，沿住地上滑向了牆角那邊。

碧姬氣力有限，現在她被阿生壓在地上，嬌呼喘喘地，滿臉通紅！

阿生冷冷道：「快些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自己猜好了！」碧姬瞪他一眼，「我爲什麼肯讓你佔便宜？我有沒有要你的錢？你到底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這些問題應該由我來問你。」阿生說：「是的，到底爲什麼？」

「因爲我須要一個男人——一個足以令我快樂的男人，但你太不濟！」碧姬似嗔還怒地，盯實了阿生！

阿生覺得這是對男人的一種侮辱，用力朝她的粉頰上摑了一掌！

「拍」的一聲，面上留下了五個指印！

「不要動！」聲音突然來自阿生的背後，是個男子的。

阿生叵頭仰望，就是那個高大的棕髮碧眼的青年人！

他這時已拾起了那支手槍，緊握住，槍咀對住阿生的頭部！

「你這傻瓜！」阿生氣得呱呱叫，「你怎麼會帮着她？」

青年人冷然一笑道：「是的，你問得好，問得妙！爲什麼我要帮她？你叫我大傻瓜，其實你才是個大笨蛋！爲什麼我不帮她？難道你還妄想我會來帮你麼？」

「哈哈……妙極了！」碧姬這時巳由地上爬了起來！

阿生後悔太過天眞，冷不提防這青年人會突如其來！

他以爲彼此命運既是一樣，最低限度那青年人對阿生剛才的一番說話也半信半疑。但現在看來他對阿生的話並不相信！

阿生道：「你會後悔的，切勿以爲艷福會自天上降！」

「兄弟，你似乎也忘記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啊！」青年人笑道，「何况，眼前我須要的只是錢！有錢又有女人，只有傻瓜才會拒絕！」

「但是，我擔心你有了錢也沒有命去享呢！」阿生說。

碧姬道：「你這人未免太過沒有良心，我自問對你不錯，你結果有沒有死去？答案是沒有，對嗎？」

「對啊！是我够運而已。」阿生道，「你本來以爲我會死在街頭的，但結果我死期未到，又回來找你。」

「你簡直胡說，你死了對我有什麼好處？」碧姬道。

「我死了，就沒有人知道你的秘密啊！」阿生說。

「我有什麼秘密？」碧姬問。

「例如那些不知名的藥物，爲什麼你要把它混入酒中讓我喝下去？」阿生道。

碧姬怔了一怔，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是爲了找刺激，還是別有用心？」阿生盯實了她，「你能回答我嗎？」

「當然可以！」碧姬咬咬牙齦！「是爲了令你更强壯，但是，你却令我失望……」

「好不要臉的女人！」阿生忿忿道：「那藥物經過化驗之後，絕非一般迷幻藥，或者興奮劑。」

「化驗？」碧姬又是意外地一怔：「誰替你化驗？」

「醫院！」阿生說，「警方巳經知道了這件事，同時更知道我來了這裏，所以，你根本就逃不了的！」

「嗯！」碧姬突然面色一沉，和那青年人打了個眼色！

那棕髮碧眼青年人就握住手槍，站在阿生背後！

阿生突然感到後腦被人擊了一下，頓感滿天星斗。

轉眼之間，阿生便暈倒地上……

× × ×

呂偉良、林愛莉、任晶晶、范里度以及一批國際特警正在現場上調查。

他們對阿生突然之間由醫院失踪都感到無限驚奇！

這只是一般病房，當值的護士稍有不愼，便可以讓一個病人悄悄離去！

但是阿生絕非普通病人，他正在接受治療和觀察。

由於醫院方面的化驗還未有一個十分正確的結果，阿生當日洗胃後嘔吐出來的物質之中，有許多令人驚奇的元素在內。

到底那些元素作用何在？至今爲止，仍在化驗中。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因爲擔心阿生在昏迷中做出一些身不由主的事，所以正開始注視這件事的發展。

想不到阿生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悄悄離開了醫院！

呂林二人與任晶晶還加上一重擔心，就是阿生可能被擄！

由於阿生曾要求讓他出院，所以院方和范里度一樣想法，覺得阿生是出去追尋那個神秘女郎之所在。

范里度說：「他眞笨！他不該獨自行動，應該叫我帮他！」

任晶晶却說：「他不是你想像中那種人，他一向很自負！」

呂偉良和林愛莉遍搜病房，却找不到阿生可能留下的一些兒綫索。

阿生既未留下字條，也不見有經過掙扎的痕跡；前者表示阿生根本不想大家知道他的行踪，後者表示他並非被人綁走！

警方也派人到場調查，但國際特警要求他們不要張揚，否則恐怕會對阿生的性命會造成危險。警方自然很合作。

國際特警總部的化驗室人員，也奉命將部份樣本化驗！

這些胃液中的樣本，正是研究阿生當晚混入酒中喝下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起初醫院方面以爲是迷幻藥。

迷幻藥混入酒中喝下去，往往會令到一個人的神經錯亂！

例如有些新潮少女，喝了迷幻藥混酒，輕者可能令她們當街大跳脫衣舞，重者可能令她們昏迷一個長時期。

阿生當晚被人送入醫院洗胃，醫生就以爲他的情況屬於後者。

但是後來將胃液化驗的結果，却令人莫名其妙！

到底那是一些什麼東西！

化驗室人員差不多可以肯定指出，這不是迷幻藥！

奇怪的是些不知名的化學元素在內！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由於阿生身份特殊，而國際特警的總部又在巴黎，所以警方立刻通知了特警總部，同時把一份樣本送去化驗。

化驗還未有一個正確而完整的結果，阿生人又不知所踪！

特警方面除了要求當地警方明查暗訪，予以協助之外，還派出大批人員，到巴黎各地展開訪尋行動！

警方晚得事態嚴重，派了一批幹探訪問了一些曾經被捕，有過案底的妓女，尤其是較高級的「汽車女郎」！

十多名都叫「碧姬」的妓女，被邀到警局來，由范里度在旁協助探員，展開了一連串的問話。

探員老早就告誡這批同時叫「碧姬」的妓女，只要她們提供綫索，能令他們找到阿生，她們便有一筆獎金！

但是，彷彿大海撈針！

結果，還是毫無結果！

問題在於除了阿生之外，當時沒有人見到「碧姬」。

到底碧姬是怎麼樣的？沒有人知道。

在巴黎紅燈區，許多風塵女子都用上了「碧姬」這一名字。

阿生會不會到這些妓女之中，任何一人的家中去？

國際特警和巴黎警方爲了審愼計，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搜索行動！

在民主的國度裏，這種大規模的搜索行動是十分大陣仗的事情。假如警方人員要進入民居搜查，亦必須事先向法庭取得入屋手令！

但是，妓女是屬於非法人物，他們是警局中的「常客」，所以，警探要搜，她們一句聲音也沒有！

結果，還是同樣的，毫無結果！

呂林二人與任晶晶相信比其他人更加擔心不已！

任晶晶一直怪阿生不覊，但現在她不再怪責他了！

她只希望阿生平安無事回來！至於過去的，她決不追究，無論阿生多壞，他到底是她唯一愛過的男子！

何况根據呂林二人的解釋，阿生一向行爲良好，要不是那晚爲了喝多了一些酒，此事永不可能發生。

晶晶自然相信呂林二人的話。

呂林二人是江湖上甚享盛譽的人物，晶晶自小仰慕他們！

呂偉良不但是阿生的師父，也自小將阿生教養成人！

因此，呂偉良對阿生的評價，自然可以作爲彰後取捨。

不過現在一切既成事實，晶晶要想的並非是否寬恕阿生的荒唐行徑，而是如何把阿生找回來！

阿生可能完全沒有事，但也可能巳經被人抓住了！

呂林二人和晶晶都這麼想！

他們沒有再與警方的人一齊行動，只由晶晶帶了一名特警，四個人以遊客的身份到各處明查暗訪。

這是重要關頭，呂林二人絲毫不敢怠慢！

晶晶爲了阿生的安危，更加小心行事。

他們首先去到一條橫街，那是阿生昏倒的路邊。

呂林二人想像到：任何人要處置一個昏迷不醒的人，必然將他棄置於隣近的路邊。因爲阿生並非三歲孩童，如果當晚把阿生儎至較遠處才棄之，可能會遇上警察。

所以，他們四個人，分爲兩個小組，在附近一帶展開訪問。

根據附近的人說：這一區，並無「汽車女郎」。

這些坊衆又說：「汽車女郎」分兩種，一些兼職的，一種是職業化的。

前者多數把客人帶上酒店。

後者則將招來的客人帶返家。

但是她們都是「成行成市」的。就像香港的紅燈區與綠窗區一樣。

而他們當時所訪問的，是一處住宅區而巳，只有幾間士多式的小店舖。

那兒一帶很靜，汽車也很少由此經過！

他們看來又是毫無結果。

四個人正感到萬二分失望之際，突然一個孩子走了過來！

那街童只有十二三歲左右，一身泥汚，一看就知道是街上的小頑童。

他仰首看着呂偉良，問道：「先生，你找什麼？」

呂偉良道：「你認識一位碧姬小姐嗎？小弟。」

小鬼抓抓後腦，道：「似乎在那兒聽過這名字！」

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在失望中，似乎隱約露出了一絲光綫來……。

呂偉良覺得這一類整天在街上玩耍，沒有父母管教的小頑童，往往會知道得比其他種類的人更多。

因此他說：「只要你助我找到一位漂亮的法國小姐，我會給你一些錢。」

「眞的？」小鬼貪婪地問：「有多少？」

「你要多少？」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問。

小鬼竪起二指。

呂偉良道：「兩法郞？」

「不！二十元。」小鬼道。

呂偉良想了想，道：「好吧，二十元法郎，一言爲定！」

林愛莉提醒小鬼：「那位小姐不一定叫碧姬，但她可能常常帶男人回家。明白我的意思麼？」

「我當然明白。」小鬼說，「用汽車儎男子回家的女人，對不？」

呂偉良點點頭！

小鬼又說：「我剛才已經聽你們四處查問過了，其實你們早就應該請教我！假如你們第一個先問我，我只要你們十個法郎。」

四個人又相顧一笑！

呂偉良見他這麼有趣，開始掏出了一疊法郎，取了二十元。

法郎與港元相差不太遠，大約相等於港元二十餘元左右。

小鬼正待伸手接過，突然有人喝止他！

四人回頭一看，是個中年婦人！

那胖婦人聲勢洶洶地走了過來，詛咒着那小頑童！

原來她是小鬼的母親，她指他不要臉，這行爲有如小乞丐，丟了父母的臉！

呂偉良絕不吝嗇這二十法郎，只要消息對他們有帮助！

小鬼有如一隻小老鼠突然之間見到一隻大花貓，匆匆忙忙地跑掉了！

胖婦人太肥，走不動，只有破口大駡她的兒子一頓！

呂林等人非常失望，現在連那一絲曙光也失落了！

他們垂頭喪氣地在街上走着！

事實上當地警探們如此熟悉各種門路，結果也找不到一些兒頭緒來，現在呂林二人雖然有任晶晶和她的同事帮助，實際上仍然有如大海撈針。

他們正待轉出一條大街去截一輛街車，返回酒店去！

突然有人輕輕地「喂」了一聲！

四個人在警愕中回顧，只見一雙烱烱生光的小眼睛瞪住他們，一雙骯髒的小手向他們招搖着！

又是那街邊的小頑童——小鬼。

他母親剛才咒駡中也是呼他「小鬼」。

小鬼示意四人過去！

呂林等人只好聽從了！

「小鬼」鬼鬼祟祟的向他們說：「還有與趣嗎？」

「什麼興趣？」

「那宗二十法郎的交易啊！」

「你是不是眞的有消息？」任晶晶盯實他，「如果你故意搗蛋，我會把你交給警察。」

「要不要先聽聽我的？」小鬼左張右望，「你們所找的碧姬，就住在那兒二樓。」

「你怎麼知道就是她？」

「她是常常帶男人回家的妖冶女郎，她有一輛紅色跑車。」

四個人同時一怔！

他們一直懷疑「小鬼」志在騙取那二十法郎，但聽到最後一句——「……她有一輛紅色跑車」，呂林等人便服了一劑興奮劑。

呂偉良毫不猶疑地，掏了一疊鈔票出來，但絕不止二十法郎。

小鬼看得眼定了，正想伸手取去，但呂偉良却把手縮了回來！

他說：「這些全是你的，只要你更澈底帮帮我們！」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那二十法郎……」小鬼似乎要抗議！

呂偉良先把二十法郎給了他，又說道：「你想再賺多一些麼？」

「你們是什麼人?警方的?」

「不！你放心！」

「好吧！跟我來！」小鬼走在前頭，老氣横秋地說：「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

其實他絕非如此有「商業道德」，只是看在呂偉良手中鈔票的份上而已！

呂偉良當然也明白到這點，所以錢還留在自己的手中。

各人走到了那一幢公寓式住宅大厦門前，小鬼停住了脚步！

他一邊四下裏張望，一邊又對呂林等人說：「她可能出去了。」

「你怎麼知道?」任晶晶擔心小鬼又施展他的詭計。

小鬼道：「她的跑車不在，所以我猜她可能不在家。」

「你肯定是她?」

「我常常替她開車門，照計不會錯的。」

「請你帶我們上去吧！」

小鬼有點猶疑！

呂偉良揚了揚手中的鈔票！

小鬼終於走了上去！

到了二樓，小鬼指指門口釘了一個「4」字的住宅單位。

小鬼說：「就是那一間了。」

呂偉良正望過去，小鬼一手搶去了他手中的鈔票！

小鬼回頭就想走，但任晶晶手急眼快，一手抓住了他！

「好傢伙！」任晶晶手一緊，差點把小鬼整個兒掀起！

小鬼哭喪着臉道：「我不想牽入這件事裏面，我的責任已經完了，可不是嗎?」

任晶晶道：「我如何證明你的話是眞的?不要走！跟我們進去！」

小鬼無可奈何！

各人到了門前，呂偉良按了門鈴，但久久沒有人應門！

林愛莉忍不住將門鎖撬開！

任晶晶，那名特警與小鬼等三人都看得口呆目瞪！

他們只見林愛莉用髮夾在門口撬了幾下，門便開啓！

但是，就在那度門將開未開之際，「卡察」一聲，門外四個人幾乎是一齊的行動起來，紛紛往不同的角度飛撲而出！

小鬼在任晶晶的掌握中，也身不由主地，被帶着仆向梯間那邊！

「轟隆」一聲！

那度木門開了花！炸得片片碎！

室內一片烟霧，陣陣火藥的氣味，湧向各人的鼻管！

隣居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紛紛爭相走避，呼救不已！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隣近的人都可以聽到這一聲巨响！於是立刻就有人報警！

小鬼被晶晶壓在懷中，耳膜差些兒也震裂了！

任晶晶是一名國際特警，在巴黎總部深造之後，頗有成就。

剛才在那一刹那之間，她想到許多事，但第一件就是如何保護小鬼的安全?

還好四個人都是身手不凡的特殊人物，任晶晶却知道只有小鬼可能例外。所以晶晶別的人她可以不理，這小生命既已落在她的手上，她就感到責任重大！

於是小鬼被晶晶連拖帶擁的，推向梯口處，便順勢將他壓在懷中！

剛才假如室內的炸藥威力够猛烈的話，也

最多只炸傷了任晶晶——這一點任晶晶當然比誰都更加清楚！

但是，做爲國際特警的職責，任晶晶更加清楚！

這也就是國際特警的基本精神！

現在，大批警方人員開到了現場！

但是，除了呂林等五個人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剛才發生了何事！

所以消防車，十字車也紛紛應召趕到了現場！

呂林等人知道這種事情隱瞞不得，由任晶晶和她的一位特警同事向警方交代！

警方派人進入現場，這時烟霧已散，視野較爲良好！

炸彈顯然是安裝在門鎖後面的，所以林愛莉輕輕推開門時，聽到了「卡察」一聲已感不妙，她還來不及發出警告，各人已開始行動起來。還好他們並未受傷，有的也僅是十分輕微的擦傷而已！

炸彈威力儘管不大，但是，室內已呈一片混亂，彷彿大戰中被敵機投了一枚炸彈一樣！

屋內沒有人！

這幾乎是呂林等人早已想像得到的事。

假如有人，炸彈決不會爆炸，沒有人如此「自殺」的！

國際特警總部聞訊，也派了一隊人匆匆開抵現場！

他們聽了任晶晶的報告之後，會同了警方人員開入現場偵查。

一切現場上留下的跡象顯示，屋內人早已遷出！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設下這「死亡的陷阱——鬼門關」?

也許他們早已預料到會有人追踪到這兒來，否則決不會有此一着！

左隣右舍的人都表示不認識「四」號的女住客，更加沒有人知道她幹什麼，以及姓什名誰等等。

唯一知道的，相信也是「小鬼」所提供過的：就是她有一輛紅色的跑車！

警方立刻把大厦的管理人員找來，但管理人員也只可以知道那女郎是個未婚的高級文員，她佯稱在某大電腦公司工作，報的姓名一如阿生所知：她叫碧姬！

但是，當警方致電到那間電腦公司查問時，却回稱並無此人！

情形已經十分的明顯！阿生口中的「碧姬」確是曾居於此。但在警方鑑證組人員未查出阿生的指紋之前，却不敢肯定阿生是否曾到過這裏，或者在此被擄去！

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事總算有了一點兒頭緒了。

國際特警與警方根據現場留下的綫索，終於查出了「神秘女郎碧姬」的眞正身份。

那是憑現場留下的大量指紋，以及公寓大厦的管理人員的口供，由巴黎警局的犯罪檔案中查到的。

碧姬的眞姓名原來是叫嘉芙蓮，曾經有過犯罪案底，所以警方鑑證組人員小心檢驗一下現場遺下的指紋，便找出一點兒頭緒來！

但是嘉芙蓮現在何處?跟她在一起的高大年青人又是誰?還有阿生呢?……

可以忖測得到的就是，嘉芙蓮已經知道行藏敗露，所以非走不可。

呂林夫婦二人和任晶晶都替阿生擔心，對方手段既然如此狠毒，會不會同樣對阿生施暴，或者將阿生毀屍滅跡?

無論如何，警方已從檔案中找出了嘉芙蓮的照片，立刻發出通緝她歸案的命令！

巴黎國際特警總部迅速組織了一個專案小組，由一名高級特別行動隊隊長和任晶晶負責，因爲阿生到底還是他們心目中的出色人才，他們希望盡快把阿生拯救回來！

事情似乎令人難以明白，嘉芙蓮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女性?

她年紀只不過三十左右，但由於會打扮，樣子又生得不錯，看上去只不過二十許而已。

根據警方的犯罪檔案中的記錄，她過去犯「阻街罪」！

也就等於說：她過去是個相當低級的妓女而已。只有低級妓女才會「阻街」。她的「案底」也是由那時開始留下的。

照計一個正常的女性不可能做出這種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來。

阿生被他引誘返家之後，欵以美酒後又「以身相許」，事後却把阿生棄諸道旁，奇怪的是阿生身上的財物並無損失。這是什麼道理?

若以東方婦女道德觀來說，嘉芙蓮的做法有如一名變態蕩婦。她的目的可能在於獵取男色。但是，爲什麼她要逃走?

更加令人難明的就是：她爲什麼要將阿生擄走，然後又在現場留下陷阱式的爆炸裝置?

這似乎不是一個女人可以做得來的事情。

在西方婦女來說，女性的思想是較爲開通的，所以男子做得到的事，她們都可以做：例如男人玩弄女人，她們認爲婦女應該解放，自然也可以倒轉來玩玩男人。阿生那天晚上的遭遇，似乎只有如此這般的解釋。

假如嘉芙蓮是個性心理變態的女子，這件事就更加易於理解了。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與任晶晶他們，總覺得事情決不會如此簡單，主要還是因爲國際特警總部方面的化驗室有了結果。

由醫院方面轉來的一份關於阿生胃液的樣本，已經由總部化驗室加緊化驗：醫院方面還沒有報告，但特警總部的專家們，已經有了一個結論。

結論十分令人感到意外！

阿生胃液中所含有的化學元素，竟然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組合。

科學家一直有個夢想，他們希望能够證明「人工創造的物質」具有生物的活動能力。假如有一天科學家能够利用複雜的方法，用各種元素創造出一個「活」的細胞，人類生命的奧秘，必然有更驚人的，劃時代的發現！

大約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國有兩位科學家——他們是紐約大學的奥哈，以及史丹福大學的高保。他們合作的結果，最後利用細菌酵素的帮助，以人工合成的方法在試管中分別製成了生命中所含有的兩種基本物質：植物核糖核酸酶（RNA）和脫氧植物核糖核酸酶（DNA）。

上述二位美國科學家就因爲該項研究成功，分別獲得一九五九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金。

簡稱爲「RNA」與「DNA」的，正是傳播遺傳特性的兩種主要基本物質。前者存在於環境細胞核的細胞質中，後者只在細胞核中才發現。

阿生的胃液中，竟然就發現了這一類人造的物質的化學成份。

一般醫院的化驗室中缺乏最新式的精細分析儀器，但國際特警一切設備均走在時代尖端，所以當巴黎醫院未有結果之前，特警總部已把答案找到了！

當然，阿生被抽出的胃液並不單止存在這一類罕見的物質，除此之外還有酒精以及興奮劑等等成份在內。但這些不但容易爲人疏忽，同時也不易驗出的物質，却大大引起國際特警高層領導人的震驚！

他們一時之間無法理解得到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更難忖測嘉芙蓮這種神秘女郎的眞正身份。

表面上看來，嘉芙蓮只是一名妓女——一名由低級的阻街女郎，變成較高級的汽車女郎，但歸根究底，還是妓女。

以一名妓女的身份，爲什麼要引誘阿生做這種奇異的實驗？

首先，國際特警的專案小組在接到化驗報告之後，與阿生的師父呂偉良連絡。

當晚與阿生同行的人，除了呂林夫婦二人之外，還有特警范里度。憑他們的提供，專案組人員曾查過麗都夜總會的酒水部，以確定阿生服下的特殊物質是否與他們有關。

事實上那只不過是例行檢查而已。假如事情與夜總會他們有關，呂林夫婦二人與范里度爲什麼又會一切正常？

同時又根據阿生的口供，知道他當晚離開了夜總會後，不久便遇上了「碧姬」——即「汽車女郎」嘉芙蓮。此外阿生並未接觸過其他人，也未私自喝過任何其他飲品。

就憑了這種種跡象，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嘉芙蓮存心要將阿生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古怪試驗，而絕非爲了「財」與「色」。

假如爲了阿生的「財」，他口袋中的鈔票何故並未短少？

假如爲了「色」，阿生當時既然已經「上了釣」，又何必令他昏迷，事後還置諸於行人道上？

由此推想，這件事必然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內幕。

由嘉芙蓮一開始便用「色迷」令到阿生上釣，而至到事後的化驗結果去推想，阿生所遭遇的大概不出兩種可能。

第一，他可能被嘉芙蓮「借種」。這種事情在歐美各國見怪不怪，尤其是丈夫失去生殖性能的，妻子爲了不甘絕後，往往悄悄做出一些不道德的勾當。

第二，阿生可能被人利用做爲一種秘密試驗。

憑化驗所得的二種特殊物質，既然都與傳播遺傳特性有關，那麼，做試驗的主持人會不會希望獲得阿生的遺傳特性？

然則，阿生又如何被對方看中？

根據阿生所作的口供，當晚街上還有着其他許多人，但嘉芙蓮偏偏把汽車停在他的身畔，這是否一種「預謀」？

也許阿生在「被俘」之後，曾被人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項詳細的「體格檢驗」亦未可料，但阿生當時已陷入昏迷中，一切已無所知。

事態發展至此，似乎有了答案，但想深一層，仍然模糊得很！

阿生失了踪，沒有人知道他是否又落入嘉芙蓮的手中。這是其中關鍵之一，如果阿生已被嘉芙蓮帶走或殺害，她應該知道國際特警一定不會放過她，所以原有住宅的「死亡陷阱」，應該是她專爲國際特警而設的。

但是實際上差些兒被害的却非國際特警，而是呂偉良等人。

沒有人看見嘉芙蓮將阿生擄走，但憑現場留下的證據推測，阿生偷偷離開了醫院之後，極有可能到過爆炸現場。

當然，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並非單憑那些指紋作準。因爲阿生在現場留下的指紋可能是上次「被俘」時所留下的。

但爆炸現場有糾纏過的跡象，也有被搜索過的痕跡。

一些酒瓶及酒杯雖則被震碎，但沾在玻璃上面的指紋，仍十分清楚。

可惜巴黎警方還未發展到使用電腦去管理指紋，所以要查知這第三者的指紋屬誰，相信仍須要一段時間。

但有一點可令鑑證組的人員肯定下來的，就是留在破玻璃杯上的指紋，印象猶新，可能是不久之前才在現場出現過的人留下的。至於其他指紋的痕跡比較陳舊。

警方和國際特警的專案小組人員，都十分注意這套指紋，他們希望知道，到底除了嘉芙蓮之外，她還有些什麼同黨？

任晶晶有點後悔對阿生未免太過認眞，事實上這也不能完全怪阿生，他是個有責任感的好青年，這次必然是爲了自己的淸白，而自告奮勇去找那個女郎希望查出眞相。

假如嘉芙蓮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爲什麼要走避？如果阿生又再度落入她手中，後果是難以想像的。——晶晶心裏這樣想，行動方面也就更加積極起來！

呂偉良與林愛莉夫婦二人，在這裏人生路不熟，他們想獨立行動，却又感到諸多不便。因此他們只能與任晶晶等人的專案小組取得連絡。

這一天據報塞納河上出現了一具浮屍，初步消息是一個年靑的男子的屍體，由於屍體巳開始腐爛，所以身份未明。

警方偵探人員聞報，立刻派人趕到現場調查，另一方面通知國際特警的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接到消息，當先大吃一驚的是任晶晶，她一邊通知呂林夫婦二人，一邊匆匆帶人馳赴現場。

呂林夫婦二人當時正在酒店裏，獲悉此事後差些兒昏倒過去！

雖然他們還未能確定那男屍的身份，但阿生連日來均無音訊，加上嘉芙蓮與她的同黨所表現的手段顯得心狠手辣非常，所以呂林二人認爲阿生這一回必然是凶多吉少！

夫婦二人急急召來街車趕到現場去！

他們雖則對巴黎市區的環境不熟悉，但任晶晶在電話中巳提示過：發現男屍的河畔是位於「LENA」橋的左岸。

塞納河是將巴黎劃分爲兩個部份的一條極富詩意的歐洲名河！

巴黎人將河南稱爲左岸，河北則稱之爲右岸。

河北是巴黎的市中心區，一切繁榮與商業均集中於此。

河南是大學及文化區，艾菲爾鐵塔亦在於此，而且非常接近「LENA」橋。因此，任晶晶認爲呂林二人較爲容易找到那地點，也因此而沒有等待二人會合，便先到了現場去！

事實上任晶晶比他們更焦灼萬分，她一直在心裏默默祈禱，希望那河上男屍另有其人就好了。

整條塞納河共有三十多條橋樑將南北兩部連接起來。

這些橋的外型與結構可以稱得上多采多姿，有些古色古香，上面有石或銅的精美雕刻，有些年代頗遠，它本身巳是一件古董。

至於河畔兩岸，更是名勝如林，古蹟處處。例如波隆那樹林，聖哥羅花園，無綫電城，剛高廣場，羅佛博物院以及市政府等等。

至於國葬場，國家議會以及硏究院等等，也可以在河南見到。

此外，河的兩岸更有些古老建築物，超過二三百年的也有不少，甚至有些還是十二世紀的。

因此熟悉門路的遊客，旅遊花都時，不應過份把注意力放在夜生活方面，最好登上遊覽船，沿住塞納河看看兩岸風光，這才是旣幽靜而又足以發思古幽之情享受！

遊覽船分大小二種，古型的有些還附設有餐廳，遊客大可以一邊吃喝，一邊瀏覽兩岸風

光，收費在十至十餘美元左右。

假如只志在遊覽，花費僅一至二美元的代價而巳。全程遊覽時間約在一小時十五分至一時半左右。大船較快，收費亦貴，小船較慢，收費亦便宜一些。

可惜呂林夫婦二人到了巴黎之後，還沒有機會仔細欣賞一下塞納河畔的風光，現在反而要抱住戰戰兢兢的心情趕到河南來！

現場一帶巳由警員展開戒備，閒雜人等不易闖進半步，包括了各報記者在內。

呂偉良說出國際特警任晶晶的名字，夫婦二人才獲准進入警戒圈之內去。

警方和國際特警人員正在硏究那男死者的身份，驗屍官亦巳奉召到了現場。

屍體因爲水浸與腐爛的關係，腫脹而且顯得血肉糢糊，十分可怖。

呂林二人未湊近屍體細看，先留心任晶晶面部的表情。當他們發覺晶晶神情比較輕鬆，面無愁容之時，夫婦二人如釋重負。

三個人，交換着眼色，也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一名警官手上捧了一本厚厚的册子，與驗屍官頻頻交換着意見。

呂林二人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只留心着晶晶的面部表情變化。

忽然之間，他們發覺手持厚册的警官把晶晶召過去，彼此不知道又在討論着一些什麼。但在這一刹那間，呂林夫婦二人內心又爲之一震。

呂林二人畢竟未見到那屍體，很難知道他到底是否阿生。

萬一是阿生……

夫婦二人不敢多想，加緊脚步走了過去。

那青年人大約只有二十餘歲的樣子，面目雖然浮腫，但輪廓仍然依稀可辨。

呂偉良突然之間「嗯」地一聲叫將起來。

他是不由自主的。

當他的視綫接觸到屍體上的某一處特徵的時候，他就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爲什麼？爲什麼他會這樣？

不但站在附近的任晶晶和他妻子林愛莉都感到無限驚奇，就是在場的警方人員以及國際特警們，都感到詫異非常。

最爲此而感到吃驚的，當然是林愛莉，她最淸楚她丈夫的個性，知道呂偉良此人不喜歡無中生有，更不會故作驚人之擧。

呂偉良必然是有感而發！

但是，林愛莉更了解到她丈夫在巴黎並沒有相熟的親友。

難道他巳認爲得了此人是誰？

林愛莉開始懷疑自己雙眼，於是她再小心俯視那具男屍！

任晶晶有着與林愛莉的同一想法，她本來巳經肯定那男死者不會是阿生，現在却由於呂偉良的奇異反應，而重新再審視一番！

但身爲辦案人員的警官，他只想知道死者是誰，其他一切幾乎可以暫時不管，這自然是立場問題。因此他問呂偉良是否認識此人？

呂偉良支吾着！

他束上雙眉，苦苦沉思！

林愛莉與任晶晶也給呂偉良面上的表情弄得莫名其妙！

兩個女人幾乎可以肯定，躺在地上的男死者不會是阿生。但是，呂偉良何故會有此奇怪的表現？難道他認識死者？

頓然之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呂偉良的身上來了！

呂偉良並非故作緊張，他只是爲了審愼計，所以必須仔細地想想清楚。

等到他終於確定下來時，他對查案的警官說：「我想我可能見過他！」

此語一出，每個在場的人心中雲霧好像都忽然之間消散了！

「他是誰？」警官，林愛莉與任晶晶等人，幾乎異口同聲的問。

「我不知道他是誰。」呂偉良回憶着說：「但是，我記得他頸部有開過刀的手術傷痕，假如阿生也在這裏的話，相信他也會認得他是我們見過的靑年人。」

林愛莉和任晶晶都舒了一口氣，最低限度他們巳經知道死者不是阿生，但是爲什麼他會認識這個年靑的死者？

呂偉良於是繼續說出當晚與阿生溜出酒店附近散步，在行人道上所遇見的事情經過。

當晚三俠本來約好晶晶到麗都夜總會去看表演，但當時時間尚早，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便先到街上溜躂，觀看一下巴黎夜景？

想不到突然有人急急迎面而來，無意中與阿生碰撞了一下。

當時阿生以爲對方是扒手，呂偉良亦注意此事的發生。

但後來才知道該冒失靑年被二名彪形大漢追捕。最後還是被人抓了回去！

師徒二人並未出面干預這件事，他們一因不想無端惹來痲煩，二因不明雙方底蘊。但是，當時他們看見二名大漢將靑年人押回一幢建築物中去。

這件事師徒二人雖則印象頗爲深刻，但却未有追究到底。

由於當時角度問題，加上附近行人道口的燈光頗爲明亮，所以呂偉良可以淸楚看見靑年人的張惶神色與面部輪廓等等。

而令呂偉良印象最爲深刻的，還是他頸上的一處疤痕。

呂偉良是個久歷江湖的人，他知道這一類疤痕的形成，要不是由於開刀手術，便是在械鬥中——受創傷而留下的。

所以，呂偉良當時還有一種想法，就是該逃走青年人可能是黑帮的打手之類。那麼，當晚他們師徒二人所目睹的，也有可能是一幕黑吃黑的活劇。這也是他們懶得插手的其中一個原因。

想不到該靑年又一次被呂偉良見到，而且，他巳死去了。

警官等人聽了呂偉良的複述之後，絕對相信他所說的全是眞話。

那位辦案警官讓他辨認手上的册子內的照片。這些照片包括了一批失踪者的男男女女的詳細身世及其他資料。

阿生也被當地警方列爲失踪者，所以，警官手上這本册子之內，也有關於阿生的資料在內。

呂偉良小心翻閱着，仔細辨認那些失踪者的照片。

當他手指停止了動作時，視綫也停留在册子上面其中一幀照片之上。

那幀照片當然不是阿生的。

警官首先也朝那照片瞥了一眼，然後望望躺在地上的屍體。

警官問呂偉良：「你們就是見過他？」

「是的！」呂偉良再三看過那照片，也看過了附列的資料之後，肯定地說道：「不錯，正是這個人。這青年人，曾被二名大漢抓了回去！」

照片下面注了一些字：「路易士，二十五歲，身高五呎八吋」。

此處還有表面上的特徵，其中也包括了頸部上面的疤痕。

警官自呂偉良手上取回那本册子。

但呂偉良的視綫，始終沒有離開册子上面

，他還要了解死者的其他資料。

根據册子上面的資料顯示，他的全名是：胡禮．路易士。

路易士是一名據報失踪的大學生，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換句話說：路易士是一位準博士。

他的父母都在巴黎，册子上面記下了十分詳細的地址。

報失日期至今已有十餘天之久，根據驗屍官初步報告，認爲死者最少已死了超過四十小時，所以屍體浮腫。

呂偉良獲悉了這些資料之後，也感到有些震驚。當初他和阿生都以爲路易士可能是一名黑人物。但現在明顯地，他只是個高材生，反而那二名彪形大漢才有可能是黑人物。

呂偉良後悔當初沒有插手這件事，假如他們師徒二人出面制止這件事，當然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因爲他們無法肯定當時二名大漢是否帶槍在身。但是如果他們出面干涉的話，路易士就大有可能不必像現在一樣的死掉。

查案人員顯然也擔心呂偉良看錯了人，因爲死屍面目浮腫難辨，所以有人仔細一看再看，同時鑑證組人員也將死者的指紋取來核對。

警官比較相信呂偉良的話。他從國際特警人員口中已經知道了這跛子的來頭。

他要求呂偉良帶警方人員到那幢大廈去，希望能找到那二名彪形大漢——曾將死者路易士抓去的二名大漢。

此事雖然看來與阿生的事完全無關，但呂偉良也沒有理由拒絕與警方合作。

於是一干人等，與呂偉良驅車返回他居住的酒店附近。

呂偉良在這裏人生路不熟，他必須以酒店爲中心，才可以找到那幢建築物之所在。

林愛莉和任晶晶都可以鬆了一口氣，最低限度她們知道死者絕非阿生。

此事既然與阿生無關，任晶晶便偕同一批國際特警離開現場，林愛莉則陪同呂偉良帶着警方人員回到酒店附近去。

呂偉良希望那班人仍然在着，即使他們未必就是殺死路易士的兇手。否則的話，警方有可能以爲他認錯了地方，甚至以爲他說謊。

找出密室　尋幽探秘

阿生又一次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他差點忘記了自己曾經做過一些什麼事。直至到他發覺「碧姬」和那個高大男子都在面前出現時，阿生才記得他們發生過糾纏。

阿生覺得那個原本叫嘉芙蓮的「碧姬」，完全失去了女人的溫柔，與他們第一次相逢時，簡直判若兩個人。

這兒又是另外一處地方——一處十分陌生的環境。

阿生捧着頭顱，朝四下裏張望了一遍，想着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嘉芙蓮嘿嘿地說：「你也不必再裝死了！現在我有話要問你！」

阿生發覺室內還有着其他人，他們的視綫全都集中在阿生身上。

「你可是國際特警？」嘉芙蓮問。

阿生瞥了她一眼，道：「相信你也早已知道了，又何必再問？」

旁邊有個男子問：「什麼是國際特警？是不是就是國際刑警？」

另外有個男子答道：「不！雖然兩者的總部俱設在本市，但國際刑警多是由當地警方人員兼任的；但是國際特警就不同了。每一名特警必須經過十分嚴格的挑選和考驗，而且，由總部認可才可以勝任。一切證件也經由總部簽署。」

又有人問道：「你還沒有說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組織呢。」

「一個世界性的秘密安全組織，成員國大部份是自由世界中的國家。」那人順口答了。他又說：「所以，我們在處死這傢伙之前，必須認眞考慮清楚，否則一定麻煩多多。」

嘉芙蓮責怪地瞪了他一眼：「別助長了他的威風；這小子已經令我們吃過了不少的苦頭呢！」

一個男子看來也有三十多，接近四十歲了。他盯實阿生問：「小子！你是否奉命來調查我們的？」

阿生苦笑一下！

他知道處境危險，一錯不能再錯，甚至連說話也得小心。

他想了想，說道：「是的，你們太過令人莫名其妙，所以我們希望了解一下。」

「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嘉芙蓮說：「你簡直是自尋煩惱！」

阿生道：「你們到底用什麼藥把我弄成那副樣子？爲什麼要將我棄諸於道旁？」

客廳裏的人互相交換着眼色，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

阿生感到有些尷尬。

他發覺那個高大的男子正注視着他，目光中似乎充滿了疑問。

阿生乘機問道：「小心點吧！兄弟，你的命運亦將與我一樣。」

高大的男子正待說話時，有人過來將他帶了進去。

突然間，電話響了起來！

室內的氣氛頓呈緊張。一個中年男子在接聽電話時，神色有異，對方顯然在對他報告了一些什麼意料不到的事。

阿生心裏不知是驚是喜，這事情明顯地有了變化，就是不知道警方是否已經找到這兒來了。

然則，警方又是否知道阿生被囚禁在這裏？這班人會否一怒之下將他置於死地？

阿生越想越驚！可惜眼前的形勢令到他根本無法逃去。

中年人很像是這班人的首領，但又好像只是其中一個大頭目；說不定還有幕後首腦人物未露面。

中年人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面色爲之一沉，道：「糟糕！警方怎麼會查到二號實驗室去呢？」

在場各人急不及待地問：「電話是誰打來的？」

「約克。」中年人束眉道：「約克說，有個跛子帶着一批警探查到二號實驗室去，他剛想登樓，還好走遲一步。否則他也可能被捕。但是現在——」中年人坐立不安地頓了頓，又說：「只擔心其他人落入他們手中。」

阿生怔了一怔。

他不知道塞納河上發現男屍的事，但忖測對方所提及的「跛子」大有可能是他師父呂偉良。

不過後來同心一想，什麼「二號實驗室」？阿生弄不明白。

最後，他又被人迅速帶離那間屋。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但看他們神色匆匆的，可能是擔心警方遲早也會搜到這兒來！

如果只是轉移囚禁的地方，阿生當然還不致太過擔心，最怕是他們要殺人滅口！

阿生被人用一對無法透視的眼鏡幪閉住，雙手被綁，但其上又用一件外衣搭住，作爲掩飾，使到街上的行人也無法察覺其中奧妙。

左右兩旁有人挾持，阿生早也知道他們手上有槍，自然未敢輕舉妄動。

阿生此刻的心裏有太多的疑問，根本就弄不明白。例如他師父呂偉良爲什麼會帶住警方的人到什麼「二號實驗室」去？

那是什麼地方？是不是就是嘉芙蓮的香閨？然則呂偉良又如何知道阿生的行踪？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被人帶走！

他不知道與他同車的有多少人，但起碼也有三個，那就是司機以及他身旁的二名槍手。連同他在內最少也有四個。

也許還有其他車輛，其他的人亦未可料。

途中一片沉寂！

狡兔也有三窟，這班人是何方神聖阿生至今仍未知道，但看他們來頭可也不小。

阿生一直以爲只有嘉芙蓮和她的男友，但現在看情形嘉芙蓮只不過是一名卒子，充其量也只是個女頭目而已。到底這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阿生大感困惑！

沉寂終於由阿生主動地去打破，他故意問：「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他身旁一名大漢說：「你猜猜吧！」

阿生有點擔心，這種回答到底是什麼意思？絃外之音可能對他非常不利。

另一名大漢道：「我猜你大概是希望知道一下自己的命運如何，對嗎？」

右邊一名大漢笑了笑！

阿生也覺得奇怪，如果這是轉移陣地，爲什麼車上只得兩個人押解他？其他人等也應該一齊「撤退」才對啊！

阿生心裏十分困惑，他想到處境已到了非常的危險邊緣！

他冷靜下來，沒有再去問什麼！

反而左右兩旁的二名大漢都是滔滔不絕的，你一問我一答，像唱雙簧一樣。

「喂！你有沒有試過失足墮入塞納河的經驗？」左旁一名大漢問。

右旁的答道：「沒有。但一定很狼狽！」

「如果雙手被綁，然後被人推落河，你以爲你的感受又會如何？」

「一定很難受！」

「你以爲你會有生還的希望嗎？」

「微乎其微！」

「是的，當你喝飽了水之後，就會沉入河底去！」

「然後呢？」

「然後過了若干時間之後，你的屍體會浮起來，自然有人代你報警！」

「你的造法太仁慈了。我以爲一塊大石是省不掉的，這事最好永遠不要讓警方知道。」

「但是，我們時間所限，那裏去找來一塊大石？」

「是的，讓我想想辦法！」

阿生不是個傻瓜，當然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大概不久之後，他們就會將阿生推入塞納河去。如果到時阿生雙手仍然被綁住，他肯定沒有可能再有生還的機會。

阿生必須謀求自救之道，否則就會眼巴巴地變成一個「水鬼」！

除了自救之外，似乎不可能會產生奇蹟！

於是阿生暗自運勁，悄悄將雙手移動，希望能令綁緊的繩子弄鬆它。只要阿生的如意算盤打响，阿生就可以伺機而動！

但是，左右兩旁的二名槍手近在咫尺之間，只要他們還沒有失去知覺，阿生的一舉一動又豈能騙得過這兩個傢伙？

因此，儘管阿生極力保持身體的平穩，只見暗自運勁，也被對方發覺了！

不過，他們只是在交換着眼色，並未對阿生加以阻止！

阿生仍然被那對看不見外間事物的黑眼鏡所幪閉，所以，也不知道二名大漢在交換着眼色！

他仍在不斷努力掙扎。繩子已給他逐漸鬆弛，只要再用點力，大概就可以得心應手！但是阿生卻裝作若無其事地！

阿生本意是等到必要時才掙脫。但是，突然有些硬物自左旁抵住他的腰間。

阿生直覺上感到不妙！

耳畔有人冷笑一聲：「小子！果然有兩手啊！這大概就是中國功夫吧？」

阿生心裏明白，這話分明是對他說的，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呢？

腰間的硬物，當然也是一支手槍，不可能是別的東西吧！——阿生心裏想。

他完全不敢動彈！

那大漢說道：「如果你企圖反抗或逃走，我只有就地解決你！」

另一名大漢說：「假如你乖乖的，也許你還有一綫生機！」

阿生不大明白他們的意思。如果現在他是被二名槍手押往塞納河畔，那麼溺斃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那裏還有什麼生機可言？

不過無論如何，他是不敢妄動的，否則是只有送死而已！

×　×　×

呂偉良帶着一批警方人員找到那幢建築物去，那是他和阿生目擊二名大漢曾將路易士捉到那裏去的地方。雖然當時是晚上，但呂偉良自問並未看錯。

現在一批警探已將整幢建築物包圍起來！

整幢建築物只有三層高，而且每層只有一個單位。呂偉良當時既然看見對方由此梯間上去，也就是說：他們若非在二樓，便是三樓！

二批探員分別到二，三樓叫門！

二樓住了一個老婆婆，又聾又近視，其他的人都上班去了！因此，探員在問話時，感到非常之吃力！

三樓住了一對夫婦，根據他們說：這裏只住了他們二人！

探員認爲三樓較爲可疑，於是要求入內搜查。

那個青年男子很反感，他自稱並無可疑之處，目前只因世界不景氣，失業賦閒家中。

但是，無論他怎樣說，警探還是要搜個徹底！

呂偉良也進來了，他必須徹底辨認一下，到底二名當街擄人的歹徒之中，是否有一人與這名失業青年的相貌相同？

呂偉良一再小心看清楚了，他發覺這失業青年並非二名大漢之一！

至於那女子，更是離題萬丈！

失業青年叫米歇爾，他的妻子叫朱麗。

這居住單位陳設豪華，要不是米歇爾自我介紹一番，沒有人敢猜他是個失業漢。

雖然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面，失業者都可以獲得政府的合理照顧，例如可以領到失業救濟金等等。但看他們生活得如此自由自在，一切排場又如此講究，確是少見！

別的不說，單是看看酒櫃上的名釀，已是琳瑯滿目，價値不菲了！

林愛莉也混在警探的行列之中，作冷眼旁觀！

她看見米歇爾有一間書房，裏面很多書架與鋼櫃，警探們都一一看過了，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警方開始懷疑呂偉良口供的眞實性：那並非指他說謊，只是他可能認錯了地方！

但是，呂偉良肯定沒有認錯。可惜阿生現在不知在何處，否則相信他的說法與想法也是

一樣。

林愛莉仍然留在書房之內，她當然相信她丈夫的說話和想法。

另一方面，她也有她的想法。

她覺得有些地方實在有問題，書架上的書擺放得太齊整；那些鋼櫃爲什麼要鎖上？

再加上米歇爾是個失業青年，這排場與他的收入不符！

因此，林愛莉便悄悄把一名警官拉過來。

林愛莉說：「爲什麼不叫他把這些鋼櫃打開，讓我們看看？」

警官道：「剛才不是看過了嗎？」

「不！我剛才也在場，有一個未曾打開。」林愛莉指指近門處一個貼牆的鋼櫃！

那一列鋼櫃厚僅二呎，裏面只放了一些文件和書籍等物，也看不出有何重要，何必一定要用鋼櫃？

至於那個鎖上了的，米歇爾曾對警探說，那是他父母的遺物，鎖匙不知丟到那兒去了，因此如果要開，相信也必須經過一番搜尋才可以把鎖匙找出來！

警方由於注意力在乎找人，所以並未堅持一定要打開這個鋼櫃看看。

而事實上，那個鋼櫃只有二呎左右厚，高約四五呎之間。這麼樣大的一個櫃，雖則可以收藏得下一個人，但四周却密不透風，任何人也不可能在這裏面躭得上幾分鐘以上。

因此，警方在直覺上也有自覺無可疑之處。所以沒有堅持要米歇爾把它弄開。

現在林愛莉既然有此建議，也只好把米歇爾召來一談！

米歇爾聽了警官的話，老大不高興地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早說過裏面只是一些無關重要的遺物——我父母的遺物。」

「可以讓我們看看嗎？」警官說。

米歇爾故意高聲把他的妻子也叫了入來！

他妻子說：「這櫃多年未開，鎖匙早已丟失了。剛才我們不是交代過了嗎？」

豈料林愛莉道：「鎖匙不成問題，我有百合匙，只要你們同意，我可以代勞！」

米歇爾倆口子交換着眼色，林愛莉冷眼旁觀，却在猜測他們的心裏變化！

米歇爾想反對，但他回心一想，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對方有心要試探虛實而已！

也就是說：林愛莉未必有辦法把鋼櫃的門弄開，只是以此試探一下，假如米歇爾反對，表示裏面必有問題。屆時只怕警官又會用另一種藉口去强迫他！

因此，米歇爾很大方地說：「好吧！如果你們有辦法弄開，實在再好不過了，反正鎖匙丟失了之後我們一直未開啓過。如果你們肯代勞將它弄開，以後我們也不必再將它鎖上，省得麻煩！」

他妻子也說：「是的，反正裏面只是一些紀念性的物品，無貴重可言！」

林愛莉望望警官，警官聳聳肩，表示他看不出有什麼可疑！

呂偉良却一直在思索着！

他思想的範圍並不限於這裏，還回憶及剛才在二樓時的情形。

二樓住了一些人，但只留下一個老婆婆，根據她說：其他人都上班去了。

不過，老婆婆儘管又聾又笨鈍，她却表現得一派合作！

她曾打開住客的房門，讓警方人員入內觀看，裏面的確沒有人。

表面看來，二樓亦無可疑之處。但呂偉良爲什麼還要想它？

呂偉良當然有他的理由。

他示意林愛莉動手開那個鋼櫃！

林愛莉的手上當然並沒有什麼「百合匙」，警方人員也未知道她的本領。因此那位在場的警官，也像米歇爾一般的想法，聽了林愛莉剛才那麼說也只以爲她採取心理攻勢——目的只在試探而已！

想不到現在林愛莉却老實不客氣，自頭上一摸，摸下了一枚髮夾來。

然後她彎着身子，動手去開那個鋼櫃！

就在這一刹那間，米歇爾衝了過來制止她：「喂！你幹什麼？」

米歇爾的舉動令到在場的警方人員和呂偉良等人，都爲之大大地感到意外！

林愛莉却氣定神閒地站直了身子：「怎麼？你不是同意了我將此櫃打開麼？」

「是的。」米歇爾道，「但是你手上並無百合匙；你怎麼可以用這東西？」

「這東西有什麼不對呢？」林愛莉笑道，「它本來就是一枚百合匙！」

「別開玩笑了，你會把門鎖都撬毀的。」米歇爾說道，「萬一開不掉，豈不是更麻煩了麼？」

「那你等着瞧吧！米歇爾先生。」林愛莉說着又再次彎腰開櫃！

米歇爾夫婦二人在交換眼色，警官冷眼旁觀，也覺得他們忐忑不安，心裏難免生疑！

其他警方人員在旁監視，所以米歇爾夫婦二人根本也無法可以制止得住林愛莉。

林愛莉只花了一分鐘左右，那個鋼櫃櫃門已應手而開！

在這前後，米歇爾和他妻子神色緊張，警官也暗示其他在場的探員小心監視！

櫃內打開，裏面只有一些雜物！

警官感到失望，其他人爲之啼笑皆非！

林愛莉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陣。

她本來以爲：卽使找不到人，亦必有所發現！但現在一切均落空了！

呂偉良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是個有經驗的人，知道這些事情先決條件之一便是「信心」；有了信心就不易被現場的環境所欺騙！

剛才他已將思想範圍擴及二樓，因此他現在不但不表失望，還覺得他的想法越來越接近事實。

呂偉良剛才一面不作聲，原來是正在仔細比較着這兒三樓的間隔與面積。

在理論上，二三樓既是同一幢樓宇，除了間隔不同之外，面積是一樣的。

但是，呂偉良爲人向來膽大心細，他細心比較之下，覺得二樓竟比三樓的面積少了過百平方呎。

不過，二三兩層樓宇的間隔確實不同。同時由於視覺上的影响——例如二樓有些牆壁用巨大的鏡子作牆，所以身在其中，便有寬闊的感受。

呂偉良並非超人一等，只是古靈精怪的事實在見得太多了，其中虛虛實實，狡詐奸險，他都瞭若指掌；所以儘管巴黎警探們被輕輕騙過，却不輕易瞞得了呂偉良雙眼和那個精明的腦袋。

現在呂偉良過去企圖動手搜櫃內的東西，立卽爲米歇爾所阻！

「你這是什麼意思？」米歇爾生氣地盯實呂偉良說。

呂偉良含笑反問：「這句說話應該出自我口才對，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雙親遺物，你豈可亂動？」米歇爾理直氣壯地說。

呂偉良笑了笑：「你眞孝順，父母死了，你還如此敬重他們！」

「是的，卽使我妻子，我也不許她亂動這櫃內的東西！」米歇爾道。

警官也覺得呂偉良缺乏充份理由這樣做。眼前所見，既無人躲在裏面，亦無任何可疑的物品在內；有的只是一些衣物和一些箱子，都是十分陳舊的。米歇爾說這是他父母的遺物，相信不似說謊，而可能是眞的。

但是呂偉良目光銳利，他早已看出了其中關鍵與破綻！

他笑道：「警官先生，米歇爾不准我去動，並非表示他尊重亡父亡母，而事實上，他只擔心我沒有能力拿得動這些物件。」

警官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問道：「爲什麼拿不動呢？」

「因爲——」呂偉良故意頓了一頓！

他在等待着米歇爾的下一步反應！

米歇爾仍執住他的手腕未放，因此呂偉良直接接觸他！

呂偉良覺得米歇爾在輕輕發抖，他的面色也在不停地變！

他爲什麼會這樣？

呂偉良當然明白，因爲一切破綻終於給他看破了；那些衣物與小箱子都附穩在櫃內的間板之上，根本拿不掉！

警官因爲看見勢色不對，伸手試過了，一切果眞是拿不動！

爲什麼會這樣？

呂偉良這時又笑道：「其中奧妙相信這裏只有一個人，不，應該是兩個人。只有米歇爾先生和他的太座最明白……」

話未說完，米歇爾已獸性大發，向呂偉良展開了襲擊！

但是，別的事情還可以難得倒呂偉良，講到拳脚功夫這位鐵枴俠盜仍然是寶刀未老！

米歇爾可能以爲他是個跛子，根本未把呂偉良放在眼內！

他也只是剛動手，便給呂偉良連消帶打，迅速地制服！

米歇爾的妻子朱麗掉頭就想奪門而逃，但在場的探員手急眼快，立刻採取行動，將她抓住，加上了一對手鐐！

儘管如此，在場各人仍未明白呂偉良的想法！

爲什麼鋼櫃的物件無法移動？這又表示了一些什麼玄機？

呂偉良把米歇爾交給一名探員看管，親自動手在鋼櫃之內搜索！

圍觀的警方人員均感莫明其妙，他們不知道呂偉良爲什麼要這樣！

直至到呂偉良找到了關鍵所在，輕輕一按，那一叠叠的舊衣物夾着陳舊的小箱子，突然往下直墜落去！

櫃底露出了一個大洞！

洞內有光綫透出！

俯視之下，一條扶梯竟然可以直落二樓！

一切都證明了呂偉良的想法是對的。

警官和其他在場的警方人員現在都明白了，原來櫃內的物件所以不能移動，主要是因爲它只是要來掩飾的。既然經常要有一部份由機關控制着往下墜，當然要它穩定下來，以免順勢掉到二樓去。

現在一批探員沿梯而下！

另一批人員再由二樓正門入內！

那老婆婆也心感不妙，啞口無言。

呂林夫婦二人由機關內的梯階落到二樓，發覺那兒有一間百多平方呎的密室，裏面擺放了許多儀器，有一張病床，彷彿醫院中的手術室。

裏面沒有人，但有一度門可以由二樓屋內進出。此外一幅牆壁的大部份是一種單面反光鏡——卽由內可以外望一切，但外面看上去只是一面大鏡而已。

原來那些巨鏡的裝置，除了表面看來是一種室內裝飾之外，還有着雙重意義，第一就是令人產生錯覺，覺得二樓也甚寬闊，不會因爲有百多平方呎的地方闢作密室而覺得它地方太狹窄，因而起了疑心。

第二就是令到密室中人可以知道外間的一切情況。

呂偉良現在的心境開朗得多了，最少人家不會再懷疑他的雙眼。

雖則此事表面看上去完全與阿生無關，但是，呂林夫婦二人都不是自私的人，他們一向捨己爲人，何況事情還如此嚴重呢！

於是夫婦二人留下協助警方偵查。看看路易士到底是怎麼樣死去的。

米歇爾與朱麗被警方正式拘捕，同時更大批的查案人員亦奉召開到了現場。

表面上看上去很像是一間手術室的密室，裏面的儀器却相當多，而且十分的精細。

到底那是什麼用的？米歇爾不肯直言，朱麗甚至推說不知。

那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坦言一切只爲利益而受僱於朱麗。

朱麗知道老太婆無兒無孫，無依無靠，所以收留她在此，供她衣食住行，但要她裝聾扮啞，切勿多管閒事。

因此之故，老太婆對於一切內情，也表示她一無所知！

不過，老太婆雖則不知道他們幹些什麼勾當，却證明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兒常常有好一些人來往及出入密室與三樓之間。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一些彪形大漢，以及一些年青男女。

警官讓老太婆辨認路易士的照片，老太婆也認得此人曾成爲密室的「俘虜」；也證實了路易士一度逃脫後被重新抓了回來，送入密室中。至於其他內情，老太婆則不得而知，同時朱麗等人也不會讓老太婆知得太多。

在老太婆的對質下，米歇爾和朱麗的狡辯自然是沒有用的，只有增加查案人員的疑心而已。

全世界的警務人員似乎都有他們的共通點，就是對待犯人不太客氣；尤其是那些已被證實有罪的——儘管不是經由法庭定罪的，但他們罪證俱在，已到了無法狡辯的地位。

巴黎警探也沒有例外，在場的警探看見米歇爾與朱麗嘴巴這麼硬，便饗以老拳！

一名探長狠狠地說：「你是自討苦吃！老太婆不會說謊的。」

米歇爾嘴角冒血！

他可憐地瞪住朱麗。

朱麗在另一角接受查問。

她也看見米歇爾被人毆打的情形，因此變得有點兒焦急！

一名警探的斗大拳頭正連續地擊向米歇爾的肚皮時，他開始尖叫起來！

朱麗情不自禁地高聲呼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站在朱麗跟前的一位警官道：「你可以不說的，但我們却有辦法令到他開金口！」

這位警官明知朱麗愛着米歇爾，所以故意這麼樣說。

他目睹呂偉良的心理戰術收了效，所以也同樣對朱麗採用了心理攻勢！

果然朱麗一邊制止那名探員動粗，一邊說道：「我可以將我所知的都告訴你，但你切勿再毆打米歇爾了！」

警官笑了笑，似乎有點半信半疑地說：「你是否自問知得比他更多？」

朱麗點了點頭！

她又說：「卽使不比他知得更多，總也不

會知得比他更少！」

「好吧！」警官向他的同僚打了一個眼色，「就讓我們聽聽你的。」

「事實上，我們並非殺死路易士的兇手。」朱麗說道，「我們的興趣只在乎一種新的科學實驗，根本從未想過會殺人！」

「你們在爲誰工作？」警官問。

「一位優生學的知名教授，他領導着我們從事這項前所未有的工作。」朱麗又說：「我們的目的只爲了改良人種！」

「什麼？」警官差點兒以爲聽錯了，「你再說一次好嗎？」

「你們是門外漢，對這項工作不但不會明白，也不會感到有興趣。」朱麗說，「但無論如何，我們覺得這件事太有意義了。甚至可以大膽的說一句，將來我們這個世界的改變，亦有賴於這方面的實驗是否成功！」

「別說得太過長篇大論了，我只想知道此案實情！」警官有些不耐煩地說。

朱麗道：「簡單地說，我們一班年青人在保羅教授的領導下，從事一項改良人種的大膽試驗，因此我們須要明查暗訪，找尋一些年青的男女協助我們。而你們剛才所提及的路易士，便是我們要找的一位青年朋友。」

「然則，你們爲什麼要殺他？」警官問。

「不！我們並沒有殺他，而且，也不知道他被殺。」朱麗說道，「他目前正在攻讀博士銜，爲人十分聰明，這也是我們要找他的原因之一。」

米歇爾一直在喘息，這時候他才揷嘴道：「據我所知，路易士對我們的試驗十分反感，他曾一再反抗，這可能是觸怒了卡素的原因之一。」

「卡素是誰？」警官問。

「他是保羅教授的合夥人，也可以說，他是用金錢從幕後支持我們的老闆！」米歇爾說，「他有許多手下，這些都是帶槍的打手們。他們對反抗的人很粗魯！」

警官又問：「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們不知道。」米歇爾說，「我不妨告訴你，我們夫婦二人當初對這項工作感到興趣，是由於我們是保羅教授的學生，同時我們極之盼望有個兒子……嗯……」

米歇爾支吾着，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原來朱麗在這邊向他不斷的打着眼色！

警官非常知機，他在旁警告着說：「你們如果不坦坦白白的和盤托出，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你們自己，莫謂言之不先！」

朱麗道：「這本來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是個不孕的女人，我們結婚多年，還未有孩子。」

米歇爾接着說：「是的，我們希望合作研究的結果，對我們會有所帮助！」

呂偉良與林愛莉夫婦二人冷眼旁觀，覺得事情未必就如此簡單。

從剛才米歇爾與朱麗的神色看，他們可能有難言之隱！

因此，他們覺得，這件事更加充滿了神秘性！

到底這是個什麼性質的集團？保羅教授和卡素二人的眞正目的何在？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二人？

這集團還有些什麼人？

卡素的手下爲什麼要携械？

路易士何故被殺？

諸如此類的問題，警方都急於要找出答案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的責任已經完了，假如米歇爾等人將來被控法庭的話，他們可能要應警方之邀出庭作證。但目前他們隨時可以離去。

不過呂偉良並未就此離去。他又在想，想着一些很微妙的問題。

阿生出事後，呂偉良曾提出過若干問題。例如：把阿生誘去的女人是否心理變態？她的眞正目的究竟又何在？

阿生的財物未失，這表示那女子並非志在他的金錢！

阿生後來被驗出服了一些奇怪的藥物，證明非興奮劑或迷幻藥的新配方，這表示了一些什麼？是否暗示阿生亦被人用作試驗？

然則，這兩宗表面看來沒有關連的案子，會不會二者爲一？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可疑，這也是他沒有立即離去的原因之一。

米歇爾和朱麗二人是一雙夫婦，他們也承認受到卡素的資助；而在工作上，則受到保羅教授的直接支配！

他們的工作是將一個人的體質，天資等等，加以詳細分析。

二樓的密室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實驗室，這裏所擁有的，都是最新的儀器；有些還是他們自己設計和裝配的。

米歇爾夫婦二人負責將分析後的詳細資料交給保羅教授。

路易士是「試驗品」之一，所以他曾被人送到這兒來。

米歇爾說：「他曾經由此逃脫，後來又被人捉回。我只記得，他曾被注射痲醉劑，但只是暫時失去了知覺，不致於死！」

朱麗道：「是的，我們只爲了方便工作，並未殺他！」

呂偉良揷嘴問道：「你們爲什麼會看中了路易士此人？」

「教授發覺他是個天才，所以要研究他各方面的詳細資料。」米歇爾道。

呂偉良又問：「然則，你們可記得，有沒有替一個中國青年做過同樣的分析？」

「中國青年？」米歇爾跟他的妻子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良道：「那青年只有二十餘歲，是一個國際特警。」

警方人員既然知道了呂偉良的身份，這時聽他這樣問法，自然也知道了他的用心何在，所以並未阻止他問下去！

米歇爾略作沉思，又說：「我們並非唯一做這項工作的人，這點希望你們弄清楚。」

「我只想知道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中國青年。」呂偉良說。

米歇爾與朱麗同時搖搖頭。

呂偉良雖則有些失望，但他忽然覺得他的想法很接近。

也許正如剛才米歇爾所說：他們這組織之內，並非只得他們這對夫婦做這項工作。也許阿生落在另一組人的手中亦未可料。

呂偉良的想法姑勿論是否正確，也帮助了查案警探們不少。

他們初步明白了這個組織的性質，大致上的情形是：他們搜羅一批「品質優良」的男子，以供他們作「改良人種」的研究！

然則，難道就是「研究」這麼簡單嗎？

他們的最終目的又何在？

既然是光明正大的研究，領導人又是名教授保羅，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見不得光，進行這種「地下組織」式的活動？

警方固然覺得奇怪，呂林夫婦二人也覺得萬二分驚奇！

卡素爲什麼要支持這項試驗？他又是個什麼人？

如果這是一種賭本生意，有誰肯去做？

但是，單看看這些儀器，這些設備，相信一定花費了不少錢。何況根據米歇爾說，他們只是其中「一個小組」而已。

也就是說：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其他人進行同一目標的工作！

同時他們又透露：當今世界各國正大鬧不景氣之際，一般年青人由學校出來，都爲了找不到理想收入的工作而彷徨，於是只要有人肯出高薪，他們幾乎什麼工作也願意去做。

米歇爾和朱麗這對年青夫婦，就是在這種情形底下，加入該集團的。

但是，爲什麼朱麗既然承認了是個不孕的女子，却又希望有個孩子，才甘心加入這項研究？

朱麗和米歇爾二人可能一時口快，說漏了口風。

但是，他們這話的意思可能有二：——

第一，可能是他們希望獲得教授等人的協助，查出朱麗的不孕的原因。

不過，各大醫院也可以做這項檢驗，何必一定要該集團的人？

因此，第一項簡直是不成原因的原因。可能性自然不大。

第二，該集團「高手林立」，他們可能有一些十分大膽的試驗，而且已有了顯著的成就，即如能令不孕婦女懷孕等等！

看情形，米歇爾和朱麗都是基於第二個可能性較大。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已逐漸明朗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米歇爾和朱麗這對夫婦一切處於被動！」

他們只知卡素是後台老闆，保羅教授時常到這兒來。

但是，他們不知道往何處去找這兩個「大人物」！

甚至連二名「大人物」的電話號碼，他們也一無所知。

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兒被列爲「第二號實驗室」！

同時，有個叫「約克」的槍手，時常在這兒出入。假如他們有事要找教授，或者有什麼須要，又或者有了某人的分析資料等等，只須交給約克就行。

假如米歇爾夫婦二人沒有說謊的話，他們並非教授的心腹；人家可能只是利用他們而已。最低限度也表示「領導層」並未相信他們。否則沒有理由連電話也不知道的。

當然，他們也有可能說謊，但目前這情形，警方也只好暫時相信他們。

約克又是個什麼人？



阿生乘落車機會，搖頭甩去遮蔽雙眼的太陽鏡，然後把持槍監視的歹徒撞倒地上。

米歇爾說他是個很機靈的人，本來一直在此監視他們，但當警方到來之前，約克似乎要到外面去購買香烟。

以他這麼機警的人，看見門外如臨大敵的，相信不會再闖上這兒來了。

然則，約克知得一定比米歇爾夫婦更多，可惜警方又棋差一着！

警方除了在現場二層樓宇作地毯式的搜查之外，還立刻發出了通緝令，把卡素，保羅教授和約克等人通緝歸案。

但是，天曉得這輩用的會不會是假名？

因此，警方除了派人到一些高等學府去調查之外，也搬來一大叠一大叠的犯罪檔案，給米歇爾夫婦辨認！

警方希望他們在其中找出卡素等人。

這項工作固然殊不簡單，主要是：巴黎警方所保存的犯罪檔案太多，米歇爾和朱麗即使走馬看花的匆匆看一遍，也沒花費了不少時間。何況還要他們從中認出一些人來呢？

呂林夫婦二人趁這時候，致電國際特警總部，他們想找任晶晶談談，把這兒的事態發展詳告。可惜晶晶不在！

× × ×

阿生抱住「視死如歸」的心情，坐在那輛中型房車之內。

他既然明知有人以手槍威脅住他，他當然不敢妄動！

他仍然戴住一對看不見事物的眼鏡，因此也不知車子到了何處。

對方既然說要把他抛入塞納河，相信他們一定會先擇一處較僻靜的河邊，然後才可以保證不被人見到。

阿生雙手的繩子本來已給他運用暗勁掙鬆了，但現在又再次被人重新綁得更緊，更加結結實實的。

阿生頭腦始終保持冷靜！

他出生入死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對於眼前這一類處境，正是見怪不怪！

他並非不怕死，也不是打不死的超人；事實上他也曾受過重傷，幾番差點死去活來！

阿生還年青，他準備再做一番有意義的事。他不想這麼早死！

雖然死神一再糾纏過他，但他從來未有失去過生存的信心！

他覺得一個人的信心可以決定一切，因此他從來對自己就是這麼樣充滿了信心！

他既然明白了眼前的處境，又明知反抗已經無望了！那麼，難道就這樣束手待斃麼？

阿生有過無數次的經驗，無論處境多麼危險，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頭腦的冷靜！只有冷靜的頭腦，才可以在這種險境中想出辦法來！

過去他能化險爲夷，也完全是憑冷靜的頭腦去應付一切！

現在眼看沒有辦法可以自救！

突然之間阿生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

爲什麼這麼靜？

車內車外同樣的一片沉靜！

爲什麼車內二名大漢不再說話？

想起了說話，阿生就不期而然的想起了嘴巴！

每個人都有一張嘴巴！

嘴巴是要來說話的，自然也可以呼救！

對了，阿生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相信只有高聲呼救！

他當然要選擇適當的時候才可以呼救！否則，他可能提早喪命！

雖然呼救亦未必有用，因爲對方可能選擇一處十分僻靜的地方下手推他入河中。那兒也許鬼影都沒有。

但是，阿生主意既定，現在只等待對方的進一步行動！

情形有些奇怪，當車子一度慢下時，阿生耳畔彷彿聽到了一些奇異的音響！

這些音響好像是車房的自動閘門升高落下的聲音。

難道他們又改變了主意？

既然不去塞納河，會不會找一處易於開槍將他射殺的地方？

阿生越想越驚！車子開入了室內。

他的預算又要推翻了！

現在他不可能高聲呼叫，就算叫破了喉嚨，恐怕也沒有人知道；因爲這兒大有可能是郊區一個車房！

怪不得對方連手帕也省回——事前竟未將手帕塞住他的口。現在，右邊一名槍手先下了車去！

阿生看來只有等死！

但像他這種人有可能束手待斃麼？

就當有人推他落車時，阿生趁住俯首而出之際，搖頭把那副不透明的眼鏡拋開！

唯一最有利阿生的，就是雙手未被人反綁；只是綁在前面。

因此，當阿生拋去眼鏡，發覺一名槍手站在前面不及一呎處手扶車門時，阿生順住氣勢朝對方用力一撞！

這種做法當然危險，因爲尾隨其後的，還有一名槍手！

但是阿生也有他的想法，那就是先落車的人既被他推倒，二人此刻正雙雙滾在地上混作一團，相信任何人開槍之前，必先想想有沒有把握可以命中目標？

現在阿生不但要利用環境，還要爭取時間；就好像太空人飛翔在大氣層上面一樣，只要差十份之一秒，也可能會丟了性命！

因此，阿生的快速動作連續地發動，令到對方防不勝防！

原來坐在他右邊的一名槍手，被阿生出其不意的撞倒地上！

槍還未拔出——因爲他實在想不到阿生這麼大膽行事！

他跌得頭昏腦脹的，身體仍然被阿生壓住；阿生只是故意讓自己與他混作一團，以免另一名槍手可以隨意開槍！

但是，阿生並不就此了結，他不會因此而滿足；他不但要與時間賽跑，還須要爭取優勢。因爲事到如今，勢難再有奇蹟出現了！

唯一可以製造奇蹟的，就只有阿生自己！

於是阿生立刻趁勢奪槍！

被他壓在下面的大漢儘管跌得滿天星斗，也還記得腰間的手槍乃他的第二生命，所以倒地後便探手腰間。

剛才在車上用手槍指住阿生腰間的，只是左旁的槍手。

右旁這名槍手只是曾經將鬆弛了的繩子再拉緊而已，他並未拔槍！

現在他想拔槍了，可惜手槍已被阿生快一步奪去！

阿生雖然雙手被綁，但綁在前面，阿生仍然可以活動，只要他雙手配合得好，仍舊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威力！

阿生奪槍後仍無把握足以制勝，一因這是人家的地方，二因對方有多少人他一無所知，三因他雙手被綁，即使有槍也未必可以自由運用。

此外就是手槍是人家的，會不會保險掣經已扳上？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知道手槍的結構，假如對方爲小心計，事前已將保險掣關上了，那麼，阿生現在就是得物無所用了。

但是事到如今，阿生也無暇想到這許多；他只知道爭取時間的重要。

太空人在任務完成後，回程時如果降落傘不能按時張開，太空人固然隨時會喪生；就是萬一快了或遲了，預定降落的地點也有可能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現在阿生的處境也是一樣，他在連串快速的動作之中，固然要快，也要準！

阿生奪得手槍後，並非射殺倒在地上的槍手！

因爲倒地的人既然失了槍，危險性已大爲減少！

比他更可怕的，應該是尾隨在阿生後面的另一名槍手！只要他有機會，隨時可以把阿生殺死！

因此，阿生奪槍後迅即反身仰臥！

阿生也僅僅見到一個人影，手指一緊，已將手槍的機掣扳動！

「砰」的一聲！

一個人影搖幌了幾下，最後倒了下去！

阿生根本看也未曾看得清楚，他只知道原本坐在他左邊的，是一名有槍在手，而且曾以槍指住他腰間的人！

此人既然尾隨其後，必然也是那個槍手，照計不會錯的！

但是，阿生能否一槍就會令他失去反抗的能力？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爲一槍響起後，以後的情形可能對阿生十分不利。

例如：被他推倒的人會向他反撲！反而中了一槍的人可能較遲才可以再次爬了起來！

總之他只要未死，他就有可能爬起來，朝阿生開槍！

同時屋內其他槍手會聞聲而至，集中對付

阿生！

不過，當阿生擺脫了黑眼鏡之後，視覺上已明白到這兒一片陰沉，所以阿生剛才見到那倒下去的人也只是一團黑影而已！

黑暗的環境對阿生是十分有利的，這也就是助長阿生反抗的勇氣的原因之一。

現在他看見中槍的人倒地不起，立即又往身旁開了第二槍！

正是說時遲，那時快，被阿生推倒的一名槍手剛剛較爲清醒過來，正待有所行動時，卻被阿生一槍擊中了額心中央！

他哼也不哼一聲！死了！

這種死法應該是十分舒服的，因爲子彈穿過了大腦，足以立刻就令到他失去了一切知覺，根本沒有痛苦。

就像屠房中殺死牛隻時的情形一樣，殺死一頭牛也是用一種特殊手槍朝準頭部中央，就是送牠一枚子彈！

千多磅的牛，往往就是這樣哼也不哼一聲的栽了下去！何況是人呢！

且說阿生連續得手之後，並未停止他的快速動作！

他是個聰明的人，當然曉得人家會怎麼樣去對付他！

假如有人要向他反擊，在這種昏暗的環境中，自然會向人影幢幢的地方先行發難！

剛才他所處的目標是十分明顯的，所以阿生立即連翻帶滾！

經歷過這驚天動地的幾秒鐘之後，阿生更加了解到這兒的環境！

很明顯的，這是一間車房。

除了剛才開入來的一輛車子之外，還停放了好幾輛大小汽車。

阿生滾到一輛車子旁邊，槍聲果然就在此時一連串的響起了！

他不知道槍聲來自何方！

也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

但是有一點阿生可以憑自己的經驗去確定的，就是開槍的人找錯了目標；最低限度子彈現在並非由阿生的頭上掠過！

阿生知道要一下子離開這兒絕非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須先把手上的繩子弄斷，而且要夠快，否則讓對方發現了他之所在之後，他的生命就會凍過冰雪！

於是阿生又在動腦筋！

他用口咬繩子，雙手不斷的掙扎！

有人說：一個人到了生死的關頭時，無論氣力，體力以及一切由本身發生的都會倍增！

又有人說：一個人有一種所謂「無情力」，往往在極度危險時，發揮它的偉大的潛力！

無論這說法是否眞確，總之阿生現在就確實出現了奇蹟！

那繩子本來在車上已給他掙扎過之後呈鬆弛的現象，但後來又給那槍手扯緊了！

也不知道是當時那槍手馬虎從事，還是阿生的「無情力」到了發揮最高度威力的時刻，總之那手上的繩子竟然給他掙脫了！

阿生由「半殘廢狀態」下仍能發揮如此大的威力，現在他已由「半殘廢」而變成「一切正常，自由」，自然是威力倍增！

但是，阿生並非一個缺乏經驗的莽漢！

他懂得許多鬥智鬥力的要訣，因此他暫時按兵不動！

他一方面要讓自己保持元氣，另一方面也要觀察清楚。

否則，他手槍上的子彈很易射個清光，那時又會再處於劣勢！

現在他一邊等機會，一邊在悄悄喘息！

奇怪，怎麼沒有聲響？

剛才還有零碎的聲浪，例如人們急急奔跑的步聲，槍聲等等。但現在什麼也聽不到。

他知道自己既在等機會，人家自然也在等機會；也許對方一時之間失去了阿生之所在，改攻爲守，以逸待勞亦未可料。

阿生對於這一類場面並不陌生，只要他動一動，子彈就可能如雨飛來！因此他不但不能亂動，也必須小心觀察一下四周圍的環境。

現在他比較習慣了，眼睛可以看得更清楚，車房的另一邊與一些建築物相連。他估計對方的槍手們也是由那邊來的！

車房的門關上了。

他無法可以闖出去，因爲這一種車房大閘門通常都是電動的。除非他們能先找到了按掣的所在。

但是，相信對方也必然會想到了他可能會有此一着！

燈光頓然明亮起來！

四處一片光亮，照耀得如同白晝。

阿生立刻滾進了一輛大貨車底下去，躲在車輪後面，動也不敢動！

他估計立刻就會有人出現，然後是展開連串的搜索。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四周靜悄悄的，實在令人難明究竟。

也許對方又在等，等阿生目標先行暴露，然後射殺他！

阿生不會笨到這個程度，他也在等機會，只要他有機會爬上這輛大貨車的駕駛室，他會試圖用貨車先撞毀閘門，然後逃走！

就在這時，有人在高聲說話！

此人聲如洪鐘！

阿生本身是習武功的人，他明白到一個人的中氣充足，必是身壯力健的，武功底子越深的人，聲音越宏亮！

現在那男子的聲音就彷彿加上了一個咪高峯一樣。他顯然正在針對阿生說話。

他說道：「你不必再躲了，出來吧！我們不會殺你的！你切不可再開槍！」

阿生也曾經歷過同樣的驚險場面，對方不斷用心理攻勢迫他投降，目的原來是要知道他的眞正藏身之所。

阿生當然不會上當，他始終不聲不響，不動也不採攻勢！

突然又有聲音傳來！

那聲如洪鐘的人說：「不要三心兩意了，你躲在貨車底下，我看得見，我固然可以隨時殺你，但是我不想這樣做！」

阿生又是一怔！

他事前的估計完全錯了，原來對方早已知道了他之所在！

能說得出他在貨車底下，可見他的行動早爲對方所見，絕對不是對方靠忖測的。

阿生正感猶疑！

「砰」然一聲槍響，子彈射在貨車一個輪胎之上，隨即又是一聲爆破聲！

貨車輪胎一爆，整部貨車的車身便隨即往下一沉！

彷彿有萬鈞之力，自天上壓下來一樣，阿生縱使有超人一樣神奇的力量，也難以硬抗！他只有急忙的俯伏下來！以避免被貨車底部撞傷。

「哈哈……中國人，相信我的話嗎？」那人又說，「我要殺你實在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這樣做，你過來跟我說話吧！」

阿生仍然不動！

他在考慮對方的眞正用意！

也許他躲得比較技巧，對方在這種角度底下，根本很難開槍射殺他！

也許對方擔心子彈沒有眼睛，萬一射中了油箱可能引起爆炸！

因此，用說話先騙他出來，然後殺他，這是較為安全的。

阿生當然不會上當！

槍聲又一次響起，子彈擊中了另一個貨車輪胎！

貨車車身再次下陷。

每一次車身下陷，最少也有數吋之多，這樣情形非局外人所能體會。

但是躲在車底下面的阿生，却感到有如千斤壓頂！

阿生的心理上感到極大的威脅，偏偏又不想投降！

對方那男子又道：「中國人，出來吧！我們可能成為朋友，只要你把手槍扔掉，我可以先讓你見到。」

阿生心裏想：「天下間那有這麼如意的事？叫他扔出手槍，放棄抵抗，分明是叫他乖乖的向對方投降。

阿生在猶疑中，槍聲第三次響起，然後又是第四次響！

第三，四兩枚子彈先後均命中大貨車的其餘二個輪胎！

這一回車身更加矮得可以！

阿生儘管伏在車下未至被壓着身體，但車軸幾乎與他的背部接觸！

阿生心裏想想這傢伙的槍法好厲害！

那人格格大笑一陣，道：「我很少失手的，中國朋友！第五枚子彈我會擊中貨車油箱，讓它引起爆炸，除非你出來談談，否則，我不會讓你有機會逃出這裏。因為那樣等於自殺，我知道你是一名國際特警，我們有話可說！我可以保證，我決不會殺你！」

阿生感到，那兒無法再藏身，只好站了出去！

他沒有扔掉手槍，只是由車底出來，四下裏張望！

他見不到說話的人，但很快又再次聽到了那人的聲音。

那男子說道：「中國朋友，請過來！」

「你在那裏？」阿生反問道。

「你只要向右邊走過來，我們就會見面！」那人說。

阿生於是往右邊出口處，離開了車房。

那兒果然有一條通道可以通往別處。但是不見有人！

「放下手槍吧！」對方又說：「如果我要殺你，現在已經可以動手。但我是誠意跟你面對面談談的！」

阿生覺得他言之有理，假如對方要殺他，現在便足以在任何角度下開槍將他射殺！

但是，當時室內一片沉寂！

那男子只要不說話，阿生幾乎連自己的呼吸聲也可以聽到。

阿生把手槍扔掉了！

但扔得不太遠，只有三四英尺而已！

他估計過了，只要對方懷有惡意首先開槍，他可以一個筋斗由這兒就地一滾，便將那支手槍執回！

當然，即使阿生生就銅皮鐵骨，只要對方開槍擊中他，他也難免會受傷。

但是即使他中槍，却不表示他會立即死去！只要中槍之處並非致命之處，阿生還是可以負傷頑抗的！

不過對方似乎是個守信的人，他一直沒有再開槍！

阿生站在那兒不動！

那人又說話了！

阿生見不到他，但憑聲音出現的方向，他似乎站在高處！

阿生仰首而望，發覺那兒彷彿一個大貨倉，上面有欄杆。

欄杆邊有人影幢幢！

說話的人分明就站在那堆人之中。

那人說話道：「我現在就下來跟你談談，只要你遠離那枝手槍！」

對方大概也知道了阿生的用心，可見他絕非泛泛之輩。

阿生在對方的指示下，由通道上走到了一處電梯門口！電梯下降，閘門打開，一名年約四十餘歲的中年大漢出現在阿生眼前。

中年人皮膚黝黑，面肉橫生，一看就知道絕非善類。

他後面跟了二名保鏢，分明有槍，像獵狗似的盯實阿生！只要阿生稍為有所行動，相信他們一定會雙雙拔槍！阿生當然不會逞強，他知道自己正處於劣勢。

大漢可能是阿拉伯人，但阿生不想因為膚色問題而瞎猜！

他自我介紹道：「我叫卡素，坦白說，我非常欣賞你的身手！」

阿生坦率地說：「我以為事到如今，我們無須轉彎抹角，到底你是什麼人？」

「中國朋友，何必焦急呢！」卡素攤攤手，「請到這邊來，我會慢慢向你交代，決不會令你感到失望！」

阿生只好跟他走！

卡素的兩名保鏢十分有默契，改為跟在阿生後面走！

他們小心地監視着！但阿生若無其事地，跟卡素由通道那邊走過去！

改良人種　妙想天開

警探們把米歇爾和朱麗這對年青夫婦帶返警局去！

他們讓米歇爾和朱麗進行一連串的「認人手續」！

但這項「認人手續」並非真人，却是一堆一堆的照片。

這些照片包括有罪犯的照片——當然是有案底的出獄者。

也有一些失踪的男男女女！

米歇爾承認先後曾替十多名男男女女進行檢驗。

他們夫婦的工作是分析「被試驗者」的質素。

然後做成一份較詳細的報告，交給保羅教授研究。

至於那些被試驗者的命運，他們是一無所知的！

警方開始有點相信了他的說話，因為米歇爾夫婦二人逐漸表現得一派合作的態度。也許是由於他們知道弄出了人命，這是非同小可的事。

另一方面，保羅教授與卡素二人聯合領導的這個神秘組織，既然涉及到醫學，科學各方面，說不定有外國勢力插手其間。

那麼，就像一般間諜特工組織一樣，採逐級負責制，只要有人落入警方之手，唯一的連絡者，就自動失踪，如此一來便會無從追究下去！

因此，警方相信了米歇爾和朱麗所說的話是真的。

警方令他們盡其所能，由一大堆照片中進行紙上認人手續，希望有突破性的發現。

夫婦二人分頭進行這一次紙上認人工作，終於有了發現。

米歇爾從照片中找出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高六呎的高大男人，年紀只二十四歲的賴恩！

根據警方的檔案記錄，賴恩是最近據報失踪的畢業生。

賴恩是大學畢業生，也是一名運動健將，但他父母發覺他一連數天未返家，於是報警。

根據賴恩的父母對警方說，賴恩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因此一直賦閒在家，他曾宣稱只要有工作可做，有錢可賺，什麼也去做！

他父母認為賴恩是個有責任感的青年，沒有理由一連幾天不返家，而且連電話也沒有一個。他父母擔心他出了什麼意外，於是報警。

警方根據照片曾登報尋人，但至今仍然沒有消息。

想不到米歇爾會在實驗室中見過賴恩，而且為他作過詳細檢驗，報告已交給了保羅教授他們。

米歇爾又說，賴恩的一切情況良好，健康情形更屬罕見！

警方又把照片送到隣室去！

米歇爾的妻子朱麗，正在隣室由另一組女警陪同。

警方所以把他們分隔開，是為了擔心他們串同說謊！

現在夫婦二人失去了連絡，說謊的機會自然很少。

朱麗看過了賴恩的照片之後，也說了一番口供，而且完全與米歇爾所講的，完全一樣。可見他們的口供絕對可靠。

警方的偵探人員正在討論着此事，國際特警總部的任晶晶等人也來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終於找到了任晶晶。

夫婦二人將他們的想法告知了晶晶，晶晶也覺得阿生失踪一案，極有可能與米歇爾的神秘集團有關。

因此，任晶晶帶了他們的專案小組，趕到警局來。

巴黎警方過去有過不少棘手的案件全憑國際特警的協助才能破案。因此雙方的合作一向都很愉快！

警方將剛剛獲得的資料讓任晶晶和她的專案小組看。

阿生的最新照片也帶來了，警方也交給米歇爾和朱麗分別辨認。

呂林夫婦二人並沒有得到理想的答案，米歇爾和朱麗，沒有見過阿生，口供與過去的一樣。

他們分別供稱，他們在「二號」實驗室，曾替一些人作過一次以上的各項詳細檢驗，就是未見過阿生。

當初呂林二人只道阿生貼在證件上的只是半身的照片，可能米歇爾認不出阿生；但現在交到他們手上辨認的，却是一些最近在旅途中拍下的全身近照。

一切情形似乎開始有了一個明確的暗示：就是有人為了「改良人種」，不惜以任何手段和代價，展開連串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了：分頭試驗，找尋各種他們認為表面看來優良的「人種」，然後仔細分析，研究。最後……

最後又怎麼樣？

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環！也是警方急於想知道的。

但是，米歇爾和朱麗二人都無法作出肯定的答覆。

米歇爾只對警方說：若照保羅教授的優生學理論，遺傳因子最為重要！

憑此忖測，他們最後工作便是進行配種！

由於米歇爾和朱麗都分別承認經由他們進行檢驗的人之中，有若干健康少女，所以，警方認為保羅教授他們可能進行強迫性的交配，是大有可能，而且也是十分合邏輯的推想。

究竟其中實情如何？由於神秘集團進行的是小心翼翼的分組行動，米歇爾夫婦二人既然所知不多，也只有另想辦法。

本來警方可以去找曾經接受過檢驗的人，可惜這輩曾被米歇爾夫婦進行檢驗的人都是失踪者。

警方派到各高等學府調查的各小組，終於也有了結果！

保羅的確是一名有地位的教授。

他本來在一間知名大學任教，所寫的優生學理論曾引起科學界的注意。

但是一次令人遺憾的試驗，引致大學方面展開內部調查。

原來保羅教授為了證實他的「改良人種」的理論，竟然慫恿一名黑人男子與一名白種女子交配。

由於此事竟在大學實驗室中進行，保羅和他的一批助手學生則在旁協助。因此校方管理當局認為不道德！

但為了校譽，調查未有公開，也沒有向警方報告。

就在調查小組作出報告之前，保羅教授等人均告失踪！

後來校方的領導層的意見曾分成兩派，一派同情保羅。

他們認為這是一項科學性試驗，目的十分明顯，純粹為了改良人種。

根據當時調查小組的記錄，那個黑人屬於「猛丁哥種」——這是一度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優良的人種」。

至於那白種少女，却是個二十歲的女學生，品學兼優的大學女生。

保羅教授的意見，認定了這一雙配搭是天衣無縫的。

假如照他的原定計劃，這對黑，白人所產生的混血兒，將來一定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健康的人種。

但是另一派意見却認為二人畢竟就是人，不同禽獸，豈可任意選擇交配？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只有雙方經過一番了解，發展為情侶，互相愛慕，然後才可以靈慾合一，產下愛情結晶。這才是正常的！

但現在保羅和他的信徒們，却把人類視作馬匹一般看待，進行選種交配。這是極端令人反感的荒唐行為！

保羅教授和他的一批男女助手們，也許是由於得不到後者的支持，因而一齊躲了起來！

至於那個卡素又是何人？

警方展開了連串偵查，至今仍無消息。

但事情發展至此，總也可以看出了一個較為明朗的輪廓。

那就是：保羅與有關人等，為了達成他們的理想，不惜轉入地下活動！

同時這一門研究工作，肯定要大量的經費購置儀器，因此，卡素這位神秘人物不知如何與保羅搭上了。

警方固然急於要知道「卡素」是個怎樣身份的人，國際特警更加希望查到此人的來龍去脈。

那並非單純為了阿生，最少國際特警方面至今仍無法可以確定阿生與保羅集團之間有何關連。

當然，若把各方面已知的證據集合起來加以推敲，兩者之間必有關連。

但是，國際特警對此事焦急的主要原因，却是由於保羅集團因為了達成他們理想中的「改良人種」試驗，竟然涉及各式各樣的健康男女——包括了黑人和中國人在內。

既然牽涉到各色人種，自然而然成為一項

國際問題——這也是國際特警的職務範圍以內的事。

國際特警的任務是負責國際性種種安全事務的。現在保羅的集團既然四出搜羅他們心目中的「優良人種」，國際特警又豈能坐視？

因此，巴黎警方立刻正式知會了特警總部方面。

爲了增加工作效果，巴黎警方與國際特警又一次携手合作。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爲了阿生與任晶晶的關係，直接參與其事！

一連串的調查瞬卽展開，他們分頭調查曾被米歇爾認出的人——這些人都是曾到所謂「二號實驗室」接受檢驗的男女。

其中一個女子只有十七歲，是個早熟的美國女郎。十歲那年，她曾得到電視台舉辦的智力測驗比賽冠軍。

年前她曾由美國到巴黎深造。

這美國女郎叫芬妮。

芬妮父母都在美國，但不幸早年已經離婚，現在已是男婚女嫁。

也許就是由於這種緣故，芬妮竟然變成無人理會的少女，她才會受到保羅的慫恿，成爲該集團的試驗品。

但無論如何，她現在亦已列入失踪名單之內，無人知其下落。

不過警方却有芬妮的一些記錄，那就是芬妮停學後，曾因爲找不到工作，一度寄居於一家「女子收容所」！

收容所是私人性質的慈善機構，專門收容一些被家庭遺棄的少女。

例如有些濫交少女有了孕，父母不容，親戚不認，這家女子收容所便會向她伸出同情之手！

據說：主持人是一個仁慈心腸的退休女護士。

由於此人慈心感動了許多人，所以不少善男信女，年中多少總會捐一些錢給她們，以作爲維持的經費！

有個富孀死後就曾將一筆數目頗大的遺產，捐給這家女子收容所作爲常年經費。可見她們的成績確曾感動過不少人仕。

警方雖然沒有芬妮的消息，但却希望旁敲側擊的查出一些關於她的資料。

由於警方的偵查工作已告全面展開，雖然有國際特警方面的協助，他們仍覺人手不足。

因此，經任晶晶的推荐，主辦該案的一位高級警司，便邀請林愛莉協助他們，進行該項調查工作。

當地警方邀請林愛莉當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爲他們要調查的是一個女子收容所，必須用女探員前往。

偏偏巴黎警局中的女警太少。往往不足以分配！

另一方面，林愛莉是中國人，她的身份在巴黎人眼中仍然十分陌生，不易引起歹徒的注意，所獲的效果可能更佳。

最後便是由於林愛莉精通英語之外，也懂法語！

原來她未與呂偉良結婚之前，曾旅遊加拿大各地。加國有所謂「法語區」，當時林愛莉爲了替當地僑胞出頭，對付過「藍色魁北克」黑社會組織，自然而然學會了法語。（按：詳請見「迷你女賊故事集」各書。）

林愛莉既然也認爲阿生可能與保羅敎授集團的奇異試驗有關，她自然義不容辭。

於是林愛莉便以客串身份上陣。

她和呂偉良首先商量好行事的步驟，然後才雙雙出發到那個女子收容所去！

林愛莉既然不能以警方人員的身份出現，自然須要找個藉口，而且要以一種適當的身份前往造訪，然後才不會惹人思疑！

夫婦二人在收容所外面徘徊片刻，目的是先了解一下。

他們發覺這是一幢三層高的獨立建築物，雖然有些古老，但地方很寬闊，而且有花園，環境相當幽美。

收容所全名是：「信心女子收容所」，下面加了一個括號——（不牟利私人機構）。

招牌不大，但看來門禁森嚴。

呂林夫婦二人在外面除了看到上述這些以外，什麼也見不到。

呂偉良道：「我看還是由你一個人先行進去看看，比較順理成章！」

「這也好——」林愛莉說，「用我想好了的藉口，還是一個人去比較妥當！」

「那麼，我在附近等你。」呂偉良左張右望了一陣，指指那邊路口：「我就歎在那路邊咖啡座等你吧！」

在巴黎市區之內，這些路邊咖啡座彷彿香港的變相色情架步，正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多得令人驚奇！

法國人喜愛咖啡，也嗜酒，所以咖啡座大多數有酒賣。

廣東人上茶樓「嘆茶」，往往被人譏爲「浪費光陰」！

但如果你有機會到巴黎走走，看看咖啡座上的人們，你會覺得他們更加無聊。

廣東人「嘆茶」還有些花欵，例如一盅兩件，手上幾份報紙，邊飲邊沖（冲水），倒還有些意思吧！

但是巴黎路邊咖啡座上的人客，往往一杯咖啡或酒，便歎在那兒一兩小時以上！

也許你會奇怪，他們到底在那兒幹什麼？

有些男人爲了看過路的女人；有些老年人爲了與陌生人交談交談，有些留學巴黎的學生爲了藉住閒聊中學些法語……

總之，種種式式的人都有。他們既無美味可口的廣東點心「可嘆」，更無報紙可看，就是一杯咖啡坐上了大半天！

有些人還一日三次上咖啡座，這說法絕非故作誇張。久居巴黎的僑胞會證實這點！

冷天，咖啡座會由路邊「縮」回室內去，但生意一些不會減少；只是人客們改由玻璃屏往外張望而已。

一到了夏天，便滿街滿巷都是桌椅；如果幾間咖啡座都設在附近數間店子內，街道旁邊的桌椅便擺得幾乎連貫在一起，蔚爲奇觀！

但是咖啡座的主人永不會被控「阻街」。

原來巴黎的街道十分闊寬，尤其是兩旁行人道，讓咖啡座擺了一列列的桌椅之外，仍有許多地方供行人使用。

當然，咖啡座也有早午晚餐供應，叫個麵包送咖啡也可以，但大多數時間你只能見到他們一杯在手而已！

總之，久居香港的人一旦到了巴黎，看見「嘆咖啡」的人那副悠閒的神氣，往往會在羨慕之餘而在內心反問一句：到底我們在香港忙一些什麼？爲什麼他們會如此淸閒？

回頭再說林愛莉，她與呂偉良相約好之後，便獨個兒跨進「信心女子收容所」去！

一個徐娘半老的女人迎了上來：「小姐，你有什麼事？」

林愛莉首先自我介紹道：「我姓林，叫林愛莉，是來自美國的華僑，想見見你們的主管，可以嗎？」

那婦人雖然講的是英語，但林愛莉看得出她可能是法國人。

她自頂至踵地打量了林愛莉一遍，然後擺擺手，示意林愛莉跟她進入一間房間裏去！

這房間位於入門處不遠的大堂一旁！

這是一幢歐式古老大宅，入內先是大堂，後見通上二樓的樓梯！

因此，林愛莉曾留意到二樓上面的情形。二樓欄杆上有些少女，其中一個似乎還抱住一個小嬰兒。她們正以詫異的目光，注視着林愛莉！

林愛莉隨着那婦人進入一間辦公室，這兒門外寫住：「所長辦公室」，大概現在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面的白髮婦人就是這兒的最高主管吧。——林愛莉心裏想。

那白髮女人看來年過半百，也許接近六十歲了。

帶林愛莉入來的婦人介紹她們認識，原來白髮婦人果然就是這兒主管——赫蒂姑娘。

所以稱之爲「姑娘」也許因爲她未婚，沒有丈夫的緣故。

她不可能是個女修士，因爲從服飾上可以看得出端倪！

她只是穿得樸素，而且面無表情。中國人心目中的「老姑婆」大概也是差不多了！

赫蒂擺手示意林愛莉在桌前一把椅子坐下來！

待林愛莉坐下之後，赫蒂問道：「有什麼事？」

這問法雖然直接了當，但有些不够客氣，一般人會說：「有什麼貴幹？」甚至會說：「我有什麼可以爲你効勞？」

林愛莉並不斤斤計較這些，她說：「我想找一個女子。」

關於林愛莉是中國人，來自美國等情，已由帶她入來的婦人交代過了，因此林愛莉無須再多說了。

赫蒂瞪住她問：「你想找誰？」

「一個美國少女，她母親知道我要到巴黎來，叫我設法找找她。」林愛莉扯謊道。

「她叫什麼名字？」

「芬妮。」

「芬妮？」赫蒂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她會在我們這裏呢？」

林愛莉既然決心要掩飾「客串警探」的身份，只好笑道：「噢！我並不敢肯定她會在貴所之內，但有位朋友提議我不妨到貴所這兒來查探一下。因爲聽說你們這裏專收容一些無依無靠的少女，而我較早時在學校方面知道，芬妮已經停學了。」

「嗯……」赫蒂的態度十分的審愼，她一邊盯實林愛莉，一邊在沉思着。

這本來就是十分適合赫蒂本人的身份的做法；她既然是個「老姑婆」，又是這兒最高主管，對林愛莉這個「來歷不明」的人，自然要小心應付。

但是，她在深思熟慮之際，桌面上的電話響了起來！

她用法語跟對方招呼了一句之後，又叫對方等一等！

然後她回頭示意林愛莉，叫她先到辦公室外面去等她！

林愛莉心裏難免會感到奇怪！

第一，這是赫蒂辦公事的地方，有人打電話來乃平常的事，爲什麼要下逐客令？

難道這把年紀還有人要跟這老太婆談戀愛，以致令到她覺得不好意思麼？

第二，他們第一句開始法語交談，相信以後在電話中的交談也不會例外。除非赫蒂擔心林愛莉也會聽法語，否則也沒有理由不准她留在辦公室之內！

法語不易學，所以巴黎的外國人「非法國人」大都講英語。因此，林愛莉進入信心女子收容所之後，所遇上的二名婦人，都只跟她講英語！

林愛莉無可奈何地，退出辦公室外面去！辦公室外便是大堂，由大堂往上望可以看見二樓的欄杆。

二樓的欄杆曾出現過一羣少女——她們可能是這裏收容的無依女子。但現在都不見了。

於是林愛莉不免會想起她進入辦公室之後的情形！

當時那婦人把林愛莉介紹過給赫蒂認識之後，便先行退出！

當時林愛莉雖然已開始與赫蒂用英語交談，沒有分心聆聽外面的情形。但是一些粗言俗語却是份外的刺耳。加上婦人的尖聲漫罵，所以林愛莉也在無意中聽到了。

也許，那婦人根本想不到林愛莉這位女客原來也懂法語，所以她才會毫無顧忌地，破口大罵起來！

現在林愛莉離開赫蒂的辦公室回到大堂上，不見了那班少女，才再次想起了她們！

林愛莉歎在沉寂的大堂之上，站在赫蒂辦公室門前，若有所思！

一陣陣法語對白自辦公室中傳了出來，原來辦公室的門，並未完全關上，留下了一條門縫，所以赫蒂與她朋友的談話，也斷斷續續地，由門縫處傳了出來！

「……是的，她說來自美國……噢！放心好了！她不可能是個女警探……不，不！據我所知，巴黎警方根本不會僱用一個中國女子做警探……算了算了，這件事我會處理。嗯！你那邊怎麼樣啦？……艾絲生產了嗎？……好極了！男嬰總是比較吃香的。喂！慢點掛綫，這裏有一個差不多够日子了……是的，我看！今晚，也許最遲明天，我們就要把她送來你這邊！……好吧！再見！」

電話掛上了！

剛才連串用法語說的話，自然都是赫蒂一個人對住電話，與另一個不知名人仕說的。他們顯然不知道林愛莉無意中偸聽到一部份！

林愛莉匆匆走前幾步！

她的目的只是離開辦公室的門較遠，以免引起赫蒂的疑心。

當赫蒂由辦公室出來時，林愛莉已走到了靠近登上二樓梯間的地方。

林愛莉故作好奇地，四下裏土頭土腦的張望着！

赫蒂朝着林愛莉走過來，用英語招呼她！

林愛莉故意道：「赫蒂女士，請問這裏可是接受善欵的？」

「是的。」赫蒂的態度果然與剛才有了極大的轉變！

林愛莉知道心理攻勢收了效，又說：「不瞞你說吧，我父親是加拿大溫哥華一位華僑，年來營商賺了一點錢，他對這一類有益社會的善事最感動！」

「嗯！是的，許多人都自動捐錢給我們作爲經費。」

「我來巴黎的日子不久，只有三兩天而已。」林愛莉道：「朋友告訴我關於這兒的善舉，我本身也是個女子，因此十分感動。所以，我打算寫信勸家父捐一筆錢給你們！」

「那好極了！我先在這裏代表一些無依無靠的可憐少女感謝你和令尊大人，好心人必有好報！」

林愛莉看見赫蒂前後判若兩人，也覺得有些好笑！

林愛莉這次倒沒有說謊，她父親是在加拿大溫哥華營商的。

但是，她父母早已逝世。

而且，林愛莉根本就不會隨便捐錢給這種私營「善堂」！何況剛才裏也無意中偸聽了那

一番說話之後，到底這裏是「謀人寺」或者眞的是一間「善堂」，仍在存疑！

林愛莉要什麼花樣是另一回事，總之赫蒂却深信不疑。

林愛莉爲什麼要利用這種心理攻勢，大耍花樣？道理十分簡單，她自從無意中偸聽了赫蒂講完那個電話之後，就覺得這兒大有內幕！就是爲了達到「知得更多，更澈底」的目的，林愛莉又進一步表示，希望參觀一下，以便了解一下這一班少女的生活狀況。

赫蒂有些猶疑。

她說：「小姐，你也許不會明白，本所收容的多數是一些問題少女。例如父母鬧婚變，以至無家可歸的。又例如因誤交損友以至身懷六甲的……等等，這些女孩子表面上看來有好有壞，有些根本就已經被社會所遺棄，所以我們除了收容她們之外，還得加以教育，讓她們重新做人……」

林愛莉沒有耐性再聽她說這些「門面話」——旨在裝飾！

她截住赫蒂的話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赫蒂女士，你可是不想讓外人見到那輩問題少女？」

「不！不！」赫蒂分明擔心會失去那一筆「善欵」。她說：「我當然可以帶你四下裏參觀參觀，我們這兒一切都絕對公開。不過，我先介紹一下她們的背景，以免你留下太壞的印象。」

「是的，謝謝你，我現在總算明白了！」林愛莉道，「剛才我在裏面跟你提及的芬妮小姐，是否還在這裏？」

「噢！是的！」赫蒂抱歉地說道，「眞對不起，剛才爲了接聽朋友的一個電話，我倒忘記了答覆你的問題。你說你的女朋友叫芬妮是不？」

「是的。她的全名是：史提露芬妮。」林愛莉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孩子，我希望見見她，她母親更加希望她回美國一次！」

赫蒂不想說話，發覺二樓有人落來！

林愛莉抬頭一看，是她進來後第一個遇上的婦人！

她可能是這裏的女侍役，一般通稱爲「阿嬸」的婦人。

赫蒂用法語吩咐那位阿嬸：「上去叫她們打點一下，我立刻就要帶人上來參觀！」

林愛莉佯作不懂法語。

那位阿嬸曾惡騰騰的用粗言俗語漫罵那輩少女。剛才她由二樓落來，大概也是剛教訓過曾出現於欄杆邊緣的女孩子。現在聽了赫蒂的吩咐之後又回頭登樓去！

爲什麼要「打點打點」？

林愛莉心裏儘管生疑，却沒有宣諸於口。

她心裏又想：大概是有些東西她們不想外人見到，才會「打點一下」！

再加上剛才那個電話，林愛莉差不多可以肯定，這兒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

赫蒂十分技巧，她先帶林愛莉參觀樓下一些「單位」——包括了課室，裁剪縫紉室以及花園後面的園藝室等等。

也許二樓還未「打點」好，所以赫蒂在設法拖延一些時間。

林愛莉現在眼中所見，盡是一些甚有意義的技藝修養場所。

赫蒂滔滔不絕地，說得口沫橫飛！與林愛莉在辦公室見到她的最初印象，簡直是判若兩人！

赫蒂的目的非常明顯，她說得如此動聽，無非想深深打動林愛莉的一股「愛心」而已。

其實林愛莉早已心中有數！

她如果不是無意中偸聽了那個電話，也許她還會相信赫蒂的說話亦未可料，但經過由進來之後直到現在所留下的印象，要林愛莉相信赫蒂絕不可能！

儘管如此，林愛莉面上還是佯作聽得頭頭是道，十分感動！

後來赫蒂表示要帶林愛莉登上二樓去了。

這時她才交代說：「你所說的芬妮小姐，的確在我們這兒住過一個時期，經我們導師的教育過之後，前些時，已自行離去！由於她在我們這裏的日子太短，所以我對她的印象並不深刻。不過美國女子不多，我現在也總算想起她來了！」

林愛莉輕輕一笑：「謝謝你，看來我也只能據實回報她母親！其實我該早已想到，像芬妮這麼野性的女孩子，又怎會永遠歎在同一地方？」

「是的，有些少女很頑固，但我們抱住一片愛心和善意，務求令到她們覺悟過來！」赫蒂這時已帶住林愛莉上到二樓。

有一陣嬰兒啼哭聲傳出，彷彿來自二樓一個房間。

赫蒂又說：「你來得不大合時，因爲今天女孩們不必上課，個個只留在房中休息。如果你下次來時，你可能會因爲她們的努力學習的精神，而深爲感動！」

「是嗎？」林愛莉差點兒還要罵出口來！

她心裏道：想不到這女巫竟會演戲呢！

赫蒂帶住林愛莉走進了一些房間。

房間陳設簡單，像學校的女子宿舍，也像二等病房。

每間房住兩個人，都是十六七歲至二十一二歲的少女。

當林愛莉發覺其中一個少女抱住一個嬰兒時，過去逗他玩！

「是男的還是女的？」林愛莉一邊問那小母親，一邊看着她懷抱中的嬰兒。

「男的。」少女說。

林愛莉發覺他又胖又白，很是好玩，美中不足的，就是缺了咀！縱然如此，小嬰兒笑起來還是十分可愛的。

後來赫蒂對林愛莉嘆着氣說：「現代的女孩子往往誤解了自己，濫交男朋友，結果當她們發覺被人玩弄時，爲時已晚！」

「你們這裏應該是可以令她們獲得新生的最好地方。」林愛莉故意道。

「是的，如果家庭遺棄她，男朋友不負責任，我們不能讓社會也遺棄她們！這可能會造成悲劇。例如——」赫蒂想了想後又說：「她們如果無人收容，可能自殺，也可能……做了妓女。」

「你們的工作實在太偉大！」林愛莉這時已回到了樓下！

赫蒂爲了給林愛莉留下最佳的印象，慇懃送客！

林愛莉後來在咖啡座中與她丈夫呂偉良會合，將情形告訴他，呂偉良也覺得事有蹺蹊！

無論那個電話是誰打給赫蒂的，但憑林愛莉在收容所內所見，許多女孩子不但腹大便便，而且還面帶愁容！

那輩可憐少女在赫蒂和一名阿嬸的從旁監視之下，完全不敢跟林愛莉交談！

到底她們的眞正身份如何？

她們是否一如赫蒂所說：這輩少女都是遭家庭，男友，社會所遺棄的可憐虫？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不大對勁。

林愛莉要趕緊通知警方——事實上她是個「客串女警探」，現在總該回去交代一下了。

於是夫婦二人據實回報警方，負責此事的警司當然相信林愛莉然後才會請她客串。因此立刻調派了一個小組，前往信心女子收容所監

視！

這小組携備了無綫通訊器材，隨時與總部取得連絡。

林愛莉記得電話中赫蒂提及女子生產的事，又提及男嬰，女嬰等等，彷彿在做生意那般口吻。

林愛莉當時雖然聽得不大清楚，但也可以忖測一二。

爲了澈底了解此事眞相，警方聽從了林愛莉的建議，決定派人追踪到底——包括萬一有人由收容所被送往生產的話，也必須查出是那一間醫院。

由於林愛莉是項發現，立刻引起警方的全面調查！

過去警方並未注意到這間女子收容所到底是什麼內容。只以爲那只不過是一間私人營辦的慈善機構而已。

但是，自從林愛莉偸聽了那個電話之後，警方也感到事情非常可疑。

警方的全面行動包括了跟踪調查每一個在收容所出入的人，另一方面則派人翻查記錄，核對收容所呈報的人口登記表格，看看是否有什麼可疑之處！

× × ×

阿生接受了卡素一次別開生面的考驗！

卡素自稱無意殺死阿生，只是存心嚇嚇他而已，想不到阿生臨危不亂，而且表現得如此出色，令到卡素極爲欣賞！

阿生在車房失手被捕後，受到卡素的熱烈招待，說出了一個秘密。

那就是把阿生押來這兒的二名槍手，他們所帶在身上的手槍是眞的，但子彈却是假的。

因此，二名押解阿生的槍手之「死」，自然也是假的——那只不過是拍電影用的「特技子彈」而已，被擊中的人看似皮破血流，其實一切只不過是視覺上的錯誤，那只是特技子彈內藏有的血漿作怪而已！

當時，由於車房內光綫昏暗，阿生也被他們騙過了！

卡素早已查知阿生的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更加知道了他年少有爲，是卡素心目中的「一流人才」，也是保羅教授心目中的「優良人種」！

因此，說穿了，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輕易把阿生殺死！

但卡素警告道：如果阿生不依順他，或者企圖出賣他的集團的話，他只有犧牲阿生。所以他希望阿生不要迫他！

阿生自然對卡素的話感到無限驚奇！

阿生根本很難明白：卡素怎麼會有他的資料？

卡素解釋說：「我們既然有心要改良這世界上的人種，自然注意到地球上面一些表現得份外出色的人；閣下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當然也包括了基辛格和達仁將軍等人在內。但如果要我在這其中選擇，我寧願選擇你！」

阿生忍不住笑道：「別開玩笑了，我又怎麼可以跟基辛格他們相比？」

「那傢伙生壞了那一雙白鴿眼，事實上他並未帶給他的國家什麼好處，只有帶來友邦國家的一片怨聲載道！」卡素又說道：「我們還是談談關乎我們之間的合作吧！」

阿生考慮過了，這時候反抗或企圖逃走，都不是辦法。

既然對方如此誠意拳拳，何不順水推舟？這不但可以換來厚待，還可能讓他知得更多其中內幕。

於是阿生說道：「我對你們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組織，可謂一無所知，又怎可以談得上合作？」

卡素笑了笑：「你要知道也不難，現在就跟我一齊走吧！」

他們離開了房間，沿住通道再過去！

當他們開始轉進另一間房時，剛入門口，就嗅到了一陣十分濃烈的藥水氣味！

「這是實驗室！」卡素含笑爲阿生介紹認識一個穿白袍的美國人：「這位是保羅教授，這些都是他的學生和得力助手，也是我們人類世界的救星們！」

說完，卡素又是一陣轟笑！

保羅教授年約半百，戴上了一副眼鏡，一派學者風範！

他幾乎不想開口說話，就是笑也笑得十分的勉強，難看！

但卡素却好像是個樂天主義者。他的外型雖然像個黑社會頭目，但自從與阿生談攏了之後，便表現得一派爽朗。這也正是黑道中人常見的作風！

卡素在笑聲中，拍拍阿生的肩膊，然後鄭重地介紹給其他的人認識：「這一位就是黃種猛丁哥——我們地球上至今爲止，最最優良的人種！」

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到阿生的身上來。

實驗室中的每一個人，包括那個美國教授保羅在內，都以「鑒賞」的目光，瞪住阿生！

阿生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假如人類還有尊嚴的話，這簡直就是豈有此理的事！

但是，這些日子以來，阿生已學會了忍耐，他並未發作！

阿生自然曉得「猛丁哥」是指一種黑色人種！

一部西方小說正是以此命名！內容叙述黑奴時代美國販賣人口的悲劇；而「猛丁哥」就是當時被認爲「最佳的人種」！

阿生眞想不到，時到如今，竟然有人也[illegible]他當作奴隸，稱他爲「黃種猛丁哥」。這大概因爲他是黃種人的緣故。

無論如何，阿生現在必須爭取有利的形勢，了解一下這秘密組織的眞正內容，究竟是什麼。

這裏面像間手術室，但如果細心往四下裏多看幾眼，更像一間動物園。

原來這龐大的空氣調節房間之內，除了佈滿手術儀器之外，還有大批藥物，以及一些最新的電腦控制儀器。

此外，由玻璃的透視下，又可以見到隣室（其實是同一室內，只是用玻璃分別隔開了）裏面有着各種不同的動物，包括許多一籠一籠，不同種類的老鼠！

卡素在旁一一爲阿生講解，原來這一切全是爲了研究和實驗用的。

保羅教授所領導的小組，至今仍在不斷的研究以及改良各種足以影响遺傳的生長荷爾蒙等等。

他們不但以動物先作種種試驗，也從各種動物體內抽出各式荷爾蒙，加以研究和改良。

卡素又說道：「遺傳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一個懦弱的父親，不可能有個堅强的兒子，這就是遺傳學的奧妙。假如我們能夠控制遺傳因子中的主要成份，將來我們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天才，沒有一個是飯桶，那多麼美妙啊！」

阿生苦笑道：「現在我們地球上有着太多的糾紛，你可知道是爲了什麼？告訴你吧，就是天才太多了！」

卡素怔了一怔！

保羅教授終於開腔了。他說：「你不要以爲政治家們都是天才，他們只不過是假聰明，眞笨蛋而已；說得不客氣點，他們有些還是瘋子。關於這點，歷史上已間接替我們加以證實

了。」

卡素於是接着說道：「是的，在我們心目中，只有科學家和各種專家，才是眞正的天才，政治家之中，有不少只是一個較出色的演員而已。」

保羅教授補充說：「就是他們自以爲是天才，所以我們這個世界才充滿了危機！」

卡素道：「所以我不妨這樣說吧，如果我們這是犯罪的行爲，那麼，付出的代價却是非常值得的。」

保羅教授瞪了阿生一眼：「你們國際特警是否要對付我們？」

阿生聳肩一笑：「我從來未接過這項命令。事實上亦非我向你們挑戰，而是你們給我麻煩！」

卡素道：「我們一直希望找齊各式各樣的人種——自然我們只希望獲得每樣人種的最優良品種。有朋友知道了我們的願望之後，向我們提供閣下的資料，他以爲你可能符合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便派出嘉芙蓮去把你找來，得罪的地方，還望多多原諒。」

阿生不禁問道：「誰知道我會符合你們的要求？」

「一位黑手黨朋友。」卡素道，「他說你曾在荷蘭和比利時等處，令到一些人聞風喪膽。你在他們心目中不但機智過人，體格也十分強壯，加上外型英俊，瀟洒不凡，故此極力推薦！」

「你們太瞧得起我了！」阿生苦笑道：「我相信這正是黑手黨借刀殺人的妙法吧？」

保羅教授道：「不！我們經過檢驗，分析和研究，證明閣下一切機能都令人滿意。但是當晚有件事令我們感到遺憾的，就是負責替你作種種安排試驗的人，事先未獲通知。因此當他們發覺閣下是一名國際特警時，大爲震驚。那是從你身上搜得的證件獲悉的。於是他們不敢怠慢，立刻將你棄諸路旁，讓過路人報警將你送院！」

卡素道：「後來到了昨天，嘉芙蓮發覺你又回到那兒去找她，才知道事情鬧大，你不但不當自己只是醉後出事，還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至今爲止，警方與國際特警的行動，已令到我們許多機關被搗毀。要不是教授堅持要保留你這麼優良的人種，我們早就一槍把你加以了結！」

阿生自然相信他的話，因爲自始至終，那些押解他的人，只是危言聳聽，處處靠嚇而已，根本無心將他加害。

及至汽車開入車房後，對方也只是故意佈局試驗一下阿生的身手反應以及槍法，看看到底是否一如所傳那麼厲害。

阿生事前因爲一無所知，當然十分害怕。還好他還能臨危不亂，表現得如此出色，令到卡素居高臨下看得一清二楚，非常之激賞！

現在阿生目睹耳聞，也覺得眼前這班青年人確實是幹勁冲天！

正如卡素和保羅他們所說，這本來是十分有意義的試驗，可惜，他們採取的方式太不正確。

後來卡素又帶阿生到其他地方參觀各個不同的部門。

原來這兒是他們的研究總部之所在，怪不得要將阿生雙眼幪住了。

阿生爲了要知得更多，有意無意之間表示他對這門研究的興趣，以獲得卡素的信任。

事實上卡素已經說的非常之明白，假如阿生衷心與他們合作，阿生固然可保無事，卡素亦保證阿生以後生活十分寫意！

當卡素陪同阿生步進一間很古怪的房間的時候，情形頗令阿生感到尷尬。

原來那是「瞽伯式」的套房。

房間分兩個部份，一如廣播電台的播音室，現在阿生就站在「控制室」這邊。透過一幅有隔音設備的玻璃，還可以看見「廣播室」那邊的情形。

一如「廣播室」的地方，實際上是一間豪華睡房，附有浴室，音響設備等等，應有盡有。當時床上正躺着一雙半裸男女！那親熱的鏡頭，令到阿生看得十分尷尬。

但是，反觀坐在「控制室」這邊的人，却若無其事地，進行着各種工作。他們有些在操縱着一些精密儀器，有些則做記錄，反而沒有人去注視那床上的情形。

要不是這間「控制室」之內佈滿了種種式式的電腦儀器，阿生眞的懷疑這是瞽伯們想出來的偷窺人家造愛的花樣。

根據卡素解釋，一項試驗正在進行中，控制人員可以從精密的電腦儀器中，知道男女雙方的種種反應。

但是，床上二人却不知道這裏有這麼多人正在爲他們而工作。

原來玻璃是單面反光鏡，另外這邊還加上雙重的隔音設備。

換句話說，現在那邊床上的人只知道房間的牆壁之上只是掛了一面鏡子而已。

阿生不禁問道：「他們到底是誰？」

「男的是曾協助嘉芙蓮捉你回來的失業漢賴恩！」卡素說，「賴恩體格強壯，我們經過檢驗後認爲符合理想。因此，他以後還有數不盡的機會去享受不同的女人。」

阿生記得他曾當住嘉芙蓮面前提醒過身裁高大的賴恩，想不到他自甘墮落，反而協助嘉芙蓮來對付自己。

阿生又問：「然則，那女子大概是嘉芙蓮了吧？」

「不！」卡素笑了笑，「嘉芙蓮做了汽車女郎不少時日，對這種事頗厭倦，她只是協助我們工作，例如那一晚誘你上當，便是實例之一！」

「那麼，和賴恩在一起的——」

「她是個遭人遺棄的少女。」卡素道，「但她健康而美麗，極之符合了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把她配合了賴恩之後，相信將來所得的嬰兒，一定不錯！」

阿生想到他日他也會跟賴恩一樣，被迫與一個陌生女郎造愛，便覺得有些不寒而慄，何況還要讓這班人「旁觀」，「研究」！

也許賴恩十分喜歡這種「艷福無邊的工作」，但阿生可能自小受了他師父呂偉良的影响，他總覺得人之所以叫做「人」，是由於人與禽獸有別。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絕不是只在乎發洩性慾的禽獸。所以跟一個不是自己所愛的人睡在一起。本來就已經是一件十分荒謬的事，加上還要被人用種種電腦儀器加以觀察。無論它多麼有意義，阿生也覺得反胃！

現在阿生逐漸明白了，卡素與保羅教授這班人可能有一個夢想：他們一方面希望改良人種，另一方面研究如何控制生男生女！

卡素後來將阿生安置在一間房間裏，拍拍他的肩膊，說道：「你現在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今晚或是明天，你將會像賴恩一樣，艷福無邊！」

阿生儘管心裏不悅，口裏却故意問道：「你那裏有這麼多少女？」

卡素笑了笑：「有些自願供我們實驗，有些來自一些女子收容所。但不是個個適合我們要求的，必須要經過檢驗合格，然後才可以接納！」

阿生覺得他們的耐性也令人佩服，因爲「十月懷孕」，最低限度也要八九個月才可以知道「配種的成果」如何！

無論怎樣也好，阿生現在也惟有暫時安頓下來，靜觀其變！

可能是由於阿生表現出一片合作態度，他的行動獲得了若干程度的自由！

他曾想過逃走，無奈這兒守衞森嚴，許多地方均用電眼監視。縱然阿生有勇氣，只怕成功的機會也不大！

晚上，阿生突然奉召到一間房內去，那兒早已來了一個年僅十八的少女。看她羞人答答的樣子，阿生已是心中有數！

阿生四處張望了一遍，他覺得可能有人從中偷窺，後來經過他的細心檢查，原來只是一間設備較爲特殊的豪華套房，並無窺視或竊聽儀器。

阿生是這方面專家，他當然看得出眞僞，連電子咪高峯也沒有一個隱藏其中。

至於這間套房之所以「特殊」，是四周掛了不少不堪入目的催情春畫，此外又有秘路電視，躺在床上可用「遙控」方式從螢幕之上看到一些色情電影。

阿生自然明白卡素等人的意思，大概是要他跟這陌生少女配合，希望生產出一種優良的人種。

阿生當然沒有做出這種有違人道的事，只從那少女口中探索出她的可憐身世。

據說：她是個無家可歸的女子，母親身亡後，父親結了新歡。

她被信心女子收容所的姑娘收容，此後過的又是另一種生活。

原來信心收容所裏面所收容的女子，有不少都被秘密挑選，送到這兒來進行配種。

這些事情已發生在三兩年之前，有些人已經瓜熟蒂落，先後做過了小母親。但奇怪的是：嬰兒們大都不知下落。除非那產下的嬰兒身體有缺陷，否則，小母親們甚至連看一眼的機會也沒有。

收容所中的少女裏面，有些誤交「薄倖郎」的，有了孕之下也曾產下嬰兒，但她們大部份未見過她們的「骨肉」！

有些女子提出抗議，但收容所方面的理由多多，例如嬰兒出世即夭折，嬰兒已被送往孤兒院等。再不然，就是對小母親們提出諸多恐嚇！結果這些事都不了了之！

阿生覺得一切太過不人道，於是暗囑那少女，只要她被送返收容所，就請她立即與國際特警或巴黎警方連絡。

少女聲言長期被人監視，所長赫蒂姑娘與那些女管理員都惡如雌虎，但她仍希望可以助阿生一臂之力，救人救己，一舉兩得！

豈料正當阿生把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秘密辦事處的電話寫給那少女時，突然有人敲門。阿生大吃一驚！忙將字條撕去！

拍門聲越來越急，阿生跑去開門！

出乎意外地，竟然是一隊武裝警員以及一些便衣探員。

他們紛紛表示身份，喝令阿生和那少女切不可妄動！阿生後來被帶去見一位高級警司，他的特警身份很快就被發覺！

於是呂偉良夫婦二人以及特警總部立刻獲得通知，紛紛趕到這兒來！

原來當晚信心女子收容所有人行將生產，於是被送到這裏來！

收容所外面早已有警探監視跟踪，他們以爲這兒只是一間無牌產所，或者墮胎的機關而已。想不到大舉搜索之後，却有了意外的驚人發現！

卡素，保羅等人俱在夢中落網。

他們都承認已知的罪名，即如利用嘉芙蓮這一類女郎引誘一些壯男回來，然後與信心收容所的女郎進行交配等等。

但是，有一件事却非他們所能想像的，就是產下的嬰兒，經檢驗，分析和研究之後，不但給保羅等人帶來不少學術性的資料，還替卡素等人帶來了不少金錢！

因爲在歐洲各國有不少夫婦膝下無兒，他們都希望找個小嬰回來撫養。

經保羅教授認爲「合格」的男女嬰兒，往往可以換來大筆金錢，這也是他們經費來源的一部份。

一干人等落網後均被帶上法庭去，他們自是罪有應得！但是，保羅教授等人的研究工作却被科學家認爲十分有價值。

可惜這種工作在目前社會進展階段上，不易爲人接受，既然被認定不道德，當然不可能照樣的繼續進行下去！

儘管這是犯罪，但保羅等人却認爲他們手上已知的資料，便是犯罪的代價！

那批資料正由各國科學家加以研究，因爲保羅等人均已服刑。

保羅是一位美國人，所以他能說服美國女郎芬妮供他們試驗。

因爲保羅知道芬妮十歲時便是一名女神童，智力過人！

後來芬妮被發現在保羅的總部內。

至於路易士，正是因爲他不甘成爲試驗品，試圖出走而被害。後來被卡素的手下棄屍於塞納河上！

這個卡素原本是一名黑社會頭子，退休後手上有些錢，他覺得保羅的研究工作甚有意思，因此一邊支持保羅等人，一邊利用他們試驗出來的「產品」去滿足那輩「膝下猶虛」的夫婦，賺取若干經費。

但是以上只不過是經報紙報導後，轟動了半個地球的事實，幕後有些事情是一直未公開的。

那就是卡素準備在保羅稍有成就之後，將一切資料向世界上另一個大國推銷。

人類雖非禽獸，但動物自然繁殖的原理却是相同的。假如世界人口不斷增加，粮食必成問題。於是優生學家有個夢想：人們要就節育不生產，要生產就必須產個對人類有貢獻的人才，不要產下另一條蛀米大虫！

但是，這有可能嗎？也許有的，不過，那就要看看科學家的努力了！

總之經過了這一次事件之後，呂偉良等三俠的思想越來越變得飄渺無定！

到底我們人類是否上帝所造？然則，科學家要改造人類是否違背了上帝的意思？（否則的話，地球可能爆炸！）

那麼，像保羅教授這一輩科學家，他們不但在人間犯了罪，在上帝那方面來說，他們更是罪孽深重得很！

不過無論實情如何，本篇開始時所述的聖蹟故事，至今仍然爲人所津津樂道，每年前往花地瑪朝聖的人越來越多，這也是事實！

因此，呂偉良等三俠也希望有機會一瞻聖蹟，儘管他們並非教徒！

不過無論你是否一名教徒，當你立意準備做某一件事之前，必須細心考慮一下，這是否屬於犯罪？

然則，你所付出的犯罪代價又是什麼？

（全文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練有方與大金牙、蔡非、韓棠合作，追踪齊寒梅，哈朗王公等，在山區，哈朗率衆攔路，大金牙等以爲難免一戰，詎知事出意外，哈朗遭手下衞隊所殺，原來所謂衞隊，竟是一羣職業殺手，混入哈朗手下爲衞隊，大金牙等將那殺手頭目制服，向他迫問主使人，但那殺手頭目堅拒作答，大金牙迫於形勢，只好縱之使去。大金牙等繼續趕路，依大金牙推斷，那羣殺手定會跟踪，走了一個鐘頭，仍未見動靜，蔡非不耐開口相詢，練有方及大金牙均說已發現敵踪，並解釋依據月色判斷敵人在東南方的理由——

同歸極樂洞 永享太平年

蔡非兩個方向都瞄一眼，情況的確如此。

「那是因爲馬蹄捲起了沙塵，」大金牙索性作了個詳細的解說。「而且，風又是從那邊吹過來的，明白了吧！」

蔡非立刻明白了，心裏也着實佩服。

韓棠插口問道：「大金牙！他們就這樣跟着嗎？」

「當然不會只跟不動，他們會動手的。」

「什麼時候動手呢？」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前面的狹谷。」每一個答覆大金牙都說得非常肯定。

「哦？」

「我判斷狹谷中已有人埋伏着，當我們一進狹谷，東南方那一批立刻就會湧進來，給我們來一招前後夾攻。」

「他們攻擊我們的目的何在呢？」

「很簡單，不希望秘密洩漏出去。」

「什麼秘密呢？」

「那正是我們想要知道的。」大金牙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你們好像應該問問到時該如何應付呀！」

「那還用問？想必你早就有了安排啦！」

「這倒是實在的，」大金牙並不想賣弄關子。「現在距離狹谷還有二十里路，到時候我再告訴你們吧！」

又是一陣沉默，馬行的速度又加快一些。

韓棠追上去，向前面的大金牙喊道：「不要太快呀！」

「爲什麼？」大金牙並沒有減緩速度。

「馬行太快，沙塵飛揚，不是容易引起對方注意嗎？」

「韓爺！我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對方注意呀！」

「爲什麼呢？」

「如果我們快，他們也快，那就更加證實我們的判斷了。」

韓棠眞是對大金牙佩服得五體投地，抬頭看，果然，東南方的沙塵又比剛才大了許多，濃了許多。

現在，大金牙的判斷完全證實了：有敵人在追踪，而且追得很緊，用意和目的那是不言而喻的。

由於馬行速度很快，轉眼就到了狹谷口。

大金牙一揮手，大夥兒都停了下來。

他又招招手，四個人圍成了一個圈子。

「現在，我們要作一次最大的冒險。」這是大金牙的開場白。「如果有人反對，就請提出來。」

蔡非立刻答話：「你的決定，誰也不會反對。」

「你們先聽聽，再發表意見，首先，我們要丟棄我們的馬，這就是我所說的，最大的冒險。」

另外三個人相互看了一眼，誰也沒吭聲。

「如果沒有馬，我們就很難離開大漠。」

三個人還是沒有說話。

大金牙又接着說：「所以我們這一伙必須打勝，要不然我們就只有死路一條，這也好，置之死地而後生。」

仍無人表示異議，這顯示他們對大金牙的信服。

「我打算讓四匹空馬跑進狹谷去，我們則埋伏在谷口，天色很暗，對方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練有方插口說：「柳十郎！你衡量了我們的火器嗎？」

「太少，是不是？我們可以動手奪呀！」

奪？說起來簡單，作起來可不太容易。

大金牙却胸有成竹，他繼續說：「我跟蔡爺一人負責對付兩個，你們兩人負責奪下他們的馬。」

馬匹的確很重要，但是他們却不明白大金牙爲什麼要他們奪馬而不要他們去對付敵人。

大金牙立刻說出了理由：「我担心對方一且發現我們棄馬之後不再回頭，我們就會被困在大漠中了。」

大金牙的戰略獲得一致通過，而且立刻執行。

四匹馬的尾巴上都栓上了野草，重重幾鞭之下，發出一陣嘶鳴，如瘋狂般衝進了狹谷之中。

其中自然還包括韓棠那匹名貴的賽馬。

馬一跑進狹谷，四個人立刻在大金牙的手勢下迅速散開。每一個人都是老經驗，自然不需要大金牙再下達詳細的指示了。

幾乎在一眨眼的工夫之後，東南方的馬羣就已出現在視綫之內了，大金牙點了一下，有九匹之多。

同時，狹谷內也响起了密集的槍聲。

韓棠不禁爲之心痠，在「射人先射馬」的策略下，他那匹名貴賽馬一定喪生在亂槍之下了。

九匹快馬轉瞬來到眼前，還是那批蒙族戰士，哈朗如果知道他的部屬全被別人收買，九泉之下也會痛心疾首。

前五匹順利過關，進入狹谷，後面四個就難逃蔡非的飛刀和大金牙的套索了，想不到大金牙還有這一手絕活兒。

韓棠和練有方也不賴，身手矯捷地控制了那四匹健馬。

消滅了四個對手也同時擄獲了四支馬槍。

這四支馬槍也正是他們最最需要的。

谷內槍聲立刻又停止了，顯然，敵人已發現了他們的詭計。

韓棠輕聲問：「我們就在這裏守候嗎？」

「當然。我相信，咱們的對手絕不會甘心的。」

「那麼，只要有人出來，咱們就開槍掃射吧？」

「不！韓爺！有兩個人我定要逮活的。」

「誰？」

「丁月泉跟齊寒梅。」

「爲什麼？」

「我很想明白這內中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太好奇了，大金牙！我要提醒你，玩蛇的人遲早會遭蛇咬。」

「你說丁月泉是條蛇？還是齊寒梅？」

「齊寒梅。」

「韓爺！你錯了，他們只是蜈蚣。」

韓棠道：「哦！你是說還有別人比他們更可怕？」

「嗯！蛇是列入五毒之首的呀！韓爺！」

「大金牙！你可知道蛇在什麼地方嗎？」

「洞裏。」

「哦！」韓棠的那雙眼睛在夜裏看來格外明亮。

「我正在用竹棍搗着蛇窟，他就快要出來了。」

蛇沒有出來，馬羣倒出來了。來勢很快，蹄聲剛响，一條黑龍已經就衝出了狹谷。馬槍齊鳴，也只放倒了兩個。

九去四，應該剩五，現在衝出來的却是完整的九匹，可以想見，原來狹谷中就埋伏了四人四騎。

放倒兩個，剩下七個，兜一個圈，又轉了回來。

但是他們却保持了一個相當遠的距離。

「大金牙！」對方開始喊叫，在夜裏聽得格外清楚。

大金牙側着頭，想聽出對方的聲音。

「大金牙！」叫聲又在夜空中响起。

大金牙終於聽出來了，是關正飛。

那麼，丁月泉一定在，而齊寒梅呢？

韓棠輕輕地問道：「大金牙！打算如何應付？」

「不理。」

「大金牙！我們知道你在，現在只有一條路，站出來，好好商談，要不然，你佔不了便宜。」

蔡非氣咻咻地說：「大金牙！四對七，雖然差一點，我們也不在乎呀！」

「不理！」大金牙很堅持說。「我們絕不理。」

「大金牙！」叫聲又响起來了：「你想拖？還是想逃？拖，拖不到太陽出東邊，逃，逃不出去！」

大金牙拿定主意，就是不吭聲，大夥兒也都聽他的。

由於這邊太冷靜，太鎭定，對方的隊伍正逐漸壓了過來。也許是攻擊的前奏，也許是一種試探。

大金牙仍然沉住氣，沒有作出任何表示。

韓棠悄聲說：「大金牙！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以靜制動。」大金牙果斷地說。

「以靜制動的確是最高明的戰略，可是你也應該權衡一下，如果他們擺好了包圍圈，咱們就很難突圍。」

「放心韓爺！他們不可能擺好包圍圈。」

「你這樣有把握嗎？瞧瞧看，陣勢已經擺下了。」

「韓爺！你待着吧！我正在拿竹棍搗蛇洞哩！」

韓棠不再言語，似乎被大金牙的氣勢震懾住了。

對方仍在壓過來，不過行動很慢，如不仔細留意，幾乎難以察覺。

蔡非在大金牙決定了戰術之後，一直都沒有表示過意見，現在他說話了：「大金牙！你可能疏忽了一件事情。」

「哦？」大金牙竟發了楞。「什麼事？」

「兩方面的實力你衡量過了嗎？」

「你是說……我們稍稍單薄了一點。」

「大金牙！那倒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蔡爺！你今兒個說話怎麼大喘氣呀？」

「大金牙！狹谷那一邊你留意了嗎？」

「哦？你是說……狹谷裏面，可能還有埋伏？」

「我不是說一定有，萬一有你怎麼辦？」

大金牙倒猶疑起來了，對方深通謀略，詭奇莫測，如果在狹谷內安排一支伏兵，倒是很有用處。

「好吧！」大金牙又重作佈署：「咱們分成兩起，側守狹谷兩邊，免得腹背受敵……我跟小練一組。」

陣勢立刻變化了，萬一狹谷內殺出一支伏兵，他們也可以分頭應付，不至於手足無措。

對方又開始叫陣：「大金牙出來談談！」

大金牙還是不吭聲，他既然決定了，就絕不會更改。

「大金牙！咱們老大要跟你說話，你願意談談嗎？」

「你們老大是誰？」大金牙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是丁少爺！丁月泉丁少爺！」

「好，教他放馬過來，別人不准跟隨。」

一匹馬果然立刻放過來了，可是夜色太黯，馬上人是不是丁月泉，大金牙還無法判斷。

「柳十郎！我出去。」小練自告奮勇說。

「爲什麼要你去？」

「你是軍師，陣前無主實在太可怕了。」

「小練！你是說……一出面就有危險？」

「可能。」

「那就更不該由你去了，還是我去。」

「柳十郎！你聽我說，也許對方的對象是你，一看不是你，即使有什麼陰謀也可能不會施展出來。還是讓我去。有你壓陣，不會有什麼危險的……」話沒有說完，練有方已飛身跳上一匹馬，縱騎而去。

大金牙雖然替練有方捏了一把冷汗，然而實際情況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沒有槍聲，也沒有狙擊。

練有方現在和對方那一人一騎，並鞍齊立了，他們在說話，說些什麼，大金牙自然聽不到。

接着，練有方又驅馬回來了，並未發生任何意外。

「他是誰？」這是大夥兒最關心的問題。

「丁月泉。」

「果然是他。他對你說了些什麼呢？」

「他說，他願意與我們化干戈爲玉帛。」

「這不是問題，」韓棠說：「我們爲什麼要跟他動干戈呢？他應該找到起爭執的主要因素呀！」

「他提到了。」練有方接着說下去：「他說，他來到塞外的目的是除去哈朗，目的不在那箱珠寶。」

「珠寶在他那兒嗎？」蔡非關心地問。

「在他那兒。他說，如果我們不與他們爲敵，也就是說，我們不追究哈朗的死因，他就交出那箱珠寶。」

「我們當然不追究哈朗的死因，」韓棠立即表示意見。「問題是——他眞肯交出那箱珠寶嗎？」

「他說得很懇切。」練有方特別强調。

大金牙一直沒說話，似在考慮什麼問題。因爲他很沉默，所以大夥兒又將目光集中在他臉上了。

等了許久，大金牙才緩緩地說：「這是詭計。」

「詭計？」練有方不表同意地說：「我看不可能，如果他不先交出那箱珠寶，我們就不放他們走。」

大金牙猶疑地問道：「丁月泉答應交出珠寶？」

「答應。」練有方的語氣非常肯定。

「好！小練！你再走一趟，教他先把珠寶交出來。」

練有方自然義不容辭地又策馬而出，對面又放出一匹馬來，二人交談一番，練有方重又返回。

他老遠就喊着說：「丁月泉答應了。」

「怎麼交法？」三個人異口同聲地問。

練有方道：「他說，箱子在狹谷中，教我們自己去拿。」

大金牙冷笑着說：「瞧吧！我就知道是詭計。」

「柳十郎！」練有方立刻表示反對。「這種情況最好不要太早下斷語，我們爲什麼不先去狹谷中看看呢？」

「哼！」蔡非冷笑了一聲。「一進去就怕出不來了。」

「蔡爺！」練有方自告奮勇地說：「我一個人進去，就算有什麼陰謀，損失的也只有我一個人。」

他根本就不待三個人同意，就策馬進了狹谷。

「大金牙！」韓棠狐疑地說：「你認爲小練可信嗎？」

「哦？」大金牙一楞，他似乎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我也這樣想，」蔡非也有同感。「我們怎麼知道那個人就是丁月泉，就算眞是丁月泉，又怎麼知道他對小練說了些什麼？又如何能相信小練跟丁月泉不是一夥的？」

大金牙緩慢地說：「人間險惡不是任何人可以防範的，我從小練的氣度上去觀察，他不是一個弄詭的人。」

「大金牙！我不同意你以外貌觀人，」韓棠說：「我發現他非常穩健，穩健的人必定狡詐。」

大金牙不以爲然地說：「不見得！」

沒有再辯下去，因爲大金牙的語氣已經顯露了不悅。

緊接着，練有方也從狹谷中出來了。

他老遠就嚷着說：「柳十郎！我看見那口箱子了。」

大金牙還來不及答話，韓棠就搶着說：「如果你只看到箱子，而沒有打開來看的話，又如何知道箱子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呢？大金牙就曾經把石塊當珠寶哩！」

練有方楞了一下，才說道：「箱子上加上鎖。」

蔡非問道：「你沒有法子打開，是嗎？」

「不是沒法子打開，是我不可以打開。」

「爲什麼呢？」蔡非和韓棠同聲發問。

「沒有別人在旁邊，我怎麼可以獨窺財寶呢？」

這倒有理，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無權獨自打開那口箱子。尤其是練有方，他根本不是爲財寶而來。

大金牙終於作出決定：「韓爺！蔡爺！廝煩你們進狹谷去一趟，開箱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

蔡非和韓棠却在猶豫着，並未立即行動。

「二位快去呀！」大金牙揮手催促。

韓棠好像鼓足了氣，才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大金牙！我可要問個明白，你信得過咱們倆嗎？」

「這是什麼話？快去！我等消息。」

韓棠一點頭，兩匹馬立刻如風掣電閃般馳進了狹谷。

大金牙走向練有方，輕輕地說：「練老弟！有人說你太深沉，不可靠，我却不這樣看。但願我沒有走眼。」

有方緩緩地退開，等待着哥哥殺弟弟的情況發生。

的，看着辦！」

齊寒梅緩緩地說：「大金牙，首先，你得

又在那裏？」

齊寒梅伸出手掌，然後用力一收，字字有

不敢遽然下手，他不敢相信一個偷兒膽敢斬下

封殺的案子。」

「柳十郎！人生在世，難免會有幾次錯誤的決定，你即使看走了眼，你也不必為此事而懊惱。」

「練老弟！」大金牙吃驚地問：「你在說笑嗎？」

「不是說笑，你看得出。」練有方手中的馬槍突然舉了起來。頂住大金牙的小腹，語氣冰冷無情。

大金牙更是大吃一驚，但他在表面上却反而冷靜了：「老弟！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你自己應該知道。」練有方冷冷地說。

「這眞是天曉得了，以往，我只是一個賊，年紀大了，江湖老了，充其量我也只是一個騙子，難道我有什麼該死的罪狀嗎？如果有，你就宣佈出來吧！」

「首先，你謀害別人的性命，又謀奪別人的錢財。」

「不要含含糊糊，請你舉出憑證來。」

練有方道：「你謀害了哈朗王公，謀奪了他那筆紅貨。」

「老弟！若不是你的馬槍頂在我肚子上，我眞會大笑。哈朗王公是我謀害的，你沒有弄錯嗎？」

「絕對不錯，而且是我親眼看到的。」

「如果你信賴你的眼睛，你就該說，殺害哈朗王公的是一個背叛的武士，韓棠和蔡非也曾看見。」

「但是，那個武士却是奉到你的命令而行動的。」

「練老弟！你的猜測未免太離譜啦！」

「隨你怎麼狡賴都不行，我有鐵證。」

大金牙很有把握地說：「拿來我看。」

練有方沒有說話，却撮唇打了一聲口哨。

口哨聲未落，蹄聲已起，十餘快騎立刻到了面前。

這些戰士的動作非常俐落，馬蹄剛剛停住，人已翻落，只見兩個勇猛戰士挾持一人到了他們面前。

那個被挾持的人赫然就是謀刺哈朗的人。

練有方冲他一指，語氣鏘鏘地說：「罪證在這裏。」

「小兄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謀刺哈朗的時候你是親目所睹，事後一場混戰，我奮不顧身……」

「柳十郎！你先閉上嘴，靜靜聽我說。」

「小兄弟！不管你有什麼誤會，我都不會激動。」

「哈朗的人，你收買了一半，我也收買了一半。」

大金牙不動聲色，並無絲毫吃驚狀。

練有方繼續說：「在那場混戰當中，你是殺人最多的一個，有許多身受重傷不足為畏的人，你仍然置他們於死地，為什麼？因為你要堵絕秘密，殺人滅口。」

「那麼，這個元凶我為什麼不殺他呢？」

「因為他不是你所受買的蒙古戰士，他是你從內地帶來的殺手；你的兄弟柳十一，聞名黑道的十一郎。」

「你這些消息是打那兒來的？難道是他招認的？」

「不錯，」練有方用力地點着頭。「是他招認的。」

「哈哈！」大金牙笑了，笑聲中充滿了揶揄的意味。「如果他眞是十一郎，會在你們面前招認？」

「大金牙！有一個人審問這種硬漢最有辦法。」

「誰？」緊迫而有力就像射出一粒子彈。

練有方一字字用力地說：「齊寒梅！」

「小兄弟，你恐怕每一條路都是錯了……」

「柳十郎！靜靜地聽我說下去，你故意縱他離去，還說了許多說不通的理由，當你發現有人追踪時，你非常意外……大金牙，你不要否認，我就在你的身邊，你的一動一靜我都清清楚楚，在你的計劃中，是不應該有人追踪的，你沒有想到其中有一半人拿了你的錢又拿了我們的錢，就是這一批人，他們很順利地就將十一郎逮住了。」

「小練，你愈說我愈糊塗，如果你有什麼目的，想放倒我，或者想整我，又何必硬在我頭上加罪名……」

「大金牙，我會教你服氣的……」

「小練，你最好還是放下槍，不然……」

練有方氣勢洶洶地反問：「不然怎樣？」

「不然，韓棠和蔡非回來，可能會引起誤會。」

「柳十郎！他們暫時不會回來的。」

「暫時不會回來，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們避開了，因為他們不忍心看到我處置你。」

大金牙現在開始吃驚了：「小練，你在說謊。」

「我絕不說謊，他們是你的好友，也可以說是你的死黨，但是，當他們發現你對友不忠時，情況就變了。」

「哼，他們絕不會聽信你的挑撥。」

「這絕不是挑撥，而是事實，他們心裏有數。」

「練小弟！你聽清楚，你如果認為柳石如此好欺負，可以任你擺佈，你就錯了。如果你對我有任何傷害，你都會遭到嚴厲的報復，你如不信，就儘管試試。」

「柳石！」練有方緩慢有力地說：「你已經是強弩之末，你還要逞強，報復要有實力，你的實力在何處？」

「我在這大漠中所隱藏的實力絕對超過你的估計。」

「柳石！你不要來這一套，有一個人最了解你。」

「誰？」儘管是強弩之末，語氣還是非常有力。

「齊寒梅。」練有方微帶奚落地說：「她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洞察入微，你的花樣絕對逃不過她的眼睛。」

「練兄弟！你為什麼要信任一個江洋大盜的女兒。」

「一個改過向善的大盜勝過十個善人。」

「她在什麼地方？」大金牙左顧右盼。

「別問她在什麼地方，到時，她一定會出現。」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大金牙似乎渴欲與她一見。

「你不要問，我要你回答一個問題。」

「問吧！反正槍口頂在肚子上，不答也不成。」

「你眞够光棍……你為什麼要殺死哈朗王公？」

「這句話無從回答，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謀害過哈朗。」

「柳十一！現在論到你開口說話了！」

「哥哥！」聲音非常軟弱，似乎抱着無限的愧疚。「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賴的，認了吧！」

「誰是你哥哥？不要胡說八道亂認人。」

「十哥！你也是條漢子，」語氣轉為激昂了。「為什麼連你弟弟都不敢認呢？死有什麼了不起……」

「要死你去死，」大金牙惡聲惡氣地說：「不干我的事，我從來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殺哈朗王公。」

「好吧，姓練的，你就殺我吧！」柳十一狂吼着：「我想不到有這種哥哥！我想不到有這種哥哥！」

練有方冷笑着說：「柳石！你不感到慚愧嗎？」

「感到慚愧的應該是你，因為你顚倒是非，不分黑白。」大金牙理直氣壯：「你完全沒有弄清楚事實。」

「柳石！你太絕情了，自己的弟弟都不敢認……」

「練有方！你講不講理，只憑他一面之辭你就相信他是我的弟弟！這不太武斷了嗎？」

練有方道：「好吧！柳石，我給你一個機會，怎麼樣？」

「什麼機會？」大金牙的眼裏又射出兩道晶光。

「如果他不是你弟弟你就親手殺死他。」

「哦？」大金牙的身軀震動了一下。

「怎麼！不行嗎？如果你不顧下手……」

「誰說我不顧下手，請你把槍拿開……」

練有方冷冷地說：「請你把手裏的馬槍丟掉。」

大金牙道：「沒有槍，我怎麼殺他，難道還要我用手……」

「丟掉手裏的槍！」練有方重覆着他的命令。

大金牙沒有說什麼，把馬槍扔掉了。

練有方向身邊的人說：「拿一支短槍來，只裝一粒子彈……柳石，距離這麼近，一粒子彈够了吧？」

「够了。」大金牙的語氣非常肯定。

短槍拿過來了，也交到大金牙的手上，練有方緩緩地退開，等待着哥哥殺弟弟的情況發生。

柳十一顯得非常冷靜，一動也沒有動。

大金牙握槍的手下垂着，情緒顯得很平靜，沒有一點殺人前的激動。練有方也以同樣的態度凝視着他。

突然……用突然兩個字還嫌太慢，閃電般……如此形容都還不够，反正，他抬手，手槍，轉身的動作快得令人難以覺察，而且槍口是指向練有方。

練有方一動也沒動，似是完全沒有覺察。

可是，大金牙那隻舉槍的手突然僵住了。

原來，當他扣下扳機時，槍膛內並沒有射出子彈。

一支空槍，練有方為什麼要給他一支空槍呢？

「哈哈……」有人大笑。在笑聲中，一匹快馬在那羣戰士中衝出，馬上人身手俐落地一躍而下。

大金牙抬頭望去，赫然是美艷絕倫的齊寒梅。

「大金牙！」齊寒梅冷笑說着：「雖然你狡如狐，狠如狼，但是你依然有軟弱之處，一試就試出來了。」

練有方也接着說：「柳石！你為什麼不向柳十一開槍？因為他是你的弟弟，世界上沒有人能狠心殺他的弟弟。」

「大金牙，」齊寒梅又帮上了腔：「你也是條漢子，到了這種地步，你還想狡賴嗎？不可能啦。」

「十哥！」柳十一痛惜地說：「我眞想不到你會軟弱到這副模樣，好漢作事好漢當，怕什麼？」

「好吧！」大金牙將手裏的槍一扔，兩手叉腰，顯出一副大無畏的姿態。「沒什麼好說的，看着辦！」

齊寒梅緩緩地說：「大金牙，首先，你得弄清楚，咱們不是來為哈朗王公報仇的，咱們只想知道他被殺的原因。」

大金牙道：「很簡單，消除異己份子，踢掉前途障碍。」

齊寒梅很訝異地問道：「我可眞不明白，你是漢人，哈朗王公是蒙古貴族，他又防碍你什麼呢？」

「請妳不必問了，我是絕不會說的。」

「我知道，要不要我來說給你聽呢？」

「如果你高興，妳就儘管說好了。」

「哈朗是一個貴族，雖有王公頭銜，却沒有財勢，於是，他勾結匪類，妄想以非法手段歛聚財富。」

大金牙望了她一眼，就好像她說對了。

「結果，哈朗第一個所認識的就是你。」

「齊寒梅！」大金牙氣咻咻地說：「妳簡直在胡說，我跟哈朗王公根本就互不相識，從無來往。」

「大金牙，你不要狡賴，你和哈朗非常熟悉……」

「我方才的話妳還沒有聽明白嗎？我不認識他……」

「大金牙！我說的是那個眞正的哈朗王公，並非這個冒牌貨，替死鬼。大金牙，你明白了嗎？」

「哼！又來這一套！哈朗王公竟然有眞有假？」

齊寒梅冷笑着說：「大金牙，再裝糊塗也沒有什麼意思了，我們早就知道你和哈朗有來往，但是你却想不透我們到底玩了什麼花樣，你一見哈朗就知道是冒牌貨，對不對？可是你一直不露聲色，我實在佩服你的涵養。」

「那麼，」大金牙忍不住問：「眞的哈朗又在那裏？」

齊寒梅伸出手掌，然後用力一收，字字有力地說：「哈朗王公在我的掌握之中，你明白嗎？」

大金牙楞了一楞，然後問道：「能讓我見嗎？」

「不必了！」齊寒梅的語氣很冷漠，「我們如此設計的目的為了那箱金銀珠寶，反正東西已經到手了……」

「齊姑娘！」練有方提醒她。「還有別的事吧！」

「對了！還有一件事，」齊寒梅好像突然想起似的：「關於練有方哥哥被殺的事情，想請教你。」

大金牙冷冷地說：「別問，我不知道。」

「別說不知道，一認百認，又何必賴？」

「齊寒梅，妳又有什麼陰謀？我根本就不認識姓練的，什麼話都是你一個人在說，有證據嗎？」

「聽我細說從頭，從前有一個珠寶商，聽說這裏有小路貨的珠寶出賣，每年都來收購，有一次，却在武川縣的客棧中，被人謀殺了，後來，練有方的哥哥就專程到塞外來調查這件事……」

「難道那個珠寶商是我刦殺的嗎？」

「你說對了，練有方的哥哥發現你涉嫌，就一直跟踪你，後來就沒有消息，再被人發現，已經是屍體了。」

「這就證明是我殺的嗎？怎麼知道他所追踪的人就一定是我呢？」

「當時他曾經告訴過別人，他所追踪的是一個偷兒。」

「一個偷兒？既是一個偷兒，為什麼不立刻抓住他？」

「就因為他所追踪的人是個偷兒，所以才不敢遽然下手，他不敢相信一個偷兒膽敢幹下刦殺的案子。」

「哼！」大金牙傲慢地回以冷笑，「你再往下說吧！」

「我們查過，由內地到塞外來的偷兒只有你一個。」

大金牙道：「齊姑娘，請妳注意，我並不是一個偷兒。」

「正因爲你不是一個偷兒，你才敢刦財殺人。」

「齊姑娘，不要空言，我要憑據。」

「對的。」練有方開口了，「齊姑娘，我們要有憑據，有憑據才能使我相信眞的已經爲兄報仇。」

「怎麼？小練，你不信任我了？」

「這是那裏話？我一直都很相信妳，依賴妳……」

「那就乖乖地在一邊站着，讓我爲你追索仇家。」

「齊姑娘！咱們也別爭執了！把柳石交給我，由我來處理他。」

「不行！」齊寒梅的語氣很絕斷。

「那麼，你打算如何來處置他們呢？」

「殺！」

練有方似乎唯恐對方言出必行，立刻橫身攔住。

齊寒梅怒目而視，冷聲問道：「你要幹什麼？」

「對不住，我不許你任性胡來。」

「什麼？你說我胡來，我那一點胡來？」

「齊姑娘！殺了姓柳的不算什麼，他作惡多端本來就死有餘辜，可是，眞的兇手就逍遙法外了呀！」

「你認爲大金牙不是殺你哥哥的兇手？」

「最少我們目前還沒有足够的證據可以證明。」

「小練！閃開！這件事由我管，我就要管到底。」

「不行。」練有方的口氣同樣非常絕斷。

「小練！你忘記了我們當初的約定了？」

「沒有。」

「我不相信，你不妨說來聽聽。」

「你帮我找到殺兄的兇手，我帮你……」

齊寒梅緊迫地問道：「你帮我什麼？」

「我帮你得到哈朗王公從錫金王宮竊來的財寶。」

「爲了那批財寶，你的確是盡了不少力，但是我爲了替你尋兇，也同樣盡了不少心機，現在，你竟然不信任我，眞是太使我感到意外了。」

「齊姑娘！我們可要把話說明，我一直就不願意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更不願意用報復來解決仇恨。不管柳石是不是殺害我哥哥的兇手，交給我，我自己會處理。」

練有方的這番話就像沙漠中的石頭，既强硬，又火熱。絲毫沒有退讓的打算，也沒有將齊寒梅看在眼裏。

齊寒梅沒有答話，只是向後面一揮手。

一匹馬的溜溜地跑了過來，馬上人是丁月泉。

丁月泉說：「小練！你不該和齊姑娘起爭執的。」

練有方仍然堅持己見，振振有辭地說：「我不是跟她爭，而是爭一個理字。柳石沒有承認，又沒有足够的證據，沒有理由硬說他就是殺害我哥哥的兇手。」

大金牙也找到機會開口了：「齊姑娘！妳如果想殺害我，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又何必用這種卑劣手段。」

柳十一也跟着說：「殺人越貨，不是小罪名，就這樣空口說白話，又怎能使人口服心服呢？」

齊寒梅冷冷地問：「小練！你堅持要自己處理這件事嗎？沒關係，我不願意爲這件小事傷和氣。」

「齊姑娘，我希望你把他們兄弟二人交給我。」

「可以。不過，我許下的諾言，豈不就是難以完成了嗎？那樣，我就成爲一個失信的人，而且，永遠欠你的情。」

「我不計較，這樣總可以了吧？」

「那麼，我們可以走了，是不是？」

「請！」練有方一擺手，對她似乎毫不留戀。

「小練，容我再問一次，你一個照顧得了嗎？」

「照顧得了，這兩個人是不會逃的。」

「小練，」齊寒梅搖着頭說：「我眞替你惋惜，你跟蛇談交情，跟猛虎論友誼，到頭來你一定是被他們吃掉。」

齊寒梅一揮手，和丁月泉一走起了，那一羣馬上騎士也跟着走了。刹那間，又只剩下了他們三個人。

練有方轉過身子，緩步踱開，似乎絲毫沒有防備大金牙可能會施展偷襲。

大金牙忍不住問道：「小練！究竟是怎麼囘事？」

「什麼囘事？」練有方囘身反問。

大金牙道：「你不怕我們跑？也不怕我們向你偷襲？」

「如果你們沒有作虧心事，爲什麼要跑？爲什麼要向我偷襲？」

「齊寒梅指責我們是殺害你哥哥的兇手，你不信？」

「我不信，因爲齊寒梅說的是謊話。」

「小練！把我給弄糊塗了，你怎麼知道她說的是謊話？」

練有方緩慢地說：「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哥哥。」

當一個魔術師發現觀衆中有一個比他更高明的魔術師在觀賞他拙劣的表演時，他會有多難堪？

大金牙眞遺憾，練有方爲什麼不當衆揭穿她的謊言呢？

柳十一禁不住開口了：「你爲什麼要耍這一招呢？」

練有方吁了一口氣，才從容囘答：「爲了要證明一件事，一個人，所以我才佈下了這樣的圈套。」

大金牙脫口說道：「小練！你不要自以爲聰明，你出身武術世家，別人不可能不知道你的根底，也許齊寒梅早就明白你的詭計，佯作中計而不說出罷了。」

「是嗎？」練有方笑了一聲，「嘿！只怕你也中計了，我那裏是出身什麼武術世家呢？這都是我編造出來的。如今的江湖就是這麼囘事，一呼百喏，誰又會去查證呢？」

大金牙不禁暗暗道了一聲慚愧。

柳十一却沒有忘記話題，他又扯囘來：「方才你說，爲了查明一個人，爲了查明一件事，到底是……」

「齊寒梅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江洋大盜，據說已經改邪歸正，我就不信，因爲我有綫索，知道他專門在塞外作案。其實，經常露面的是一個假人，他頂着……」

大金牙不禁插上了嘴：「假人？別人不認出來嗎？」

「你們誰見過那位江洋大盜了？是你見過？還是我見過？沒人見過。大家都只聽說過他的名字而已。」

柳十一關心地問道：「你已查明白了沒有呢？」

「查明白了，他的確在塞外活動作業。」

大金牙又舉出問題，問道：「你要查明的事呢？」

「關於哈朗王公出售的那些金銀珠寶的來源，說是偷自錫金王宮，王宮內有那麼多財寶好偷嗎？有那麼容易偷嗎？」練有方頓了一頓，才接着說道：「如今，我也明白是怎麼囘事了。」

「小練！」大金牙說：「說來聽聽吧！」

「也許最先那次哈朗王公眞是從錫金王宮偷出來一批金銀珠寶，由一些貪便宜的珠寶商人來買，然後，埋名隱姓的江洋大盗從中途刦下來，再交給哈朗去賣，如此一再囘籠，賣來賣去還是那些東西，商人的生命財產損失却大啦。」

這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人異事。

「剛才齊寒梅硬說我和哈朗早有來往。」

「大金牙！那是齊寒梅先加上你的罪名，然後才好殺你的詭計，若不是我挺身相護，只怕……」練有方說到這裏突然又掉換了口氣：「柳十一！我眞不明白你在打什麼主意，明明那些事都是莫須有，爲什麼要你哥哥承認？」

「我怎麼知道那些都是假的呢？聽她說得振振有辭，就像眞的一樣，所以我勸哥哥索性承認算了。」

大金牙又提出了問題：「證明一個人，證明一件事，你都順利完成了，可是，那個埋名隱姓的江洋大盗到底找到沒有呢？」

「找到了。」這三個字練有方說得格外用力。

「在什麼地方？」大金牙疾聲發問。

囘答却是一字一字的：「在唐家老店。」

唐家老店？那兒還住得有誰呢？

大金牙想想，實在想不出是什麼人，只得搖搖頭說：「曹家老店住了這樣一位高手，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呢？」

「那是因爲他掩護得太巧妙了。」

「是誰？」大金牙很不想問，却又免不了問。

「曹家老店的主人，曹老頭兒。」

「他？他就是當年的江洋大盗齊……」

「想不到吧！」練有方聳聳肩，作出自嘲的表情。「他早巳喪藕，女兒寒梅寄養在關內，在這兒另娶，又生下一男一女，看上去只是個糟老頭兒，誰也看不出呀！」

大金牙這才恍然大悟，難怪長喜那個丫頭千方百計地想知道這批紅貨何時交貨？何時啓程？原來……

柳十一也忍不住問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附近。」練有方的目光還下意識地左右瞄動了一下。

大金牙又問道：「那麼，那箱紅貨呢？」

「在狹谷中。就是方才韓棠去看到的那一箱。」

「那是眞正的紅貨嗎？還是裏面裝着石塊的……？」

練有方道：「眞正的。價值大約在三十萬大洋左右。」

「對了！小練！韓棠和蔡非，又是怎麼囘事？」

「他們表面上跟你合作，其實，他們是齊寒梅的手下。柳十郎！你呀！這囘差點上了大當。」

「小練！我絕不信，我絕不信，尤其是韓爺……」

「柳十郎！你這個人很壞，但也很可愛，因爲你還有赤心，還能够去相信別人。告訴你，韓棠他……」

小練的話聲被輕緩的蹄聲打斷，那邊有兩匹馬，正緩緩進入狹谷，因爲谷口有碎石，馬蹄鐵才發出了聲音。

小練很專神地看着，許久才囘過頭來。

大金牙輕聲問道：「那兩個人是誰呀？」

練有方翻着眼，望着天上的星星，似乎在想。

大金牙又自作答案：「是齊寒梅和丁月泉嗎？」

「不是。」練有方的語聲非常肯定。

「那會是誰？韓棠跟蔡非……」

「他們兩個都在狹谷中，我判斷，這兩個人，一定是曹老頭和曹長喜，我猜得一定不會錯。」

大金牙給他更正：「小練！他們來應該是三個，還有曹長貴，馬上好手，他能不來？」

「不！曹長貴雖然善騎，却從來不會參與掠奪的事，倒是他那個小女兒長喜，十三歲就開始帮她父親了。」

「哦！」大金牙也翻眼看着星星。「小練！我們就待在這兒嗎？數天上的星星？還是等人？」

「等人。」

「等誰？」

「等那個曹老頭，也就是隱藏多年的江洋大盗齊……」

他的話又斷，因爲那兩匹馬又從狹谷中出來了。

練有方伏着身子，極目觀察，他似乎想看看馬背上是否馱了箱子，光綫實在太暗，他無法看清楚。

黑影又陸續在附近出現，終於，他們所等待的來了。

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羣人，附帶着猛烈的攻擊。

先是一陣密集的掃射，子彈都劃空而過，顯而易見，那只是一種示威性的襲擊，想造成先聲奪人的氣勢。

可是，眼面前的三個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嚇是嚇不退的，對方應該了解這種情況才對呀！

練有方一再打手勢，示意柳石與柳十一冷靜。

衝刺、掃射，都停止了，那十餘騎保持一個相當距離，環伺着。他們似乎還摸不透這三個人的實際藏身地點。

「小練！」大金牙輕輕地問：「是你等待的人嗎？」

「我所等待的是剛才進入狹谷，又退出來的二人二騎，這十餘騎快馬倒不知道是從那兒冒出來的。」

「十哥！」柳十一說：「今兒夜裏可眞熱鬧，敵人有好幾起，一波又一波，都分不清楚敵友了。」

「柳十一，都是敵人，」練有方很肯定地說道：「你不用懷疑，絕對沒有一個人會是朋友。」

「那麼，究竟是那一方面的敵人呢？」大金牙問。

「咱們等着瞧吧！」練有方抱着好整以暇的心情。

他們蟄伏着不動，對方可沒有那種耐性，高叫的聲音響了起來：「練有方！請站出來答話。」

練有方沒有囘應，他似乎抱定宗旨，不吭聲。

喊聲又起：「練有方！你用這種躲躲藏藏的方法是沒有用的，再不答話，我就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練有方輕輕問：「柳十郎！聽出是誰的聲音了嗎？」

「聽不出。」他的確一點印象也沒有。

練有方也同樣聽不出，他說：「這倒奇怪了，他能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却不知道他是誰人。」

柳十一自告奮勇說：「我爬過去摸他。」

「摸」並不是一種很簡單的行動，對方有十餘騎之多，在敵人陣中摸主帥，談何容易？

「不要胡來。」練有方立刻否定了柳十一的想法。

「小練！」大金牙說：「你也許還沒有想到我們目前的處境有多危險，四面受敵，滋味不好受。」

「柳十郎！你信任我，我早就有了萬全之策。」

「小練！萬全之『策』，也要『人』來執行，就算以一當百，我們三個人也只能抵擋三面呀！」

「柳十郎！你等着瞧吧！我們不會有絲毫危險的。」

那邊的喊聲又起：「我們早已發現你們一共有三個人，另外兩個請注意，我們找的是練有方，與你們無關，千萬不要身受其害！你們最好離姓練的遠一點。」

「小練！」大金牙豪氣萬千地說：「連這套把戲都用出來了。你放心，咱們兄弟倆絕不會出賣你。」

正說着，突見從狹谷方向跑過來一匹馬。

另一邊立刻開槍發射，這匹馬上的騎士翻身藏於馬腹之下，躲避槍彈，是一個騎術非常高明的能手。

馬匹到了面前，立刻又放空而去，騎士却跳了下來。大金牙早有準備，一縱身，就伸臂扼住了對方的脖子。

「幹什麼呀？柳爺！」聲音是嬌滴滴的，竟然是曹長喜。「我跑來帮你的忙，你怎麼用這種方法對付我呢？太過份了，太過份了！」

練有方打了個手勢，大金牙這才鬆開手。

「長喜！」練有方問道：「妳說妳是來帮忙的？」

「是呀！不然我冒着槍子兒跑來幹啥？」

「好吧，我相信妳的話，不過，妳得先告訴我，那十幾個不斷朝咱們開槍的人是什麼來路。」

「他們是韓棠的人。」長喜說出了答案。

大金牙搶着問道：「你怎麼知道呢？」

「我什麼事情不知道呢？他住在我的店裏呀！」

練有方又接過去問道：「妳打算如何帮忙呢？」

「我有法子，將他們擊退，使你們安全離開。」

「就憑你一個人就能將他們擊退嗎？」

「小練！你眞是多此一問，你明明知道我們有兩個人。」

「兩個人？」練有方故意裝迷惑。「還有誰？」

「我爹呀！他就是不能放槍，也能在一邊助助威呀！」

「嗯！有條件嗎？」練有方問得很仔細。

「小練你眞聰明，我們只要那口箱子。」

「空箱子嗎？」練有方問得眞逗。

「當然不是空箱子，我要的是箱子裏面的東西。」

練有方問得可眞緊：「箱子不在你們的手裏？」

「你問得可好，以往，這些東西都一定會落在我們手裏，今年，咱們竟然落了空，你說有多嘔人呀！」

「哦！所以你們爺兒倆就跑來了？」

「是的。多年的買賣怎可以輕易落到別人手裏呢？」

「好吧！箱子在狹谷裏，你將這批敵人對付之後，就可以去拿，在場的三個人誰也不會搶。」

「小練！你可眞會誑人，狹谷裏什麼也沒有呀！」

「韓棠和蔡非，也在狹谷裏，你沒有看見嗎？」

「沒有。狹谷裏連個鬼影兒也沒有。」

「那就怪了，我明明看見箱子在谷裏。」

「眞的沒有，小練，別跟我玩片兒湯。」

「長喜！你想想看，如果我玩片兒湯，我們還獃在這裏幹麼？我們早就高飛遠颺啦！」

「這可就難辦了，爹的脾氣很古怪，他老吃老做不吃虧，不見兎子不撒鷹，你說該怎麼辦呢？」

這時，對方的喊聲又起了：「你們商量好了嗎？」

練有方疾聲說：「長喜！請吧！流彈傷着妳，咱們可不好意思哩！」

「好吧！我走了。」她說完後撮唇打了一聲口哨。

靈得很，也絕得很，那匹馬又跑回來了。

曹長喜飛身上馬，但是大金牙的動作出奇的快，縱身而起，一把揪住她，那匹馬又放了一次空。

「噯噯噯！」曹長喜又嚷了起來。「這是幹什麼呀？」

「女掌櫃！少耍花樣，妳走不掉。」

「怎麼啦？柳爺！買賣不成仁義在呀！」

「話是好聽，可惜骨子裏不是這回事。」

練有方問道：「柳十郎！是怎麼回事？」

「哼！他是來探動靜的，長喜姑娘！妳這一套我早就摸透了，妳以爲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耍花招嗎？」

「柳爺！」雖然情勢很緊張，長喜說起話來還是嬌滴滴的。「你莫含血噴人呀！這話打從那兒說起呀？」

「小丫頭片子！妳聽清楚，」大金牙聲色俱厲地說：「妳一來，那邊的亂槍就停止了，你們分明有聯繫。」

眞所謂一言提醒夢中人，練有方猛地省悟方才情況的確如此，曹長喜一來亂槍就停了。

大金牙又接着說：「而且你所編造的謊言也太不高明，韓棠就算找了幾個帮手，陣勢也不可能有這樣浩大呀！」

練有方也接上了話頭：「曹姑娘，如果妳眞是這樣，玩得也太不高明了，咱們豈是輕易就上當的人嗎？」

長喜沉默不語，像是無話可說，也像是不作辯解。

柳十一忿忿地道：「跟她嚕嗦什麼呀！把她斃啦！」

曹長喜終於開口了：「柳爺！我早就看出來了，在你們這帮人當中，你是最難纏的，現在，由你看着辦吧！」

大金牙冷笑道：「哼！妳這小丫頭片子倒還很識時務。長喜！放明白一點，要活命只有一條路。」

「我不是說過了嗎？現在由你看着辦。」

「首先妳高聲喊叫教那夥人退後半里。」

「柳爺！你太看得起我，他們會聽嗎？」

「不管他們聽不聽，你照我的話作。先告訴他們妳是誰，然後再教他們向後退，不照辦我就給妳一槍。」

曹長喜當然不敢違抗，立刻照着大金牙的吩咐高聲喊叫。

她的呼叫還眞有力量，那夥人眞的退走。

練有方讚嘆地說道：「柳十郎！我眞服了你！」

大金牙又開始去逼曹長喜：「你瞧！你的威風有多大呀！現在，告訴咱們，你爹在什麼地方？」

「在狹谷口。」曹長喜倒也乾脆。

大金牙指着柳十一說：「妳帶他去見妳爹，這個人是絕不講情面的，妳要是想玩花招，妳就活不成。」

「走吧！」曹長喜落落大方地一揮手。

柳十一看看大金牙，不問什麼，也沒說什麼，他似乎對他的兄長深具信心，然後他押着長喜離開了現場。

大金牙向練有方耳語了一陣，然後二人分道揚鑣，一左一右，保持五十步的距離跟着長喜。這一段路不算短，因爲大家都是步行，最少也化費了將近一刻鐘的時間，最前面的長喜才到了谷口。

長喜還沒開口招呼，山谷陰暗處已響起了低沉的喝問聲：「長喜！到底是怎麼回事？」

「爹！你不會看啦！瘸了，讓姓柳的揭了底兒。」

「是妳教咱們弟兄後退的，是嗎？」

「不錯。槍口子抵住後腦，不說不行。」

「現在，他們想幹什麼？」對方的口氣一點也不慌。

「想見見您，我看您還是出來一下吧！」

一陣沉默，然後是一個瘦小的影子出現。

「朋友！」曹老頭很鎭定地說：「亮相吧！咱們好生談談，既然我閨女落到你們手裏，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金牙從斜刺裏穿了出來，曹老頭却有防備，他靈巧地後退了二十餘步，以避免大金牙的攻擊。事實上，大金牙根本就無意攻擊。

「你是誰？」曹老頭先開口發問。

「柳家老十，有人叫我柳石，也有人叫我柳十郎，還有人叫我大金牙。」他這番自我介紹眞詳細。

「哈哈哈……」對方竟然回以一陣暴笑。

「你笑什麼？」

「你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小偷嗎？」

「現在不要談這些，我應該稱呼你是曹老先生呢，還是齊老先生呢？」

「我一直就姓曹，從來就沒有姓過齊。」

「哦！難道是我弄錯了嗎？當年橫行道上的江洋大盜齊……」

「你弄錯了，絕對弄錯了，我在塞外住了十幾二十年，誰不知道我曹老頭？我那裏够格作什麼江洋大盜？」

「那麼，你不認識齊寒梅？」

「齊寒梅是誰？」

「據說是你的女兒。」

「我的女兒是長喜，絕對不是別人。」

長喜也插嘴說：「如果有人亂認父親，我一定摑她耳光，絕不客氣。」

難道練有方說錯了嗎？或者練有方存心造謠，想造成情勢的混亂，他好混水摸魚兒？

但是大金牙繼而一想，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事，練有方怎會使出如此低劣的手段呢？不會，絕對不會。

他又問道：「那麼，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麼？」

曹老頭倒很坦白：「老實說，每年這批紅貨都是由我刼下，然後再以三成的價格賣給原主人。今年有人插手，紅貨易了主兒，我很不服氣，所以追了下來。」

「你知道那批紅貨在誰手裏嗎？」

「就在那個姓齊的丫頭手裏。」

「既然知道，爲什麼釘住咱們不放？」

「道理很簡單，我認爲你在爲她斷後。」

「如我說我也在找那箱紅貨你相信嗎？」

「不相信。」

「你可以教長喜去搜咱們的行囊，甚至還可搜身，保證我們身上沒你想要找的東西。」

「姓柳的！你要跟我合作嗎？」

「怎麼合作？」

「咱們共同去追那批紅貨。」

「追到以後呢？」

「平均分配。」

「你太大方，可是我想要的是全部。」

長喜又插嘴了：「柳爺！你太貪啦！」

「貪又有什麼大不了，每個人都有貪念，要不然誰還願爭逐奔波，你說是不是？」

「怎麼樣？合作與否，全憑你一句話。」

大金牙走得距那老頭兒很近，低聲說：「曹老頭！你聽清楚：我柳石一向只跟最有名氣，最有智慧的人合作。我要先考考你，你對全局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

「哼！沒有一件事情能够瞞住我。」

「好！先說齊寒梅……」

「乃巨盜之後，賊性不改。」

「丁月泉？」

「自甘下流，因爲擺脫不了齊寒梅的美色的誘惑。」

「韓棠和蔡非呢？」

「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們表面上與你合作，只要有人以重利相誘，立刻就倒戈相向。」

「你呢？」

「不是好人。」

「坦白。我呢？」

「爲那批紅貨而來。」

「嗯！練有方呢？」

「一個血性方剛，涉世不深的少年，爲報兄仇來到塞外，順便也想管管閑事。」

「好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那箱珠寶在何處？」

「在狹谷中。」

「有些什麼人在場？」

「丁月泉，齊寒梅，韓棠，蔡非。」

「他們爲什麼還不走？」

「因爲他們摸不清楚練有方的動向，還在等待。」

「曹老頭！你的確很了不起，說起相互間的了解，實在沒有比你更深刻了。現在，你和長喜，帶着你的人，進狹谷去殲滅他們。」

「你呢？」

「我來對付練有方。」

「練有方需要對付嗎？」

「你對他的了解最淺薄，而他才眞正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高手。」

「大金牙！你有把握？」

「放心。」

曹老頭撮唇打了一聲呼嘯，馬隊立刻洶湧而至，長喜成了指揮者，揚臂一揮，長驅入谷。狹谷中立刻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槍聲稍停，又響起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

× × ×

太陽已升起，三匹馬併轡緩行。

「小練！你知道哈朗在珠寶箱裏裝了炸藥嗎？」

「知道。」

「你眞殘忍！」

「爲了使塞外平靜，爲了使這批壞人全部被殲，這是萬不得已的事。」練有方的語氣很沉重。「大金牙！你這次表現不錯，你所有的案底都一筆勾銷，但是，你從今以後再也不准經過武川縣。」

「是的，練隊長！」

不錯，練有方是武川縣的偵緝隊隊長，他的管區很遼闊，包括了女兒城。

柳十、柳十一，揚韁策騎，怒馬飛馳，揚起了漫天沙塵。

（全文完）

樂笑天傳奇故事之二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野馬坡(一)

艷陽雙姝鬥　午夜七殺臨

明朝，大明朝時代，故事發生在大明朝建文帝逃亡失踪以後。

春天，初春。

野馬坡鎮上。

傍晚，家家戶戶都已經點上燈燭的傍晚。

陰天，無雨，沉暗。

悶！

天悶，地悶，悶煞人。

所以燈火特別多，尤其是「丁家棧」的內外。

燈，全有個最最愛人的地方，那就是它能發出「熱」的「火焰」來。

不論是什麼樣的燈，全都有這個愛人的好處。

火焰除了能使人有熱的感覺外，還可以照明。

燈，就是為照明用的。

所以不論是那一種燈，甚至是「長命燈」，七月半點的「鬼燈」，在點燃以後，就自然會發出火焰來供作照明來用，否則它就不配稱作燈。

燈的火焰，中心那個地方一點都不熱。

燈的火焰，乍離中心不熱地方的地方最熱，再遠次之，更遠，就和正中心那地方一樣，一點都不熱了。

這是常識，從很古很古時候就傳下來的常識。

從古傳下來的事物，都是經過「血的」或「痛苦的」教訓，所以絕不會錯。

居然有了錯！

丁燈居然沒有火焰。

可是丁燈很熱，很熱。

就算是小男孩撒尿，尿到一半，尿水就被凍成一條黃冰柱兒的天氣，只要有丁燈在，冰柱立刻就會溶化，保證不會把「小命根子」凍成「硬柱兒」。

穿皮襖烤着三個火盆還嫌冷的爺們，只要丁燈靠近一站，非全脫的只剩件小褂兒不能散熱。

據說誰要和丁燈「擠作堆」，一準變成「蒸了三天三夜的粉蒸肉」，一身上下全得化成油。

丁燈雖然這麼熱，可就是發不出火焰來。

因為丁燈是人，是女人，十八歲的一位大姑娘。

× × ×

從那個人，那個書本子啃多了頭腦一向不大清醒的人，在有那麼一天，開始把「女人」比成「水做的」以後，老天爺可以作證，從那一天起，「女人」就「大亂天下」。

水，有許許多多種。

有八十一種。

甜水，酸水，苦水，鹹水，淡水……

毒水，臭水，髒水，洪水，禍水……

不論把那一種水來比作女人，女人似乎都不反對。

因為那位頭腦一向不大清醒的先生，用「泥巴」來形容「男人」。

那怕是髒水加上臭水再加上毒透頂了的毒水——

那怕是連老虎和「蠍子她媽媽」嗅了這種水，都立刻「伸腿瞪眼玩完大吉」——

那總也是水。

只要是水，那總能够把塊「硬泥巴」溶作「泥巴水」，那怕這塊硬泥巴硬得像塊「鐵」，但總不真的是塊「鐵」，只是像，所以早早晚晚會被溶成水，所以那已足够叫「男人」害怕的發抖。

所以，不論用那種水來比作那種女人，女人似乎都不反對。

丁燈就反對有人說她是「水做的」。

因為她認定，水是越洗越髒。

所以她說，那個一向頭腦不大清醒的先生，用「水做的」來比作女人，是缺透了德，沒有安着一丁點兒讀書人的「恕」道。

她並且說，那位先生可惜死的太早，如果活到今天，現在，那怕是天涯海角，她也要找到那位先生，揪下那位先生的腦袋，來當「夜壺」。

儘管丁燈這樣說，如果有人能拚上腦袋被揪下來當夜壺的危險，非說丁燈也是水做的不可，丁燈在心情好的時候，或許一笑把他放過，當作「童言無忌」。

但是如果把她比作「秋水」，乖乖，她不打出你的蛋黃來才怪！

秋水也是個女人，巧，也是個十八歲的大姑娘，更是個十八年來從沒對任何人笑過的女人。

丁燈，秋水，本來是好朋友，從十二歲上相交，到半年前十八歲開始，一向都是好朋友，好到穿一條裙子，幾幾乎也共一條褲子。

從半年前，印星突然出現在「野馬坡」鎮上，稀奇古怪的，丁燈和秋水成了寃家。

× × ×

印星突然出現在野馬坡上，是一個人，稀里糊塗的，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出現的。

印星二十剛出頭，是個大小伙子，是個笑口常開的坦誠爽快的大小伙子。

如果是一匹馬，尤其是匹好馬的話，突然出現在野馬坡鎮唯一的「侯老馬場」裏，沒人奇怪。

因為，「侯老馬場」的馬，誰也說不出來路，見怪久了，自然不怪，所以沒人再覺得奇怪。

印星不是一匹馬，印星當然够稱一聲「好」，但他是個人，一個人的突然出現，是不會沒人奇怪的。

見怪久了自然不怪，野馬坡鎮的上千居民，竟然沒人奇怪印星的來路和來由。

丁燈和秋水，那時還是好朋友，她倆奇怪過。

她倆只是存了好奇的心，再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偏偏覺得印星和鎮上同樣年齡的大小伙子不同，所以找上了印星。

印星這個名字，不知道是有什麼魔力，他到野馬坡鎮的第三天，就獲得了十有八九鎮民們的好感。

祇有一個人，和一個地方的很多人，屬於例外。

那個人，侯老馬場的東主，侯夢老。

那個地方，侯老馬場。

侯夢老並不叫侯夢老，老是別人對他的尊稱，他叫侯夢熊，似乎是取「文王夢熊」的掌故。

野馬坡鎮上的居民，讀過書的人不多。

侯老馬場的那些人，識字的更少。

所以最早曾有人以「熊老」來尊稱侯夢熊，是侯夢熊自覺「熊」字欠雅，問過他那些慣於咬文嚼字拍馬屁捧臭脚的城中名士們，才改為「夢老」。

其實，侯夢熊才四十八歲，怎麼看怎麼覺得離「老」還遠得很。

侯夢熊並不是野馬坡鎮上土生土長的，是外來客。

其實當年野馬坡鎮，土生土長的居民只有九戶，因為當年野馬坡，是個道道地地够「野」到「荒」的窮鄉，除了九戶窮的搬不了家的獵戶，能搬的早走了，外鄉的根本不會遷居來這種地方。

九戶土生土長的獵戶，如今只剩下「野火」一家人了。

「野火」當然不是姓名，是因為他脾氣爆的像把野火，燒起來不管南北東西。

「野火」姓田，於是人人就順其自然的叫他田野火。

田野火現在六十多了，而野馬坡鎮也文明了許多，於是多一半的人，叫他田老爹。

田老爹有兩個兒子，老大田文，二十年前就離家出走，直到今天斷無消息，田老爹像根本就沒這麼個兒子似的，半點也不担心。

老二田武，三十六啦，十年前娶的媳婦，現在是侯老馬場的一級馴馬師，月錢紋銀二十兩，也是侯夢熊的親信，紅人。

野馬坡鎮並不是現在才這麼繁榮，二十多年前就開始繁榮了。

十九年前，野馬鎮上發生了一件塌了天的大禍，侯夢熊就是當時隻手挽狂瀾消滅那場大禍的人。

也是從那時候，侯夢熊才決心定居下來。

鑑於前朝（元）蒙古騎兵的神速矯捷和悍勇，「大明」朝定鼎之後，就創建了騎軍。

用騎軍來克守邊陲，來示威化外，來安定民心。

有騎軍就一定要馬匹，野馬坡鎮恰正是野馬代代族生的地方，於是野馬坡鎮成了名鎮，大鎮，專供軍騎和專門馴馬的「馬鎮」。

野馬坡成為名鎮，至少是川，滇，貴大川角地帶的第一大鎮，有三十年了。

野馬坡鎮當初盛鼎時期，也有過一個馬場，當然不叫「侯老馬場」，不過現在已經沒人再提及它，也許除了「野火」和侯夢熊外，別人也不大清楚，總之，如今是「侯老馬場」在支持着這座只出快馬的大鎮。

既是這樣，侯夢熊在野馬坡鎮上的聲威，自然也就從不作第二人想。

既然這樣，印星不被侯夢熊接納，不能叫侯夢熊喜愛，印星似乎很難在野馬坡鎮上居留，自更談不到有好的工作和食宿。

錯了！

印星在野馬坡鎮上，不但有好的工作，居然食宿方面也好的出奇。

印星就是不同於別人，也許因為他有一對像極星星似的大眼睛。

× × ×

星星當然很亮。

一閃一閃的星星，更亮，至少看上去是更亮。

一閃一閃的星星，男人將它比作女人的眼睛。所以星星也該是女人的專有物件。

丁燈有雙和印星一樣像極星星的大眼睛。

秋水的雙眸，更像星星。

她倆相同。

不同的是，當丁燈的星星，在一閃一閃發亮的時候，一定是有一個男人被她的熱給溶解了。

秋水的星星閃閃發着亮光的時候，倒楣的未必只是男人，也許就是女人。

被溶解了也好，倒楣也好，未必就會「死」，不過有時候的確會比死還叫人受不了。

丁燈和秋水，這不同來路，不同身世的兩個女人——

丁燈和秋水，這絕對不同心性和行為的兩

個女人——

丁燈和秋水，原先本來是好到幾幾乎可以共穿一條褲子的兩個女人——

現在，在日正當中的時候，在野馬坡鎮最熱鬧的「東長街」的街心上，正互距五步，四目眈眈，星星對星星，一閃一閃的怒瞪着。

野馬坡鎮上，敢惹秋水的不多，敢惹丁燈的人更少。

不過一心想看丁燈和秋水打上一架的人，却難以計數。

機會終於到來——今天。

所以儘管在表面上，各店舖，各行業，全在按步就班的像平日一樣，其實，開乾麵舖的米老大，把那張大麵餅兒已趕的垂在地上尺多長了，却還不知道。

牛小寶給他爹打酒用的葫蘆，成了無底洞，楊家燒鍋舖的楊三，一杓又一杓，酒幾乎在地上積了三分厚，他還是照樣一杓又一杓的往牛小寶那葫蘆裏裝。

朱眸子的屠刀揚起，一動不動，像是遭了「定神法」，呆的像頭蠢豬。

王大娘正餵小二子吃粥，小二子成了粥鍋剛剛爬出來的孩子。

所以，五行八作，全在一心的注意着街心上的星星對星星。

丁燈往前邁了一大步。

這距離仍然打不起來。

可是居然有人已閉住了氣，張大了口，刺激的使五官四肢全緊張到極點。

秋水絕不示弱，也往前邁了一步。

這一步只有剛才丁燈邁出的半步遠。

所以有人業已認定，秋水的氣勢比丁燈弱些。

現在是三步半的距離，用尺量七尺掛零，還是打不起來。

丁燈的星星一閃，光采詭詐而帶着輕蔑。有人懂的這種神色態度，是恥笑秋水往前邁的步子不够大。

不够大就是不够膽氣，也就是有了畏懼。

秋水的星星也一閃，是比冰還冷的一閃，是沉着抑或是矯作，誰也看不出來。

丁燈一甩長長的大辮子，又往前邁了一大步。

現在她們中間的距離，只有四尺多些了。

剛才閉着氣張大口的人，趁此時機猛喘一口粗氣，眨下眼睛，生怕再遲錯過星星碰星星的熱鬧。

四尺多些，就算兩個人全動手，那也只是手和手動，大家要看的是突然爆發的肉搏，所以全希望秋水能先不動手。

秋水沒有動，一身上下什麼也沒動一動。

丁燈嘴角微微一蹺，越發表示出她內心對秋水的蔑視。

秋水那張眞像「秋水」的臉，冷着，靜着，只是緊盯着丁燈。

「是妳對別人說，我每天晚上都睡在給印星準備的臥房牀上的？」丁燈的聲調不低，所以已經有許多人在伸舌頭。

他們心中羨慕印星的遇合，更驚訝丁燈的大膽。

「正相反！」秋水的話像她的人，冷的叫人發抖：「是妳對別人說，我如果有一夜不睡始終空着而爲印星留下的房間的那張床，就一定失眠！」

印星是這場罕見並立刻要發生的火爆肉搏的導火綫。

「哼！我丁燈才懶得理會妳睡誰的床！」

「正是，至少妳該還明白我秋水的作風，別說妳僅僅是睡一張空床，那怕床上有個小伙子，也和我秋水是風馬牛！」

這種話，野馬坡鎮上能够時常聽到，不足爲奇。但是說這種話的人，是丁燈和秋水，却成了百怪千奇一世難逢的事。

「妳發個誓秋水，沒說過那些話。」

「妳該發誓的丁燈。」

「誰說過那些話，誰就舌頭尖生個疔！」

「好，誰說過誰生疔在舌尖上。」

星星還是一閃一閃，只是已隨着主人往囘走去。

×　×　×

野馬坡鎮並不是沒有王法的地方。

恰恰相反，和所謂極够開化，文明，知識水準高的府，州，省城裏的人，更守法。

儘管是這樣，只爲野馬坡鎮已是一等大鎮，只爲野馬坡鎮是供應軍需馬匹的唯一大鎮，所以官家特派了一名守備大人，和五百名精兵，來保護野馬坡鎮鎮民的安全。

守備大人姓鍾，很能幹，够親民，因爲他兼理政事，所以不僅是保護鎮民的官，也是爲鎮民來分斷是非曲直種種可能發生事故的官。

侯夢熊曾經叫他那第一智囊，人稱「皮包骨」的古寶皮，悄悄聯絡過鍾守備，鍾守備精明的直打哈哈，看樣子是沒什麼事的話，他不願意開罪侯夢熊這個野馬坡鎮的第一鎮民，不過若是有了事，他似乎也並不賣這位第一鎮民的勢力或金銀的賬。

所以侯夢熊也沒再往更深的地方結納鍾守備。

所以，鍾守備也沒有拜會過侯夢熊。

因爲野馬坡鎮上的居民，識字的不多，所以鍾守備在詳細考察過當地風尚人情後，訂定了十條律法。

鍾守備作事從無不備，十條律法和當地民風等情，先一步層峯上呈，直等到上諭下示來到，准他來辦，他才分寫了拳大的黑字，佈告在守備府前廣場上，使鎮民無一不知，並且作到知而了解，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當地民風强悍，克守古制禮法，砍斷一個人的一條腿，就許鳴炮，跪伏賠罪，罰上多少銀子算完，但是如果捉到一個偷兒，或是中傷他人，尤其是當衆公開的侮辱而經過實證是故意的，惡意的話，被害者的要求，幾乎能使害人者賠掉一條命。

鍾守備既然是按當地風氣民俗定的律條，自然對偷兒等等的罪判，也重的多。

因此鍾守備甚得鎮民的敬愛。

印星現在的工作，是專給鍾守備調理坐騎，也就是「馬夫」，別小看這份差使賤，馬夫和馬夫不同。

鍾守備從前的馬夫，親兵們都能喝來呼去的使喚，如今換了印星，事情反過來了，是印星能喝來呼去的使喚親兵，像鍾守備使喚親兵一樣。

原因很簡單，五百名精兵中，親兵有五十名，包括鍾守備自己的兩匹很好很好的馬，是五十二匹坐騎，馬夫只有三個人，印星算個馬夫頭兒。

印星到差，是秋水的人情。

鍾守備和秋水家，似乎有什麼關係，不過鍾守備並沒有因爲這個緣故，就特別的看重印星。

他看重印星，可以說是敬重印星，是爲了發生的一件事——

印星到差的第二天，一清早。

鍾守備正和十名親兵焦急的等待坐騎，要很快的去追捕三名越境的逃犯。

在天亮前，鍾守備才得到密報，逃犯在鎮上休養過一天一夜，已獲得快馬的濟助，將要動身到五十里外的山區去。

印星被叫醒，上諭要他選十一騎最好最快

的馬，立刻聽用。

印星把馬選出來了，也備好了一切應用東西，不過他却大着膽去見鍾守備。

他告訴鍾守備說，這所有的馬，包括鍾守備認爲已近於寶馬的兩匹坐騎，都决對跑不出三十里路長，因爲第一馬種就不好，第二，平日餵養的不好，第三，千萬不該在前天都換了新蹄，並且沒有換蹄後試騎。

鍾守備認爲印星的話，太過誇大。

印星却說，若是三十里外，這些馬還能奔馳，他願意輸上半年工錢，那是六十兩雪白的紋銀。

印星並且說，如果追捕不到逃犯，如果鍾守備願意請他帮忙的話，他保證會把三名逃犯全緝獲歸案，條件是他只聽鍾守備一個人的命令，包括親兵在內，要全聽他的，尤其對愛惜自己的坐騎這一方面。

鍾守備以九分不相信的態度，答應了。

結果……

現在是親兵們全聽印星的。

舉一反三，鍾守備是有心人，曾和印星關上房門談了大半天話，事後，只說在稱呼上鍾守備改作「印老弟」，別的就用不着多說了。

所以印星別看只是個馬夫頭兒，就是不同於別的馬夫頭兒。

野馬坡鎮的居民們，對印星好，可不是因爲這個緣故。

印星替鍾守備緝獲逃犯的事，到現在並沒有傳出去，鍾守備嚴諭過手下，若是消息外洩，以違抗軍令論罪，那是砍頭的死刑。

守備府的馬，全由侯老馬場供應的，當時點交的時候，皮包骨曾一再誇說這五百匹馬，都够稱聲「龍」。

現在經過印星點破，鍾守備心裏有數，五百匹馬不是匹匹龍，而是騎騎虫。

於是暗暗的請印星帮忙，再到侯老馬場重選良駒。

印星去了，那天，是侯夢熊第一次知道鎮上來了個叫印星的外鄉大小伙子。

那天，侯夢熊因爲鍾守備沒有到場，只是十名親兵陪着印星，所以他也沒有露面。

侯老馬場和官家定有明約，對守備府的馬，是沒有還價的要任憑守備府挑選，當然一匹有一匹的馬價，馬價是由官家按雙方憑報單據付出的。

印星選馬，驚住了整個的侯老馬場的人。

事後皮包骨密報給侯夢熊說，印星這小子像個「馬猴」，是當代的「伯樂」，選去的五百十匹馬，等於是選走了侯老馬場的「馬魂」，現在馬場大小溝子裏，總計上萬的馬，再也選不出第二批這樣的五百十騎了。

作大事的人，的確有作大事的氣度和想法，侯夢熊雖然也十分驚訝，但等他問明白印星僅僅是鍾守備的馬夫頭時，反而笑了。

他悄悄吩咐皮包骨，在多隔幾天後，去請出印星來，別來馬場，到另一個好地方，他要親自見見印星，和印星談談。

×　×　×

「丁家棧」。

丁家棧的「靜樓」中。

皮包骨斟酒，主客只有一位，印星。

作主人的，正是馬場東家侯夢熊。

另外還有三位堂客。

一是陪客的丁家棧，現在的主人丁燈。

另外兩名極美而媚的嬌娘，那是侯夢熊供養着專爲招待貴賓的侍姬，據說是道地的「江北」姑娘，但却在「蘇州」長大。

既然是江北姑娘，自工內媚。

既然在蘇州長大，自然溫柔。

既然由侯夢熊選中聘來，自是最美的。

今夜晚筵，侯夢熊既然把手下兩位最工內媚，最溫柔，最美麗的侍姬召來，可見他對印星的看重，也可見他是抱定了必成的信念。

丁燈是丁家棧的主人，但未必有資格作侯夢熊宴請貴客的陪客。

如今既然在座，當然資格上已沒了問題。

這是丁燈第一次和印星見面。

印星給侯夢熊的印象很好，因爲印星有些拙笨，因爲印星不善答對，更因爲印星被侍姬秀秀敬了杯酒。

那杯酒，秀秀有心的在捧敬時，在印星不知接好拒好時，竟柔荑輕舒，握住了印星的手，硬塞的把酒杯塞在印星手裏，印星紅了臉，像染紅的鷄蛋。

印星有問必答，都是實話。

印星除了不願意提他的童年，別的事全都說了。

印星曾在「馬賊」羣裏住過五年，所以知馬，能馴馬，會選馬。

印星目下的工資，是每月十五兩銀子，供食宿。

印星沒有牽扯，是孤兒，本是江南杭州人氏。

侯夢熊於是開門見山說出心裏話，他答應把秀秀送給印星作個伴，伴多久是印星的事。

他答應在鎮上給印星買一座房子，是送給印星的，包括房子裏面的一切佈置。

他答應印星每月紋銀四十兩的工資，只要印星每天去馬場工作兩個時辰，工作是選馬和馴馬。

他答應在名義上，印星是第一馬師，除了他本人外，包括皮包骨，全沒有指揮印星的權力。

印星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

丁燈笑的像風擺柳絲。

丁燈的笑聲，像銀鈴鐺。

侯夢熊拍着印星的肩頭說，他不是要印星立刻囘答，他能等，等上十天半月沒關係，所以勸印星現在該放開懷的歡飲，行樂。

他最後說，他另外還有個約會，先告辭了，不過他要留下秀秀來陪着印星，又指着丁燈，說丁燈可以證明「靜樓」够靜，臥室早就佈置好了，只要印星喜歡，住多久都行，一切費用全算他侯夢熊的。

印星紅着臉，像一連串爆响的爆竹般，連說了十二個不字，並且手指着秀秀。

侯夢熊笑的更爽朗了，說不論印星將來的囘答，是願意抑或是不，今夜秀秀侍眠的事已成定局，這是他侯夢熊的一片誠心，要印星像個大丈夫，像個眞英雄，能醒握天下權，醉枕佳人臂的大丈夫，像難過美人關的眞英雄。

就在這些話聲中，侯夢熊和皮包骨及另一位佳人嬌嬌，全抿着嘴走了。

丁燈走在最後，星星曾掃過印星全身，熱的像團火，又似乎別有涵意。

印星可不懂「眼睛會說話」的奧妙，竟自呆坐着沒去理會。

所以丁燈哼了一聲，說了句「呆瓜」後，就走沒了影子。

×　×　×

秀秀不敢在丁燈面前說謊。

秀秀說，那「呆鳥」般的印星，就在宴客的位子上，一動不動的坐到天亮。

秀秀曾打了個盹兒，醒來，已經沒了印星的影子。

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丁燈心眼裏塞滿了印星的影子，所以她連茶飯都懶的吃。

丁燈是個敢作敢當的女人，所以在第二天傍黑，印星正經過丁家棧大門口時，她一把就拖着印星進了客棧。

印星掙扎，又怕掙扎時誤撞到丁燈什麼地方，於是尷尬的被丁燈又拖上「靜樓」。

「靜樓」換了佈置，高雅華貴，丁燈說，從現在起，這座小巧美輪美奐的「靜樓」，就是印星的私宅，這和侯夢熊沒有關係，是丁燈願意的事，只要印星喜歡，夜夜住，日日來，或高興什麼時候來全行，總之，「靜樓」是印星的了。

印星趁個空兒，一掙掙脫了衣袖，像條喪家犬似的奔出了丁家棧。

他只顧逃避能溶解他的熱丁燈，不料一頭撞到別人的身上。

沒撞在別人身上，那是因爲人家手快眼快，一隻手掌恰正抵住撞向前懷的頭。

印星知錯，還沒來得及瞧清楚被撞的人，前胸就捱上一拳，這一拳擂的他坐在地上，沒喊痛，却痛到骨頭夾縫裏。

他抬頭看，是對星星，灼灼的發着冰冷刺骨的寒光。

丁燈正好追出來，看到印星的樣子，笑成風擺荷葉樣，碎步上前，左手拉起印星，右手拉住了打倒印星的人，然後笑着介紹，那個人正是秋水。

印星就是這樣認識秋水的，這是丁燈自己的想法。

丁燈見到秋水，沒好意思再蠻纏印星，兩對星星進了丁家棧，印星這才撫着胸口搖着頭回轉守備府。

這一切，只不過隔了頓飯光景，侯夢熊就全知道了。

皮包骨在鎭上廣設眼綫，並不是專爲了印星，而是這次恰好用上。

侯夢熊冷冷地囑咐皮包骨，要立刻去辦兩件事。

第一件，必須請丁燈幫忙辦到，不論用什麼方法，要把印星收爲己有。

第二件，派出專人，去印星所說的「遼東打虎山」，探聽那撥子馬賊動靜，必須要打聽出印星的出身，對證一下印星所說的話。

× × ×

是當該也是該當，丁燈一早來找秋水。

秋水早就死了父親，她和母親冷氏相依爲命。

冷氏在鎭上開了家藥舖，生意不惡。

鍾守備正是冷氏的親外甥，不過這一點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的事，侯夢熊偏偏知道，不能不說他神通廣大。

不過侯夢熊廣大的神通，仍然有了空隙，並沒能打聽出來印星和冷氏及秋水的關係。

反而是丁燈，誤打誤撞發現了印星一大早從秋水家出來。

丁燈大清早來找秋水，是約秋水騎馬，順便打兩隻野鷄或山兎，回來下酒。

所以丁燈騎着一匹「胭脂紅」，還牽着一匹「烏斑豹」。

秋記藥舖還沒開門，丁燈繞走後宅後門。

剛轉過牆角，正看到印星悄悄的掩闔上秋水家的後門，並且隱隱約約，似乎看到門內倩影閃移。

丁燈一楞，在想。

在想也想不明白內情之後，才記起該問印星，印星却已不知道走向何處。

丁燈把事放在心裏，若無其事的仍然相約秋水試馬行獵，秋水自是不會拒絕。

回程中，丁燈才繞着圈子問秋水，對印星的看法。

秋水冷淡的回答說，她已經記不得印星的模樣。

丁燈有心，再試探秋水可曾也見過印星。

秋水搖頭，表示沒有。

丁燈要秋水仔細想想，想想再說。

秋水堅決的說，不用想，並且在聽出丁燈用意之後，說她要伺候母親一世，別說什麼印星，就是金星，她也不會看在眼裏。

丁燈沒再追問下去，午飯就在秋家吃的，所以巧又不巧的，看到一間專爲給男人準備的潔淨臥房。

更不巧的是，發現牆上衣釘，正掛着印星的米色長衫，丁燈無法再忍耐下去，直指秋水騙她，並且說出清晨發現印星從後門出來的事，秋水立即逐客，自此好友交惡。

丁燈不是個不重感情的女人。

尤其是她和秋水，六年閨友，知己知心。

回到丁家棧後的丁燈，將「靜樓」中大小物件全部砸毀撕碎扯爛後，丁燈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首先就發現在秋家發生的事件，絕對不像秋水平日的作風。

秋水並沒否認印星大清早不是從她家離開，不過也沒有承認，於是丁燈寫了張條子，叫客棧的小斯送去秋家。

條子上寫的十分簡單——

別爲早晨和中午的事生氣，那些都過去了，別忘記我們的友誼，我在希望妳立刻來，丁燈。

秋水沒來，來了回條，回條才促使丁燈下定決心，和秋水勢不兩立。

丁燈，我不慣和個窺人隱私的人相交，從此你東我西，絕不相認，秋水。

丁燈扯爛了那張條子，擂碎了身旁的八仙桌，發狠的說，她要燒把「野火」，把秋水生生逼離開野馬坡鎭。

× × ×

「野火」田老爹，的確是差上一點點，就被皮包骨生生逼離開野馬坡鎭。

皮包骨在鎭上，另有個當店，兼營「壓死人」的「印子錢」。

野火就偏偏上了當，借了皮包骨一百兩銀子。雙方按律立有借契，利息够重，重的可以壓死野火，但是野火仍然借了。

皮包骨的規例是，借錢必須要有抵押，野火的抵押，是他現在居住已經五代的祖屋和院地。

明眼人早就心裏有數，皮包骨僅僅是條狗，主人是侯夢熊。

侯夢熊不止爲着一個原因，早就希望着野火遠離野馬坡鎭，走的越遠越好，如今正是機會。

還錢的日子到了，野火當然還不出，不過在雙方經官的當兒，野火說過，只要再能寬限他五天，他就會本利還清。

鍾守備希望皮包骨能答應這五天的寬限日子，但不能用守備的勢力來硬性的叫皮包骨答應，所以皮包骨只回答了一句話——按據約而行。

野火在搬出他一切東西來的時候，秋水到了，用一百五十八兩銀子，替野火還清欠債，叫侯夢熊和皮包骨的希望成空。

不僅這一個不如意，緊接着侯夢熊獲得遠方朋友的實證，遼東打虎山的馬賊，依然猖獗的佔據着山區，幾經費心花錢，有了確證，馬賊羣中，從來沒有姓印的，當然更沒有姓印的孩子。

侯夢熊仍不死心，直到由丁燈轉來口信，印星堅決謝拒侯老馬場的聘請，才使侯夢熊把印星當作了眼中釘，暗中想辦法剷除的最大目標。

× × ×

印星到野馬坡鎭，已經整整的一年了。

野火由秋水代還了皮包骨的銀子，也有半

年了。

這天中午，印星突然到「大利當店」去拜會皮包骨。

印星被招待在客房中，皮包骨皮笑肉不笑的相陪，在喝過茶後，皮包骨道：「印馬師有什麼指教？」

印星神態有些羞澀的說道：「借……借銀子。」

皮包骨一拍印星肩膀道：「一句話，借多少？」

「二百兩。」

「二百兩嗎……」皮包骨故意拉長話尾，道：「印老弟，可不是個小數目，按說憑印老弟……」

「我有抵押！」印星明白皮包骨要說什麼，立刻表示出自己不是空手白借。

皮包骨道：「那就好辦多了，印老弟，這抵押是……」

印星沒說話，掏出個尺長五寸寬的黑軟鹿皮小口袋來，往桌子上一倒。

赫！竟是好幾十顆三角狀每顆一兩的黃金錠！

皮包骨驚在心裏，笑在臉上，試過的確顆顆都是十足赤金，找來中證，立好約據，十顆三角金錠作抵，借了兩百兩紋銀。

這件事，侯夢熊自然馬上就知道了，不過想不出來印星有金子不賣，反而出高利借銀子的道理。

隔了才半個月，印星又來了，這次借一千兩，是用五十顆三角赤金錠兒作的抵押，有中證，也立有借據約契。

侯夢熊當夜和皮包骨私室密談，直搖頭，着實想不通印星的居心。

沒出三天，野馬坡鎭上傳出消息，秋水家，秋大娘冷氏，丟了存有兩代的一百顆十足赤金三角錠兒。

皮包骨笑了，侯夢熊也笑了。

印星這一次，是非乖乖的聽話不可。

爲了小心，皮包骨拜訪秋大娘，證實那些印星交作抵押的三角金錠，正是秋大娘丟的東西，印星是個偸兒！

皮包骨找上了印星，在丁燈家的「靜樓」談話，皮包骨態度强硬，命令的對印星說，要印星明天一早，辭去守備府現職，到侯老馬場報到，月錢五兩，工作是馬夫，專管伺候場主和他皮包骨的坐騎。

印星直斥皮包骨在作白日夢，這些答問，丁燈全在一旁。

皮包骨使出絕招，直指那三角金錠，是印星偸來的東西，如果印星不肯就範，皮包骨說他要取證告到守備府，本鎭對小偸的判決極重，是一百大板，枷三月，苦工十年，要印星三思。

印星現出色厲內荏的神態，威脅着皮包骨，說如果經官，他印星是個光脚漢，不怕皮包骨這種穿鞋的人，總有一天，他要皮包骨後悔，他要皮包骨像條狗一樣爬在地上，他要皮包骨在野馬坡鎭上，永遠抬不起頭來！

印星錯了，他忘記丁燈在旁作證，更沒想到，皮包骨在屛風後面，早請到了印星借錢時的中證。

所以印星走後，皮包骨立刻具狀，加附丁燈和中證白達的證辭，及兩紙原借據，連夜告到守備府。

這當然是侯夢熊和皮包骨早經計劃好的。

不行，守備大人巡視山區未歸，由文案師爺方先生收了狀，並且批示明天公開審問的時刻。

× × ×

守備府的公堂下，眞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當然也有沒來的，侯夢熊就沒來。

鍾守備升堂，堂上堂下一片肅靜。

先帶原告，皮包骨跪在堂下。

「皮包骨帶到！」親兵揚聲高喊。

一聲怒哼傳自堂案後面，親兵才知道錯在那裏，急忙改口道：「原告古寶皮帶到。」

堂下已笑聲震天。

鍾守備很給皮包骨面子，堂諭說，古寶皮爲了地方公義，出頭原告，特賞座位，坐詢。

皮包骨拜謝，眞的大搖大擺而坐。

審問開始——

「古寶皮，你狀告的事情，可是實在的？」

「草民天膽不敢誣告良善，全是實情。」

「嗯，不過本官要提醒你，誣良爲盜，罪名不輕！」

「草民知道，若有誣詆，甘願伏罪。」

「很好，如果屬實，本官也有重賞。」

「草民並不望賞，只爲本鎭不容有這等人在，方始出頭。」

「嗯，來呀，帶被告印星。」

直到現在，堂下千百鎭民，才知道皮包骨告的是印星。

印星謝拒侯老馬場聘請的事，不是新聞，於是鎭民們紛紛議論，都認定印星這次只怕非倒楣不可。

印星帶到，臉上含笑。

「帶證人丁燈，白達。」

丁燈，白達也帶跪堂下。

「帶證人冷氏秋大娘。」

秋大娘也到了堂上。

原被告及證人，齊跪堂下，都神色不變。

「原告被告及證人聽着，本官問到何人，何人開口實答，公堂之上，不容刁賴，不容多口，懂？」

跪着的，一口同聲回答了個懂字。

「古寶皮，你的證物帶來了嗎？」

「草民帶在身上，現在呈堂。」

「不必，撤放堂下地上。」

皮包骨把那六十顆三角的金錠兒，撤放堂下地上。

「印星，你上前認認，可是你向古寶皮借銀所用的押物？」

印星上前，仔細看過，道：「是小民抵押原物。」

「古寶皮，你說印星押物三角金塊，是偸自冷氏秋大娘家中，可有證據？」

「回大人，秋大娘現在堂下，就是最好的證人，大人請秋大娘上前認認，就知草民所告無一不實。」

「秋大娘，妳是丟過許多家存的三角金錠嗎？」

「是，民婦曾被偸過家藏金錠……」

「妳仔細認認，堂下地上的那些金錠，可是妳的原物？」

「回大人的話，民婦不必細認，堂下地上的金錠，並非民婦家藏原物！」

這句話，像五雷一樣，直轟皮包骨的瘦頂！

所以皮包骨忍不住在堂下揚聲道：「秋大娘，我爲妳出頭，妳怎麼沒有良心？我去見妳，妳自己說過，丟的是三角金錠，現在……」

「古寶皮住口！」鍾守備怒聲訓斥道：「本官早有明示，你竟敢蔑視公堂，來人呀，撤去古寶皮的座位，再若大膽擅自開口，掌嘴二十！」

堂上咆哮虎威，幾乎嚇出皮包骨的尿來。

「秋大娘，古寶皮雖然擅自發問，但這也正是本官將要追問的，妳說個明白。」

秋大娘道：「是，民婦被盜祖傳三角金錠不假，但那是每錠五两的金顆，如今堂下金顆

，最多兩重……」

「草民斗膽，懇請大人恩賜發言。」皮包骨忍不住向堂上懇求。

「你講！」

「謝大人，五兩金錠，化作一兩金錠，是簡單容易的事，秋大娘該上前看過，分清成色之後，再說是否原物才對。」

「古寶皮，你說的有理，秋大娘，妳着實該上前仔細看過。」

「不必！」秋大娘頭一搖道：「民婦失金的第五天，已由『野火』田老爹，和印星二人，緝獲偷兒，原物歸趙！」

皮包骨第二次叫五雷打中頭頂門，差一點就當場昏倒。

問案要問的人口服心服，鍾守備仍不算完，道：「秋大娘，歸趙的原物可在？」

「在，民婦接獲召令，知道是因民婦失金而起，所以已帶來公堂。」

「呈驗！」

秋大娘呈上金錠，是二十顆，果然和堂上地上的全不一樣，唯一相同的是，三角狀兒。

鍾守備將原金發還秋大娘，目注皮包骨道：「古寶皮，你還有什麼話說？」

皮包骨這時候又想好了對策，說道：「草民斗膽，敢請大人問問印星，他這些金子的來路。」

「哼，既然不是秋大娘之物，印星金錠來路，就和本案無關，不過本官知道，若不問個明白，你是不會心服口服的，印星，當堂實供金錠來處！」

「大人請傳李訓李哨官，一問即知。」

李訓傳到，作供說：「是三個月前，卑職奉大人令諭，押解軍馬到成都，臨行，印星取出他家傳百年人參一支，請卑職到成都代其賣出，得銀化作三角金錠，每錠一兩，卑職到達成都，恰好州官大人太夫人七十壽慶，遂託總管獻上人參，獲賞黃金三百兩，卑職皆代作三角小錠，歸來交給印星，大人不信，可驗錠上印記，有成都珍寶樓章誌。」

鍾守備驗過，半點不錯。

皮包骨現在，早已面無人色。

印星並不算完，當堂供出皮包骨約見「靜樓」，威脅恐嚇的事情，更說出丁燈，白達在場。

詢問白達，白達那敢有半句謊言，一五一十說出。

、再問丁燈，事果不假，皮包骨已經軟在堂下。

印星公堂慷慨陳辭，直指皮包骨種種惡行，更拿出「野火」借銀的事情作比，聲明要請守備大人按誣告，恐嚇，威脅重律來法辦皮包骨。

皮包骨只剩磕頭的份。

印星又說，姑念皮包骨人瘦如枯木，重刑必死，也必須判罰重金，以作為被告受誣的賠償。

鍾守備當堂詢問皮包骨，皮包骨迭聲答應，最後判罰紋銀兩千兩，仍須挨上二十大板，才拖出公堂。

印星當堂贖同金錠，把所得賠銀，全部捐獻出來，作野馬坡鎮濟貧之用，於是一場官司，使印星一夜成名，而皮包骨和侯夢熊，十多天沒露過影子。

大約隔了皮包骨公堂丟醜後半個月，在中午時候，皮包骨一個人，一匹馬，馬後是簡單的行囊，穿過「東長街」，出了野馬坡鎮。

傍晚，田武回到他爹「野火」的家，高興的，悄悄的，告訴「野火」一個消息。

侯夢熊因為皮包骨作出那等丟人的事，已經算清了皮包骨的工資，逐離侯老馬場，也就是說，從現在起，皮包骨已經不再是侯夢熊的智囊了。

這消息由「野火」傳給印星，印星只是笑了笑。

這消息第二天由侯夢熊親自拜訪守備大人，並向印星表示了歉意而證實，印星仍然是笑了笑。

第三天，丁燈在守備府外，等着印星出來，然後不管印星願不願意，把印星拖到丁家棧，告訴印星說，白天侯夢熊來過，託她轉一句話給印星，侯夢熊十分誠懇的請印星去侯老馬場，作侯老馬場的總管，也就是皮包骨從前作的工作，月銀六十兩，年有紅利，其他仍按第一次「靜樓」所談。

印星沉思時，丁燈壓低聲音又說，侯夢熊最後表示，如果印星不願意接這份工作，侯夢熊並不勉强，但他希望印星走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是，侯老馬場願意付出一筆鉅金，數目是五千兩紋銀，請印星離開野馬坡鎮，答應永遠不再回來，侯夢熊說，他十分喜歡印星的氣魄和膽識，所以才一心想保全印星，否則萬一要有什麼變故發生，他不能負責。

印星的答覆，依然只是笑了笑。

丁燈搖着頭，關切的道：「印星，你和我一樣，只是孤零仃的一個人，為什麼？你究竟是為什麼來這野馬坡鎮？」

印星仍然笑笑，轉身要走。

丁燈突然地，像是必須抓緊什麼似的，道：「印星，我不是自甘輕賤，如果你不願意作侯老馬場的總管，也不願意獲得五千兩銀子離開的話，還有第三條路走，那……」

印星作個叫丁燈噤聲住口的手式，笑笑，頭一搖，說道：「我懂，丁燈，我不能走，也不願意作什麼總管，我是很願意走妳說的第三條路……」

「好哇印星！」丁燈雀躍而起，道：「我們來商量細節，請人選個吉日……」

「慢，我只怕走了第三條路後，變成蒸了三天三夜的『粉蒸肉』！」

在丁燈暴怒扔出茶碗之前，印星已哈哈大笑着飛般跑出丁家棧的「靜樓」。

印星剛走，「靜樓」臥房的門倏忽自開，侯夢熊滿面秋霜緩步踱出。

丁燈冷掃着侯夢熊道：「如今你可以放心了吧？」

侯夢熊沒有答話，沉思着，緊鎖着雙眉。

「放手吧！」丁燈半解勸半警告的道：「印星不像別人，我都沒有辦法想，只怕你最好是能退一步了。」

侯夢熊的臉上，掠過陰森的獰笑，霍地站起拂袖而去。

丁燈好快的身法，一閃已阻住了侯夢熊的去路，道：「你就這樣走？」

「妳要我怎麼走法？」

「你該留下句話吧！」

「妳想要我說什麼話？」

「我爹，我哥哥，我要見他們！」

「丁燈！」侯夢熊冷酷的說道：「野馬坡鎮的人，誰都知道，妳爹和妳哥哥在十年前死了，死在『迷谷』的亂馬蹄下！」

「可是我知道他們沒有死，他們在你手裏，你就憑着這一點，才欺負我，才支使我。」

「就算是吧，又怎麼樣呢？」

「侯夢熊，你記得我們去年的約定嗎？」

「妳提我個醒吧，是什麼約定？」

「今年五月初，我就自由，而你也就叫我們父女兄妹團圓。」

侯夢熊道：「哦，我記得，怎麼樣？」

「今天正是五月初一！」

「我懂了，不過丁燈，妳堅持去年的約定

，對妳並沒有好處！」

「那是我的事。」

「不見得，妳當真非那樣不可，我不會出言無信的阻攔妳，不過，妳一定要拋棄此地的一切，永遠不再回野馬坡鎮來，至少我不能叫兩個已經死了十年的人，再還魂活着惹人的驚疑！」

「可以，我可以拋下這裏的一切，永遠不再回來！」

侯夢熊神色變了，冷冷地，陰森的，笑着道：「丁燈，這是妳的決定？」

「嗯，決不悔改的決定。」

「想沒想到，妳們一家三口，現在是身無分文，今後又怎樣生活？」

「只要有兩隻手，只要吃的了苦，天下沒有餓死的人。」

「好志氣！」侯夢熊道：「我會成全妳，妳等着吧，最多三天，絕對任妳自由。」

侯夢熊走了，走的是丁家棧後門。

× × ×

夜半，細雨。

秋大娘房裏一片漆黑，因為這正是好夢的時間。

秋水房中，也是黑漆一片。

前面的藥舖，那長長的木櫃上，有一盞燈，油燈，短短的燈草心，所以光亮也顯得微弱暗淡。

其實，秋水不在房中，秋大娘也沒在臥室，這屬於秋家的地區，在宅院和藥舖的最左也是最後面，那够大的花園的角落上，有間石屋，凡是到過秋家藥店的人，誰全知道，石屋裏放置的是已製或尚未製好的藥材。

平日這間石屋，少有人去，所以門上有把重約三斤的大鎖。

現在，石屋門上的大鎖，依然緊緊鎖着，放置藥材的石屋，自然沒人點燈，所以一片漆黑了。

誰能知道，石屋裏現在有人，人還不少。

誰能想到，石屋裏不但點着燈，並且燈明燭亮。

祇因為門窗，凡是露光透光的地方，早就全遮上了厚厚的烏黑色的毛毡，所以在外面來看，絕對不可能發現裏面的秘密。

裏面有秋大娘，秋水，印星和野火。

石屋很厚，為了保護藥材不受潮濕，四壁和地上，全多了層寸厚松板，無形中有了隔音的功能。

只要不是高聲喊叫，普通對談的話，在石屋外是很難聽到話聲的。

這是石屋的好處。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石屋既然功能隔音，外面若是有人，這人的步聲或這人的話聲不太高的話，石屋中也很難聽到。

石屋中，印星聲調很低，他仍然時時警覺，絲毫不敢大意，道：「所以說，丁燈全都按照她答應過的作了。」

「印大哥。」秋水在石屋裏，就不是「秋水」臉了，十分溫柔的叫着印星。

印星微一抬頭，笑對秋水。

秋水有些羞澀了，頭微低道：「印大哥別忘記丁燈姊身世可憐，這次她冒着生命的危險，從頭幫忙到現在，為的是什麼？」

「我懂，表妹難道信不過我？」

秋水道：「看你，這樣說也不想想人家怎麼受，我提醒你丁燈姊的事，是因為我太清楚她，別看表面上她十分隨便，其實本性剛烈，我怕到最後那個時候，她會悄悄的作出極傻的事來。」

「謝謝表妹，我會加倍小心。」

秋大娘這時說道：「侯夢熊老奸巨滑，這次皮包骨的事，丟了他個大醜，想不到他竟然能忍下去。」

「忍下去？哼！」秋水接口道：「這老狐狸有多精，只不過暫時為避嫌疑，把舉動壓後罷了。」

野火突然說道：「印老弟，你看皮包骨被逐出侯老馬場，是不是個陰謀？」

「老爹真是粗中有細，這是侯夢熊打的如意算盤，明着是趕走皮包骨，表示出他的公正和嚴明，暗地裏正好叫皮包骨去調集外面的人手！」

「這樣說，他是已經疑心你會武技了？」

秋大娘如此判斷。

「秋姨，這瞞不過他去，除非他真的是侯夢熊，而不是當年的『不死不休』侯鵬！」

「星兒，我到現在還十分奇怪，你爹當年挑了侯鵬的寨子，難道會始終不認識侯鵬？」

「秋姨，爹是個什麼樣的人您該知道，據恩師說，爹一向認為人沒有放着『長子』（此處代表人格行為高尚）不當，願意去作『矮子』的道理，既然作了『矮子』，自有說不出的痛苦，對這種人，應該得放手時就放手，能容人處且容人。」

秋大娘似乎估懷着某些往事，幽幽長嘆道：「不錯，他就是這個樣子的人，我不懂對今上的那件事，他又為什麼自不容忍又不容人，結果妻子兒女一家八口，慘死的只剩下你這一個小孩子！」

「秋姨，那不同。」

「我不懂。」

「秋姨，今上已是『燕主』，僅僅一人之下，堂堂皇皇，出兵綏靖君側，已是冒萬年之責，居然篡位自立……」

「朱明天下，天下朱明，憑今天的作為，百姓的福利來說，建文帝着實不如今上多多！」秋大娘接上這句話。

印星含笑道：「不錯，這也像古時的『齊桓』『晉文』，卒成霸業一樣，事是成功了，但先賢仍然不能承認那是『王道』，那是『正直』！」

秋水道：「不提那些好不，商量妥當今後的行動要緊，侯夢熊已經對丁姊……」

印星突然揮手示意秋水噤聲，接着五指輕彈，石屋內的油燈燭火，頓時全滅。

秋水側耳細聽，沒聽到任何聲音。

野火更不用說，只是在黑影裏發呆。

秋大娘究竟高過女兒許多，低壓着嗓子說道：「好大膽的侯夢熊，他真敢這樣目無王法，來的三個人，輕功很高，十有八九……」

印星低低的接口道：「秋姨，一共來了七個人，兩個已經摸進去了，兩個正站在石屋門前，三個人在三方面監視，侯夢熊一定獲得了什麼消息，這種安排是歹毒到決心一網打盡我們。」

野火剛要站起，黑影裏，印星硬把他又壓坐下去。

秋大娘輕輕悄聲說道：「我雖然不在乎這座藥店，可不能就這麼讓他們給毀了，何況前櫃上還有兩個伙計，左院住着兩位先生，印星，你……」

「秋姨，您不用管，我出去，定能料理得好。」

外面黑，石屋裏面當然更黑，黑沉沉的石屋裏，突然有了風。

風雖然只是那麼一陣子，總是風，石屋門封窗閉，會有風進來，怪。

兩條正守在石屋門口的黑影，這時侯悄悄的說着話。

一個說道：「有鎖，奶奶的，好大個的銅鎖！」

另一個也向前伸手，正摸在鎖上，一笑道：「很好，咱們過去。」

「慢着！」先前那個黑影道：「不搜這石屋了？」

「搜個屁，既然外面鎖着，可見裏面沒有人，這個也不懂？」

被人問短了，自然就不吭聲。

於是兩條黑影往園子深處走。

剛剛轉過那棵大榆樹，連鬼影子全沒見着，就每人挨上了一指頭。

有時候挨一刀，能毫不理會的照樣拚命。

不過有時候一指頭，會比一刀厲害的多，何況是在「玉枕」穴上。

兩條黑影誰也沒便宜，悄沒聲的滑躺到大榆樹下，睡了。

另外分三方面慢慢往內宅搜的三個夜行人，命運不比早昏睡剎那的兩位强。

同樣是沒發現任何兆頭，莫名其妙的身子一歪就躺到地上。

印星一連作翻了五名夜行人物，總要費些時間的，所以等再趕到內宅的時候，另兩名夜行人巳經摸到藥房前櫃了。

那兩名夜行客，業巳先撲奔內宅，在發現空空無人的時候，才到的前櫃上。

長長櫃台的後面，兩條長長的板櫈。

長長的板櫈上，睡着個長長的人。

另一個伙計，睡的是八仙桌，兩張八仙桌合攏來，眞比睡床還舒服。

不冷不熱的天，蓋床薄棉被，厚草墊子，舒服的這伙計鼾聲如雷。

一名夜行人，首先挑亮了油燈。

另一名更絕，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點上了高吊着的那兩盞明燈。

於是藥房內，亮如白晝。

燈亮下，現出兩名夜行人的面目。

一個稍矮，一個高也胖些，兩個人的樣子，看上去並不兇惡，不止不兇，並且都帶着笑容。

能看清面目，自然沒幪着臉，所以絕不是熟人。

至少他們不是在野馬坡鎭上，時時出進的熟人。

矮些的，一把就揪住了正作好夢鼾聲如雷伙計的頭髮，往上一提，伙計好夢成空，醒來掉魂。

一把鋼刀九環狼牙刀，刀鋒貼在咽喉上。

胖些的，樂了，直搖頭道：「別嚇掉這小子的魂，要不你問東他答西，那眞樂子啦。」

這時候，印星巳閃身到了兩名夜行人進來的門旁。

印星剛要抬手，他必須先制倒矮漢子，否則那被揪着頭髮的伙計危險大了。

適時！胖些的正哈腰伸手去抓櫃後面那個伙計。

那伙計恰好說了夢話，道：「外邊的巳經歸了你，屋裏的你就省省心吧！」

話說的趕時候，嚇了胖小子一跳。

印星也全身一抖，伙計的夢話像打招呼，給印星打招呼。

嚇了一跳的胖小子，二次伸手……

伙計突然自動坐了起來，肩以上的地方，恰好正在櫃台上面。

這伙計够膽，樂嘻嘻的對着胖小子一笑，道：「不必勞動尊駕貴手，俺自己起來，並且保證問什麼說什麼。」

胖小子倏忽退了兩步，手一翻，多了柄「虎撐」！

印星雙目陡射寒光，這伙計他沒見過，絕對不是秋大娘藥房裏原先有的伙計。

矮子也沒想到碰上這麼够膽的伙計，楞了一楞。

伙計又開了口，道：「聞聲掉頭，我說『九環奪魂』崔當家的，把那小子放下，他屁也不知道！」

胖小子虎撐一橫，道：「你認識咱們？」

伙計道：「不認識，不過咱們是吃的一鍋飯，東家慣在『樹上竄』，姓侯，我說的沒錯吧？」

胖小子笑了，虎撐垂落道：「你是早來臥底的？」

伙計道：「沒來早，也是剛到，也沒有『底』臥，湊合着睡板櫈。」

胖小子一聽不大像話，才一瞪眼，伙計又開了口，道：「打箭爐七殺兄弟，就屬兩位硬朗，另外五位全貪睡，躺下了，兩位到現在還沒覺得睏，不容易。」

伙計身子一飄，巳站到胖小子身前，看去隨隨便便的一伸手，像是和胖小子要什麼東西似的，事情眞怪，胖小子滿心是不甘不願的，但還是把手裏的虎撐送到伙計的手掌心中。

矮子傻了，沒見過，傻楞時，面前巳多了隻白玉般的手掌，矮小子想舉刀下砸，沒辦到，想跑，沒辦到，不想把九環狼牙刀送人，却辦到了，刀也到了這伙計的手中。

這個絕對不是藥店伙計，現在就是藥店伙計的伙計，把虎撐和狼牙刀，放在櫃台上，向另一名看似魂還沒有歸竅的伙計擠眼一笑。

妙事，另外那個絕對是秋家藥店伙計，幹了巳經年半的伙計，竟也向不是伙計的伙計一擠眼。

突然，這不是伙計的伙計，抓起矮子，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殺中的老六，「聞聲掉頭」崔不歸，猛的拋向剛好一步走出的印星。

印星不能不接，他巳經够快了，一隻手接人，身形沒停，但是等他到了櫃台邊，全店中再也找不到那不是伙計偏當伙計的影子。

印星當然要問另外那個伙計，那個伙計哭喪着臉道：「飯後，他就來了，五兩銀子請劉大夫去鎭上看病，又五兩銀子把王大夫請到丁家棧，五兩銀子支小二去看花不溜的大姑娘，十兩銀子叫我關店門睡大覺，他說是爺您的朋友，爺要叫他好聽的，是爺請他來，來晚上捉鬼，又告訴我鬼見了他就怕，有刀送刀，有劍呈劍，這不剛才全證實了。」

秋大娘母女和野火，拖着五個目瞪口呆的夜行人也到了，問明內情，驚駭不巳。

印星反而安慰她們，說這個假伙計，是友非敵，事巳經出了，當作不知道最好。

接着印星毀了七名夜行人的功夫，和野火用車拖出鎭外，往樹上一吊，不再過問。

× × ×

鍾守備平空獲得了兩千兩銀子的上賞，和升了一級。

因爲久未擒獲的「打箭爐」七殺惡匪，被鍾守備枷解入省，了啦三十幾件公案。

秋大娘心裏當然有數，也當然守口如瓶。

野火回去了，回到自己的家，他那第二個兒子田武，巳經在院子裏等了他一早晨。

田武現在的家，比田老爹可堂皇多了。

前些日子，皮包骨整老爹，逼老爹遷離祖屋地，田武沒露面，田老爹也沒問。

知子莫若父，田老爹心裏早就發過狠，算了，上輩子欠的債，這輩子來還，算是沒生第二個小子，算是第二個小子巳經叫野狼吃了。

所以田武一連叫了三聲爹，田老爹不用說答腔，連眼皮子全沒抬。

田武居然還叫了第四聲，單說這一點，田武比他爹的修養功夫就高。

田老爹當然是先進了房，田武接着也跟進去。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被鄔大野擊傷摔崖，幸爲寶馬馱回，得風火僧救治，復得郭彩綾贈予紫金丹，這是郭白雲親採靈藥製煉，功能起死回生，寇英傑服下後，又依照郭白雲所授十一字內功心訣，運功療治，終從死亡邊緣重獲新生，那晚，郭彩綾又來探視，寇英傑把郭白雲遺物交出，說出郭白雲爲鐵海棠所殺之事，郭彩綾瞻仰老父遺容時，悲痛欲絕，寇英傑不忍目睹，黯然退出靈堂，未幾，郭彩綾冷靜下來，對寇英傑稱曾被郭白雲收爲弟子一事似不相信，寇英傑婉轉道出郭白雲生前破格收他爲徒的眞意——

玉容悲慘淡　壯志更消沉

郭彩綾道：「只是他老人家却未能將生平絕技傳授於你，豈非有點……不盡情理？」

寇英傑冷笑道：「不——在下自郭先師處獲益甚多，今生肝腦塗地，只怕亦不能報答他老人家大恩萬一！」

郭彩綾想是難掩悲哀，在寇英傑說話時，她忍不住偷偷的低頭擦了一下眼角的淚。

「這麼說來——我父親曾經傳授了你些什麼……」

「郭先師在臨終之前，曾經將其生平絕技內功十一字眞訣口授與在下切記。」

「啊——」郭彩綾顯然吃了一驚，「你說的是眞的？」

「字字實言！」

郭彩綾臉上重新罩上了一片戚容，對於面前這個人，她不再懷疑了——

那內功十一字眞訣，除了父親以外，普天之下，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即使是這「內功十一字眞訣」七個字，除了自己與兩位師兄以外，也不會爲外人所知，此刻由寇英傑嘴裏說出，必然是再眞實也不過了！

消除了這番疑慮之後，郭彩綾立刻又回復到了現實——即便是最理智，最冷靜的人，在面對着這番打擊遭遇之下，也會亂了方寸。

「寇師兄！我相信你所說的，都是實情，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談……現在請你把我父親遇害的詳細經過告訴我——」

她顯得那麼憔悴，眸子裏噙着滾滾欲下的淚水。

寇英傑微微點了一下頭，遂即把郭白雲遇害情形前後訴說了一遍。

他很小心回答這個問題，除了訴說郭白雲應敵以及喪生經過，並未曾涉及其它。

郭彩綾聽說之後，終於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

「姑娘請節哀順變——人死不能復生——」寇英傑道：「眼前第一大事，是設法通知兩位師兄，先把先師的後事料理了才是上策？」

郭彩綾止住了泣聲！

她背過身子來，在手絹裏抹了一下鼻涕，又擦乾了臉上的淚痕，才回過身來：「謝謝你寇師兄——」她說：「以前是我錯了……我居然錯怪了你……我眞……該死！」

說着，眼淚就如同斷了綫的珠串似的，紛紛濺落在地！

寇英傑道：「姑娘保……重！」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就不知要怎麼再說下去才好！

郭彩綾看着他，呆了一會，吶吶道：「今天已經太晚了，明天清晨，我會親來奉迎父親的靈柩，寇師兄也請一起轉回共商大事——」

寇英傑木訥的點了下頭，道：「好……」

郭彩綾遂即動手，把父親的遺物包好，寇英傑幫她收拾着這些東西！

東西整理好了，郭彩綾拿起來，她還想要說些什麼，却禁不住再次湧出的熱淚，驀地，她奪門而出，頭也不回的去了！

× × ×

對於「白塔寺」來說，這眞是一件意料不到的大事——

清晨，當郭彩綾親自來到廟裏起靈時，這件驚天動地的大新聞，才爆發了出來！

當下即由「至明」方丈親自接待，把郭白雲的靈柩送上了喪車！

寇英傑被安置在一乘轎子裏，他的那匹「黑水仙」也被牽了出來，隨轎同行！

一行人素車白馬，浩浩盪盪的轉回「白馬山莊」郭宅。

——那是一幢建築雄偉，極爲寬廣的大廈，內裏亭台樓閣，雕樑畫棟，眞當得上美奐美命！

如非寇英傑親目所睹，他絕難相信，在這荒僻的邊遠山區，竟然會有如此勢派的一所建築物，即以之與當今王侯府邸相較，也不會絲毫遜色！

這裏僕婢成羣，人丁複雜，而掌握這所巨宅，一呼百喏的人，似乎只有一個！

「玉觀音」郭彩綾！

平素，這裏必然是很熱鬧的，大廈的一端，遙對着兩處山巒的隘口，由此遠眺着浩浩盪盪的黃河河水，更具有一種特別的勢派！

它的另一端，却是起伏連綿的高山峻嶺，山上永遠飄浮着片片白雲！

白雲層次連綿，有如萬馬奔騰，這「白馬山莊」一名，正是來源自此！

時值深秋，山上遍開着黃色的野菊，花園裏枝葉扶疏，百物靜寂，這一切俱都因爲一個巨人的喪生，而使得這所佔地龐大的巨宅也失去了昔日的風采，而益形嚴肅！

靈車莊嚴的馱着郭白雲的靈柩，直接的進入正面的大廳，那裏早就有專人侍候着，把靈柩移置在大廳正中！

宅子裏上下各人，無不穿着縞素，由於老主人的猝然喪生，無不面現悲戚！

一切都照着小姐事先的指示進行着，沒有一個人濫發一言，甚至連一聲咳嗽都聽不見。

郭彩綾身着素白，親自侍奉着父親的靈位，她風華蓋世，處理瑣碎，井井有序，儼然有大家之風，雖在哀痛之中，却是絲毫不苟！

寇英傑被安置在西閣樓的一間講究的暖房裏！

老實說，他生平還未曾住過這麼漂亮舒服的房子——

地上鋪着厚厚的藏氈，房間裏陳設着一套紫檀木製的傢俱，包括他所睡的那張牀，也是紫檀木製的，鵝黃色的素牆上，懸着水墨丹青，畫的是一幅「蘇武牧羊」，透過那扇月亮洞窗，外面是一道迂迴的走廊，廊子下吊着畫眉鳥與金絲雀的鳥籠子！

素白色的紗質窗簾，被小銀鈎輕輕的攏起來，透過這扇窗，還可以看見陳列在廊前的盆景，石榴花，菊花，開得一片燦爛！

寇英傑躺在舒適的褥墊上，聆聽着黃雀啘囀的叫聲，心裏感覺到異常的惆悵與寂寞！

整個上午，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他，似乎所有宅子裏的人，都沉悲於宅主郭白雲的去世，而無暇兼顧及他！

他調練了一陣內功，覺得精神煥發——

記得早上郭彩綾打發她的貼身丫環「小眉」帶着自己來到西閣樓時，小眉曾經代轉小姐的意思，要他暫時在樓上靜養，不要離開！

當時寇英傑心裏充滿了疑惑，那小眉又似有難言之隱，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就這麼匆匆去了。

正因爲這樣，寇英傑才把自己深深的鎖在閣樓上，整個上午不曾離開！

事實上像這等豪富的一所巨宅，人丁又如此之多，自然難免良莠不齊，如今大樹一倒，所迸發的危機，必然不少，郭彩綾自然不能不顧及這一點，才會有此過份謹愼的囑咐！

在走廊邊，他憑欄看着遠天的雲海，臆測着先師的身後之事，心緒很不安寧！

這時，他耳邊聽見了脚步聲！

小眉手提着飯籠來到了近前！

請過安之後，小眉說道：「三相公，請用午餐。」

寇英傑微微一怔，道：「爲什麼要這樣稱呼我？」

小眉道：「小姐說相公是老太爺新收的弟子，囑咐婢子這麼稱呼！」

寇英傑苦笑道：「用不着，我姓寇，叫我一聲寇先生就好了！」

小眉應了一聲：「是。」

她年歲不大，約在十七八歲之間，亭亭玉立，清秀伶俐，寇英傑曾注意過她上下樓走路的神態，悉知她必然身手不凡，當然，主人是名滿關外的絕世俠女，婢子也必然甚有可觀！

寇英傑注視着她道：「老太爺的靈柩可曾供好了？」

小眉道：「供好了——現在至明方丈和白塔寺的八堂長老，正在誦經爲老太爺超度！」

「小姐呢？」

「小姐與鄔大爺正在談話！」

「鄔大爺？」

「噢！」小眉看着他道：「鄔大爺就是小姐的大師兄！由甘州同來已經有三四天了！」

寇英傑心裏一怔，道：「鄔大爺上下怎麼稱呼？」

小眉道：「鄔大野！」

寇英傑登時爲之一呆！

小眉這時已擺好菜飯，回身道：「寇先生請用飯！」

寇英傑走過去坐下來，一刹時，心緒亂極了。

一股無名之火，使得他面色猝變！想到了那日被鄔大野打落山澗的仇恨，不由得他怒髮聳立！

然而，他畢竟不是「暴虎憑河」之輩！茲事體大——把各種應對立場略一思忖，他強自壓下了塡胸的怒火。

當下，他冷冷地道：「原來鄔大爺不住在這裏！」

「大爺和二爺都在外面經商，大爺在甘州，二爺在涼州，要一個月才得回來一次！」

「原來這樣！」寇英傑道：「可是今天早晨，我怎麼沒看見他去廟裏？」

小眉道：「大爺一來就到蘭州城裏號上去了，小姐清早派人把他請來的，才上山！」

寇英傑點點頭，拿起了筷子！

他實在無法忘記那鄔大野加諸在他內心的刻骨仇恨，事情竟是這般的湊巧，這個人竟然就是他的大師兄！

小眉走進去爲他整理被褥！

寇英傑勉強吃了幾口飯，放下碗筷，起身步向一旁，心裏壓制的怒火，難以自持。

過了一會兒，他才回身向小眉道：「二爺

來了沒有？」

「還沒有！」小眉回身道：「不過，昨天夜裏，小姐已差人快馬到涼州去了，大概很快也就要來了！」

寇英傑道：「這裏除了大爺二爺之外，還住有別的人？」

小眉道：「有大爺去年由甘州帶回來的十二武士！」

「十二武士？」

「是負責保護白馬山莊的護院師父！」

「這些人都有武功？」

「武功很好——」小眉說：「這些人在江湖上都有名號，他們是冲着大爺的交情，和老太爺的威名才來屈就的！」

寇英傑就不再吭聲了。

他雖然只聽了這麼幾句，可是立刻就體會出這個大師兄絕不簡單，稱得上是個處心積慮之輩！

小眉很驚訝的打量着他道：「寇先生，您不吃了？」

「我吃不下——」微笑了一下道：「謝謝你，我初來這裏，府上一切，都不清楚，以後妳要多關照我！」

「三相公這麼說，小婢不敢當——您既是老太爺親收的門下，也就是這裏的主人……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差遣小婢就是！」

寇英傑道：「我雖是老太爺的弟子，却不是這裏的主人，這裏眞正的主人，現在只有一個——彩綾姑娘！」

小眉愕了一下，一面收拾着碗筷，却把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他道：「老太爺這麼硬朗的身子，怎麼會一下子就病倒了？他老人家死得太可憐了！」

說着，她的眼睛忽然變紅了。

寇英傑心裏一動，可是轉念一想，立刻明白了郭彩綾掩飾父親的死因，必有用心，自己也不必說破！

他固然滿心想對於白馬山莊的一切多瞭解一些，只是却不便在一個丫環嘴裏問得太多！

小眉已把桌上的碗筷收拾乾淨，向寇英傑請安告退，可是她方自走向梯口，忽然回身道：「小姐和大爺來了！」

說罷退身一旁站好！

寇英傑立時心裏大爲緊張，却聽得樓梯聲響，郭彩綾同着那個大師兄已上得樓來！

雙方隔着一道走廊，寇英傑已把這位大師兄的容貌看得一淸二楚——

一點都不錯，正是那日徒手把自己打落山澗，意圖搶奪自己那匹寶馬「黑水仙」的鄔大野！

鄔大野似乎也看見他了！

兩個人在目光第一次交接時，顯然都愕住了，而鄔大野的驚惶尤其顯著，只是，他馬上就回復了自然，同着郭彩綾向室內走來！

寇英傑在初一見他的當時，幾乎難以自持，可是他到底事先已有了心理的準備！

郭彩綾和鄔大野二人，均都身着孝服，就外貌上看來，彩綾尤其憔悴，她雙目紅腫，顯然由於過度傷心痛泣流淚的緣故！

鄔大野到底年紀已長，他的喜怒哀樂，是不容易由外貌上觀察出來的！

寇英傑趕上一步，向郭彩綾抱拳道：「姑娘來了！」

彩綾道：「你好些了麼？」

寇英傑道：「多謝姑娘關心，好多了！」

他明見鄔大野在側，却正眼也不看他一眼，反之，鄔大野的一雙灼灼眸子，却始終不曾離開他身子！

彩綾代爲引見道：「這是大師兄，他才回來，師兄請見過！」

寇英傑霍的側過臉來，與鄔大野的目光第二度交接，後者臉上微露着一絲冷笑，自有其不怒自威的威儀！

寇英傑略微遲疑，遂即上前深深一拜道：「小弟寇英傑，參見大師兄！」

「妙手崑崙」鄔大野右手輕輕捻着他留在下巴子的一叢短鬚，點了點頭道：「幸會了——不必客氣！」

寇英傑原以爲對方會忽然翻臉爲仇，那時說不得動手與他一拚了，想不到他竟然比自己更沉得住氣，居然能作出一副毫不相識的模樣，此人之陰沉實可想知！

他目注向寇英傑道：「先師的靈體，得你運送返回，盛情高比雲天，感激不盡！」

說到這裏，目光一掃一旁的小眉道：「這裏沒有妳的事，妳下去吧！」

小眉應了聲：「是——」

她剛要轉回，鄔大野又道：「妳下去看着，不許任何人上來！」

小眉又應了一聲，才匆匆的走了。

郭彩綾悻悻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才向寇英傑道：「師兄請坐！」

寇英傑應了一聲，坐下來！

「妙手崑崙」鄔大野也坐下，與寇英傑面對面——他臉色很是陰沉！

「先師靈體，我已細細驗過，果然是鐵海棠老四夫下的毒手，如非是那支傷中後腦的彈指飛針，先師絕不會喪命——這件事我師妹已根據你所說對我說過了，只是還有一些地方不甚明白，須要當臉請教！」

寇英傑雖是對他恨之入骨，只是眼前爲顧全大體計，也只得先把私怨拋開，事以師兄之禮！

當下聞言，抱拳道：「大師兄請說當面，小弟知無不言！」

「大師兄？——」鄔大野一面摸着唇上的短鬚，冷冷一笑道：「這個莫明奇妙的稱呼，我可是不敢當！」

寇英傑微微一愣——

鄔大野冷笑道：「據你所說，先師在臨終之前，曾收你爲徒，是麼？」

寇英傑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鄔大野冷冷的道：「有什麼爲證？」

寇英傑呆了一呆，心裏一口氣壓得透不過——他終爲顧全大體，未曾發作。

搖了一下頭，道：「沒有什麼證明！」

「可有人證？」

「沒有！」

「物證？」

「也……沒有！」

鄔大野看了一旁的彩綾一眼，冷冷的道：「那麼，怎麼能證明這件事是眞的？」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道：「大師兄如以此置疑，倒使小弟百口莫辯了！小弟尚還不至於無耻到這個地步——」

鄔大野「哼」了一聲，挿口道：「話可不是這麼說，當今江湖，覬覦家師財產，武功秘學之人多的是，這件事我身爲郭氏門中掌門大弟子，不能不弄個淸楚！」

寇英傑霍地站起道：「聽你口氣——莫非我——！」

他又氣餒的坐下來，一時眞不知要怎麼說才好。

一旁的郭彩綾似乎有些過意不去，忍不住向鄔大野說道：「大師兄，我看這件事不會錯的——」

鄔大野冷哼一聲，道：「師妹，話可不能這麼說，這是一件大事，我們不能祗聽他一面之詞！」

郭彩綾道：「他千里迢迢護送靈柩……怎

麼會是假的呢？」

「護送先師靈柩是一件事，先師是否收他為徒，又是一件事，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

鄔大野冷笑一聲，目注向寇英傑，又道：「除非你能拿出先師手寫證明，否則白馬山莊沒有你這一個來路不明的弟子，恕我言語莽撞，告辭！」

言罷憤然站起，拂袖自去！

郭彩綾在後叫道：「大師兄——你先不要走！」

鄔大野身子已步出廊外，聞言回身道：「彩綾，你年紀輕，閱歷還不够，這件事由我與老二來辦，不會錯的！」

彩綾站起道：「大師兄，還有下文，你不曾聽見！」

鄔大野緩緩轉身走過來，說道：「什麼下文？」

郭彩綾道：「爸爸臨死之前，曾把郭氏門中不傳之秘的十一字眞訣，傳授給他了……這又怎能有錯？」

鄔大野頓時一怔，顯然吃驚不小！

「有這種事？」他目光轉向寇英傑，冷冷道：「是麼？」

寇英傑點頭道：「不錯——先師臨終之前確是將十一字內功眞訣，口授於小弟謹記！」

鄔大野冷笑道：「我不信，除非你將這十一字眞訣，一字不易的唸出來，才能證明！」

寇英傑面色蒼白的搖了一下頭道：「我不能！」

「為……什麼？」

這一次說話的是郭彩綾，她奇怪的注視着他！

寇英傑看了她一眼，苦笑道：「先師當初口授此十一字眞訣時，曾經囑咐我，不得在任何人面前，吐露一個字，所以不能！」

鄔大野嘿嘿一笑道：「有這等事？」

郭彩綾呆了一下，道：「甚至於我也不能麼？」

寇英傑至為遺憾的看着她，搖了下頭道：「在下只是遵從先師遺言，姑娘可請海涵！」

鄔大野道：「一派胡言！」

寇英傑冷冷一笑，實在氣不過，當下抱拳道：「恕在下直言，先師口諭，二位師兄顯然有不足信託之處，故而——」

話聲未完，鄔大野一聲怒叱，說道：「大膽！」

陡然進身，迎面向寇英傑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勁風十足，寇英傑體力未復，何能當得？果眞為他掌力劈中，萬無幸理！

掌力甫發，却見身側的郭彩綾纖手斜出，嬌呼了一聲：「大師兄！」

話聲出口，纖纖玉手，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鄔大野肘腕之處，平白的把鄔大野掌力撤回了一多半！

儘管如此，寇英傑猶不禁身子幌了一下，後退了一步，只覺得他掌力充沛，果眞為他全力擊中，以自己目前體力，萬無活理——

他不禁一時大怒——

然而，他畢竟仍是把這口氣，吞到了肚子裏！

鄔大野凌笑一聲，道：「小輩，這白馬山莊，豈是你能撒野的地方？目前先師後事尚未料理，我無暇與你理論，不過，你要是想冒充先師弟子，意圖分羹一匙先師的財產，那是呆想！」

寇英傑不禁一呆——憑良心說，這個問題，他想也不曾想過，被對方一提，他才忽然警覺。——

「悲憤」「羞辱」「驚詫」……一股腦的紛集心頭，使得他無言以對。

他只作了一個淒慘的苦笑，不曾說出一句話來！

鄔大野冷冷一笑，轉向彩綾道：「師妹，我們走！」

郭彩微微一呆，打量着寇英傑，吶吶道：「難道大師兄說的是……是眞的？」

「姑娘——妳看呢？」寇英傑冷峻的說着，一雙眸子緩緩看向郭彩綾！

他似乎感到傷心了，想不到彩綾也會向他提出這個問題，這使得他自尊心遭受到強力的屈辱與打擊！

「我……」郭彩綾睜大了眼睛看着他：「我不知道！」

寇英傑冷冷的一哂，說道：「莫非姑娘也認為我是如此居心——我千里迢迢，千辛萬苦的為令尊押運靈柩，為的是……想分你們家的財產？」

鄔大野插口道：「怎麼不是？」

寇英傑沒有理他！

他的目光只注意着郭彩綾，只須要求得她一個人諒解就够了，再多的人誤解他他都不在乎！

然而，他顯然失望了。

因為郭彩綾並沒有立刻諒解他的樣子，反之，她那雙美麗的瞳子裏，交織着一片錯綜的迷惑！

寇英傑冷峻的目光，逼視着她道：「姑娘——妳怎麼不說話？」

郭彩綾遲疑的搖了一下頭道：「……我不相信你說的話……」

忽然她瞳子裏湧出了熱淚：「爸爸最疼愛我——他老人家不可能連我也瞞着！而把郭氏門中不傳之秘的十一字眞訣，傳授給你……傳授給你一個外人！」

寇英傑慘笑了一下，心裏眞不勝淒苦！

他吶吶道：「他老人家以為姑娘妳凡事任性……生怕妳——」

郭彩綾忽然站起來，嚶叫道：「不要再說了——我不信！」她大聲嚷着：「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忽然她掉過身子來，一陣風似的向樓下奔去——

寇英傑怔了一下，趕快追上去！

鄔大野身子一閃，攔在了他面前！

「姓寇的，你想幹什麼？」鄔大野冷笑道：「你最好還是本份一點的好！」

寇英傑強自按捺着心頭怒火，師門禮教，不能不遵！

退後了一步，他抱拳一拱，道：「是——大師兄！」

鄔大野打量了他一眼，左右顧盼了一下，這裏已無外人，他可以放心大膽的暢所欲言！

「寇英傑——」鄔大野冷冷的道：「你何以不把那日被我打落山澗之事說出？」

寇英傑躬身道：「小弟不能陷師兄於不義之名！」

鄔大野冷冷一笑道：「說得好——只是我看你心裏忘不了這個仇！」

寇英傑霍地抬頭，目光裏凝集着無比的怒火！

鄔大野也瞪視着他！

四隻眼睛交接之下，鄔大野鼻子裏哼了一聲：「你怎麼不說話？」

寇英傑冷笑道：「以大師兄看呢？大師兄要是我，你我易地而處，你忘得了麼？」

鄔大野一聲狂笑道：「說得好！那麼你為什麼眼前不向我出手？」

寇英傑緊緊咬了一下牙，搖搖頭道：「我不能——」

「是不能還是不敢？」

寇英傑道：「大師兄視我如眼中之釘，想殺我的意圖昭然若揭，我雖不智，却也不會愚蠢到自己找死！」

鄔大野愕了一愕，冷冷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寇英傑道：「果眞我愚蠢到向大師兄出手，大師兄豈不正合心意？我今體傷未愈，更非大師兄對手，豈不是自己找死麼？」

鄔大野神色一變，眸子裏殺機迸現——

他向前逼近一步，道：「那麼，我現在主動下手，結果還不是一樣？」

寇英傑冷冷一笑，搖頭道：「那就不一樣了！」

「有什麼兩樣？」

寇英傑道：「這話要分幾方面來說——其實大師兄智力猶超過小弟，何須小弟多說！」

鄔大野嘿嘿一笑，道：「你這麼一說，倒眞的有幾分像是先師的弟子了！」

寇英傑冷笑道：「只是大師兄却萬萬不會當着人前說這句話！」

鄔大野一笑，坐下來道：「為什麼？」

「因為大師兄早知道我所說的是實話！斷定郭先師的確收了我這麼一個弟子！只是却無論如何不與承認！是不是？」

鄔大野不動聲色的聽着——

他冷笑了一聲，道：「不錯，三師弟，你果然智力過人，只是你可知道這是為什麼？」

寇英傑道：「第一，多了我這麼一個弟子，師門財產你就少了一份！」

鄔大野一笑道：「這是最淺薄的見識，雖然也是事實，但是盡人皆知！」

寇英傑冷笑道：「第二，大師兄當然不會忘懷了先師口授於小弟的不世絕技，十一字內功眞訣！」

鄔大野怔了一下，道：「笑話——」

寇英傑道：「最重要的一點，大師兄心裏明白，只是嘴裏却不便說出！」

鄔大野長眉微分，道：「你說說看——」

寇英傑嘆息一聲道：「這就牽扯到外面的一件傳說了！」

鄔大野冷笑道：「什麼傳說？」

寇英傑道：「大師兄何必明知故問？」

鄔大野一雙深湛的眸子，徐徐在對方身上轉着，也許他已經發覺到這個小師弟，遠比自己所想像的要精明的多，他不願意把話說明了，而墜入對方彀內。

冷冷一笑，他反問對方道：「那麼，你認為這個傳說是眞的還是假的呢？」

寇英傑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

鄔大野無異是全神貫注着他，他自信閱歷過人，只要對方寇英傑現出了一點點口風，他即能測出虛實，然而對方偏偏是一言不發——

這一笑，笑得太神秘了，即以老謀深算的鄔大野來說，亦感莫測虛實！他不得不進而追迫——

他冷笑道：「我問你話，你怎麼不說？」

寇英傑道：「我以為大師兄跟隨恩師多年，這種話反來詢問小弟，實在太好笑了——」

鄔大野登時一怔，他忽然發覺到與對方鬥口誠為不智，當下冷笑了一聲，由位子上站起來。

寇英傑道：「大師兄要走了？」

鄔大野目視着他道：「你應該認識你今日的立場——說的明顯一點，你的生死存亡如今都操在我的手掌心裏！」

寇英傑點頭道：「不勞師兄告誡，這一點小弟省得！」

「那就好——」

鄔大野的手，又按在了他的小鬍子上——

「所以你最好不要跟我作對，否則，對你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寇英傑抱拳道：「謝謝大師兄的忠告，小弟不敢，也沒有與大師兄作對的必要！」

鄔大野「哼！」了一聲，面上現出了笑容，道：「反之，你却是受益無窮，小夥子，你是聰明人，仔細的琢磨琢磨吧！」

寇英傑笑了笑：「是！」

鄔大野的臉色忽然緩和多了，他點了一下頭，這才轉身下樓！

寇英傑一直送他到梯口，抱拳作別，鄔大野頭也不回的去了！

寇英傑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痛苦極了。

他萬萬沒有想到恩師故世之後，所留交給他的擔子，竟是如此沉重，師門中人，竟是這般的複雜！

大師兄的毒惡陰狡，他已是領教過了，二師兄還沒有見過，不過想像裏也絕不是好說話的！——

最使他痛心柔腸百結的却是那個郭彩綾——一想起她來，他簡直神魂無主，不知道怎麼才好！

如果當初郭白雲根本就沒有說出要把女兒許配給他，並且一再的託囑的話，他心裏的感觸也就自然不同，然而現在，他毋寧說心裏始終壓置着一塊沉重的鉛塊——

更微妙的是，隨着心境，感情、環境的變遷，「玉觀音」郭彩綾這個人，更是日益嚴重的壓迫着他，說得更明白一點，她的一舉一動，也就左右着他的喜怒哀樂，他忽然發覺到，他已經缺少了昔日縱橫大漠，狂嘯風沙的那番豪氣了！

她到底是屬於那一型的人？實在說，他也摸不清楚！

寇英傑自信以百分的熱情來對待她，然而他總感覺到收回來的似乎却是太少了，

一個下午，一個漫漫的長夜，都在沉痛的心境裏慢慢的捱過去了。

他很清楚自己今日特殊的立場，是以言行舉動，也就格外的留意！

大師兄的話，已經很明顯的在試探他了！雙方雖然沒有明顯的說出來，可是無疑的，談話的交點却是在影射一件事——「金鯉行波圖」的下落。

鄔大野嘴裏固然不曾明顯的說出來，可是他似乎已在懷疑這卷先師所遺留下來的武林瑰寶，可能在寇英傑的手裏！寇英傑也故意說得很含糊，為此，他的性命才能暫時得到保障！

晨起，他試着又練習了一陣坐功！

郭白雲所傳授他的內功十一字眞訣，第一次在他身上發生了作用！

一個時辰後，他全身見汗，頓時神采煥發，精神大振！

不知不覺，他已經在這所西閣樓裏躭了一日夜，想到這所大宅子裏到底是在進行着什麼事？先師的後事如何的安置？彩綾，大師兄，二師兄他們又在做些什麼？……

不想還罷了，一想起來，在在的都困擾着他，使他坐立不安！

他換了一件潔淨的長衣，決心不再保持緘默，遂即步下樓梯——來到了樓下的廳堂。

兩名身材魁梧的漢子，正在對坐着閑話，樓梯的響聲，頓時使得他二人吃了一驚，相繼站起。

二人各着藍衣，看來年歲也都不輕，俱在四十開外，一個散髮披肩面色赤紅，另一個却是顴骨高聳，雙目深陷，老長的一張長臉上，嵌有一道顯著的刀疤！

雙方雖然不曾交談一句話，可是寇英傑却能體會出他們明顯的是被派來監視自己的！

果然，兩個人同時走到了他身前站定！

散髮漢子雙手抱拳，十分恭敬的道：「寇爺這是要去那裏？」

寇英傑抱拳道：「豈敢，只不過是隨便走走罷了！」

刀疤漢子插口道：「大爺關照，說是寇爺身體不適，最好不要多走動！」

寇英傑一笑道：「鄢大爺實在是太關照我了，我如今身體巳大體復元，走走無妨，未曾請教二位兄台上下怎麼稱呼？」

散髮漢子一笑道：「寇爺太客氣了，在下姓雷，單名一個鳴字，這位姓曹名開武，承鄢大爺提拔，目前在府裏充當武師，閑下來調教莊子裏漢子練練把式而巳！」

寇英傑道：「失敬，失敬，這麼說，二位兄台就是府裏有十二武士之稱的朋友了？」

疤面漢子曹開武「哈！」的一笑，道：「寇爺一進門，就把咱們哥兒們的底細摸清楚了，高明呀！」

散髮漢子雷鳴用眼睛看了曹開武一眼，才向寇英傑道：「寇爺既然有心在府裏走走，在下二人願爲寇爺充作嚮導，不知寇爺想要去那裏？」

寇英傑不禁對這個雷鳴心裏十分折服，雖然明知他是奉令對自己監守，可是說出來的話，實在很中聽，比那個面有刀疤的曹開武，却是上路多了！

瞭解了眼前的處境，寇英傑索性很大方的道：「承二兄台愛，在下想去靈堂老太爺的靈前看看，不知可方便？」

雷、曹二人對看了一眼。

雷鳴遂卽躬身抱拳說道：「遵命——寇爺請！」

說罷閃身讓開，作勢請寇英傑先行步出！

三人出得廳外，雷鳴在前帶路，寇英傑居中，曹開武走在最後。

繞過了一叢修籬，踏上花崗石舖就的平整石道，眼前豁然開朗。

寇英傑也才發覺到，這白馬山莊非但佔地極大，建築精美，尤其餘事，使得他甚感訝異的却是這些樓舍建築座落的格式，大大的異於一般！

在一片松竹花石影裏，座落着七座巍峨的石樓！

樓舍的建築式樣大同小異，每一座石樓都佔有很大的面積，畫樑雕棟，飛簷碧瓦，稱得上「富麗堂皇」！

七座石樓是採取六外一中的座落方位，樓與樓之間距離相等，其間串連着迂廻的畫廊，遠遠看上去，顯然的是一顆星的形狀！

尤其妙的是當中的那一座大樓，這座樓顯然是七座樓之中最大的一座了，看上去，地位重要，樓分六面，呈六角形，妙在每一面俱都照會着一座石樓，看上去有如一面蛛網，呈居中向外放射的形狀，式樣特別極了！

寇英傑雖然不能一眼就看出這些石樓設計的微妙玄奧之處，但是他巳能體會出，這其中必然大有學問！

當他再向前面走近一些，也許其角度移動的關係，却爲他發覺到另外的一些奇特之處。

原來正中那座六角樓的每一面正簷上，皆懸掛着一面白銅的大圓鏡！

鏡面打磨得不染纖塵，藉着陽光折射原理，鏡面上發出匹練般的一道燦爛的光，是以，隨着太陽移動的方位，鏡面的折射光位和時間也就不同，以此刻而論，時近正午，太陽居中，六扇鏡面俱都大放光明，反射出的六道白光，不偏不倚的正好照射着六座石樓，這番設計，顯然別具用心，稱得上詭異絕倫了！

雷鳴、曹開武一直帶着他來到了正中的那間六角樓前站定！

頓時寇英傑卽感覺到處身於眩目的强光之中，由四面八方反射而來的强烈鏡光，幾乎使得他一時睜不開眸子！

這座樓堂，顯然也就是「靈堂」的所在地了。

六扇大門，俱都敞開着，是以六道匹鍊白光，皆可穿堂直入，幾乎毫無障碍，卽可以看見陳列在靈堂正中央的那個金漆壽材！

寇英傑登時心裏浮起了一片傷情！

以往的幾十個日子裏，他幾乎無時無刻都守着先師的靈柩，每當他眼睛接觸到先師靈柩時，固然都免不了興起一種悲哀，但是却也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依慰的感覺，下意識裏，似乎一直認爲師父的靈魂就在自己身邊！

現在，他再次目睹到先師的靈柩，發覺到棺材的顏色和式樣都改變了。

靈堂佈置得靜肅莊嚴，廊壁上懸掛着藍、白的素聯，兩個身着喪服的漢子正在靈堂內張羅着，六扇門前，各立着一個藍衣漢子，在未定期祭奠以前，嚴禁任何閑雜人士出入！

寇英傑並沒有要求要步入靈堂，他只在門外，向裏面看了一會兒，目睹着先師身後的莊嚴哀榮，心裏有說不出的安慰！

雷、曹二人，仍然守候在他前後，寸步不離！

寇英傑巳失去了到別處觀賞的心情，遂卽向身前的雷鳴道：「我們回去吧！」

雷鳴一笑道：「寇爺不打算再去別處走走嗎？」

話聲方住，卽見一個藍衣漢子快步走進，抱拳道：「二爺有請，請寇爺過館一談！」

寇英傑心裏一喜，道：「可是二師兄回來了？」

那漢子奇怪的打量了他一眼，道：「二爺昨天夜裏巳來了，寇爺請隨我來！」

雷、曹二人對看一眼，却是沒有離開的打算！

藍衣漢子含笑向二人抱拳道：「二位兄台先請轉回，這位寇爺就由在下暫時隨侍，請放心！」

雷鳴打量着眼前藍衣人冷冷笑道：「大爺原有關照，這位寇爺因身體不適，暫時不接見任何外客，既然是二爺邀見，自無不可之理，只是——馮老弟，你可要小心着差事，萬一要是出了什麼差錯，可就與我們兄弟沒有關連了，是吧？」

藍衫漢子年在三旬左右，身軀瘦高，面色黑黝，看上去，精神抖擻，像是武功極有根底之人。

聽了雷鳴這番話，這個人嘿嘿笑了兩聲，抱拳道：「說什麼大爺二爺，其實還不是一家人?雷兄放心吧，在下既蒙二爺擢爲十二武士之一，這點差事還辦不好，可就笑話了！」

一旁的曹開武冷笑一聲，插口說道：「當然啦，馮老弟你現在是二爺身邊唯一的一個紅人，那還把我們哥兒們瞧在眼裏?不過，老弟台，你應該明白一點，大爺心裏，可是有數的很……」

姓馮的臉色一變，冷笑着道：「不勞曹兄關照，小弟省得！」

說完向着寇英傑抱拳道：「寇爺請！」

寇英傑心裏一直記掛着這位二師兄，總希望他能不同於大師兄那般的爲人，這時聽他們雙方談話，隱約有了個數兒！

看樣子，雷、曹二人是大師兄鄢大野手下的死黨，這個姓馮的，却是偏向二師兄司空遠身邊的人。

微妙處在他們雙方，似乎不能和諸相處，奴才如此，主人只怕更難見容了。

想到這裏，他心裏不禁爲着師門的不幸太息！

當下他隨着這個姓馮的岔向另一條通道，直向東面一座石樓走過去。

寇英傑跟在姓馮的身後道：「大師兄與玉姑娘可在？」

姓馮的道：「小姐在爲老太爺縫製壽衣，大爺聽說出去了，寇爺你是第一次來麼？」

寇英傑道：「正是——」

姓馮的抱拳道：「在下馮同，原是府裏十二武士之一，蒙二爺賞識，提用爲身邊人，經常與二爺留在外面，這次老太爺的事情，實在是太想不到了！二爺實在是傷心極了！」

說完回身繼續前行——

寇英傑這才注意正中那座主樓，與六座星樓之間，其實距離甚遠，中間空處，點綴着亭台廊榭，假山魚池，確是美不勝收！

穿過了一行梅林，來到了這座石樓正前，卽見一輪黑漆油亮的敞篷馬車停在一旁！

馮同作手勢道：「寇爺請！」

樓下大廳內，坐着十五六個漢子，亂嘈嘈的在談說着什麼，馮同却帶着他繞過去沿着寬敞的樓梯直登二樓。

二爺司空遠就下榻在這裏。

馮同恭謹的侍立在空花的格門前，先咳了一聲，才說道：「回二爺的話，那位寇爺請來了！」

門內傳出聲音道：「請他進來！」

馮同轉向寇英傑抱了一下拳，遂卽退回梯口站定，自動監視着進出的閑人。

寇英傑推門步入，穿過一間耳房，來到正室！

一個白衣人，正自神不守舍的來回在房子裏走着。

雙方見面後，寇英傑才發覺到這位二師兄遠較大師兄年輕得多，約在三十五六之間，相貌堂堂，儀表不凡，長眉星目，猿臂蜂腰，當得上「俊」「美」二字！

只是，那張俊臉上除了僕僕風塵之色外，却顯示着老於世故的幹練，精明，給人的印像是精明幹練，不可輕視！

他乍見寇英傑，上前一步，抱拳道：「是寇兄麼？」

寇英傑欠身道：「小弟不敢當，小弟參見二師兄！」

說着向司空遠深深一拜！

司空遠一笑，說道：「不必客氣了，請起來說話！」

兩隻手把他摻起來，苦笑了一下道：「先師身後之事承寇兄弟你千里發喪，義薄雲天，不勝感激之至！」

寇英傑道：「二師兄這麼說也太見外了，小弟承先恩師臨終託囑，敢不聽命！」

司空遠長眉微微皺了一下道：「關於這件事，師妹與大師兄均跟我說過……好像其中頗多懸疑——」

寇英傑怔了一下，冷冷的道：「這麼說，二師兄也不認爲我是師門中人了？」

司空遠目光打量着他，道：「這件事我們不妨以後再談……當然無論如何，寇兄弟你對於我們白馬山莊的大恩，我們是不敢稍忘！」

寇英傑冷冷的道：「小弟剛才巳經說過了，這是我份內事，何敢當謝！小弟此來使命重大，尚有要事與二位師兄與玉姑娘相商。」

「什麼要事？」

「是關於宇內十二令目前的動態問題。」

「啊——？」司空遠揚了一下長眉，冷笑一聲，說道：「你是說姓鐵的，還敢進一步對白馬山莊不利麼？」

寇英傑道：「小弟沿途所見，以及得自正面頗爲可靠的消息，宇內十二令的人，頗有這個企圖，我們不能不有備無患！」

司空遠道：「你這個消息可靠麼？」

寇英傑道：「小弟方抵秦州之時，曾與鐵海棠手下總管事鷹千里遭遇，得悉了對方確有這個企圖！」

司空遠微微一怔，想了一想，冷笑道：「我看他們不一定眞敢來——無論如何宇內十二令的人，在當今武林尙還標榜着正義的一面，這麼一來，他們的罪行可就昭彰四海了！」

寇英傑道：「二師兄顧忌得自然有理，可是宇內十二令總令主鐵海棠，是一個自負極高，慾望天下的人物，他不會就此甘心的！」

司空遠「哼」了一聲，冷笑道：「那他們就來吧，白馬山莊也不是好欺侮的！」

說到這裏，他手指座位道：「寇兄弟，請坐！」

寇英傑坐下來，心裏意料着這位二師兄必然是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對自己說了。

果然司空遠未語先笑。

「寇兄弟，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今天我請你來，一來是面謝你維護先師靈柩安全返家之大恩，再者却是一件事情，要與兄弟你取個商量！」

寇英傑道：「師兄請關照便是——」

「關照可不敢當——」司空遠神秘的笑了一下道：「我是想向你索取一樣東西，不知你是否願意交出？」

「什麼東西？」

司空遠道：「當然，這個東西，原來也不是應該爲你所有，不過，我覺得還是應該與你取個商量，才稱公平！」

寇英傑心裏一動，他巳經猜出來對方是要的什麼東西了，只是表面却裝作不知！

司空遠道：「當然，這是一個隱秘——」笑了笑，他才又道：「這裏只有你我二人，如果有第三個人，這個話我就不說了，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寇英傑冷冷的道：「小弟愚蠢，實不知師兄所指的是什麼？」

司空遠「哈哈」一笑，想是忽然想起是在服喪之中，忙卽把笑聲呑住——

「兄弟——你眞不知道麼，如果這個隱秘一經散開，只怕兄弟你今後一天好日子也過不去了，然而，還算好，幸虧這件事情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所以才會與你單獨來談談，取個商量！」

寇英傑道：「師兄所指，莫非是那卷『金鯉行波圖』麼？」

司空遠登時一怔，却又喜道：「你果然是個豪爽的漢子，不錯，就是這件東西！」

寇英傑心裏大大生出一聲嘆息，他眞沒有想到這兩個師兄，竟然各懷鬼胎，貪心至此……一刹時，他腦子裏閃過了郭先師神仙般的雍容高雅神采，這等風度氣質的一個人，怎麼會收有這樣的兩個弟子?莫怪乎他老人家悵恨生平，臨老引爲生平之大憾了！

司空遠見他不曾說話，不由笑了笑道：「這件東西，先師一直是隨身携帶，必然巳交給了你——」

寇英傑搖搖頭，還沒來得及說話——

司空遠道：「當然——我絕不會平白索取，我有個交換條件——如果你肯把這件東西交給我，我願意在你離開白馬山莊的時候，一次過付給你黃金千兩，以壯你的行程！你說怎麼樣？」

寇英傑冷冷的道：「二師兄快人快語，欽佩之至，只可惜，我實不曾見過那張什麼『金鯉行波圖』——」

「哼——」司空遠目光湛湛的注視着他道

：「那麼，你怎麼知道，這『金鯉行波圖』之名字？」

「小弟當然知道！」寇英傑不急不緩的說道：「因為在二師兄之先，已有人向我索取過這件東西了！」

「啊——？」司空遠搖搖頭道：「我不信！是誰？」

寇英傑一哂道：「這件事，已不如二師兄所說是件隱秘了，江湖上知道的人很多，起碼宇內十二令的鐵海棠就第一個知道！」

司空遠又是一怔，站起來，走了幾步，忽然站住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很可能鐵海棠他們知道，但是這只是人云亦云，聽信外面的傳說而已——」

「莫非二師兄不是只憑臆測麼？」

「當然不是！」司空遠冷笑着說道：「如果我只是憑猜想，今天就不會找你來了，我告訴你，這件東西，我親自看見過，的確是在先師的手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這件東西在你手上！」

「為什麼會在我手上？」

「因為你是先師臨終前，唯一所接觸的一個人！」

「不錯！」寇英傑道：「只是在他老人家未負傷垂死之前，卻接觸更多的人！」

司空遠道：「只是，這些人與他老人家的關係不同！」

寇英傑冷漠的一笑道：「這麼說，二師兄畢竟承認小弟也是郭氏門中的嫡傳弟子？」

司空遠立時神色一變——

茲事體大，他絕不願意點頭承認，因為那麼一來，所牽扯的更非是那「金鯉行波圖」的單一問題了。

司空遠絕非愚者，然而，他卻忽然發現到這個三師弟，卻比自己想像中要精明得多了！

冷笑一聲，他目射精光的注視着寇英傑道：「寇英傑，你這又何苦？這件東西，對你可謂無用，因為以你目前功力，還談不上習它，對我可就大不同了，你剛才也說過了，鐵海棠也必欲得而甘之，你自信目前的武功，保得住麼？」

寇英傑欠身道：「小弟確實是功力淺薄，只是那件東西，實不在我身上——」

司空遠陡然一掌向桌上拍下——「噗！」一聲，一個手掌形，厚近半尺的大理石塊，落在地上——

寇英傑識得這種「透打」的功力，只是生平還不曾見過一人，施展這門掌力時，有如司空遠如此精純者，一時大為驚心。

「驚心」並不代表膽怯！

一驚之後，他臉上又重新帶出了笑容！

司空遠近前一步，正要說話，忽聽門外負責守護的那個藍衫漢子馮同大聲叫道：「大爺到——」

話聲方落，空格花門倏地敞開，「妙手崑崙」鄔大野已大步進入。

寇英傑自位上站起，抱拳一拱，叫道：「大師兄——」

司空遠臉上頓時換上了一片和諧。

鄔大野目光一掃二人，含笑道：「你們在談些什麼？我可以聽麼？」

寇英傑正想說話，司空遠卻搶先道：「沒談什麼——為先師護靈柩之事，正向這位寇兄弟致謝！」

鄔大野一言不發，走進去，彎下腰來由地上揀起了被司空遠手掌拍落下的那個大理石，在手上玩了一下，笑向司空遠看了一眼。

「遠弟——你的『五行透打』掌力，眞有一日千里之勢，佩服的很——」

司空遠一笑道：「不過是試來玩玩而已，師兄見笑！」

說話時，卽見鄔大野雙掌一合，開掌一揚，散起了滿天飛灰，那塊掌形大理石塊，在他撫掌之間，已化飛灰。

師兄弟相視一笑，卻把一旁冷眼旁觀的寇英傑，看得暗自驚心不已。

鄔大野轉向寇英傑道：「寇兄弟你來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先師墓地，我已勘好，承你關注，共去一看如何？」

寇英傑抱拳道：「小弟樂意之至！」

鄔大野轉向司空遠道：「走吧！」

三人步出房間，沿梯下樓。

那輛黑漆座車，已然套好了兩匹駿馬，車把式高揭車幔，鄔大野，司空遠二人相繼躬身跨入。

寇英傑最後進入——

一抬頭，看見「玉觀音」郭彩綾就坐在對面，他微微的呆了一呆——

不知是怎麼回事，每當他看見她的時候，心裏就會有那種說不出的感受。

雖然不過才一天不見，在寇英傑的感覺裏，卻像是隔了那麼長久，每天每個時辰，他都渴望着能够跟她見面，他心裏一直還壓着那個秘密，那個未曾有機會向她吐訴的秘密。

然而，他的渴望也許並不為對方所悉知。

四隻眼睛相對之下，玉姑娘只略略的點了一下頭，遂卽垂下目光！

寇英傑輕輕的說了聲：「姑娘也在——」卽在貼近司空遠身邊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車幔子放了下來，馬車開始前行。

彩綾一身喪衣，布履白襪，黑色的衣裳，映襯着白瑩的肌膚，越加的清艷鮮明，「天生麗質難自棄」，「傷心」只能使她內心憔悴，卻絲毫奪不去她的美……反倒是那雙哭紅了的眼睛，更顯現出她無比的嬌柔與楚楚可人——正因她整日裏躍馬揮戈任性得像頭鬆了韁的野馬，是以這份難見的傷心情緒，才越加的惹人憐愛！

馬車在疾速的前進。

幾個人都似各有心思，誰也沒有開口說話，馬車已馳出了白馬山莊，來到了巔沛的山道上！

不知何時，外面竟然下起雨來，雨水落在車篷上發出了劈剝聲音，更為車廂裏，增加了一層悲慘的氣氛。

彩綾一直都在沉沉的想着心思，偶然把眼睛接觸向寇英傑，卻也只是呆滯的一瞬！父親的死，這個打擊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大了。

第一個打破這個悶葫蘆的人是「妙手崑崙」鄔大野，他看向郭彩綾道：「甘州三家寶號的老闆，已經來了，帶來了賬目，請師妹核對一下！」

彩綾搖搖頭，苦笑道：「一切由二位師兄做主，我也不懂，從來也沒有看過！」

鄔大野點點頭道：「好吧，那我就同老二兩個人負責吧！」

司空遠道：「我來的匆忙，師父過世之事，也未敢張揚，所以幾家寶號上還不知道，師妹看可要通知他們一下！」

彩綾微微搖了一下頭道：「我不知道——一切等爹的靈體安葬以後再說吧——」

說到這裏，她眼睛一轉，看向寇英傑道：「傑兄為了這件事，心力交疲，二位師兄理應好好待他——」

鄔大野一笑道：「當然，師妹何必還為這些事操心！」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沒有說什麼！彩綾雖是關心他的一句話，其實卻已深深的傷了他！

——這句話改「師兄」的稱謂而為「傑兄」，分明已把他當成了師門以外的人看待，其次「好好看待」等字眼，更含有見外之意！

彩綾輕嘆一聲，道：「我想爹爹必然還有話要交待我們，只可惜他老人家去得太快了——他老人家留下給我的那本越女劍譜，裏面有一百十二手他老人家獨自創新的招式，為了不辜負他老人家對我的期望，我打算在他老人家入土之後，馬上就開始着手練習，二位師哥也應該儘快着手研究復仇的策略才是！」

司空遠點頭道：「綾妹說的不錯——我想這件事後，單身往鐵海棠所在地的宇內十二令總壇去探一探，摸一下對方虛實再說！」

鄔大野道：「姓鐵的自己不說，聽說他的一兒一女，也都武技精湛，這些年來，他們宇內十二令在江湖上大肆招兵買馬，很有一些勢力，我們卻不可失之大意才是！」

彩綾咬了一下手，道：「他們再厲害，我也不怕！」

司空遠側頭看向寇英傑道：「寇兄弟對於宇內十二令的虛實可知一二？」

寇英傑道：「宇內十二令總壇，小弟沒有去過，不過在四郎城，曾經夜探過鐵海棠的座舟，略知一二——」

彩綾一雙剪水瞳子深深的注視着他！急於一聽下文。

寇英傑又道：「當時鐵海棠因被先師『無相音波功』傷了『六神中樞』，是以未曾移動，只是他的一兒一女俱都略現身手——」

司空遠道：「武功怎麼樣？」

「很高——」

鄔大野道：「比你如何？」

寇英傑苦笑道：「小弟武技淺薄，何足相提併論，以小弟當時所見，那鐵海棠身邊有一愛妾，其武功似乎更要高過於鐵氏兄妹！」

鄔大野道：「叫什麼名字？」

寇英傑搖頭道：「小弟不知她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她姓沈，鐵氏兄妹倆，均稱呼她為沈娘姨——」

鄔大野頓時怔了一下，冷笑着點了點頭道：「是她——沈傲霜！」

彩綾與司空遠相繼一驚！

司空遠道：「莫非是『枯竹庵主』早年所收的那個帶髮弟子……？」

鄔大野道：「怎麼不是？」

彩綾驚訝的道：「只是她怎麼會嫁了與鐵海棠了呢？」

鄔大野道：「有這個可能，她當年屈身在枯竹庵主門下，誰都知為的是那個老尼姑的一套『竹影婆娑劍』法，並非眞的意在佛門！」

彩綾道：「可是她又怎麼會與鐵海棠拉上了關係……？」

鄔大野道：「沈傲霜是個權、利慾極高的女人，為了學得超人的武功，她可以潛入佛門，誰又知道她不會為了金錢而甘為人妾？」

司空遠點頭道：「師兄說的不錯！如果她眞的已學得『枯竹庵主』的竹影婆娑劍法，那麼這個女人，倒是一個值得担心的人了！」

寇英傑担心的道：「以小弟之見，宇內十二令的人，很可能近日來犯，姑娘與二位師兄要刻意防範才好！」

鄔大野搖搖頭道：「不會吧！」

司空遠也道：「我看也不至於——他們短時之內是不會來的！」

寇英傑也不再多說什麼！

馬車停了下來，車把式把車門打開，各人陸續下來！

眼前的一片漸起的山坡高地，車不能近！

鄔大野向各人道：「各位請隨我來！」

說罷率先手提長衣向着山坡間縱去，各人陸續後隨！

天空中飄着淫淫細雨！

郭彩綾取出一方綢帕，繫在頭上，偏看向寇英傑道：「傑兄你身子才復元，方便麼？」

寇英傑說道：「姑娘放心，我已經不得事了！」

說完卽不再與她多說，一逕的追着前行二人背影，向山上撲縱奔去！

對於彩綾，他簡直亂了章法，他想她，盼她，憐她，愛她，卻又恨她；怨她……不見面時，渴望着能够見着她，等到見着了她，領略了她冷淡的情誼，卻又自怨自艾，恨不能早一點離開她才好！

彩綾似乎還未曾領略出對方的感受！她的一顆心，在聆聽得父親乍然去世的一剎那；早已經冰封住了。

一個有心，一個無意，遂使得感情才告與起，卻似觸了礁般的停滯不前！

四個人圍立在那塊四四方方的預定墓園前，誰也不曾說話，風聲習習，細雨霏霏！

這塊墓地風水很好，一面背山，左龍右虎，一面帶水，海闊天空，倒是頗能映合老人生前的壯懷心襟！

彩綾噙着淚，說老人生前喜歡梅花，要在這裏移植幾株梅樹！

司空遠又說要栽上兩行松柏，為了墓園的美，再種些山杜鵑，鄔大野都頗能從善如流，一一都記下了，只是寇英傑一言不發，看着空空的墓地，緬懷着老人生前的殷切期望，他的心實在提不起勁兒——

他的責任並沒有卸下來，勉强只能說完成了一小半，那剩下的一大半，似乎更要艱難，更不易為。

想到這裏，他情不自禁的抬起目光看向彩綾！

……娉婷玉立的身子，配襯着不染鉛華的那張清水臉，只是說不出的那般美，像是一株盛開的水仙，永遠是那麼卓然高潔的「美」，不落世俗的「美」！

寇英傑忽然興起了自卑，默默的垂下頭來！想到了師父的臨終託囑，內心只覺是倒了個五味瓶兒，酸、辣、苦、澀……卻是與不起「甜」的感覺！

他平素為人篤愼言行，重信義，是個不輕易放棄原則理想的人，然而每當他想起這件婚事時，卻總是亂了方寸，缺乏自信！

直直的站在雨地裏，木訥的想着未來，愧煞昂藏七尺「鐵骨」，一片「冰心」玉壺！

忽然，他發覺到他們已經走了！

在滿處雨水的泥濘裏，二師兄司空遠，體貼入微的手摻着彩綾步下山崗——

一個翩翩英姿，一個如花玉容——倒是極具理想的一對……

幾隻山鳥由附近拍翅飛起，不知何時，雨水迷離了他的眼睛！

車把式坐在前轅上揮動了一下長鞭——「叭！」的一聲，空谷迴响，聲驚四野！

寇英傑忽然警覺，懷着一腔空愁，無限悵惘，匆匆趕到車上——長鞭再揮，馬車遂卽前行，向山下馳回！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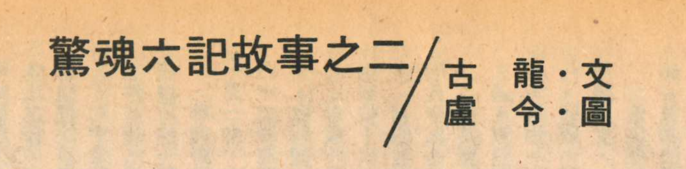
一陣清脆的雲板聲，首先自山下响起——

緊接着四方齊應，整個「白馬山莊」鈴聲大作，聲震四野，响遏行雲！

在極為短暫的一剎那，負責守衛白馬山莊的值更衞士，已把山莊內的千百盞明燈點起——一時間光華大盛，如同白晝——

是以，那幾個不速之客的行踪，就再也難以匿藏！

以十二肖相為標誌繡縫在前衣正補地方的十二武士，是負責白馬山莊安危的主要力量，鈴聲方起，已有四人率先趕出來。（未完）



吸血蛾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常護花、楊迅、杜笑天三人在閣樓上發現一具頭顱肌血已被吸血蛾吸啃乾淨，只賸下半身腐臭肉身，雙手握劍的屍體，從屍體衣着及所持的七星劍上判斷，此具屍體應屬崔北海無疑，楊迅下令拘捕易竹君，常護花雖然反對，但因易竹君負上殺夫嫌疑，無法予以援手，易竹君也沒多辯，俯首就縛，易竹君爲衙差押走後，楊迅又命捕快往傳易竹君表兄郭璞返衙候審，此間事了，常護花、楊迅、杜笑天就只想盡快趕返衙門，謁見高太守，謁到崔北海遺下呈交高太守的遺書，他們默默的走在長街上——

今生唯有酒 再世始言情

常護花、楊迅、杜笑天三人轉過了街角，衙門已在望。

三人相繼加快了脚步。

也就在這時，一個人突然從他們後面追上來。

那個人一面追一面嚷：「常大俠！楊大人！杜大人！」

常護花楊迅杜笑天不由的一齊收步回頭望去，這一望，三人亦不由的一齊怔在當場。

來人這樣叫，當然是認識他們，他們三人對於來人却是完全陌生。

來人一身儒士的裝束，年青而英俊。

常護花目光一閃，回對楊迅道：「這個人好像不是你的手下。」

楊迅搖搖頭，道：「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常護花轉顧杜笑天：「杜兄又認識不認識？」

杜笑天亦是搖頭。

常護花道：「這就奇怪了，我們不認識他，他却是認識我們。」

杜笑天道：「我以爲是你的朋友。」

常護花道：「這個人我完全陌生。」

杜笑天道：「哦？」

說話間，那個人已然追上來，在楊迅面前收住了脚步，不住的喘氣。

楊迅瞪着他，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個人喘着氣道：「小民郭璞！」

楊迅又一怔。

常護花杜笑天那一份詫異並不在楊迅之下，一齊打量起這個郭璞來。

這個郭璞看來並不像是一個壞人。

楊迅怔怔的瞪着郭璞，倏的脫口道：「郭璞，你就是郭璞！」

郭璞道：「是。」

楊迅忽然道：「好本領！」

這次到郭璞怔住了。

楊迅接道：「我那四個手下都是好手，想不到這麼快就會都給你放倒了。」

郭璞詫聲道：「楊大人在說什麼？」

楊迅冷笑道：「居然還裝做若無其事，好，好小子！」

他突然伸手握住了刀柄，旁邊杜笑天一眼瞥見，趕緊將他的手按住。

楊迅反眼瞪着杜笑天，正想喝他放開手，杜笑天巳然對郭璞道：「你沒有遇上我派去找你的四個捕快？」

郭璞搖頭道：「沒有。」

杜笑天又問道：「你現在準備去什麼地方？」

郭璞道：「衙門。」

杜笑天道：「到衙門幹什麼？」

楊迅連隨插口問一句：「是不是來自首？」

郭璞愕然道：「自首？」

楊迅迫問道：「是不是？」

郭璞好像聽不懂，依然一面的詫異之色。

楊迅方待再追問，杜笑天巳又將他按住，道：「先聽他怎樣說話。」

楊迅哼一聲，勉強閉上了嘴吧。

杜笑天再對郭璞道：「你到衙門去有什麼事？」

郭璞道：「方才易老頭到城南我的醫館通知我，說是你們抓了我的表妹去衙門，所以我趕來一看究竟。」

杜笑天道：「你是易竹君的表哥？」

郭璞道：「是。」

杜笑天道：「易老頭又是易竹君的什麼人？」

郭璞道：「他是我表妹的一個遠親，年老無依，我表妹見他可憐，這兩年就將他留在家中當一個應門的僕人。」

杜笑天道：「他還告訴你什麼？」

郭璞道：「告訴我你們拘捕我表妹的原因。」

杜笑天又問道：「這個易老頭，有多老了。」

郭璞道：「六十歲有多了。」

楊迅又揷口問道：「六十歲？」

郭璞道：「確實的年紀倒不清楚。」

楊迅冷笑道：「這個人雖然一大把年紀，耳朶倒挺尖的，脚步也够快，我那四個手下未到他竟然先到了。」

杜笑天接又問道：「他告訴你我們是爲什麼拘捕易竹君？」

郭璞道：「聽他說，你們拘捕她是因爲她殺害了崔北海。」

他叫了起來：「她怎會是那種人？怎會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殺夫的兇手？」

杜笑天道：「是不是仍有待證明，目前誰也不能肯定。」

郭璞道：「既然不能够肯定爲什麼還要拘捕她？」

杜笑天說道：「因爲她的殺人嫌疑最重。」

郭璞道：「你們派人去找我，莫非我也有殺人的嫌疑？」

杜笑天點頭。

郭璞道：「這爲了什麼？」

杜笑天方待回答，楊迅突然又問道：「你怎麼認識我們？」

郭璞道：「這裏不認識兩位大人的人還不多。」

楊迅道：「我可是不認識你。」

郭璞苦笑道：「我是什麼人，楊大人當然不認識我，這正如這裏的人縱然沒有見過高太守高大人的面，也不難知道高大

人的名字，相反這裏的人大半高太守非獨不知道是什麼模樣，就連名字亦是聽都沒有聽過。」

楊迅聽郭璞這樣說，心裏倒也受用，他欲笑未笑，忽然又扳起臉龐，道：「常大俠第一次來這裏，怎麼你也認識了？」

郭璞不慌不忙道：「易老頭告訴我崔義找來了一位常大俠！」

楊迅道：「你只是聽說，怎麼老遠一看見，就能够認出，一口叫出來。」

郭璞道：「因為易老頭曾對我描述過常大俠的形狀相貌。」

楊迅冷笑道：「他還對你說什麼？」

郭璞道：「沒有了。」

楊迅道：「你那一聲常大俠叫的倒也熟落。」

郭璞道：「這雖是第一次見面，這之前我却已多次聽說過常大俠這個人。」

楊迅道：「誰與你說的？」

郭璞道：「是我的病人，我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但找我看病的並不乏江湖中人。」

楊迅道：「哦？」

郭璞道：「從他們的口中我早已知道常大俠是怎樣的一個人，常大俠出面，這件事一定有一個明白的交代。」

楊迅悶哼道：「這是說如果只是由我們辦理，就不明不白的了？」

郭璞道：「我並沒有這樣說。」

楊迅道：「只是心裏有這個意思？」

郭璞道：「豈敢！」

楊迅又問道：「你認為我們抓錯人，冤枉了易竹君？」

郭璞道：「是不是冤枉，正如杜大人所說，仍有待事實證明，但站在我個人的立場，則始終認為我這個表妹絕不是那種人！」

楊迅道：「你又是不是？」

郭璞苦笑道：「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楊迅道：「聽你的說話，倒像是真的不知道。」

郭璞道：「本來就是真的。」

楊迅冷笑，只是冷笑。

常護花一直沒有開口，這下子突然打破緘默，向郭璞問道：「三月十二的那天，你是否曾到過聚寶齋？」

郭璞道：「嗯。」

常護花道：「易竹君找你去的？」

郭璞奇怪道：「你怎會知道？是不是我表妹告訴你？」

常護花不答反問：「易竹君找你到聚寶齋去幹什麼？」

郭璞道：「是看病。」

常護花道：「看誰的病？」

郭璞道：「崔北海。」

常護花道：「這是誰的主意？」

郭璞道：「我表妹。」

常護花道：「這件事崔北海可知？」

郭璞道：「不知道。」

常護花接又問道：「為什麼她突然找你去？」

郭璞道：「她說他接連好幾天心神彷彿，舉止失常，盡在說一些奇怪的說話，懷疑他有什麼病，所以找我去看看他。」

常護花道：「你看出他有什麼病？」

郭璞答道：「以我看，他什麼病也沒有。」

常護花轉朝楊迅說道：「那份記錄豈非也這樣記載？」

楊迅道：「我早就認為那份記錄絕對沒有問題。」

郭璞奇怪道：「你們說的，是什麼記錄？」

常護花回答道：「崔北海留下來的，記載着由三月初一至十五日之內的他的遭遇。」

郭璞道：「三月十二那天的事情都記載在裏面？」

常護花點點頭，道：「記載得非常詳細。」

郭璞道：「哦？」

常護花道：「看過病之後，崔北海是不是留你在家中用膳。」

郭璞道：「是。」

常護花道：「易竹君是不是親自下厨弄了一碟水晶蜜釀蝦球？」

郭璞頷首道：「她弄得最好的就是這樣小菜。」

常護花道：「崔北海吃那些蝦球的時候是不是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郭璞道：「這件事他也有寫下來？」

常護花道：「有。」

郭璞道：「這件事的確非常奇怪，他挾了一個蝦球入口，才一口咬下就吐了出來，然後不停的作嘔，說那並不是蝦球，是吸血蛾球。」

常護花道：「事實是不是？」

郭璞微喟道：「怎會是？我本來相信自己的診斷，但看見那種情形，亦不能不有所懷疑。」

常護花道：「你懷疑什麼？」

郭璞道：「懷疑他的腦袋有毛病，我雖然在脈理方面也頗有心得，但毛病若是出自腦袋，却不是那麼容易診斷出來，那之前的我的診斷未必就沒有錯誤。」

常護花道：「既然有這種懷疑，怎麼你不仔細再替他看看？」

郭璞苦笑道：「我是有這個打算，可是那會子，他簡直就將我們當做妖怪一樣，喝止我們接近他，旋即就逃了出去。」

楊迅盯着郭璞道：「他正是將你們當作妖怪。」

郭璞愕然說道：「他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楊迅道：「你自己應該明白。」

郭璞又一聲苦笑，道：「我就是不明白。」

楊迅道：「你裝的倒像。」

郭璞歎了一口氣，忽問道：「崔北海真的死了？」

楊迅道：「怎麼你還未能肯定他已經死亡？」

郭璞歎息道：「楊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崔北海的死亡與我們兩人有關係？」

楊迅道：「兩個原因。」

郭璞道：「請說。」

楊迅道：「一、崔北海那份記錄中，一再提及你們兩人企圖殺害他！」

郭璞道：「這……」

楊迅不容他分辯，繼續道：「二、崔北海的屍體在他們夫婦的寢室後面的一個

小室內發現，要到那小室，必須先進入寢室，在發現崔北海的屍體的同時，我們更發現吸血蛾。」

郭璞道：「吸血蛾？」

楊迅道：「千百隻吸血蛾在吸屍體的血，噬屍體的肉。」

郭璞打了一個寒噤，道：「有這種事情？」

看樣子，他似乎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常護花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郭璞的臉龐，一直在留意着郭璞臉上的神情變化，那看在眼內，不由暗忖道：「這件事莫非真的與他並沒有任何關係？」

楊迅即時又道：「除了他們夫婦兩人，我絕不相信還有人能够將屍體與及那麼多的吸血蛾收藏在那間小室內，不為人察覺。」

郭璞沉吟道：「我也不相信。」

楊迅道：「受害者却是他們夫婦兩人中的一人，剩下來的一人，豈非就嫌疑最重？」

郭璞不能不點頭，道：「就是這兩個原因，所以你拘捕我們？」

楊迅道：「這兩個原因，是不是已足够？」

郭璞點頭道：「不錯已足够。」

楊迅道：「那還說什麼，跟我回衙門去。」

他的左手一探，連隨就抓向郭璞的肩膀。

郭璞不等他抓到，一個身子已往後一縮。

楊迅立時就嚷了起來：「好小子，你竟敢拒捕？」

郭璞搖手道：「我不是拒捕，只是還有話要說。」

楊迅道：「有話到衙門再說。」

郭璞道：「到時說只怕已太遲了。」

楊迅道：「你這樣拖延時間，並沒有任何用處。」

常護花一旁突然插口道：「且聽他還有什麼說話。」

楊迅望一眼常護花，無可奈何的道：「也好。」

郭璞吁了一口氣，道：「無論楊大人是否相信，有句話我必須先說清楚。」

楊迅不耐煩地道：「要說就快說。」

郭璞道：「我並沒有殺害崔北海。」

楊迅道：「你沒有，那是易竹君下手的了。」

郭璞道：「這件事我那個表妹相信亦沒有關係。」

楊迅冷笑道：「哦？」

郭璞道：「人如果是我們殺害的，怎會不毀屍滅跡，若說是個人所為，我沒有理由，亦不可能將屍體放進那個小室內，我那個表妹亦沒有理由，在殺人之後，仍然將屍體留下來。」

楊迅道：「這方面，你不必替我們担心，我們已經有很好的理由，來解釋這些事。」

郭璞道：「我知道，不過相信都只是出於推測。」

楊迅並沒有否認。

郭璞連隨就問道：「只不知楊大人有沒有懷疑到那也許是別人移屍嫁禍？」

楊迅冷笑一聲，說道：「誰移屍嫁禍你們？」

郭璞道：「也許就是史雙河。」

「史雙河？」楊迅皺起了眉頭。「這名字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說過。」

杜笑天道：「史雙河就是聚寶齋本來的主人。」

楊迅給杜笑天這一提，似乎也省起了這個人，脫口道：「就是他！」

杜笑天轉顧常護花道：「常兄有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常護花頷首，說道：「史雙河的一柄鐵劍，三枚飛環，在江湖上並不是全無份量。」

杜笑天道：「據我所知，他那個外號就是叫做飛環鐵劍。」

常護花道：「近年來已很少聽到他的消息了。」

杜笑天道：「常兄認為，他這個人如何？」

常護花答道：「我與他素未謀面，人如何，又豈會清楚，但據講，也是一個俠客。」

杜笑天道：「這相信是事實。」

常護花道：「你與他並無交往？」

杜笑天搖頭，道：「只是碰巧在路上見過幾次面。」

常護花道：「他與崔北海之間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郭璞立時道：「我那個表妹如果不是崔北海，早已成為他的妻子。」

常護花道：「他們是情敵？」

郭璞道：「可以這樣說。」

常護花道：「這就奇怪了。」

楊迅插口問道：「你奇怪什麼？」

常護花道：「史雙河竟然肯將聚寶齋賣給自己的情敵。」

楊迅沉吟道：「我也覺得這件事非常奇怪。」

郭璞解釋道：「史雙河在將聚寶齋賣給崔北海之時，並不知道崔北海是他的情敵，他那間聚寶齋事實也並不是賣給崔北海。」

常護花道：「不是賣難道是送？」

郭璞搖頭道：「也不是送，是輸。」

常護花詫聲道：「你是說那間聚寶齋是崔北海從史雙河的手中贏過來的？」

郭璞道：「事實是如此。」

杜笑天道：「這件事我也知道一二，那間聚寶齋的確是史雙河輸給崔北海。」

常護花道：「他的出手倒也驚人。」

杜笑天道：「這個人本來就是嗜賭如命，但一注就將那麼大的一間莊院輸掉，實在是驚人之舉。」

常護花道：「想不到崔北海也賭得這麼兇。」

杜笑天道：「這點，亦是在我意料之外。」

郭璞道：「他當時却是存心與史雙河狠狠的賭一賭！」

常護花詫異道：「何以他有這樣的打算？」

郭璞道：「因為他老早就已看中那間聚寶齋，一心想據為己有。」

常護花道：「聚寶齋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郭璞接說道：「在那件事之前他經巳先後幾次着人與史雙河接頭，打算買下那間聚寶齋。」

常護花道：「史雙河不肯賣。」

郭璞道：「不肯。」

常護花道：「擁有那麼大的一間莊院的人，相信不會窮到那裏去，他本身有錢，自然不肯出賣了。」

郭璞道：「當時他巳不怎樣有錢。」

常護花道：「哦？」

郭璞道：「聚寶齋本來就是一間珠寶店子，可是在當時，生意巳幾乎完全結束了。」

一頓他又道：「史雙河嗜賭如命，又不善經營，早在那之前，所謂聚寶齋差不多巳一寶不剩。」

常護花道：「既然是這樣，史雙河爲什麼不肯將之出賣？」

郭璞道：「只爲了那是他家祖傳的產業。」

常護花道：「如此何以他又肯將之孤注一擲？」

郭璞道：「因爲那會子他喝了不少酒，一個人醉酒之下，往往都不顧後果。」

常護花道：「是崔北海叫他以聚寶齋下注還是他自己的意思？」

郭璞道：「他們本來是賭錢，所下的賭注却足以將聚寶齋買下來。」

常護花道：「史雙河當時有沒有那麼多的錢？」

郭璞道：「沒有。」

常護花道：「酒醉也有三分醒，他既然知道自己沒有怎麼還要賭？」

郭璞道：「這是由於崔北海出言相激，又示意他可以用聚寶齋來抵押。」

常護花道：「他這就更加應該審愼考慮。」

郭璞道：「可惜他巳經醉酒在先，本性又好勝，在大庭廣衆之下，更怕給人瞧低了，說他輸不起，何況他還認爲自己一定不會輸，一定可以贏。」

常護花明白這種心理。

這豈非也就是一般賭徒的心理？

郭璞接道：「却不知，除非他不賭，否則就一定輸給崔北海。」

常護花道：「崔北海在賭方面以我所知並不怎樣高明。」

郭璞道：「史雙河也是一樣，何況他當時巳醉得差不多，何況崔北海有足够的金錢來跟他賭下去。」

常護花說道：「這倒是勝負最大的關鍵。」

郭璞道：「是以除非他的運氣特別好，一直贏下去，使崔北海不能不罷手。」

常護花點頭道：「這是因爲崔北海可以輸給他很多次，他却只是够輸給崔北海一次。」

郭璞道：「他的運氣却糟透了，一開始就輸給崔北海。」

常護花道：「這一來，賭局當然不能再繼續下去。」

郭璞道：「除了聚寶齋之外，他巳沒有其他可以抵押的東西。」

常護花道：「事情表面上看來似乎也相當公平！」

郭璞道：「史雙河的醉酒以至賭局的組成却全都是出於崔北海的安排，是一個圈套。」

常護花道：「史雙河想必也是這個意思。」

郭璞道：「當時他却並沒有任何說話，拱手將聚寶齋送給了崔北海，他畢竟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常護花道：「聚寶齋也沒有了，易竹君那方面他當然更搶不過崔北海。」

郭璞道：「他那才光火起來。」

常護花道：「兩件事的發生相隔有多久？」

郭璞道：「前後相隔不到兩個月，所以史雙河才認爲崔北海的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動，目的在得到我那個表妹。」

常護花道：「史雙河採取什麼行動報復？」

郭璞道：「他沒有報復，在我那個表妹下嫁崔北海的當日，就執拾一切悄然離開。」

常護花道：「何去何從？」

郭璞道：「他沒有透露，也沒有人再去理會他。」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常護花並不難想像，說道：「這個人果眞是拿得起，放得下。」

杜笑天悶到現在，終於忍不住插口問道：「他既然巳經離開這裏，吸血蛾這件事他又怎會扯上關係？」

郭璞道：「在三個月之前，他巳經回來。」

杜笑天一怔。

郭璞道：「這一次回來，他目的就在找崔北海算賬。」

杜笑天道：「如果要找崔北海算賬，早就應該找的了。」

郭璞道：「三年前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崔北海的敵手。」

杜笑天道：「這三年以來，莫非他巳經練成了什麼驚人的絕技？」

郭璞道：「關於這方面，我不大清楚，也許是練成了什麼驚人的絕技，也許找到了什麼旁門左道，總之聽他的說話，巳隨時可以置崔北海於死地。」

常護花忽笑道：「這個人倒有些君子作風。」

郭璞道：「嗄？」

常護花道：「所謂君子復仇，三年不晚。」

郭璞莞爾道：「原來是這個意思。」

常護花却連隨收起了笑臉，瞪着郭璞道：「他的事你何以知道得這樣清楚。」

杜笑天相繼問道：「你什麼時候見過他？爲什麼他竟會告訴你那些事？」

楊迅亦插口問上一句：「他與你到底是什麼關係？」

三個人一齊發問，郭璞一時間也不知道先回答那一個才是。

他歎了一口氣，自顧道：「史雙河曾經是我的病人。」

楊迅忍不住又問道：「他是什麼病找你？」

郭璞道：「那次他是一時不小心，着了涼，服過一帖藥，休息片刻就好了。」

楊迅道：「何以你如此肯定？」

郭璞道：「那帖藥他就是在我那裏煎

服。」

他想想又道：「一發覺自己沒有事，他就一定要我陪他去喝幾杯，對着這種不知自愛的病人，當時我實在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楊迅道：「結果你有沒有陪他去？」

郭璞道：「不去也不成。」

楊迅道：「爲什麼？」

郭璞道：「我的力氣沒有他的大，再說這也是他的一番好意。」

楊迅道：「他就是在那會子告訴你那些事？」

郭璞道：「那會子他巳經有好幾分酒意，所以我相信他說的是眞話。」

楊迅道：「他是否告訴你他這次回來的目的就在報復？」

郭璞點頭。

楊迅又問道：「他有沒有對你提及吸血蛾那種東西？」

郭璞道：「這個倒沒有。」

楊迅道：「你又有沒有將他那些說話告訴別人？」

郭璞道：「沒有。」

楊迅道：「也沒有告訴崔北海？」

郭璞道：「我與他之間，一直都沒有來往。」

楊迅道：「你也一直都沒有到過聚寶齋？」

郭璞道：「就只是三月十二日，我那個表妹着人來找我去替他看病，到過了一次。」

楊迅道：「當時你大可以跟他說。」

郭璞道：「我一時却沒有省起，到我省起之際，他巳經將我視如鬼怪！走避都猶恐不及，又怎會再與我說什麼，聽我說什麼？」

楊迅道：「哦？」

他一面懷疑之色。

杜笑天旋即問道：「那之後你有沒有再見過史雙河？」

郭璞點頭道：「再見過一次。」

杜笑天道：「又是找你看病。」

郭璞道：「是，就是看病，不過是着人來請我到他的住所去。」

杜笑天道：「病的又是他？」

郭璞道：「是。」

杜笑天道：「這一次又是什麼病。」

郭璞道：「與前次一樣，只是重了一些。」

楊迅忽問道：「他住在甚麼地方。」

郭璞道：「城東郊的一間客棧，那間客棧據講是他的產業。」

楊迅追問道：「那間客棧，叫什麼名字？」

郭璞道：「雲來。」

楊迅回顧常護花，道：「我們走一趟雲來客棧如何？」

常護花並無異議。

楊迅道：「也許在那裏，我們又有所發現。」

他的目光連隨轉回郭璞的面上，道：「你也去，給我們帶路。」

郭璞淡笑道：「我能够不去？」

楊迅道：「當然不能够，由現在開始，未得我許可，你休想離開半步。」

郭璞輕歎道：「楊大人儘管放心，事情未解決之前，我不會擅自離開。」

楊迅道：「這樣最好，彼此也省得麻煩。」

郭璞無言，舉起脚步，神態從容而鎭定。

常護花楊迅杜笑天都看在眼內，不由都起了一個念頭。

——這件事難道眞的與他沒有關係？

是史雙河在作怪？

他們連隨跟上去。

無論是與否，只要找到史雙河，就會有一個解答。

他們只希望史雙河仍然在雲來客棧。

× × ×

雲來客棧不錯有一個很好的名字，只可惜在城東郊。

城東郊的道路並不好走，何况這間客棧所在的村子離城雖不近，却也並不遠，脚步快一些的人，縱然入黑時來到，仍可以來得及趕入城。

所以雲來客棧並不是客似雲來。

這個村子，也根本就是一個貧乏的村子。

整個村子只有一條石板的街道。

雲來客棧當然就在街道的一旁。

街道上只有幾個小孩子在嬉戲，客棧的門前更加冷落。

常護花他們走近去，才發覺客棧的兩扇門緊緊的閉上，其中的一扇門之上更貼着一張寫着「休業」兩個字的通告。

紙巳殘，字亦巳褪色，這間雲來客棧通告休業顯然巳不少時候。

常護花三人不約而同望了一眼郭璞。

郭璞適時道：「這間客棧早在六個月之前據講就巳停止營業。」

他連隨兩步上前，抓起了一個門環，用力的在門上叩了幾下。

一個聲音旋即在門內傳出：「誰？」

郭璞應聲道：「是我，郭璞！」

那個聲音立時變得尖銳起來：「原來是郭兄！」

脚步聲跟着响起。

很奇怪的脚步聲，彷彿走路的那個人站都巳不能站穩。

脚步聲在門後停下，門却是並沒有立即就打開。

門一會才打開。

一股强烈的酒氣，立即撲上四人的面門。

四人亦同時看到了開門的那個人。

那個人扶着一扇門戶，一個身子猶自在搖搖欲墮。

他的右手揑着一隻酒杯，杯中酒仍滿，一身藍布長衫之上亦滿是酒漬。

他一頭亂髮，鬍子亦亂七八糟，也不知多少天沒有梳洗。

門內沒有燈，所有的窗口全都關閉，陰森森一片。

人簡直就像幽冥中出來。

事實上他的面色正就是傳說中的幽冥鬼一樣，沒有絲毫的血色，青白的恐怖，但一雙眼珠却佈滿了血絲，紅得彷彿要滴血。

突然看見這樣的一個人，誰都難免齊吃一驚。

幸好現在還是大白天，他們的胆子現

在又巳大了不少。

經過聚寶齋那個閣樓的那番遭遇，一般的事情巳很難令他們吃驚的。

所以眞正吃驚的只有郭璞一個人。

郭璞似乎第一次看見那個人，怔住在當場。

常護花目光一轉，落在杜笑天面上，道：「這個人是不是史雙河。」

杜笑天道：「不錯就是他。」

常護花問道：「以前，他也是這個樣子？」

杜笑天搖頭道：「他以前非常着重衣飾。」

常護花道：「一個人的衣飾可以一日數易，相貌却不會三年就盡變。」

杜笑天道：「所以他雖然不修邊幅，我還是一眼就將他認出來。」

楊迅接口道：「我也認出他來了。」

×　×　×

常護花道：「他看來比崔北海要大很多。」

杜笑天道：「這點我倒不大清楚。」

楊迅道：「就現在看來，他最少巳經有五十歲。」

杜笑天道：「這點我倒不大清楚。」

史雙河那邊即時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道：「我看來眞的這麼老了？」

三人的說話史雙河似乎都聽在耳內。

楊迅轉問道：「你今年事實多大？」

史雙河道：「再過一個月，才足三十九。」

楊迅道：「你四十歲都沒有？」

史雙河笑道：「我又不是女人，沒有隱瞞自己的年齡這種需要。」

楊迅道：「但表面看來，你的確只像五十，不像三十九。」

史雙河搔首道：「三年前却有人說我表面看來最多只有三十。」

他又歎了一口氣，道：「才不過三年，怎麼我看來竟老了二十歲？」

楊迅道：「你自己沒有覺察。」

史雙河道：「我只是覺察一件事。」

楊迅道：「什麼事？」

史雙河歎息道：「我的心，巳快將老死。」

楊迅道：「你還惦記着三年前的那件事？」

史雙河點頭。

楊迅不由亦歎息一聲。

史雙河接道：「我巳經盡量想辦法忘記那件事的了。」

楊迅道：「你喝酒莫非也是因爲這個原因？」

史雙河點頭，道：「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只可惜近來巳不大有效。」

楊迅道：「哦？」

史雙河道：「因爲我的酒量一日比一日好，近來巳不易醉倒。」

楊迅忽問道：「怎麼不見你對崔北海採取報復。」

史雙河忽然笑了起來，道：「因爲那之後不久，我就巳經完全想通了。」

楊迅奇怪道：「想通了什麼？」

史雙河道：「那件事雖然是出於崔北海的刻意安排，倘若我不好賭，他根本就沒有我辦法，那間聚寶齋根本就不會落到他手上，一切其實都是自作孽，怪不得別人。」

他稍歇又道：「也不怕直說，以當時我的嗜賭如命，聚寶齋就不在那一次輸掉始終都不免輸掉，不過是遲早問題。」

楊迅瞪着史雙河，神色更顯得奇怪。

史雙河接道：「再講那一次的賭相當公平，自己的運氣不好，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楊迅道：「易竹君那方面又如何？」

史雙河面容一黯，道：「即使聚寶齋還在我的手中，在易竹君那方面，我一樣不是他的對手。」

楊迅道：「你並不像那種自甘失敗的人。」

史雙河道：「事實放在眼前，不由人不低頭。」

他一聲歎息，道：「在當時，我餘下的田產加起來，最多不過是一間聚寶齋的價值，是否能够與崔北海較量，大概巳不必我多作說話，也根本就無法滿足易大媽的需索。」

楊迅道：「是以你只有罷手？」

史雙河道：「非罷手不可。」

楊迅說道：「你看來，似乎並沒有喝醉。」

史雙河格格笑道：「我現在雖然感覺到有些頭重脚輕，神智還清醒。」

楊迅接着又問道：「你說的都是眞話了？」

史雙河笑道：「我落到現在這般田地，巳然是公開的秘密，根本就不必諱忌什麼？」

楊迅道：「對於任何陌生人，也是一樣？」

史雙河點頭道：「你在我來說並不陌生。」

楊迅問道：「莫非你巳經知道了我是誰？」

史雙河笑道：「鼎鼎大名的楊總捕頭，這地方不認識的人還不多。」

楊迅失笑道：「怪不得你有問必答，完全不像是對待陌生人的樣子。」

史雙河目光轉向杜笑天，道：「這位如果我記憶沒有錯誤，想必就是杜副捕頭了。」

杜笑天道：「正是杜某。」

他轉顧常護花道：「這位史兄又可知是誰？」

史雙河睇起一雙醉眼，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常護花幾遍，搖頭道：「面生得很，未知……」

杜笑天道：「常護花常大俠。」

史雙河一怔，旋即破聲大笑道：「原來是常兄！」

楊迅道：「怎麼現在又認識他了？」

史雙河笑道：「我只是認識常兄的名字，江湖上，不認識這個名字的人只怕萬中無一。」

他迎着常護花一步跨前，笑接道：「聞名久矣，就是一直沒有機會相見，今日一面，足慰平生，非盡一杯不可。」

他連隨舉杯，仰首往口中傾盡杯中之酒。

多了這一杯，他的脚步更顯得輕浮，居然還沒有醉倒地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九重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新生向周曉芙坦說過去，摯誠悔改，要求周曉芙協助他洗刷暗殺沈老太的冤情，周曉芙說服乃父周培英，負夜開棺驗查沈老太遺屍，證實胡新生之言，周培美遂定計與鐵氏三英合作，偽言擒獲胡新生，邀請雷炎，柳風、慈雲大師及郭玉笙往三英堡共同處置胡新生，不日各人齊集三英堡，柳風藉機殺死郭玉笙，奪去大還丹後，偽將郭玉笙裝成畏罪自殺模樣，騙過羣雄，胡新生洗刷冤情，更又因捐出以往所獲，獲得各人原情，不究已往，三英更設酒慶賀，席後雷炎、柳風，慈雲大師相繼離去——

魔莊驚噩夢 鐵漢火焚心

該去的人都去了，三英堡老哥兒三個和天罡手周培英父女和胡新生，由大廳裏轉到鐵中英書房，又是周曉芙打開話題道：「胡大哥，我們那番談話有結果麼？」這時，她又改了稱呼，可見鐵氏三英和他們原是配合好了的。

胡新生道：「他們多少應該有點反應。」

周曉芙道：「如果沒有反應呢？」

胡新生道：「那麼我就真要在他們兩人身上下毒了。」

天罡手周培英道：「老夫還是不相信他們兩人會有份。」

胡新生道：「雷柳兩位老前輩，不是初出江湖的嫩草，她老人家的死本來就可疑，但是他們竟然連傷勢都沒弄清楚，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周曉芙道：「也許郭玉笙掩飾得好。」

胡新生說：「有此可能，但這次郭玉笙的死，就加重了他們的嫌疑，各位老前輩都是認識郭玉笙的，以郭玉笙的爲人，她會這樣輕易放棄掙扎嗎？」

鐵中英點頭道：「郭玉笙不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

周曉芙道：「晚輩看她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嚇得倒的人。」

胡新生一笑道：「所以郭玉笙的死就有問題。」

忽然一位堡丁走了進來，呈上一封函柬，恭聲稟說道：「堡主，有人送來一封信，請堡主過目。」

信封上沒有收信人姓名，一片空白，鐵中英劍眉微微一皺道：「這信是給老夫的麼？」

那堡丁欠身道：「送信人道，請堡主展視就知。」

鐵中英撕開封套展箋一看，道：「請送信人。」

那堡丁應聲退了下去。

鐵中英隨即將那信箋交給天罡手周培英，道：「胡少俠的推測一點不錯，常笑翁柳風果然嫌疑甚大。」

天罡手周培英接信念道：「余如死得不明不白，定爲常笑翁柳風所害，郭玉笙留言。」

留言的日期，是沈老太太被害後第五天。天罡手周培英念完後，轉手又交給胡新生道：「這封信請少俠保管，以備應用。」

周曉芙道：「柳前輩聰明多智，想不到他竟然做出這種事來。」

天罡手周培英慨嘆一聲，道：「這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說話間，剛才那送信進來的堡丁，領着一個老農進來，鐵中英一看那老農，原來就是附近的人，名叫陳老實，心裏已經知道問不出什麼情形，只好隨便問了他兩句，就又謝了他一錠銀子，陳老實高高興興的回去了。

陳老實走後，鐵中英搖頭一嘆道：「就郭玉笙預留遺言一事來看，郭玉笙對常笑翁柳風一定是怕極了，說不定也後悔極了，眞是爲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門。」

天罡手周培英長嘆一聲，道：「數十年的道義至交，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夫很爲他們難過。」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向胡新生一抱雙拳道：「這件事情，老夫與鐵氏賢昆仲都不便放手施爲，還有勞少俠鼎力辦理。」

胡新生欠身領命道：「事關家義母之死，晚輩義不容辭，一力承擔。」

鐵中英道：「老夫等雖然不便直接出手對付柳風，但追查行踪，打聽消息之事，老夫等暗中仍然相助到底。」

胡新生抱起雙拳，作了一個四方揖道：「多謝各位老前輩，晚輩也就此告辭了。」

鐵中英道：「少俠，你的病……」

胡新生一笑道：「晚輩的病已經好了。」

鐵中英哈哈一笑道：「好得少俠已是改頭換面之人，否則，少俠可眞够人頭痛了。」

他根本就沒病，敢情，鐵中英都不知道。

胡新生赧然道：「晚輩無狀……。」

「啓禀堡主，堡外來有一人，口口聲聲要找胡少俠。」又是那個堡丁，一面火急之色跑了進來。

鐵中英劍眉一軒，喝道：「鐵玄，有個規矩沒有？」

鐵玄躬身道：「堡主有所不知，來人蠻不講理，已經打傷了幾個人。」

鐵中英冷笑一聲，道：「有這等事……」

胡新生道：「晚輩去會會他。」身形一幌，房中頓然不見了他的人影。

這是胡新生第一次在他們眼前顯露功力，看得他們無不心弦跳動，暗暗忖道：「這孩子要不歸正，太可怕了。」

大家震了一震，鐵中英道：「周兄請。」

天罡手周培英是客位，數十年道義之交，因之也就不虛情客氣，當先向堡前走去，鐵氏兄弟依次隨後而行。

他們只比胡新生稍遲幾步，但是當他們穿過大廳，走出廳門時，只見胡新生已經和一個身穿破爛衣服，滿頭亂髮，一臉骯髒油泥的漢子，在堡前練武場上，打得難分難解了。

他們兩人都是空手相搏，打鬥之猛烈，出招之凌厲，天罡手周培英他們雖是跑老了江湖，也是平生所僅見。

那乞丐似的漢子，能有如此高明的武功，想必也是大有來頭的人，可是，他們誰也想不起武林中會有他這一號人物。

最初他們雙方只是一味啞鬥，打了一陣，那骯髒漢子忽然大喝一聲，道：「胡才！你這殺胚！你想不到老子命大得很，豈是你這忘恩負義的小人所能害得死的。」

胡新生聞言之下霍然一震，道：「你……你……莫非是大哥……」口中問着，同時收手移步，向後急退。

「誰是你的大哥！」來人顯然恨透了胡新生，胡新生收招後退，他却乘機進掌，手掌一揮而到，打在胡新生心口上，打得胡新生一條身子凌空飛了出去，口吐鮮血，轟的一聲，落在塵埃地上。

天罡手周培英等人大吃一驚，首先是周曉芙大叫一聲，奔向胡新生。

天罡手周培英一聲虎吼，身形電射而出，振臂吐掌，便接住了那骯髒漢子，打了起來。

天罡手周培英看得很清楚，那骯髒漢子乘機傷人，勝得非常不光明，因此心中非常惱怒，一出手是天罡三十六掌，勢同排天巨浪，向那骯髒漢子捲去。

那骯髒漢子接了兩掌，忽的跳出戰團之外，道：「住手，你可是天罡手周老英雄？」

天罡手周培英冷然道：「不錯，老夫就是天罡手周培英，朋友……。」

那骯髒漢子不待天罡手周培英話完，猛的雙脚一點，一式「浮光掠影」，身形閃得一閃，便逃得無影無踪。

當然，他不一定是逃，其實，天罡手周培英就是想追他，也不見得能追上他，剛才那兩掌交手下來，天罡手周培英已是心裏有數，自己對他却沒有絲毫把握。

天罡手周培英發了一下楞，才回身去看望胡新生。

這時，胡新生已是面白如紙，口中一口一口的吐着血泡，氣息微弱人事不知了。

周曉芙口中叫着：「胡大哥！胡大哥……」急得珠淚漣漣，她這聰明的人，這時竟然沒了主張，對胡新生的傷勢不知如何是好。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曉芙，你站過一邊去，讓爲父看看他。」

周曉芙退身讓父親檢視胡新生傷勢，天罡手周培英是久戰沙場的老將，雖然沒有名醫的身份，憑他一生經驗，微一檢視之下，已是潸然淚下，輕呼一聲，說道：「看來他是沒有希望了。」

周曉芙聞言之下，玉容慘變，悲痛欲絕的叫了一聲：「胡大哥……。」便搖搖欲倒。

周曉村搶身扶住周曉芙，叫道：「姊姊……姊姊……。」

天罡手周培英長嘆一聲，道：「你先把她扶進去。」

鐵中英道：「胡少俠就這樣完了麼？」

天罡手周培英搖着頭道：「也許有人能救得了他，但遠水救不了近火，我看他是沒有希望了。」

鐵中英心中一動道：「周兄，他能送一顆大還丹給沈大嫂，我們看看他身上是不是還有大還丹。」

天罡手周培英道：「『大還丹』乃是何等珍貴的奇珍至寶，他那會有很多。」他口中說着，心中也不相信他身上還會有「大還丹」，可是，他却不由自主的在他身上找尋起來。

他身上有幾種藥物，但沒有「大還丹」。

大家相對慘然，沉默了一陣。

天罡手周培英長嘆一聲，道：「此子對老夫有過全家的救命大恩，老夫親手把他抱進屋裏去吧……」伸手俯腰，就要去托抱胡新生。

驀地，一聲輕喝道：「動他不得！」

天罡手周培英聞聲一震，縮手而回，猛然循聲望去，迎着日光，只見一位滿頭白髮的青袍老人，不知何時已經到了他們身後。

天罡手周培英見多識廣，雖然不認識那白髮老人，心裏却油然生起了一綫希望，雙拳一抱，道：「有請老丈慈悲。」

那白髮老人也不答話，走到胡新生身前，出手如風，一口氣點了胡新生一十七處穴道，然後，從懷中取出一隻磁瓶，倒出三七二十一粒藥丸，交給天罡掌周培英，說道：「每天三丸。」

話聲一落，轉身就向堡外走去。

天罡手周培英接住藥丸，叫了一聲：「老丈……」可是那白髮老人身形奇快，他方叫出「老丈」兩字，那白髮老人已經出了堡門。

七天幌眼就過去了，那白髮老人眞有回天之力，胡新生在枉死城中打了一轉，居然傷勢漸漸的好轉了。

這天，胡新生吃完最後一粒丸藥，人已經從昏迷中清醒過來。

這幾天，可眞苦了周曉芙，胡新生的傷勢漸漸好了，她却累得精疲力乏，睡了一天一夜還沒醒來。

他睜開眼睛，凝思了一下，翻身坐了起來，想找衣服不見衣服，想找鞋襪不見鞋襪，於是輕輕呼叫一聲，道：「請問，我的衣物在那裏？」

周曉村跳了進來，道：「胡大哥，你還不能行動，快快睡下去。」

胡新生道：「我已經很好了，可以起床了，我的衣服呢？」

周曉村道：「你的衣服那要問我姊姊。」

「令姊呢？」

周曉村道：「這幾天可把她累慘了，你受傷到現在，她守你一直到昨晚，才得一睡，現在還沒醒哩！」

胡新生自己並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道：「眞是多謝你們了，我這一失去神志有多久了？」

周曉村道：「今天是第八天，昨天你才好一點，所以我姊姊才放心去休息。」

胡新生「哦！」了一聲，道：「我足足昏迷了七天！」

周曉村道：「胡大哥，你不知道，你已經是九死一生，再世爲人了，當時大家都以爲你死定了，……你道你是怎能不死的？……」少年心性，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思量的事，不由得攷較他起來。

胡新生搖頭笑道：「不知道。」

周曉村道：「說來你的命眞大，忽然走來一個白髮老丈，給了二十一粒藥丸，你就被那些藥丸治好了。」

胡新生一怔道：「白髮老丈？」

周曉村道：「你可是認識他？」

胡新生點了一點頭道：「這是他第二次打救我了。」

話聲頓了一頓，道：「我的傷勢已經大好了，不要驚動令姊，你去帮我把衣服找來，好不好？」

周曉村沉吟了一下，道：「她已經睡了不少時候了，我還是把她叫起來吧……。」

正要轉身出去，只見一個丫環托着一套衣物走來，道：「胡公子，這是您的衣物，周小姐馬上就過來。」

胡新生穿好衣物，周曉芙接着也就到了，胡新生抱拳一禮道：「多謝姑娘照拂……。」

周曉芙一笑截口道：「胡大哥，你這樣一說，就太見外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你是我們師姑的義子，我們不該照顧你麼！還有，你這『姑娘，姑娘』的稱呼也要改改才是。」

胡新生一笑道：「盛意難違，我就恭敬不如從命，改口稱你們弟弟，妹妹了。」

周曉芙與周曉村同聲一禮，道：「小妹小弟見過大哥。」

胡新生謝了他們兩人，嘆息一聲，道：「芙妹，這幾天有沒有重大事故發生？」

周曉芙道：「沒有。」

胡新生道：「那打傷我的人，後來來過沒有？」

周曉芙道：「也沒有。」

胡新生一皺雙眉道：「奇怪，他爲什麼沒有再來找我呢？……啊！他一定認爲我已經死了。」

周曉芙道：「他是什麼人？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他一見你面就猛施辣手。」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對他來說，小兄是死有餘辜，罪有應得……他……他就是你們的沈大哥，沈志一呀！」

周曉芙周曉村同聲驚叫道：「怎麼會是他呢？」

胡新生道：「最初我也沒有想到是他，當我看出是他後，所以才甘願受死。」

周曉芙道：「有話說得清，你這樣太不值得了。」

胡新生深自悔痛的道：「沈大哥待我有如同胞手足，更勝過同胞手足，我太令他傷心了，我該死在他掌下才是……。」

思潮轉動之下，忽然又問道：「令尊他老人家呢？」

周曉芙道：「他不放心你的傷勢，另外去帮你請一指玄楊慶春楊老前輩去了。」

胡新生淚水盈眶地道：「你們都待我太好了。」

周曉芙道：「大哥，你又這樣說了。」

胡新生腦念飛轉如輪，念頭一轉，道：「現在不知沈大哥怎樣了？……不好！我們快去找他去！」說着，便向外面走去。

周曉芙橫身阻住他，道：「胡大哥，你萬不能去，你自己的身子也要緊。」

胡新生身形一幌，閃過了周曉芙的阻擋，道：「我現在完全好了，不要緊了。」

周曉芙道：「那麼就讓我們姊弟一同陪你去。」

胡新生道：「不用了……。」人已走開老遠去了。

周曉芙一拉周曉村便隨後緊追不捨地道：「不管你走到那裏，我們就追到那裏！」

眨眼之下，三人都出了三英堡。胡新生見他們緊追不捨，本來有心拋下他們而去，又担心他們鐵了心，在江湖上亂闖亂撞，只好長嘆一聲，停身道：「我說過，我的傷勢已經完全好了。」

周曉芙道：「我們不相信，同時，你既然是去找沈大哥，有我們在一起，也好替你說話呀！」

胡新生道：「我是担心沈大哥另外一件事情。」

周曉芙道：「什麼事？」

胡新生道：「他和齊劍虹之間的恩仇。」

周曉芙說道：「你不是已經替他們化解了嗎？」

胡新生道：「可是沈大哥不知道，沈大哥這次死裏逃生出來，第一個當然是找我，其次，自然要找齊劍虹了，齊劍虹劍法厲害。這豈不糟了。」

周曉芙道：「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們呢？」

胡新生道：「這個小兄知道，他住在廬山五老峯。」

周曉芙道：「廬山路途不近，我們每人買一匹馬，好趕路。」

胡新生同意了周曉芙的意見，三人便到市集上去採購馬匹，他們一脚踏進市集。迎面便有一個乞丐叫了一聲：「公子，小姐，請可憐可憐我這有病的人……。」

雙方目光一接，那乞丐與胡新生，都是一怔。

那乞丐話聲一頓，叫道：「您，不是胡公子嗎？」

胡新生道：「你不是單五爺嗎？怎會落得這樣光景？」

單五奎搖頭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我現在已是有家歸不得……。」

胡新生歉然道：「這都是我害了你！」

單五奎嘆口氣，道：「家兄也太以無情無義了……。」

周曉芙暗暗拉了胡新生一下，悄悄的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胡新生道：「五爺帮了我的忙，弄得兄弟反目，流落在外。」

周曉芙道：「那麼我們不能不管。」

胡新生點頭正色說道：「我們當然要管，可是……。」

周曉芙道：「先請他到八達鏢局去，你道如何？」

胡新生點了一點頭，轉向單五奎道：「五爺，刻下在下因爲有一件重要事待辦，不能帶你同行，我這裏有十兩銀子，請收下作爲路費，前往八達鏢局，等我們回來，再補報你好不好？」

單五奎大喜過望，道：「多謝公子，多謝公子，小的知道八達鏢局，小的就去找他們，但請公子給一個信物爲證才好。」

周曉芙向附近人家買了一份信封信紙，寫了一封信，交給單五奎道：「這封信你帶去就行了。」

單五奎接過書信，千恩萬謝而去。

他們送走單五奎後，在市集上買了三匹駿馬，一路向廬山急馳而去。

他們日夜兼程，不日便已到達廬山，進入山區之後，山路崎嶇，馬匹的速度，已是達不到他們所需的要求，他們都有一身上好的輕功，於是棄馬步行，展開輕功，一路輕登巧縱，三個人就像三顆流星，掠空而過。

當他們到達五老峯之後，却忽然遭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胡新生雖知道齊劍虹住在五老峯下，但是廬山五老峯範圍不小，齊劍虹到底住在那裏呢？胡新生並不十分清楚。

這時，天色已晚，大家只好臨時找了一處隱蔽洞府休息，以渡長夜。

他們住宿的地方原本十分隱密，詎料，半夜時分周曉村忽然大叫一聲，把周曉芙與胡新生一驚而醒。

周曉芙急口問道：「弟弟！什麼事？」

睁眼一看，那還有什麼周曉村。

胡新生一聲怒嘯，身形一幌，便已追出去了。

周曉芙跟身而起，當她追出洞外時，却已不見了胡新生的影子。

這時，夜空如洗，月明在天，山風獵獵，四週一片寂寥。

周曉芙縱身而起，飛身上了一株大樹，舉目向遠處打量起來。

驀地，一聲陰冷的笑聲，起自她立身的同株大樹之上，周曉芙一驚之下，連頭都來不及轉動，突然肩井穴一麻，已被人點了穴道。

周曉芙穴道被點，身子一軟，向樹下墜去，身後那人及時出手緊緊抓住她衣領，提了起來，縱身飛掠而起。帶着她一連掠過好幾道山谷，最後，把她帶入一座山洞之內。

山洞之內點有一盞綠豆似的小油燈，燈火照射之下，洞內已有三個人，一個少婦，一個大姑娘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衣領鬆開了，人便被摔在地上。

周曉芙這才見到那點她穴道之人的面貌，那是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人，穿着一身藍色勁裝，背上揷着一把寶劍，目中神光如電，一望而知此人內功十分精深。

那少婦走過來，扶起周曉芙，數說那年青人，道：「看你重手重脚的摔了這位姑娘了，還不快帮她把穴道解了。」

那人臉上原本一臉不愉快之色，被那少婦兩句話一說，不好意思的訕訕的一笑，神色一緩，伸手拍開了周曉芙的穴道，道：「得罪！得罪！」

周曉芙看他們這幾個人，都不像是爲非作惡之人，心緒稍安，目光環掃了他們一下，正要說話的時候，那少婦已先向周曉芙欠身一禮，道：「小婦人齊韓氏，這是拙夫齊劍虹，小妹齊英茵，犬子齊少虹。」一口氣把自己三個人的身份都說出來了。

對方是有名有姓的人，周曉芙心裏更是篤定了，當下冷笑一聲，道：「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靈光劍客齊大俠，這就怪不得出手之下，令人防不勝防了。」「防不勝防」四個字，是冷諷也是熱嘲。

齊劍虹臉色一紅，抱拳道：「在下情非得已，冒犯了姑娘，有請姑娘海涵。」

周曉芙道：「好一個情非得已，本姑娘洗耳恭聽。」

齊劍虹見周曉芙冷語帶刺，知道她對自己很是不諒解，不敢再招惹她，向乃妻韓玉燕使了一個眼色。

韓玉燕微微一笑，接口道：「我們還沒請教姑娘上姓芳名呢？」

周曉芙出過一口氣見好就收，笑臉一綻，道：「小妹姓周，不敢有勞大嫂動問。」

韓玉燕道：「周姑娘府上是……。」

周曉芙道：「小妹家住懷玉山左。」

韓玉燕含笑問道：「懷玉山莊有位周老英雄……。」

周曉芙道：「那正是家父。」

韓玉燕肅然起敬道：「原來姑娘是周老英雄的千金小姐，失敬！失敬！……」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問道：「姑娘前來五老峯，不知有何貴幹？」

周曉芙見她只顧問自己的話，根本不提弟弟周曉村的事，她雖然表現得和藹可親，但只顧自己不顧人家的問話，却激起周曉芙的不樂，明眸微揚，顧而言他，道：「小妹也有一事，請教大嫂，……」

韓玉燕輕「啊！」了一聲，曉得周曉芙在不高興了，連連點頭道：「姑娘有話請說。」

周曉芙轉向齊劍虹道：「請問齊大俠，現在是不是該讓我們姊弟見一見面？」

齊劍虹聞言微微一怔，說道：「姑娘的意思……。」

好像不承認的樣子，周曉芙心裏可是不願意了，冷笑一聲，道：「齊大俠可是成名英雄，敢做就該敢當，不必裝聾作啞，明知故問，你把我弟弟弄到那裏去了，請你說個明白，你有什麼條欵，儘可提出來！」

齊劍虹驚愕的道：「誰刦持了你的弟弟？你不要血口噴人！」

周曉芙氣得柳眉一挑道：「舍弟被刦，一聲驚叫之下，我就追身而出，一出洞口，就中了你的暗襲，你自己說不是你，還有誰？……也許不是你自己，但至少也是你的朋友，我不問你要人，問誰要人？」

齊劍虹道：「在下也是聞到你們一聲嘯聲趕到你們那裏去的，却不曾見到你的弟弟。」

周曉芙怒笑一聲，道：「你的臉皮眞厚得叫人替你靈光劍客四字難過，你能刦持本姑娘，還在乎多刦舍弟一人，除非你現在就把本姑娘殺了，滅了本姑娘的口，不然你這話說出去，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齊劍虹全身皆震，被周曉芙逼得說不出話來。

韓玉燕輕吁一聲，道：「周姑娘，你的話是說得一點不錯，不知姑娘可允小婦人替拙夫說一句話。」

周曉芙面色稍緩地說道：「大嫂有話，請說。」

韓玉燕輕嘆一聲，道：「首先小婦人要聲明一事，拙夫冒犯姑娘之處，並非存心刦持姑娘，原意是有請姑娘前來一談，想必是時間碰

得巧，因此惹下了一場天大的誤會。這件事現在說來，姑娘也許不相信，但時間是最好的證人，總有水落石出一天，當然，在未水落石出之前，令弟失踪之事，小妹夫妻仍願負全責，不知姑娘能否稍息雷霆震怒，給小婦人一個懇談的機會。」

周曉芙不是橫蠻無理的人，仔細想了一想，以他們的態度與他們的談話互相對照，他們的話，絕不是完全推托之詞，此念一生，她的心氣平伏下來，道：「這樣說來，你們早知道本姑娘的來歷了。」

韓玉燕點頭道：「不瞞姑娘說，姑娘你們一進山，拙夫就躡上你們了，姑娘的來歷以及姑娘與沈大俠之間的關係，我們都知道了。」

周曉芙一笑道：「於是你們把我們併為沈大俠一夥？」

韓玉燕道：「你們的來意，很使人迷惑，因此小婦人方請拙夫請姑娘前來一談。」

周曉芙道：「且慢，小妹先請問大嫂一事，沈大俠來找過你們沒有？」

韓玉燕點頭道：「來找過我們了，拙夫巳經敗在沈大俠手下了。」

「那他人呢？」

韓玉燕道：「拙夫為求保護小婦人等，在不得巳的情形下，巳把沈大俠誘困於一處絕地之內了。」

周曉芙道：「你們巳經轉危為安，還找小妹做什麼？」

韓玉燕嘆口氣，道：「沈大俠雖然被我們困住了，但也因此引發了很多的問題，使我們寢食不安，……」

周曉芙微微一笑，截口道：「你們懷疑這位沈大俠的身份？」

韓玉燕訝然道：「莫非姑娘也知道他是假的？」

周曉芙道：「不，他是不是假的。」

齊劍虹接口道：「這就怪了。」

周曉芙道：「說來一點不怪，上次和齊大俠你決鬥的那位才是假的。」

齊劍虹張大着嘴巴，楞了半天道：「那死在我劍下的人，怎會是假的，一身沈家家傳絕學，那是假不來的，倒是今天這位沈大俠，手法怪得出奇，令人懷疑。」

周曉芙微微一笑，道：「現在小妹有一句話請問齊大俠，你們沈齊兩家的那筆算不清的帳，你齊大俠是還要算下去呢？還是有意化干戈為玉帛？」

齊劍虹長嘆一聲，道：「在下巳經說過一筆勾銷的話，其奈沈大俠不放過我們，在下不得不為自保而戰。」

周曉芙道：「小妹再請齊大俠說一句話，齊大俠願不願意主動的爭取和解。」

齊劍虹面色一正道：「好幾代的是非，巳難辨別誰是誰非了，在下極願為雙方的和解努力。」

周曉芙一點頭，道：「好！小妹就憑齊大俠這句話，相信舍弟之事與齊大俠無關，請齊大俠相助小妹，把舍弟找回來，我們共同來努力吧！」

齊劍虹欣然道：「在下久仰周姑娘才智非凡，明理識非，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令弟之事，在下這就出去找尋，姑娘請在舍下休息就是。」

說着，身形一起，就向洞外走去，……

周曉芙輕喝一聲，道：「齊大俠請慢行一步。」

齊劍虹一駐足，說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周曉芙道：「小妹有一位胡大哥，請齊兄不要與他發生衝突。」

齊劍虹道：「在下理會得。」身形一幌，急急的飛身而去。

韓玉燕用飯碗倒了一杯開水，雙手遞給周曉芙道：「小婦人帶着小妹與犬子暫避此地，沒有招待，請姑娘海涵。」

周曉芙接過那碗開水，道：「大嫂請莫客氣，……」

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常言道『家有賢妻萬事與』，剛才要不是大嫂提示，小妹可能又誤會齊大俠了。」

韓玉燕臉上泛起一抹幸福的微笑道：「姑娘客氣，還不都是姑娘的寬宏大量。」

周曉芙伸手摸着依在韓玉燕身旁的齊少虹道：「小弟弟，你今年幾歲了？武功練得出人頭地了吧。」

齊少虹精光閃動，揚頭脆聲道：「少虹今年巳是十一歲了，姑娘可要試試少虹的功力，我們到外面去比劃比劃去。」一副初生之犢的神態，非常逗人喜愛。

周曉芙搖頭笑道：「常言道『虎父無犬子』，你的家傳絕學一定非常厲害，我可不敢和你比劃，你不見你父親把我像抓小鷄一樣就抓來了麼。」

齊少虹道：「姑娘比少虹高多了，少虹可抓不起姑娘。」

韓玉燕輕輕的在齊少虹頭上拍了一下，笑道：「你也該睡了，快去睡吧。」

齊少虹仰頭望着乃母，請求道：「娘，孩兒還不想睡啦！」

周曉芙道：「你現在還不睡，明天就沒精神趕熱鬧了。」

齊少虹一睜雙目道：「眞的明天有熱鬧看麼？那少虹現在就養精神去，明天好讓姑娘看看我的身手。」說着，跑開自去睡了。

周曉芙目光轉到齊英茵身上，只見齊英茵雖然一直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但從她臉上隱隱不絕的微笑和明澈的眼神，不難看出她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女孩子。

她迎着周曉芙的目光，微微一笑，叫了一聲，道：「周姊姊，小妹可以問你一句話麼？」羞羞澀澀的，是一個很少與外人接觸的純潔姑娘。

周曉芙笑笑道：「當然可以，小妹有什麼請話？」

齊英茵道：「我哥哥如果不能把令弟找回來，你不會怪我哥哥吧？」

周曉芙微微一怔，道：「小妹，你為什麼問這話？」

齊英茵道：「小妹看我哥哥是找不回令弟來。」

周曉芙心中一動道：「何以見得？」

齊英茵說道：「因為，哥哥根本找不到人家。」

周曉芙接口問道：「你知道？」

齊英茵點了一點頭道：「一定是他！可是小妹不能說，因為我發過誓。」

大家都是武林兒女，武林兒女對守信的瞭解，比什麼人都深刻，大家相視一嘆，不好再追問下去。

齊英茵沉默了一陣，忽然又道：「不過對方也不是什麼壞人，令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這一點周姊姊儘可放心。」

周曉芙長嘆一聲，道：「這叫我怎樣放心得下啊！」

齊英茵皺着眉頭，又過了一陣，道：「那麼小妹替你看看去，不過你們不要跟來……。」身形一幌，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韓玉燕搖了一搖螓首道：「眞想不到，小妹還有她自己的秘密。」

周曉芙道：「你們這附近，住了很多隱士

麼？」

韓玉燕說道：「如果姑娘這句話早問片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沒有』，但是，現在我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了，小妹不就說明了一切麼。……」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不過，您儘可放心，我們小妹心地和易善良，她的朋友是相信得過的。」

周曉芙無可奈何的輕輕嘆了一口氣，韓玉燕表情愧歉不安地道：「姑娘連日來一定很辛苦了，等人是很難過的，何不小睡片刻。」

周曉芙點了一點頭，道：「我坐息一下就好了。」說着，寧神屏息，片刻之後，便入了物我兩忘之境。

當她調息巳畢，睜開秀目時，洞口外面巳然有了自然天光。

韓玉燕仍在入定中。

她飄身而起，走到洞外，只見齊劍虹愁眉苦臉的在洞口附近一來一往的遊走不巳。

周曉芙的出現，驚動了齊劍虹，齊劍虹飄身去到周曉芙面前，禮貌的說了一聲：「周姑娘早！」

周曉芙柳眉微微一顰，道：「齊大俠回來很久了？」

「有一陣子了。」

「為什麼不進洞去呢？」

齊劍虹訕訕的一笑，道：「在下在想一些事情。」

周曉芙道：「昨晚結果如何？」

齊劍虹道：「糟透了，不但令弟與胡大俠的人影子都沒找到，沈大俠也脫困而出，不知去向了……」

搖了一搖頭，接着又道：「我在想，難道這附近還另外隱有武林高人不成。」

周曉芙微微一笑道：「大俠猜對了。」

齊劍虹一震道：「姑娘如何知道？」

周曉芙道：「小妹那裏知道，還不都是令妹說出來的。」

齊劍虹一怔，道：「她？」一臉迷惑之色，透着一萬個「不相信」。

周曉芙目光一抬，只見齊英茵正在齊劍虹後方現身出來。伸手一指，道：「你看，令妹不是回來了麼？」

齊英茵來到近前，開口便道：「周姊姊，令弟很好，你可以放心了。」

周曉芙道：「令友這樣把舍弟弄走，是什麼意思呢？」

齊英茵道：「這個小妹也不大清楚，周姊姊，你放心就是了。」

齊劍虹一嘆道：「小妹，你話不說明白，叫周姑娘如何放心得了。還有，你那朋友是些什麼人，大哥也很是不放心。」

齊英茵道：「小妹的朋友，大哥儘可放心，倒是周姑娘你那位朋友，你們要多多注意才是。」

齊劍虹輕喝一聲，說道：「小妹，不要胡說。」

周曉芙道：「令妹沒說錯，敝友原本是一個問題人物，但現在小妹可以保證他不會有問題了。」

齊劍虹劍眉一皺說道：「姑娘你那位朋友是……。」

周曉芙道：「小妹向來是抱着話不說不明的主張，小妹那朋友的姓名，說出來也許齊大俠早有耳聞了，他就是黑心秀士胡才……。」

一語未了，齊劍虹也是臉色一變，道：「原來是他那小子！」

周曉芙道：「可是，他現在巳改名叫胡新生了……」

齊劍虹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吃肉的狼，那有……。」

周曉芙截口道：「齊大俠，話不要說得那樣肯定，且容小妹把話說清楚之後，再下斷言如何？」

齊劍虹道：「在下洗耳恭聽。」

周曉芙於是把胡新生改過向善的決心和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齊劍虹聽完之後聳然動容道：「你是說，上次冒沈大俠之名和我動手的就是他！」

周曉芙點點頭道：「不錯，正是他。」

齊劍虹道：「他怎得不死呢？」

周曉芙道：「有人救了他。」

齊劍虹道：「如果沒有人救他，他不是死定了。」

周曉芙道：「他當時就有代死化解你們雙方之仇的決心。」

齊劍虹讚嘆一聲，道：「原來，他是這樣一位視死如歸，以死贖罪的人，可敬！可敬！請恕在下一時失言。」

齊英茵道：「胡大俠這些事情，小妹的朋友也不知道，您可不要怪他說胡大俠不好。」

周曉芙道：「其實，我們這次趕來五老峯，也就是貫澈胡新生的初衷，不願你們兩家再起紛端。」

齊劍虹大為感動的一抱雙拳道：「多謝姑娘與胡大俠這片仁義之心。」

周曉芙道：「沈大俠為人一向謙虛，這次再現江湖，性情似乎大變，因此，我們對他甚是不放心。」

齊劍虹雙眉一皺，說道：「在下與沈大俠，雖然世代為仇，私意對他亦甚是尊敬，這次一見，頗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原來如此，這就……。」

話聲未了，忽然，遠遠傳了一聲厲嘯之聲，齊劍虹一震道：「你們回洞去，不要出來，我去看看去。」

言罷，頓足而起，化作一道展翅飛鵬，冲天而去。

周曉芙當然不會就此躲到山洞之中去，轉向齊英茵道：「齊姑娘，你回去吧，我也要去看看那是不是胡大俠。」說着，身形一起，飛掠而出。

周曉芙與胡新生交往以來，暗中情愫巳生，她那能放得心下。

周曉芙急如星火，一口氣跑出二里多地，忽然，耳中傳來一聲細語呼聲，道：「周姑娘，小心，不要驚動了他們，向在下這邊來。」

周曉芙身形一駐，循聲望去，只見齊劍虹現出身來，向她招了一招手，周曉芙轉身飄了過去。

齊劍虹指了一指前面一棵大樹，飛身上了那棵大樹，周曉芙跟身上了那棵大樹。

大樹前面，有一片空地，空地之中人影閃動，圍了十幾個人，當中一人，赫然正是胡新生。

胡新生這時的形狀，狼狽極了，全身衣服都巳破爛不堪，面色蒼白，用手中長劍支在地上，喘息不巳。

再看胡新生四周的人，至少有七八個人受了傷，正在裹傷自療中。

但是，全場沒有一具屍體，顯見胡新生還沒有殺死一個人。

齊劍虹劍眉一轉，冷笑一聲，道：「這太不公平了，胡大俠的顧忌太多了。」

周曉芙幽幽的一嘆道：「胡大俠的處境不同，他那能放開手來幹，這却如何是好？」

齊劍虹道：「胡大俠顯然在藉機調息，我們也暫不出手，待機而動吧。」

場中，這時，有人大喝一聲，道：「胡才，你打定了主意沒有？」

胡新生充耳不聞，站在那裏動也不動，盡量爭取時間。

那發話的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周曉芙看清那老者之後，輕嘆一聲，道：「怎會是他？」

齊劍虹道：「姑娘認得他們？」

周曉芙道：「小妹認識其中之一乃是寧國府的總捕頭火眼金睛單屏山。」

齊劍虹道：「啊！也有公門中人！這批人不簡單了。」

周曉芙道：「齊大俠看出什麼端倪？」

齊劍虹道：「黑白兩道的人都有，再加上公門中人，這眞是奇怪的結合。」

「嘿！嘿！胡才，我們就是給你一個時辰調息，你也毫無希望，你還是識相一點罷，你既然口口聲聲要改過自新，你留着那些不義之物，還有什麼用？何不獻了出來，老夫保你今後，再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了。」火眼金睛單屏山完全看透了胡新生藉機調息的心意。

胡新生也眞沉得住氣，還是不答理他。

火眼金睛單屏山轉頭向一個漢子點頭示意之下，那漢子大吼一聲道：「你不說話老子就宰了你這小子！」身子飛撲而出，一式「蒼龍出海」，直取胡新生胸前大穴。

生死須臾，胡新生身子一旋，讓了開去，那漢子一招出手，逼動胡新生身形之後，並無眞意動手，身子一退而回，立於原處。

胡新生目射精光，望了火眼金睛單屏山一眼，冷笑一聲，道：「你要我說幾遍，我的財物盡皆捐出救災去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你把東西捐出去不過是一句話，東西又還沒有取走，只要你把藏放的地點告訴我們就行了。」

胡新生道：「不行，那已經不是我的東西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那不是你的東西，豈不更好，你又何必替自己過不去。」

胡新生雙目一瞪，叱叫一聲，道：「你們連救災之錢都要謀奪，那還是人麼？」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我們當然是人，如果不是人，那能知道錢財的神通。」

胡新生呸的一聲道：「愧你還是公門中人，怎會說出這種混話來。」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有一件事，只怕你小子還不知道。」

「什麼事？」胡新生被他說得一怔。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老夫請了一年假，現在是在野之身，不算公門中人了。」

胡新生「嗤！」笑一聲，道：「現在可以胡作非爲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老夫只是告訴你這小子，你最好乖乖的把東西交出來，否則，你就有得苦頭吃了。」

胡新生劍眉一軒道：「休想！」

火眼金睛單屏山目光四週一望，道：「這小子看來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咱們只先拿下他再說。」

火眼金睛單屏山的話說得很响亮，可是沒有人接話，也沒有人挺胸而出。

火眼金睛單屏山嘿！嘿！一笑道：「剛才各位已經打過一陣了，現在請看老夫的。」

他「的」字出口，右手一抬，突然抓去。

火眼金睛單屏山練了一身鷹爪的功夫，火候極爲精純，揚手間，立時有數縷指風，逼向胡新生。

胡新生力拚羣雄，已是打得精疲力竭，火眼金睛一直都未出過手，以爲他還會叫別人出手，料不到他突然出手攻來，心中驚覺，爲時已晚，數縷指風已逼近穴道，心頭大駭之下，急急側身讓避，怎奈他體能損耗過巨，應變速度，已大不如前，何況，火眼金睛單屏山又是有意賣弄，快上加快，指力一落，便擊中胡新生臂上兩處穴道，一條右臂登時難再運用。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招得手，欺身而上，左掌一揮，拍了過去。

胡新生右臂兩處穴道被傷，心中又急又怒，暗中鋼牙一咬，恨恨的道：「你這老賊陰狠毒辣已極，小爺和你拚了。」

一股求生的意志，激發了他體內最後一股潛力，奮勇揮劍就和火眼金睛打在一起。

火眼金睛單屏山與胡新生激鬥了二十多招，竟未能將胡新生手到擒來，大感臉上無光，立時，大喝一聲，使出了他成名江湖的鷹翻十八式，全力搶攻。

胡新生體內早已消耗殆盡，現在只不過是憑着胸中一股不屈不撓的意志，在作着最後的掙扎，如何擋得住火眼金睛單屏山的全力進擊，火眼金睛單屏山鷹翻十八式一出手，他便已手忙腳亂，十招沒有接下來，火眼金睛單屏山已是大喝一聲：「給老夫躺下。」

胡新生一條手臂完全落入火眼金睛單屏山掌握之中，內力一帶之下，又出手點了胡新生三處穴道，胡新生氣力盡洩，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踣倒在地上。

周曉芙睹狀，嬌軀一震，就要縱身，跳了出去，……。

齊劍虹輕聲喝住她，說道：「姑娘，妄動不得，……。」

周曉芙情急之下，脫口道了一聲：「齊大俠，你……。」

齊劍虹說道：「在下不是怕事，這時出手救人，勢必各走極端，說不定節外生枝，引起軒然大波，好在他們志在胡大俠的財寶，諒來不會馬上對他不利，我們慢慢再行想辦法救他不遲。」

周曉芙心氣一平，點了一點頭道：「齊大俠說得是。」消去了出手之念。

火眼金睛單屏山出手拏下胡新生，滿臉得意之色，哈哈一笑，道：「你黑心秀士胡才也不過如此。」

目光轉動，橫掃了四週的同伴一眼，接着道：「咱們急也不在一時，反正胡才這小子已經到手，咱們先把人帶回去，慢慢再來追問這小子，各位以爲如何？」

其中一人笑道：「好極了，咱們也實在餓了，回去邊吃邊問，最有意思。」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揮手，走出一個漢子，把胡新生扛在肩上，大家走出五老峯，到了一座山莊之內。

齊劍虹與周曉芙一路躡後而行，到得山莊之前，齊劍虹道：「這家山莊主人在下識得，姑娘請在暗中接應，在下給他們來一個巧遇，看他們如何應付在下。」

火眼金睛單屏山入莊之後，已然關上莊門，齊劍虹走向前去，拍了一下莊門，道：「吳老哥，請開門來！」

莊門開開，現身出來兩個人，一個就是齊劍虹口中的吳老頭，另一個是沒有見過面的漢子。

吳老頭神色不安地道：「原來是齊大俠，請進！」

「且慢……」另外那人身子一橫，擋住了齊劍虹。

吳老頭趕忙陪着笑臉道：「王大俠，這位齊大俠是我們莊主的朋友……。」

那姓王的漢子說道：「今天你們莊主不會客。」

吳老頭道：「王大俠……。」

那姓王的又說了一聲，道：「今天此間莊主主不見客，尊駕請回吧。」

齊劍虹劍眉一軒道：「吳老哥，貴莊發生了什麼事？」

吳老頭道：「沒什麼事，只是來了幾個朋友。」

齊劍虹「啊！」了一聲，轉過身來走了兩步，忽然又回身道：「在下實在要和貴莊主見一面，這樣吧，請你去把貴莊主請來，在下講兩句話就走。」

吳老頭剛才碰了一個釘子，不敢再行作主，望着那姓王的道：「請王大俠進去回一聲如何？」

姓王的漢子吩咐一聲，道：「小心，不要胡說八道。」轉身走了進去。

片刻之後，那王姓漢子走了出來，前倨後恭的雙拳一抱道：「尊駕原來是靈光劍客齊大俠，久仰！失敬！請！」

齊劍虹微微一笑，道：「多謝！」跨步向莊內走去。

這座莊子並不太大，進入莊門，繞過一口魚塘，便是莊屋。

這時莊屋前面張莊主陪着一個精瘦老頭子站在屋簷下面相迎。

齊劍虹故裝不識的向張莊主打過招呼之後，轉向火眼金睛單屏山請教道：「這位老前輩是……。」

張莊主一笑，道：「這位是寧國府單捕頭，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火眼金睛單爺……這位是靈光劍客齊大俠，兩位請多多親近。」

火眼金睛單屏山心中有病，先自表白，道：「老夫這次前來廬山，乃是奉命追捕黑心秀士胡才，屬下因不識大俠金面，如有得罪之處，尚請大俠多多海涵。」

齊劍虹哈哈一笑道：「豈敢！豈敢！在下來得魯莽，妨礙了老前輩公事，……。」

火眼金睛單屏山不讓齊劍虹把話說完，接着也是一笑道：「大俠乃是正直俠義之人，大俠爲江湖主持正義，老夫爲官家執行王法，我們是殊途同歸，志同道合，請不要見外，裏面喝一杯。」

火眼金睛單屏山硬把齊劍虹拉了進去，並且大大方方的替齊劍虹介紹認識了在座的人。

酒菜擺上，火眼金睛單屏山一口氣就敬了齊劍虹三大碗酒。

齊劍虹本來有幾杯量，酒到杯乾，你敬我，我敬你，一口氣喝了十幾杯。

這時，火眼金睛單屏山忽然乾咳了一聲，道：「齊大俠，老夫有一事與齊大俠相商，尙請齊大俠賞臉。」

齊劍虹漫應一聲，道：「什麼事，在下但憑吩咐。」

火眼金睛單屏山大喝一聲，道：「把文房四寶取來！」

一個漢子送上文房四寶，看他一呼卽到，顯然，這是有謀而動。

擺好文房四寶，火眼金睛單屏山嘿！嘿！一笑道：「老夫有請齊大俠給我寫幾句話。」

齊劍虹雙眉一皺道：「寫什麼？」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請大俠提起筆來，老夫念一句，大俠寫一句。」

齊劍虹不知他葫蘆裏賣什藥，只好依言握筆在手，凝視着火眼金睛單屏山。

火眼金睛單屏山臉上佈上一種殺氣，獰笑一聲，唸道：「立志願書人齊劍虹……。」

齊劍虹劍眉一軒，放下手中毛筆，道：「單老前輩，您這是什麼意思？」

火眼金睛單屏山乾笑一聲，說道：「沒有什麼意思，老夫準備送給齊大俠一筆巨大的財富，所以有請齊大俠和老夫合作，寫一份志願書。」

齊劍虹道：「在下只要寫一份志願書，就可以得到一筆巨大的財富，事情眞的有這樣簡單？」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是的！就這麼簡單，只要你在白紙上寫幾個黑字，你就可以發一筆十萬兩銀子的大財。」

齊劍虹閃動着目光，不敢相信地道：「咱們萍水相逢，老前輩不是開玩笑吧？」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老夫不是和你開玩笑，你也不是在做夢，因爲你運氣好，所以就遇上了財神爺。」

齊劍虹搖了一搖頭道：「你這話實在叫人難以相信，你銀子再多，再沒有地方花，也不能這樣送給在下呀。」

火眼金睛單屏山說道：「因爲你與別人不同。」

「有何不同？」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因爲你是靈光劍客齊劍虹，手中快劍舉世無雙，所以老夫願意化十萬兩銀子結交你這個朋友。」

齊劍虹雙拳一抱，道：「單前輩抬舉在下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不用客氣，見者有份，憑你齊大俠的身份，十萬兩銀子不算是什麼。」

齊劍虹沉思了一陣，道：「無功不受祿，如果在下不討這便宜呢。」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大俠最好是接受這十萬兩銀子的好處，老夫實在不願得罪你齊大俠。」

齊劍虹忽然面色一變，抱着肚子道：「你們酒中做了手腳？」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人家是拏銀子買命，你齊大俠正得其反，是得銀子求命，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沒有了命，你不覺得你還有很多事要辦麼？」

齊劍虹怒視着火眼金睛單屏山，喝罵道：「你這豬玀！」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現在你肚子痛，只是告訴你有那麼一回事，再過半盞熱茶時間，老夫就是有心給你解藥，只怕也來不及了，你現在還來得及把志願書寫完。」

齊劍虹恨恨的一跺腳，道：「怎樣寫，你唸吧。」萬般無奈的再次握筆在手。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笑說，道：「識時務者謂之俊傑，齊大俠能屈能伸，將來前程一定遠大。」

冷笑一聲，接着唸道：「立志願書人齊劍虹，今志願投入單總捕頭麾下効力，言明爲期一年，酬金白銀十萬兩，特此立書爲記。立志願書人齊劍虹。」

齊劍虹揮筆寫好志願書，心中暗暗忖道：「看這志願書的內容，倒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含義？……。」

心念轉動口中却道：「在下志願書寫好了，老前輩的銀子呢？何時付給？」

火眼金睛單屏山伸手懷中取出一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交給齊劍虹道：「寫一張收據，這十萬兩銀子就是你的了。」

齊劍虹寫了一張收據，收了火眼金睛單屏山銀票。

火眼金睛單屏山倒了一杯酒，交給齊劍虹道：「齊老弟，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老夫和你乾一杯。」

齊劍虹喝下那杯酒後，肚子立時不痛了。知道他已經替自己解了腹中之毒。

這時，莊外忽然傳來一聲馬嘶之聲，接着，便見那姓王的漢子報道：「莊外來了一個漢子，求見單爺。」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他還說了什麼話沒有？」

王姓漢子說道：「他只說了一句『五嶽朝天』。」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抖手，說道：「帶他進來。」

王姓漢子出去帶進來一個漢子，那漢子手中抱着一隻大麻袋，放下麻袋，叫了一聲，道：「大哥，總算趕來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指那漢子道：「這是舍弟單五奎他帶來了一件法寶，這就不怕胡才那小子不乖乖的聽話了！……去把胡才帶來！」

一個漢子應命而去，把胡新生帶了出來。

胡新生全身穴道被制，目光渙散，見了齊劍虹，眼神一楞，現出了疑訝之色。

火眼金睛單屏山吩咐那漢子給了胡新生一個座位，道：「胡才，舍弟給你帶來了一件禮

兵刃叢談

劍氣縱橫論古今

慧心

刀劍之類，一向都是武林中人特別重視的武器，因爲它能够貼身收藏，如果得到一柄寶刀寶劍，那就更加出色了，所謂寶刀寶劍，必須削鐵如泥，就算一人敵百人之多，衝入敵人陣內，揮劍舞動，碰着甚麼兵器都把它削斷，當然是非常有利的了，故此，一般武林高手都重視寶刀寶劍，武俠小說經常寫藏劍於懸崖絕壁，引致幾派高手，你爭我奪，因此喪生，確有其事。

說到古代的寶劍，最古老的劍，並非鐵劍，而是銅劍，遠在盤古初開，神農時，率領居民，耕種爲生，那時就已經有劍，不過，這種劍稱做石劍，後來進入原始時期的人，聚族而居，他們的首領就是皇帝，在「考工記」這本書裏面就談及此事，說明皇帝大破蚩尤於涿鹿之野，所用的武器，就是銅劍。

古代還沒有鐵器鑄造出來，先有銅器，故此，歷史上把它稱做石器時代，進入銅器時代，就算是秦朝，已經相當强盛，而且居民也比較文明，文化的擴展很深，但仍有人用青銅去製造兵器的，呂不韋所用的長矛，就是銅製，稱做「青銅戈」，現時仍存台灣的博物館。

戰國後期逐漸有鐵製的刀劍，戈矛出現，最先製作劍器的就是楚國，故此，伐秦之際，楚霸王能够節節勝利，與刀劍有關。

荀子寫過一句：「楚人鑄鐵池，慘如蜂蠆」，史記也有如此記載：「秦昭王：曰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表示楚王好戰，把小丑和伶人驅出宮庭，因此壯盛起來，可見秦朝之後鑄鐵的地方漸多，逐漸就用鐵刀鐵劍，代替了銅製的兵器。

既然一般勇士和大將都希望有一柄寶劍，用以表現自己的威風，皇帝就更加想鑄造寶劍了，戰國時期最出色的兩把劍就叫做干將莫邪，吳越春秋如此記載：「吳王闔閭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莫邪斷髮剪爪投入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干將是鑄鐵的師傅，莫邪是他的妻子，吳王爲了紀念這一對夫婦鑄劍的功勞，故此，把陰陽二劍分別稱做干將與莫邪。

劍的大小，分做上製，中製，和下製，且以唐尺計算，上製的劍較長，長尺是三尺三，中製的劍僅長二尺六，下製的劍就長一尺二，即是「七首」，專諸刺王僚所用的魚腸劍，或者荊軻刺秦王的短劍，都是下製之劍，史記敍述荊軻刺秦王寫得有聲有色，說他携帶燕國京都全圖入宮，登殿獻給秦王，圖窮七現，可見那一柄短劍藏在那幅燕國首都地圖之內，反映出它的長度不出一尺二寸。

吳王闔閭死時，遺詔以魚腸劍陪葬，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東巡虎丘，到處求劍，因爲該處有一塊石，其形如虎，秦皇求劍不得，憤而用佩劍斬它，因劍入石中，無法取出，繼而地陷，該處有水湧出，故此稱做劍池，遺跡至今尚存。

關於龍泉劍和太阿劍，這一對古代的寶劍，也很有趣。晉書張華傳如此敍述：晉惠帝時，廣武侯張華，見斗牛之間有紫氣，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召問之，煥曰：「豐城劍器之精，上澈於天耳。」因以煥爲豐城令，令尋之，煥到縣，掘獄屋，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柯，精芒炫目，乃一以送華，一以佩之，張華得劍，復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呢？雖然天之神物，終當合耳。」

後張華叛變伏誅，失劍所在，豐城令煥卒其子持劍，過延平津，劍忽從身上躍出，墮入水中，但見二龍蟠舞，恍如文章，水浪驚沸，於是失劍。」由此該地稱做龍津，江西省豐城縣也有一處地方，天造地設，石中低陷，有水如池，亦稱劍池，劍池之前有巨型岩石，長六尺，闊三尺，稱做石門，據說，它就是龍泉太阿兩劍入地之處。雖然上述的話屬於神話那一類，但仍是有價值的，它反映出中國古代的劍，不但有名氣，而且有鬼神依附，眞命天子自然獲得，凡夫俗子，無緣相見。

又有一宗神話傳說，最名貴的劍稱做「天子劍」。據稱：天子之劍，不同凡响，獲劍之人，便是萬衆之尊。史記漢高祖本紀，有一段關於天子劍的故事，這樣說：「高祖被酒，夜行澤中，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趨前拔劍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後人傳說，高祖自布衣躍起，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恐怕從這一段故事傳述出來，另一宗故事跟秦漢之爭有關，這樣說：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中原，因爲他給荊軻行刺，再給張良伏擊，雖然死裏逃生，但已惴惴不安，驚心動魄，於是，搜索天下的鐵器，聚於咸陽，把它鑄爲十二金人，每個金人重達二十四萬斤，民間不得自藏刀劍，違令者斬。其時漢高祖之父劉煓，珍藏一柄三尺長的佩刀，此刀乃是家藏，因爲官方搜索兵器，劉煓便帶着這一柄心愛的佩刀躲在豐沛山中，想找地把它埋下，因爲埋劍之地必須有靈氣，不易尋找，他到深谷之內，看見有人鑄劍，坐在劍爐之旁，試問冶工何以冒死躲在谷中鑄劍，冶工笑着說：「願爲天子鑄劍。」說完，他請劉煓解刀欣賞，駭然說：「此即天子劍，鑄爲神器，便可克定天下。」

劉煓稍爲考慮，便解佩刀，投入爐中，就此鑄成寶劍，冶工把此劍交還劉煓，後來由他傳入兒子劉邦之手，這一把劍就是漢高祖斬蛇的劍。

這一篇故事反映古代重視寶劍多過重視寶刀，而且以爲劍乃讀書人所携的武器，刀是賤物，身居高官要職，不准佩刀，却准佩劍，因此便有天子劍，將軍劍，宰相劍等稱呼，分別表示劍的等級，有如人的職位。

說到將軍劍，遠在春秋戰國之際，所有將軍俱是帶劍的，楚霸王終日劍不離身，稱做霸王劍，因爲楚王躍起之際，身經百戰，除非身上携帶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不容易保護自己，故此，他統率千軍萬馬之際，劍不離身，後來他用劍殺了虞姬，然後闖入大閙，追殺百餘人，用劍自刎而死，此後，該處常見白光冲天，劍氣瀰漫，行人不敢走近。

將軍佩劍，理所當然，有一首唐詩談及將軍劍，順錄於此，作爲本文的尾聲。它這樣說：「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官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這首詩寫出退休老將的感慨，可見古人把身上的寶劍看做天涯知己，片刻不離。宋代辛稼軒的詞也有寫劍的一截：「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身爲將軍，天下無敵，有了一把寶劍，固然喜慰，不過，寶劍不老人漸老，白髮蒼蒼，那時挑燈看劍，自然另有一番感慨，這些感慨就是文人雅士經常吟詠的對象，可見劍氣如雲，不止在戰場出現，還在文章詞句出現，後人把劍氣放在筆墨之上，引爲草書，有人叫做尹達，書劍俱是名家，運劍有如運筆，筆走龍蛇，寫得非常出色，那是指劍氣入了書法而言。

物，你可要看一看？」

胡新生眞還沒有注意到單五奎。聞言一震之下，單五奎已是嘻嘻一笑向胡新生打着招呼道：「胡爺，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見面了。」

單五奎的出現，事情很明顯的擺在眼前，問都不必多問了，胡新生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高明，在下佩服之至。」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老五，你帶來的是什麼東西，先給胡才看看。」

單五奎解開麻袋口，倒出一個小孩來。那小孩子一露面，胡新生臉色劇變，霍的站了起來，大吼一聲，道：「你們這批豬狗不如的東西。」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點不生氣的笑着道：「胡才，別急！你就是急死了也沒用，要解決問題，最好平下心氣來。」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單屏山，你怎樣對付我，我都不在乎，但求你們不要傷害那孩子。」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你放心，孩子好得很，老五，把孩子弄醒來讓胡才好放心。」

單五奎伸手從那孩子頭頂上揭下一塊藥餅，倒了一杯冷水在那孩子臉上，不過片刻之間，那孩子目光一睜，翻身坐了起來，一眼看到胡才，大叫一聲：「叔叔。」便撲向胡新生。

火眼金睛單屏山嘿！嘿！二聲笑道：「胡才，你爲惡一生，這時死了，也是報應臨頭，怨不得人，只是沈家這唯一的一根幼苗，要是因你而受了什麼傷害，那時你在九泉之下，你有什麼面目去見你乾娘啊？」

胡新生道：「我已說過，我那些東西已經送給人家了，你們提別的條件吧。」

火眼金睛單屏山道：「那是廢話，不管那東西現在是誰的，你把地點告訴我們就行了，你要不說，嚇了孩子，可是該你負責。」

胡新生無限憐愛的撫着沈繼盛的肩頭，長嘆一聲，道：「我要說了，你們眞肯送這孩子回去麼？」

火眼金睛單屏山有力的一點頭道：「一言爲定，而且，老夫也放你一條生路，讓你親自帶着這孩子去。」

沈繼盛忽然仰起頭，望着胡才道：「他們是些什麼人？要你的什麼東西？」

胡新生一搖頭道：「不關你的事。」

沈繼盛道：「奶奶說過『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單五奎大喝一聲，道：「臭小子，你少在那裏放屁，莫非又要老子揍你一頓！」

沈繼盛說小不小，已經是十一二歲的大孩子了，一身家傳武功，手底下自信不弱，現在有胡新生在一旁，心理上更有恃仗，當下兩眼一瞪，道：「你敢！」身子一弓，拉開了一個迎戰的架勢。

單五奎氣得哇哇大叫道：「你這小子要造反了。」雙手一張，便向沈繼盛撲了過去。

忽的！一道寒芒驚魂而出，擋在單五奎面前，單五奎前衝的身子幾乎衝了上去，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刹住身形，目光一轉，原來是齊劍虹的寶劍。

單五奎面孔一扳道：「齊大俠，你……」

齊劍虹冷笑一聲，道：「在下看不慣。」

單五奎一回頭，叫了一聲：「大哥……」

火眼金睛單屏山眉頭微蹙，輕喝一聲，道：「你也該想想你自己的身份。」

單五奎瞪了沈繼盛一眼，跺脚回身，氣鼓鼓的坐向一張椅子上。

齊劍虹輕笑一聲，收了手中寶劍。

火眼金睛單屏山乾咳一聲，道：「胡才，你是明白人，在目前情勢之下，你應該識相一點，趕快把那地點說出來吧。」（未完）

武林軼聞

蘇乞兒兩戰揚威

希華·文
盧令·圖

以前廣州的乞丐稱做丐帮，又名花子行，勢力龐大，往往結聚三四十個乞丐，登門求乞，騷擾正當商人，又或趁着一般人家辦喜事之際，聚了六七十個乞兒，伸手討錢，討完錢還要吃喜酒，因此之故，有些人出頭找他們理論，所找的就是丐帮頭目。

那時廣州丐帮最有名氣的一個大頭目姓林，叫做林大魁，他跟蘇乞兒爭地盤，被蘇乞兒的蟠龍腿踢中，跟着一招霸王敬酒，打傷下頷，失去了地盤，氣憤難平，但因技不如人，無可奈何！

至於蘇乞兒奪取他的空缺，不但做了花子行的大頭目，而且被人稱做廣東十虎之一，亦即第六虎，可見他的武功不弱。

林大魁雖然鬥不過蘇乞兒，可是，心裏的憤恨，無法宣洩，某天，合當有事，他到東關林雲生的醫館閒坐，忽聞門外有人喝采，林大魁與林雲生兩人走出門口看看，瞥眼看見一個外江籍的流氓，手中拿着一隻大石鼓，沿門賣技，那塊石鼓高達一尺，起碼重量超過一百斤，但見那個身型高大的流氓，用左右手輪流拋起石鼓，一拋一接，輕如無物，街坊觀衆，看了齊聲喝采，多給幾個銅錢，那流氓愈加玩得起勁。

林大魁對武功素有研究，看見他的年紀只有二十多歲，身材極爲雄壯，威風凛凛，似乎不像流氓，只是衣裳破爛，有如化子而已，他多看幾眼，就對林雲生說：「這個外江流氓的手勁相當厲害，如果他能够把拋石鼓的氣勁放在拳頭打出去，恐怕沒有甚麼人能够捱得他一拳。」

林雲生說：「大魁師弟，你不是蘇乞兒的對手，何不利用這個外江流氓去找蘇乞兒算賬呢？照我看，蘇乞兒也難捱他一拳。」

林大魁說：「我跟他毫不相識，如何能够使他受我的利用呢？」

林雲生低聲說：「看來那個小子初到廣州，人地生疏，且又無人收容，然後沿門托缽，他故意把石鼓代替瓦砵，可見他並非平凡之輩，實在不想做化子的，你只略施小計，便可引導兩虎相爭，就算蘇乞兒打死了他，也會驚動官府，使他惹起麻煩。」

林大魁聽了，不禁心上一喜，跟着向他問計，林雲生雖然是個跌打醫生，但却詭計多端，於是很快就想出一條妙計來，叫林大魁如法泡製。

他們二人站在門口交談，不過一會，那個外江流氓就以拋擲石鼓的手法，由遠而近，到林雲生醫館的門外，林大魁看了立刻走前，跟他打躬作揖，延入客廳，看做上賓。

林大魁早年已經在山西山東兩處地方行走，就算山西省的方言，也略懂一二，於是，跟這個外江流氓交談，談了不久，他就略爲懂得對方的來龍去脈，原來那個外江流氓是山西五台人，父親是當地的拳師，他從小都是很壯健的，身材高大，氣力沉雄，一向跟隨父親苦練外家功夫，雙臂如鐵，能够舉起五百斤重的石擔，不幸去年山西苦旱，農業失收，而且疫症流行，父親和家人都不治身亡，僅有他孑然一身，迫於流浪異鄉！根本上山西人民窮困不堪，故此，他向南流浪，便進入廣東省來，由北方到南方的人，往往是在廣州停步，不止他一個。

至於他父親，叫做董鵬舉，他本人叫做董超羣，江湖上把他稱做董鐵臂。

林大魁已經得到林雲生的授意，虛心結納，當下跟董鐵臂暢談一番，以山西的方言對他說之：「董賢弟，以你的武功來說，南派武林當中，實在很難追得上，就算廣東十虎，也望塵莫及，如果你在廣州設館授徒，

包管你前程如錦。」

董鐵臂苦笑一下，說：「林兄之言，甚是高見，可惜我在此人生路不熟，何從能够立足呢？」

林大魁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說道：「董賢弟，實不相瞞，我也是武林的子弟，看見你的本領，非常出色，十分佩服，倘若你有意在此發展，我一定協助你成功，要是你想開武館，林醫師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至於言語方面，則由我傳達，不達目的，決不罷手，你放心進行可也。」

董鐵臂不相信，搖了搖頭，說：「林兄，我與你只是萍水相逢，一向並無深交，如何你會忽然相助呢？」

林大魁說：「董賢弟，你不必推辭了，古語有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是武林中的人物呢？江湖上最講義氣，你切勿推辭，我們先喝一杯，然後慢慢從詳計議吧！」

董鐵臂大喜，林大魁於是派人到市上購酒肉回來，與董鐵臂林雲生兩人在廳中暢飲，直到董鐵臂醉倒爲止。

林大魁不過三十歲，仍未娶妻，住在豪畔街，當晚他就延請董鐵臂回到寓所，對之慇勤招待。

翌日清晨，林大魁與董鐵臂同到雲來茶樓品茗，兩人在二樓上面，憑着窗欄，望到對面。只見一所大樓，此即廣州花子行會館。林大魁跟雲來茶樓的企堂混得很熟，命他拿酒來，同時點了幾味小菜，跟董鐵臂對飲。

林大魁兩杯落肚，就指着對面的大樓說：「董老弟，如果你想在廣州設館授徒，金錢和言語這兩種困難都有我們替你解決，不必擔心，但有另一困難，我自問無力替你解決的，林雲生醫師也辦不到，如果你自己有膽應付，解決這種困難之後，便即身價十倍，威震武林，名成利就。」

董鐵臂接口道：「此事是何種困難呢？」

林大魁伸手向對面指着說：「老弟，這一座大厦就是廣州花子行的會館，你懂不懂甚麼人稱做花子行呢？」

董鐵臂點頭說：「是否如此呢？北方的叫化子，恐怕就是此地的花子行，不過，北方叫化子並無會館，受人輕視，林兄，我有沒有猜錯呢？」

林大魁說：「廣州不但有花子行會館，而且花子行勢力甚盛，聘請教頭授教門徒，此人必須功力厲害，威震武林，如果有人在廣州開設武館，或向名流富戶强行乞錢，一定要先得此人答允，否則，被打個半死，被驅逐出境，外省人更加不易在此立足，我說的困難就是這一點。」

董鐵臂聽了立刻會意，笑着問：「林老兄，我董某一向闖蕩江湖，遍歷數省，中原武林的一流高手，也曾多次交戰，區區一個廣州花子行的教頭，何必稱霸呢？料想他不是我的對手，請問這位教頭姓甚名誰？」

林大魁說：「他姓蘇，一向在廣州居住，不是廣州人也是廣東人了，因爲他以行乞度活，故此，各人把他稱做蘇乞兒，身材中等，武功很高，有許多武林高手敗在他的手下，故此，在南派武林當中，有所謂廣州十虎，他是第六條猛虎。」

董鐵臂再問：「林老兄，廣東十虎指甚麼人呢？」

林大魁說：「那是以武功高低排列出來的，聲譽最响的第一虎叫做王隱林，其次是黃麒英，鄒泰，蘇黑虎，以及譚濟筠。因爲這幾個人都已經垂垂老去，故稱前五虎，後五虎都是年少力强的，其中第一個就是花子行教頭的蘇乞兒，如果拉長一條綫計數，他就是第六條猛虎了，董老弟，倘若你想在廣州設館授徒，先要擊敗蘇乞兒，否則，你就算開了武館，他也上門找你相鬥。」

董鐵臂哼了一聲，說：「林老兄，我董某一人做事一人當，那雙鐵拳打盡江湖好漢，我從山西進入廣州境地，路過湖南的長沙，當地武林高手叫做柳華岳，不准我在長沙求乞，召集六個當地拳師，在關帝廟前圍攻，給我一雙鐵拳打到頭崩額裂，你想想，三湘七澤，一向是武林高手傑出之處，他們以衆欺寡，給我打得狼狽而逃，難道蘇乞兒比柳華岳的武功更强嗎？」

林大魁正是盼望他自告奮勇，跟蘇乞兒交手的，聽了就說：「董老弟，既然你自信有把握把他擊敗，我就想辦法令你跟他正式比武，贏了那一場仗然後開設武館，如果你認爲並無取勝的把握，那就先開武館，任由他登門挑戰，然後暗中向他偷襲。」

這句話實在是想煽動對方正面出擊的，果然不出所料，董鐵臂聽了就說：「林老兄，我董某做事一向爽快，喝完這杯酒，立刻到花子行，找蘇乞兒，由我當面把他痛打一頓，給你看看，這樣安排好嗎？」

林大魁搖了搖頭，說：「現時立即動手，就算你打贏了他，因你在花子會館之內動手，贏了他之後，消息沒有散播出去，很少人知情，難以使你揚威耀武，照我看，應該在事前大吹大擂，貼起長紅說明你向蘇乞兒挑戰，到時各處武林高手到來參觀，你在衆目睽睽之下把蘇乞兒擊倒，那時董鐵臂的大名，就轟動遠近，就不愁沒有人到你的武館學武了，橫豎要打，當然要打得爽快些。」

董鐵臂很興奮的說：「林老兄，你確有頭腦，請你替我策劃吧！」

林大魁已經把他說服了，便跟林雲生多找幾個人，乘夜在廣州城內的大街貼起長紅，那種長紅就是用長條形的紅紙，寫上黑字。

當時一般武林中人講到比武方面，喜歡貼長紅，即是把一張紅紙寫明何人出戰，向何人挑戰，貼在十字街頭，那些長紅紙俱是在深夜貼上牆壁去的，翌日早上，有人走動，便看見它，那時沒有報紙，貼長紅就等於在報紙上面登新聞一樣，那時廣州花子行的頭目蘇乞兒戰勝了林大魁之後，名氣响噹噹，照道理說，有人斗膽向他挑戰，確是奇聞，因此，廣州的居民發覺有一條長紅貼起來，乃是山西五台人董鐵臂邀請蘇乞兒在三日之後公開比武，地點是黃沙梯雲橋脚華光廟前面的石戲台，時間是正午。

長紅上面所說的董鐵臂，很少人知情，他有膽向蘇乞兒挑戰，當然是拳脚十分凌厲，因此，這一條長紅貼起來之後，立刻轟動了南派的武林高手，希望看到南北兩派高手會戰，誰勝誰負，不但廣州城內的人注意此事，鄉間武林中人都注意它。

蘇乞兒贏了南派許多武林高手，非常得意，不過，他身任花子行的頭目，便即有人挑戰，而且挑戰的人屬於北派，不知道此人的拳脚如何，當然要打聽一下，早作準備，因此，他立刻派人到外邊打聽。

經過一番打聽之後，他就知道那個董鐵臂究竟是何方神聖，照探子報告，董鐵臂原來是山西的流氓，托着一百斤的大石鼓，沿門求乞，給林大魁看見，延請他到家中作客，他的師傅是誰呢？究竟擅長那一路武功呢？那就不知道。

蘇乞兒心裏暗想，董鐵臂既然有鐵臂之稱，且又托得起一百斤的大石鼓，拋來拋去，可見他的一雙橋手，一定十分粗壯，甚至堅如鋼鐵，正式硬橋硬馬的傢伙，不能輕視，再又因

爲他是山西人，北方的人較高大，如果用硬拳較量高下，廣東人比較吃虧，下場交手，應該以柔制剛，避重就輕，乘虛出擊。

他打穩了主意，便在家裏暗自盤算，那時蘇乞兒最有名氣的叫做七星連環拍，低椿馬向對方下門攻擊，最厲害的是撲翼手，有如雄鷄撲翼，由下邊打到上邊去，當時他就是用撲翼手擊倒林大魁護身的前鋒手之後，化爲霸王敬酒，打中林大魁的下頷，然後獲勝，雖然他不知道董鐵臂是採取那一路武功，但已決定用撲翼手和低椿馬進攻，有機可乘就施展蟠龍脚。

所謂蟠龍脚，那是蘇乞兒的絕招，看來好像掃堂腿，但却沒有蹲得那麼低，那一脚向對方的膝蓋骨和小腿脛骨踢去，一踢就是幾脚，如果踢不中，剛剛踏在地上，便卽化爲掃堂腿，向對方橫掃，這一脚也是向敵人下三路發招的，普通拳脚，無法預防。

很快就度過三天，決鬥之期已到，黃沙梯雲橋脚的華光廟前面，有一處廣場，石戲台就在廣場之旁，平時沒有人演戲的時候，就擠滿了人，不過，因爲那天看熱鬧的人非常多，人頭湧湧，水洩不通，也跟看大戲一般無異。

蘇乞兒帶了三十個化子到來，抬頭一望，董鐵臂已經站在石戲台上面，向台下的觀衆說話，因爲他所說的是山西話，幾百個廣東人不知道他說的是甚麼，只有睜目仰望，蘇乞兒也是不懂得山西話的，但因台上僅有董鐵臂一個，身型高大，殺氣騰騰，料想此人就是約他比武的了，不必交談，也可打鬥，如此一想，他就飛躍到石戲台上面，與董鐵臂對立。

因爲雙方言語不通，無法表達心中想說的話，再又因爲沒有公證人，故此，不知道如何說出發招打鬥，既然兩人站定，沒有人發號施令，也可以打起來的，董鐵臂向他瞪了一眼，大喝一聲，首先發招，向前直衝過去，施展連環衝拳，兩隻拳頭又快又密，有如連珠炮似的打擊對方，銳不可當。

蘇乞兒也知道連環衝拳的厲害，不敢正面接招，立刻坐低馬步，以低椿馬應戰，他並非橫拳招架，祗是左閃右閃，從董鐵臂左右兩拳的空位穿過，觀衆只見那雙鐵拳頻頻在蘇乞兒的頭上掠過，拳風虎虎，如果蘇乞兒給他打中一拳，一定倒下來，各人都替蘇乞兒揑一把汗，可是他們定眼欣賞，看了一會，便發覺到蘇乞兒是不容易給對方擊倒的，因爲他的閃避功夫非常出色，董鐵臂以爲憑着自己的兩個鐵拳向前直衝橫打，蘇乞兒捱不起，以爲一拳就可以把對方擊倒，料不到連發二三十招都給蘇乞兒避過，他覺得非常沉悶，再又因爲台下的觀衆連聲拍掌，掌聲如雷動，顯然那些人是站在蘇乞兒那邊，並非帮忙他，不覺心上一怯。

就在這時，蘇乞兒知道他的心理已經有點氣餒，立刻反攻，左拳一幌，由下邊打上去，董鐵臂立刻用拳招架，左拳架住，右拳出擊，殊不料蘇乞兒這一招只是虛招，掩護他的脚，他一直沒有起脚，直到那時，然後飛脚踢出，右脚快如閃電，向董鐵臂的前鋒脚骨踢去，轟然一聲，董鐵臂小腿骨被他踢中，痛如刀割。

董鐵臂已經預知對方擅長用下三路的脚法出擊，先用三層厚布紮住小腿的脛骨，然後作戰。林大魁也覺得這辦法不錯，以爲蘇乞兒就算踢中他的小腿脛骨，也不會把脛骨踢折。

怎料蘇乞兒的右脚踢中了對方的脛骨，看見董鐵臂窒了一窒，他的撲翼手就如飛殺到，左右兩手，恍如雄鷄撲翼，專打小腿和腰脇，那兩隻撲翼手連續打中董鐵臂的腰腹之間，剛剛打在氣門上面，董鐵臂立刻喘息，不由自主的向後倒退幾步，蘇乞兒乘機踢蟠龍脚，一脚打中董鐵臂的膝頭，他就無法站穩，跌在地上，跟着蘇乞兒補加一脚，他就整個人由石戲台飛下去。

董鐵臂到底功夫的基礎打得好，雖然給人踢倒，但因戲台只有六尺高，就算倒在地上，並非重傷，只是搖搖擺擺，勉强站起來，如果那時蘇乞兒飛身下台，把他再打，就會把董鐵臂活生生的打死，不過蘇乞兒的注意力並非集中在董鐵臂的身上，而是一邊打一邊看，搜索林大魁站立的位置。

林大魁煽動董鐵臂跟蘇乞兒打鬥，不知勝負如何，不敢上前觀看，只是混在人叢中，可是，蘇乞兒的目光銳利，踢跌董鐵臂之際，已經看清楚林大魁的確在場，於是由石戲台飛身躍下，跳到董鐵臂的身邊，笑了笑，說：「老董，我知道你是受人利用然後找我打鬥的，不幸你的鐵拳不够靈活，自取其辱與我無關。」

蘇乞兒說的這幾句話，表面上好似說給董鐵臂聽，實際上却是講給林大魁聽的，因爲董鐵臂不懂得廣州話，多說無益。當然是說給林大魁聽的了。雖然他已受傷，但因爲蘇乞兒沒有繼續打他，只好詐作不聞不問，讓蘇乞兒跟那些徒弟走了之後，觀衆漸散，然後蹣跚走囘去。

當然是林大魁扶着他一齊走的，林大魁以爲蘇乞兒一定打輸，怎料蘇乞兒不但沒有打輸，而且把董鐵臂踢下石戲台，此後他的名氣就當然更响，心裏十分煩悶，不過，董鐵臂是他邀請來的，他不能不理，於是，召集幾個老朋友一起扶着董鐵臂歸去。

走了幾步，忽然聽到有人打招呼，回頭一望，此人乃是花子行中名列第四名好漢的林老四。

林老四一來跟林大魁同是林家子弟，二來他的武功很是出色，故此，略有名氣，林大魁看見他，心上一喜，立刻介紹董鐵臂給林老四認識，數人同到朱氏武館，卽是西豬欄那邊的人，教頭朱洪，乃是林老四的表哥，自幼在清遠太和洞練習武功，技成之後，回到廣州黃沙西豬欄做屠夫，兩指如鐵，別人劏豬用刀，他却不必用刀，只用兩隻鐵指挿入豬的咽喉，血流如注，重達五百斤的大豬，輾轉哀鳴，不久便告斃命。認識他的人都稱之爲朱鐵指。

朱鐵指在西豬欄那邊有許多伙記，黃沙碼頭的苦力，多數向他習技，因爲這樣，他居住的地方，無形中就變成了武館，他沒有劏豬的時候，便敎徒弟練習武功，既然林大魁懂得山西話，便把董鐵臂介紹給朱洪認識，老林四也在場，幾個人談得十分投機。

朱洪說：「董師傅，你跟蘇乞兒在華光廟前的石戲台上比武，我也在人叢中觀戰，你的連環衝撞，拳勁非常厲害，如果不是蘇乞兒用詭計暗算你，他決非你的對手。」

董鐵臂帶着疑惑的眼光望着朱洪，說：「朱師傅，你說蘇乞兒用詭計暗算，那是何種詭計呢？」

朱洪說：「董師傅，我們武林中人較量武功，應該拳對拳，脚對脚，正大光明，如此作戰，雖敗猶榮，蘇乞兒不敢正面交手，只是躲躲閃閃，從下門偸襲，這種作風不是詭計是甚麼呢？看來他不止是想踢你的小腿脛骨，還想用撩陰腿踢你的下體，不過你閃避得好，沒有給他踢中，如果吃了一脚撩陰腿，那就無法活下去，此人陰險毒辣，兼而有之，實在使人氣憤。」

董鐵臂點了點頭，說：「朱師傅，你的話很有道理，可惜我現時已給他擊敗，名譽掃地，無面目再留廣州。」

朱洪說：「董師傅，你這樣說就太過推重蘇乞兒了，照我看，如果你明白蘇乞兒的來龍去脈，知道他擅長那一招，該用何種拳脚跟他較量，便會取勝，沒有人斗膽向他挑戰，坦白

點說，我也無此把握，你居然跟他較量，而且落場就佔了上風，後來給他用詭計取勝，看熱鬧的人都認識你，其中可能有些人知道你是眞才實料的，想登門習技，照我看，你不妨在此正式開設武館，教授拳脚，他一定不敢向你挑戰，相反地，你站穩了脚步，財雄勢大，人馬衆多，再度找他比武，那時你有備而戰，當然不會敗在他的脚下。」

各人聽了，喜出望外，歡笑不已，董鐵臂也認爲朱洪言之有理，於是答應留下來，本來他想翌日就離去，聽了這番話，立刻改變主意，聽從他的指示，在廣州開武館。

朱洪本身已經有些苦力跟他習武，加上西豬欄的伙記，經常在朱洪的家裏出入，學習武功，朱洪不過略懂武術，指點那些人練武，並非正式開武館，那時董鐵臂既然開武館，朱洪乘機把那些人介紹到董鐵臂的武館學習武功，因此之故，董鐵臂的武館開了不過一個月，就有一百多人學習，卽使收費不很昂貴，也足够一切開銷。

那天他跟蘇乞兒在石戲台上面比武，雖然給蘇乞兒踢下台來，因爲那個石戲台僅有幾尺高，並非身受重傷，休養了一旬之久，便卽復元，根本上他武功根底相當好，很快就能够照常練武，故此，朱洪，林老四以及林大魁等人看了都暗自高興。

照他們這班人的想法，董鐵臂體型高大，拳脚够力，根本上蘇乞兒並非他的對手，不過他摸不透蘇乞兒的拳脚門路，以至打輸，那時他準備再戰，苦心練習，應付蘇乞兒撲翼手，蟠龍脚以及七星連環拍這幾招，便有機會取勝，至於蘇乞兒，根本上就不會畏懼董鐵臂，決不會無緣無故登門打架，故此，慢慢的做工夫，仍未爲遲，再者，黃沙的地區在朱洪勢力範圍之內，單是屠場的工人，也有四十多個，全部彪形大漢，劏慣豬，隨時可以拚個你死我活，蘇乞兒決不敢單人匹馬闖入禁區。時間拖長了，他們就有機會爭勝，奪去蘇乞兒花子行的頭目那個職位，交回林大魁。

這幾個人深謀遠慮，渴望擊倒蘇乞兒，不惜派人潛入蘇館之內學習武功，蘇館教授拳脚，只知道那個徒弟並非小偸，也不是强盜，便收之爲徒，不提防有些叛徒居心不良，偸學絕招，因此之故，那個人在蘇館學習了四個月之久，便把蘇乞兒的一套乞兒拳學習得八八九九，囘到董鐵臂那邊，詳細禀告，一方面演式，讓幾個大師傅拆招。

朱洪的鐵指十分厲害，他認爲，蘇乞兒只靠低椿撲翼手襲擊敵人的氣門，卽是軀體胸骨以下，腹部以上的一條橫綫，如果董鐵臂也用低椿應戰，根本上兩人都是低椿發拳，無懈可擊，那就不會中計，至於小腿的脛骨或膝蓋骨等部位，不妨早晚練習沙包，使它堅實，到決鬥的時候，再用鐵絲網加棉花纏在脚上，另加棉褲，如此措施，卽使蘇乞兒多撑幾脚，也不會受傷，只要避得過蘇乞兒的蟠龍脚以及撲翼手的絕招，硬拳硬馬，董鐵臂一定打赢。再又加上朱洪親自指點，如何化拳爲指，必要時用兩隻鐵指挿盲敵人的一雙眼睛，那就更加威武，包管一招，就名聞天下。

董鐵臂苦心學習，朝夕研究武功，還有朱洪和林大魁在旁帮忙拆招，想盡辦法，務求擊倒蘇乞兒，反而蘇乞兒那邊毫無動靜，那時蘇乞兒榮登大寶，管轄廣州城內各處花子行的乞丐，另有武館，入息可觀，經常大喝大吃，似乎拋荒功武，那種情況給朱洪那邊的探子看在眼裏，密報林大魁和董鐵臂，那幾個人知道此事，更加高興，認爲再度比武，必操勝劵。

他們一方面爲了苦練，對付蘇乞兒的絕招，另一方面，畏懼蘇乞兒起脚，打算在棉褲之內藏着鐵絲網，保護自己的兩條腿，因此不能立刻交手，他們在初春比武之後，延到明年的正月，然後一決雌雄，就是想借着天寒地凍爲名，能够穿鐵絲網的護膝兼護腿的那種棉褲，不至於給人看穿。

當時廣州人士喜歡練武的人，愈來愈多，所有人都讚揚蘇乞兒，認爲他是廣東第六隻老虎，蘇乞兒也樂意承受第六虎這個名銜。到了正月初十，忽然大街上到處貼着長紅寫明向他挑戰，那個人正是去年曾經敗在他脚下的董鐵臂，至於挑戰的日期，就是上元佳節，地點仍然是華光廟前的石戲台。

董鐵臂一別就是十多個月，朝夕苦練，必然武功大進，而且對於蘇乞兒最擅長的各種絕招，已經摸得十分透徹，然後有勇氣挑戰，因此之故，熟識蘇乞兒的人，都勸他不要應戰，可是，蘇乞兒却淡然置之，撕了長紅，那就表示他已經答應。

到了上元佳節，華光廟前未到中午，已經密層層的擠滿了人，起碼有三百人過外，仍是上次比武一樣，首先在石戲台上面站着高視闊步的人，就是董鐵臂，看來他比以前更加神氣，容光煥發，那雙眼睛烱烱有神，走動的時候，脚步沉着，顯然有備而戰，至於蘇乞兒，仍是第一次會戰的模樣，飛身跳上六尺高的石戲台，拱手爲禮，然後當衆宣佈，此次交手，乃是最後一次。

董鐵臂略爲懂得廣州話了，問他這句話有何意思，蘇乞兒說：「我不耐煩別人輸了不斷的挑戰，因此，我已下了最大決心，這次交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說完，他就叫董鐵臂發招。

董鐵臂聽了對方的說話，心上一寒，但仍傾全力作戰，突然飛身直衝過來，人到拳到，那雙鐵拳好像風車一樣，使蘇乞兒退後幾步。

蘇乞兒慣用低椿鷄翼手應戰，這回也是如此，殊不料董鐵臂只是打了幾個花拳，便卽把馬步沉低，仍用低椿手，兩人的馬步坐低，那就各不吃虧，跟着展開苦鬥，蘇乞兒因爲對方已經坐馬，同時用雙手護住胸腹之間，不易施展鷄翼手進攻，索性用蟠龍脚去踢對方的前鋒馬，怎料他的脚剛剛踢到，突然覺得脚趾一震，痲痺，好像踢在一塊鐵上面，這時他才大吃一驚，知道董鐵臂已經有充份準備，不易把他踢倒，就在這時，董鐵臂已經乘虛而出，左右兩隻手直拳直打，蘇乞兒簡直無法招駕，只好左閃右避，本來他卽閃卽踢　非常有效，但因爲每脚踢出去都是踢中一塊鐵，他的脚不但完全無效，還有痛楚之感，他迫於變招出擊，準備跟對方拚一拚，趁着董鐵臂兩個拳頭好像車輪似的揮舞了一會，需要回氣，這一刹那間，他閃電般發招，仍用鷄翼手打擊對方小腹，但却趁着董鐵臂用劈手擋格之際，收回一半，跟住出擊，施展他最擅長的霸王敬酒那一招，向對方下頷撲攻。

上次他擊倒林大魁的霸王敬酒，等於衝捶，由下邊衝到上邊去，那一捶打中了林大魁的下頷，使他倒地，並非身受重傷，那是念在花子行的兄弟情份，所以沒有下毒手，眞正的霸王敬酒不是打下頷，而是用挿捶的手法打對方的咽喉，這一招又快又毒，董鐵臂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種拳脚，無法預防，給蘇乞兒一個挿捶，打破喉頭的軟骨，登時倒地掙扎，無法呼吸，面色逐漸變黑，渾身發抖。

在旁觀戰的人，全部都嚇呆了半截，在這一瞬間，蘇乞兒說了一聲：「少陪！」便卽飄然而去。事後林大魁和林老四畏懼蘇乞兒尋仇，星夜離開廣州改到別處謀生，至於蘇乞兒，兩戰揚威，聲震武林，至今仍有乞兒拳遺傳下來。

（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曹適存、上官倩反正，勸小惠進入幽禁江自强、戈敏芝的山洞，但，鐵鎖雖毀，又阻於四重千斤鐵閘，使得無雙大俠等暫時被阻。杜少恆、司馬元等脫困，正欲分兵援應石瑤姑及小惠，被司大成率衆攔截，羣俠方面雖誅去苗嶺三邪，而司大成又調來一批女劍士，雙方激鬥中，遙聞賈素芬冷笑聲，喝罵石瑤姑別再圖逃，認命了吧，杜少恆心知石瑤姑處境危險，匆促囑咐司馬元等困住司大成後，急往馳援，未幾，司馬元等又聽到賈素芬冷喝之聲，說要石瑤姑、杜少恆等跪地磕頭，可以賞給他們一個全屍——

正邪拚生死　強弱定存亡

杜少恆的語聲怒叱接道：「老虔婆，你放屁！」

這情形，很顯然，杜少恆已支援上了，而且是在且戰且退中，但退却的速度非常緩慢。

正準備支援劍兒的多梅，不由心念電轉着：「少恆是知道這兒情況的人，爲何不招呼石車主，快點退到這邊來，集中全力，以圖良策呢？……」

念轉未畢，忽然目光一亮地，脫口歡呼道：「二娘娘，來得正好！」

是的，是公治十二娘趕來了，文眞眞、小精靈二人也趕了來，連不久之前，悄然離去的石家慶也同時回來了。

小精靈人未到，已先揚聲歡呼道：「師傅，小精靈來幫您……」

百里軒揚聲笑道：「你算老幾，我這兒沒你的事……」

公治十二娘精目環掃，首先揚聲喝道：「昇老，月老，請住手！」

有着「少主」的招呼，公治兄弟連忙各自虛幌一招，退出戰圈。

劍兒、白小雲二人都未追擊，她們兩人都已額頭見汗。

公治昇注目沉聲問道：「少主，您的意思是——？」

公治十二娘沉聲說道：「我們不能一錯再錯，二位請站到我身邊來。」

「是！」

這一來，羣俠方面聲威大振，那批與琴兒僵持着的女劍士們，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琴兒打鐵趁熱地，沉聲喝道：「丟下兵刃，咱們仍然是好姊妹！」

司大成也揚聲說道：「孩子們，賈太君馬上就要出來了，該聽誰的話，妳們自己多想想吧……」

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使得那些女劍士們既未聽琴兒的話，放下兵刃，也沒聽司大成的話立即參戰，都是不約而同地，一齊徐徐向後退走。

多梅一見目前局面已暫時穩定下來，才向文眞眞悄聲問：「文姑娘，令堂情形如何？」

文眞眞道：「我已點了他老人家的『黑甜穴』，暫時藏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原來方才石家慶的悄然溜走，也是多梅的主意。

她雖然對外間的情況不太了解，却斷定此時的文素文房間中不會設防，也斷定在惠姑的安排下，文眞眞與小精靈必然已混入文素文的住處。

也因爲如此，她才由琴兒口中問明文素文住處的路徑之後，暗中將石家慶支走，她這一招可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得文眞眞等人能及時趕來，而扭轉了劣勢。

多梅點點頭，目注公治十二娘道：「二娘娘……」

公治十二娘連忙截斷她的話道：「多梅，咱們稱呼，須要更正了，叫我一聲大姊吧！」

「是！大姊，」多梅表現得落落大方，「目前我們該怎辦，妳得負起指揮的責任來。」

公治十二娘美目環掃，苦笑道：「可是，我剛到這兒，一切情況都不了解。」

多梅道：「目前，情況很複雜，也很簡單，我們的人，大部份都在這兒……」

這時，通道深處的激烈殺伐聲，仍然在緩慢地，逐漸向外逼近。

多梅接着說道：「大姊請聽，那就是車主，湯夫人，少恆等三人，在攔阻那個甚麼賈太君。」

公治十二娘蹙眉接道：「聽這情形，他們已有攔阻不住之勢。」

「是的。」

「惠姑呢？」

「據說，惠姑和無雙大俠等人，都已被四道千斤閘封阻在甬道中。」

公治十二娘美目再度環掃，一面說道：「這老甲魚暫時讓他負隅頑抗，這兒由妳領導文姑娘和石公子等人掠陣，我和昇老月老前往支援石車主。」

公治十二娘不愧是雪山派的領導人物，簡單的幾句話，却顯得有條不紊。

但她這種分配已經是多餘的了，因爲，甬道中已有了急劇的變化——

那激烈的殺伐聲，忽然迅疾地向外移動，只聽賈素芬的語聲怒叱道：「三個小輩，留下命來！」

杜少恆的話聲笑道：「老虔婆，我們不會跑，也沒人怕妳……」

「不怕，就不要退！」

「這兒地勢太窄，不便施展，退到外頭去，咱們可以放手施爲……」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石瑤姑，湯紫雲，杜少恆等三人已且戰且退地，到了丈遠之外。

那些退走的女劍士們，紛紛讓道，退向兩旁。

羣俠這邊閑着的人，也在公治十二娘的示意之下，集中在一起，一面凝功應變，一面打量着……

賈素芬使的是一根蛇頭鋼枴，此人不愧是頂尖高手中的高手，獨鬥石瑤姑，湯紫雲，杜少恆等三大高手，仍然鋼枴翻飛，節節進逼，一點也不含糊，在她後面跟着的司介侯，詹恨天二人，倒像是成了局外人似地，顯得悠閑已極。

羣俠這邊，石瑤姑等三人雖然節節後退，却神態從容，防守也很嚴謹。

但石瑤姑，湯紫烟二人，却都是血染「征袍」，算得上是全身浴血。

當然，她們身上濺的都是敵人身上的血，也不難想見，在賈素芬出手之前，她們兩人已殺了不少人。

正在負隅頑抗，作殊死戰的司大成，一見己方大援已到，不由精神大振地，又暫時扭回劣勢，而打成了平手。

石瑤姑于激戰中，目光匆匆一掃，已看清了外間的一切情況。

她忽然奮力攻出三招，使得賈素芬的凌厲攻勢爲之一滯！同聲揚聲說道：「少恆，湯姊姊辛苦一點，截住這老虔婆……」

語聲中，她人已抽身一個倒翻，向司馬元等的鬥場疾射，並揚聲喝道：「司馬大俠，要活的！」

話聲未落，人已射到鬥場，左手發出一道白影，只聽「噹」地一聲，司大成手中的長劍，已應聲碎成片片。

一個劍客失去了劍，等於是一條毒蛇失去了毒牙。

如非是石瑤姑招呼在先，司大成在被石瑤姑毀去長劍之後，勢將被司馬元，百里軒，湯人傑等三人所亂劍分屍。

但此刻，司馬元等人的三枝長劍，却只是抵着司大成的要害，由湯人傑首先喝道：「老雜種，認命了吧！」

這時，石瑤姑又已回到原處，協同杜少恆，湯紫雲二人將賈素芬截住。

其實，石瑤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人意外地，毀去司大成的長劍之後，連看都沒看一眼，就已縱回原處。

在旁觀的人看來，就像是織布的梭子一般，那麼飛快地一個來回而已。

而且，再度聯手將賈素芬截住之後，已不再後退，杜少恆並朗聲笑道：「老虔婆，現在妳該已明白，我們並不是怕妳……」

一旁的司介侯怒聲叱道：「石瑤姑，妳好卑鄙的手段！」

石瑤姑冷哼一聲：「比起你的手段來，我這點權宜措施，算得了甚麼！」

緊接着，又冷笑道：「司介侯，你敢妄動一下！」

本來作勢欲撲的司介侯，由於自己的父親被對方刦持，聞言之下，不得不强行忍耐着。

由此，已不難看出石瑤姑的機智與應變的才能。

因爲，在預期中的無雙大俠夫婦未能及時解救出來，前來支援的情況之下，如不先行生擒司大成作爲人質，則司介侯與詹恨天兩人，羣俠方面已無人可敵，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也由於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司介侯，詹恨天二人都因投鼠忌器而未便出手。

司馬元並也以最快速的動作，連點司大成五處大穴，並向湯人傑說道：「人傑，好好看住這老魔頭！」

石瑤姑也揚聲說道：「人傑，不管是誰，只要妄圖接近，就先宰了這老魔頭！」

湯人傑恭應道：「徒兒記下了。」

司馬元，百里軒二人緩步向石瑤姑等人激戰處逼近，石瑤姑連忙喝道：「二位暫時不必上來。」

賈素芬也同時大喝一聲：「停！」

隨着這一聲「停」，她自己已首先倒縱丈外。

以石瑤姑爲首的杜少恆，湯紫雲等三人也未追擊，只各自橫劍卓立當場。

這時，正邪雙方，高手雲集，壁壘分明。

惡鬥雖然暫時中止，但緊張的氣氛，却是一點也沒減低，熾烈的戰火，隨時都會重新燃起。

而且也不難想見，當戰火重燃時，必然是一場無比慘烈的混戰。

好在目前這場地地勢開闊，即使是百十個高手同時出手，也不致施展不開。

沉寂了少頃之後，賈素芬才目注石瑤姑沉聲問道：「石瑤姑，妳刦持本門太上的尊翁，意欲可爲？」

這一陣子，石瑤姑，湯紫雲二人已消耗掉不少眞力，因此，她不得不借這個機會以求暑予恢復，而故作沉思狀，含笑反問道：「妳那

麼聰明的人，會想不到？」

賈素芬陰笑道：「我想過了，妳是因爲江自強夫婦沒救出來，而不得不藉人質以求全身而退。」

「錯了，」石瑤姑笑道：「石瑤姑此行，就是爲了犂庭掃穴，消滅你們這些武林敗類而來，現在任務還未完成，怎會作撤退打算。」

賈素芬道：「石瑤姑，別作違心之論，我看透了妳的用心，也給妳算好了命，我想，妳自己也該明白，即使江自強夫婦能夠脫困，也未必能替妳帮上忙，何況，事實上，他們絕對沒法脫困，所以，我老婆子借箸代籌，妳只有一條路可走。」

石瑤姑笑問道：「那是一條怎樣的路？說出來試試看？」

賈素芬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棄械投降，老身保證不殺妳！」

「盛意心領了，賈老前輩，」石瑤姑神色一整道：「也看在妳這一番盛意上，我要進幾句逆耳良言，希望老前輩能够平心靜氣地聽下去。」

賈素芬「唔」了一聲道：「妳說。」

石瑤姑聲容俱莊地說道：「老前輩是當代武林中，有數幾位碩果僅存的元老之一，除了白雲山莊中幾位巳經不過問江湖瑣事的老人家之外，只有無雙大俠伉儷能與老前輩相提並論，這地位是何等崇高！」

高帽子人人都很受用，賈素芬自然也不例外。

儘管石瑤姑等人，方才於惡鬥中，曾經罵她爲「老虔婆」，但此刻的一番恭維，却使她非常受用。

不過，她表面上却故意緊繃着老臉，冷然接道：「別跟我玩王二麻子，有話就痛痛快快的說！」

「是！」石瑤姑正容如故地道：「現在，我鄭重表明我的立場，石瑤姑根本無意與前輩爲敵……」

「那妳此行所爲何來？」

「奉命清理門戶，老前輩該知道，司家父子，過去是白雲山莊的僕人，逆倫犯上，已是罪不容誅，再加上倒行逆施，危害江湖，更是天理難容！」

「石瑤姑，妳想想看，如所週知，白雲山莊，是武林人物心中的聖地，憑司家父子一個僕人的身份，怎敢作下如妳所說的『逆倫犯上』的事來？」

石瑤姑一怔道：「這是說，還有人在幕後支持？」

賈素芬點點頭道：「不錯！」

石瑤姑蹙眉問道：「那在幕後支持司家父子的人，是誰呢？」

賈素芬道：「石瑤姑，如果妳不是明知故問，就不够聰明了。」

「這是說，就是老前輩妳？」

「唔……」

「老前輩爲甚麼要這麼作？」

「爲了湔雪七十年前，江自強夫婦所加諸我身上的屈辱。」

石瑤姑正容說道：「老前輩，瑤姑生也晚，對七十年前的往事，未能躬逢其盛，但據傳聞所說，當時的江老前輩伉儷……」

賈素芬截口接道：「慢着，我有話問妳，妳，是白雲山莊的嫡系傳人？」

「是的！」

「那妳爲何稱江自強夫婦爲老前輩？」

「因爲，瑤姑與白雲山莊，雖有傳藝之實，却並無一般師門關係的名份。」

「妳的武功，由誰所傳授？」

「是李老太公……」

「李哲元？」

「是的！」

「李哲元爲何沒來？」

石瑤姑正容說道：「瑤姑方才已說過，幾位老人家都已不過問江湖瑣事。」

賈素芬冷笑一聲：「說得眞好聽！」

「瑤姑說的都是實情。」

「好！現在，繼續妳方才未完的話題。」

石瑤姑沉思着道：「據傳聞所說，當時的江老前輩伉儷，並未對老前輩有甚麼屈辱的行動。」

「對未曾目覩的事，最好少下評論！」

「退一步說，即使老前輩受過某種屈辱，白雲山莊早巳化成一片刼灰，江老前輩伉儷，更是被幽囚五十年，老前輩的悶氣，也應該可以消掉了。」

「站在妳的立場，自然樂得說風凉話，現在，我問妳，」賈素芬注目沉聲說道：「妳口口聲聲是無意與我爲敵，但妳方才曾殺過我多少手下人，妳還記得嗎？」

「瑤姑既奉命清理門戶，那是迫不得巳之事。」

「可是，妳見到我時，並未說明無意與我爲敵。」

「老前輩，方才那情形，瑤姑能有說話的機會嗎！何況，我也不認識前輩你的大駕……」

「現在，妳怎麼認識的？」

「是杜大俠趕到之後，才以眞氣傳音告訴我的。」

「知道了還罵我老虔婆，現在却又說無意與我爲敵，石瑤姑，妳把我老婆子看成三歲娃兒了！」賈素芬冷笑着接道：「別拖時間，沒有人前來救妳，小輩，還是認命了吧！」

話落，全身骨節一陣爆响，隨手將鋼枴向地面一插，沉聲喝道：「小輩，妳是自動放回司大成，還是要老身擒下妳作爲交換？」

石瑤姑笑道：「老前輩執迷不悟，石瑤姑也只好捨命奉陪……」

石瑤姑說話之間，一旁的杜少恆，湯紫雲二人，也巳凝功待變。

一直冷眼旁觀的司介侯，忽然插口說道：「太君，當心她手中的冰魄神珠。」

司介侯口中的「冰魄神珠」，也就是方才石瑤姑毀去司大成手中長劍的武林瑰寶之一，前文中曾由詹恨天口中解說過。

此珠爲天山絕頂的萬年冰蚌秉天地間至陰寒之氣，所孕育而成，如以使用者本身內力催發，能於片刻之間，使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具凍屍。

而且，珠發無聲，具有摧毀敵人兵刃，及擊散內家眞氣的妙用。

目前，留傳在武林中的冰魄神珠，一共只有兩顆，分別爲石瑤姑，李惠姑二人所持有。

經司介侯提醒之後，賈素芬微微一怔道：「石瑤姑，妳方才使的果然是冰魄神珠？」

石瑤姑點點頭道：「不錯，是李太公所贈送。」

賈素芬冷笑道：「方才，咱們鬥了將近千招，妳爲何不使用？」

石瑤姑道：「這正是我無意和妳爲敵的證明，因爲此珠過於霸道，出必傷人，我不想老前輩的一世威名，毀於一旦……」

賈素芬截口冷笑道：「小輩，別儘揀好聽的說，我替妳說明了吧！方才妳不肯使用冰魄神珠對付我，是怕偸鷄不着蝕把米。」

石瑤姑笑問道：「老前輩認爲冰魄神珠奈何不了妳？」

「不錯，」賈素芬傲然點首道：「而且，我有把握將它收下來。」

「我不信！」

「妳何妨試試看。」

「再戰時，我會試的，賈老前輩，我不妨坦白告訴妳，即使妳有力量能收去冰魄神珠，也沒法同時兼顧另一宗武林瑰寶。」

「不管妳有多少家私，都獻出來吧！」

「遵命！」石瑤姑嬌笑一聲，揚聲說道：「眞眞，將人傑換下來！」

「是！」文眞眞嬌應一聲，射落湯人傑身邊。

石瑤姑又揚聲說道：「人傑，司大成交與你二師姊，你到這邊來。」

湯人傑暴喏一聲，飛瀉當場。

石瑤姑扭頭向湯紫雲朗聲說道：「紫雲姊，由妳與司馬大俠，家慶三人對付詹老怪，百里大俠，公冶姊姊，和二位公冶大俠，對付司介侯……」

文眞眞連忙嚷道：「師傅，您怎能將我乾耗在這兒。」

石瑤姑笑道：「乖徒兒，妳的任務最重要，記着，當妳看到任何一處吃緊，急須支援時，就宰了司大成，立卽前往支援……」

「多謝師傅！」

石瑤姑這一招，可眞够絕！

試想，只要羣俠方面任何一處吃緊，司大成就難逃一死，此情此景之下，天一門的人還敢放手施爲嗎！

因此，賈素芬立卽冷笑一聲：「指揮若定，眞有點大將風範呀！」

「多謝誇獎！」石瑤姑又揚聲說道：「小精靈，小雲，與棄暗投明的琴兒劍兒，由多梅妹子指揮，機動運用。」

所謂「機動運用」，也就是哪兒吃緊，就向哪兒支援。

這道理，多梅自然懂得，因而恭應道：「多梅遵命。」

賈素芬淡淡地一笑道：「站在妳的立場上，這已經是最適當的安排了！」

接着，目注湯人傑問道：「這小子身上有些甚麼寶物？」

石瑤姑淡淡地一笑道：「妳應該想得到的，以往，人所共知的，白雲山莊所擁有的一宗武林瑰寶……」

賈素芬臉色微微一變道：「是量天尺？」

「對了。」石瑤姑嬌笑道：「人傑，將量天尺亮出來，也好讓賈老前輩勾起七十年前的一些回憶。」

量天尺是江自強大俠的成名兵刃，也是江自強獲得無雙大俠這一尊號的大本錢之一，而七十年前的賈素芬那夥人，也等於是敗在這一枝量天尺之下。

因此，石瑤姑的話，很可能會使賈素芬老羞成怒，而立卽觸發一場慘烈無比的惡鬥。

但事實上却不然。

賈素芬目注湯人傑手中的量天尺，老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然後抬手將詹老怪，司介侯二人招到身邊，以眞氣傳音交談起來。

石瑤姑也借這個機會，和杜少恆，司馬元等人交換了一下意見，也更多了解一些全盤情况。

因爲，儘管她對於外間的一切，巳由方才杜少恆於且戰且退當中，向她說過，但那只是一個大概，在當時那種情况之下，她也不便發問。

現在，她有了更多的了解，却也加重了她的隱憂——那就是有關無雙大俠和惠姑等人的安全。

但在目前這情況之下，她却無能爲力，而只能急在心頭。

而且，賈素芬也不容許她多作攷慮，或另作甚麼適當安排了。

三個老魔密商一陣之後，忽然大喝一聲，一齊向羣俠這邊飛撲過來。

這情形，很顯然，三個老魔是打算以三人聯手的雷霆萬鈞之勢，擊破石瑤姑方才那各個圍攻的安排。

這三個老魔的聯手合擊之勢，是何等的威力。

儘管羣俠方面，事先巳有妥善的安排，但雙方兵刃一觸之下，在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仍然被迫得一齊向後退了三大步。

但也就因這一退，使得羣俠方面，能按石瑤姑所事先安排的陣容迎敵。

那就是石瑤姑，杜少恆，湯人傑等三人對付賈素芬，百里軒，公冶十二娘，公冶昇，公冶月等四人對付司介侯，湯紫雲，司馬元，石家慶等三人對付詹恨天。

這是集當代武林精英於一爐的大激戰，也是一場大混戰，其戰況的激烈與精彩，雖然未必算是絕後，但却的確是空前的。

惡鬥一開始，由表面上看來，似乎雙方都是在以全力相拚，但實際上却未必盡然。

因爲，由於石瑤姑事先的妥善安排，尤其是由於控制司大成這一着妙棋，使得戰況暫呈膠着狀態。

嚴格說來，三組惡鬥中，以百里軒等人對付的司介侯那一組最吃力。

但司介侯由於乃父被制，雖然佔了上風，却不敢貿然驟下殺手，只是顯然別有用心地，將百里軒等人逼得向被文眞眞控制的司大成處，徐徐後退。

這情形，自然逃不過石瑤姑的洞察。

當司介侯將百里軒等人逼向文眞眞停立處快要接近十丈距離時，石瑤姑連忙揚聲喝道：「眞眞，退後五丈……」

事實上，文眞眞不待乃師招呼，早巳挾着司大成退後了五丈以上。

賈素芬冷笑一聲：「小輩，還是當心妳自己吧！」

石瑤姑嬌笑道：「多謝關注！老前輩，這也正是我所要說的話哩！」

只聽湯人傑大喝一聲：「老虔婆照打！」他那枝量天尺上，忽然迸射出尺許長的烏芒，朝望着賈素芬的左肩上電疾砸下。

賈素芬一式「旱地拔葱」，騰身三丈有奇，避過對方三般兵刃的夾擊，同時，右手鋼枴也脫手飛出，以電射星飛之勢，擊向石瑤姑。

就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刹那之間，只聽湯人傑一聲驚呼，倒翻三丈之外，而量天尺却巳到了賈素芬的手中。

原來賈素芬凌空避敵，以及脫手甩出鋼枴，都是虛招，目的却在奪取湯人傑手中的量天尺。

這老太婆的身手也的確够高明，她，居然能於身形凌空，鋼枴甩出的瞬間，突地施展武林罕見的「通臂神功」，右臂突長一倍有奇，一下子攫住湯人傑手中的量天尺，左掌却同時擊向湯人傑的頭頂。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湯人傑除了於驚呼聲中，放棄兵刃之外，還能有甚麼辦法。

但賈素芬並不以奪得量天尺爲滿足，居然如影隨形地，向湯人傑追撲，口中並怒叱着：「小雜種留下命來……」

這時，石瑤姑，杜少恆二人也飛身攔截。

人影飛閃中，但聽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過處，石瑤姑，杜少恆二人都被震退三大步，但湯人傑却也由於這及時的支援，而逃過了一刦。

湯人傑的小命雖然保住了，但兵刃是武林人物的第二生命。

更何況，他被對方奪去的兵刃，是當代武

林中最珍貴的瑰寶。

因此，在羞急交迸之下，立即形同瘋虎似地，拔劍反撲，並怒叱道：「老虔婆，小爺跟妳拚了……」

石瑤姑，杜少恆二人也立即飛身合圍，仍然恢復三對一的局面，石瑤姑並沉聲喝道：「人傑，冷靜一點，不可躁進！」

「可是，我的量天尺……」

「在這老虔婆手下，丢了兵刄，也不算丢人……」

量天尺一到賈素芬手中，頓時如虎添翼，而她對尺招的精湛與玄妙，比起湯人傑來，更是高明得太多了，比她用鋼枴時更見得心應手，而特具威力。

這時，她一面揮洒着量天尺，從容應戰，一面截口笑道：「石瑤姑，妳很識時務呀！」

「妳够光彩！」石瑤姑冷笑道：「老虔婆，別得意得太早……」

「對了，妳的冰魄神珠呢，怎麼還不施展呢？」

「我會施展的，打！」

石瑤姑話出招先，「打」字出口，一道挾着森寒勁氣的白影，已飛疾地射向賈素芬的前胸。

只聽一聲裂帛爆响，冰魄神珠被量天尺格得盪了開去。

賈素芬呵呵大笑道：「石瑤姑，妳出手太晚了，冰魄神珠雖然無堅不摧，却奈何不了量天尺，如果妳不是顧慮太多，怕我奪去它，而早點出手，我可能還眞會吃虧，現在出手，是太晚太晚了，我老人家敢誇句海口，妳只要再敢出手，我一定將它接下來……」

當石瑤姑這一組首次失利之間，百里軒那一組也到了每況愈下的地步，只聽司介侯怒聲叱道：「你們這些吃裏扒外的東西，本座一定要將你們碎屍萬段……」

石瑤姑揚大聲喝道：「眞眞，注意聽我命令！」

文眞眞嬌應道：「徒兒早已準備好了，隨時都可以宰了這老賊！」

賈素芬冷笑道：「石瑤姑，虧妳還自詡是俠義道人物，居然好意思作出以人質爲要脅的事來……」

只聽一個嬌稚語聲笑道：「這是向妳這臭老太婆學的呀……」

話到人到，李惠姑已忽然出現現場。

她一面忙着脫去套在外頭的那身女劍士號衣，一面向石瑤姑笑問道：「石阿姨，您說是也不是？」

惠姑的突然趕來，對羣俠方面來說，等於是一副强力的興奮劑。

因爲，羣俠方面都知道，惠姑是與無雙大俠夫婦和曹適存等人被困在一起的，此刻，惠姑既已到來，自然表示無雙大俠等人也已經脫困了。

羣俠們精神大振中，石瑤姑揚聲問道：「小惠，江爺爺伉儷呢？」

惠姑嬌笑道：「兩位老人家馬上就來。」

賈素芬插口問道了：「小丫頭，妳就是李哲元的重孫女兒？」

「是啊……」

「你們怎麼脫困的？」

「我暫時不會告訴妳。」惠姑嬌笑一聲：「石阿姨，杜伯伯，湯大哥，三位請退下來休息一下，讓我小惠跟這老太婆玩玩。」

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小丫頭人小，語氣可的確是大得驚人。

石瑤姑當然不會讓她單獨涉險，因而嬌笑道：「小惠，歡迎妳參加一份……」

這時，賈素芬忽然說出一句使羣俠方面聽不懂的暗語。

只見司介侯突然大喝一聲，叱道：「叛徒躺下！」

隨着話聲，一掌將百里軒擊得飛射而起，而且，剛好是向文眞眞站立的地方瀉落。

這情形，文眞眞當然是不加思索地，左手一伸，托向百里軒的身軀。

不料變生肘腋，百里軒却突然以飛快的手法，將文眞眞制住，並解開了司大成被制住的穴道。

羣俠方面，齊都臉色一變之間，賈素芬却縱聲大笑道：「石瑤姑，我老人家不想打落水狗，咱們停下來談談可好？」

「好！」石瑤姑一挫銀牙，沉聲喝道：「停！」

所有惡鬥，都暫時中止。

賈素芬陰笑道：「石瑤姑，我老人家不爲已甚，但我不能不提醒妳，目前，妳只有一條路好走。」

「妳是要我投降？」

賈素芬道：「不錯，而且，老身保證不會要妳的命。」

司介侯接口邪笑道：「不但不要妳的命，而且還會過得逍遙自在的。……」

這當口，石瑤姑却在和惠姑以眞氣傳音交談着，對司介侯的邪話，聽若未聞。

賈素芬也忽有所憶地，向司介侯傳音交代了幾句之後，匆匆離去。

司介侯向石瑤姑冷笑道：「石瑤姑，沒甚麼好商量的了，還是乖乖地投降吧！」

石瑤姑清叱一聲：「作夢！」

司介侯道：「老夫是否作夢，妳我各自心中有數。」

百里軒插口笑道：「石車主，至少，妳也該爲這小丫頭着想呀！」

石瑤姑冷笑道：「白雲山莊的犧牲，已經是够慘重的了，再犧牲一個文眞眞，又算得了甚麼！」

司介侯笑道：「看情形，妳是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了？」

石瑤姑道：「只要有代價，再大的犧牲，我也會甘之如飴。」

司介侯道：「別想得太天眞，石瑤姑，形勢不饒人，妳且放眼瞧瞧，即使妳打算拚命，能有半成勝算嗎？」

石瑤姑冷哼一聲：「這是我的事，毋須你操心！」

司介侯邪笑道：「妳的事，我怎能不關心哩！石瑤姑，我不妨再提醒妳一聲，除了文眞眞之外，我還掌握着一個更重要的人質。」

「誰？」

「文素文。」

「妳……」

「不相信嗎？」司介侯笑道：「來人，將文夫人請出來！」

「是！」

隨着這一聲恭喏，柳媚花嬌的文素文，已在兩個女劍士的「扶持」，和兩個中年文士的「護送」之下，緩步而出。

這一來，不由使得羣俠方面，臉色齊都爲之一變。

司介侯縱聲狂笑道：「大喬小喬，照單全收，不過，我所獲得的大喬小喬，不是姊妹而是母女而已。」

話鋒略爲一頓，又邪笑道：「將文夫人帶到文眞眞一起去，讓她們母女倆好好談談。」

文素文功力已失，根本毋須點住穴道，這母女倆淚眼相看之下，文素文不由一挫銀牙，揚聲說道：「石車主，別以我們母女爲慮，請管儘放手施爲，只要能將司家父子碎屍萬段，

我母女倆當含笑九泉……」

石瑤姑截口說道：「夫人請稍安勿躁，瑤姑自有主張。」

百里軒接口笑道：「石車主，能否請聽我一言？」

「你說。」

「石車主該知道，我是唯一了解雙方實力的人，爲了免傷和氣，也爲了咱們那短期間的合作，我勸妳最好是投降爲上策。」

「你認爲我已敗定了？」

「這是不爭的事實，毋須我再饒舌。」

石瑤姑目光深注地問道：「文夫人的再度被刦持，也是你的傑作？」

百里軒笑道：「這都是太上的英明領導，在下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所以不敢居功。」

一直沉默着的杜少恆，苦笑道：「瑤姑，這都是我的疏忽，無論如何，我必須……」

石瑤姑制止他的話道：「這與你不相干，是這賊子的表演功夫太高明。」

百里軒笑了笑道：「多謝車主誇獎！其實，我的保密功夫也不賴，親如我的徒弟小精靈，他也不知道我的秘密哩！」

接着，向小精靈招招手道：「小精靈，你還發甚麼呆，快過來呀！」

自百里軒這意外的行動，使得雙方形勢大變之後，小精靈却一直是靜立多梅身邊，默然無語，而正邪雙方，也沒人注意他。

這時，他却固執地搖搖頭道：「不！」

百里軒一怔道：「爲甚麼？」

小精靈冷笑說道：「師傅，我……我不贊成您的行動。」

百里軒勃然變色道：「混賬東西！你想造反！」

小精靈道：「這叫作人各有志，師傅，除非您能眞的棄暗投明，否則，咱們師徒的緣份，就算是到這兒爲止了……」

百里軒怒叱道：「叛徒！你想死……」

小精靈漠然地道：「師傅，我就是不想死，才必須貫徹棄暗投明的初衷。」

百里軒臉上肌肉抽搐着，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杜少恆長嘆一聲道：「百里軒，你的徒弟，都能深明大義，看情形，你這一大把年紀，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司大成曾經受過被制之辱，蹩着一肚子的悶氣無處發洩，此刻，突然大聲喝道：「別廢話了！」

緊接着，又向司介侯問道：「介侯，咱們已佔了絕對優勢，爲何還要乾耗着？」

司介侯道：「賈太君曾有交代，等她老人家回來之後再說。」

司大成道：「介侯，預防夜長夢多。」

司介侯笑道：「爹請放心，這些人都已成了網中之魚，我只要一收網就行了……」

司介侯道：「依我之見，咱們還是先行擒下這批小輩再說……」

惠姑忽然嬌笑一聲，說：「老混蛋先吃我一珠……」

她是說幹就幹，話聲未落，一綫白影，已脫手向司大成疾射而去。

別瞧司大成狂，對於惠姑手中的冰魄神珠，却不敢輕攖銳鋒，而不得不閃身退避。

但事實上，當他閃身退避的同時，惠姑的冰魄神珠又電疾地收了回去，並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我不過是嚇唬嚇唬你嘛！幹嗎這麼緊張……」

司大成怒叱道：「小丫頭！當心老夫擠出妳的蛋黃來！」

惠姑瑤鼻一聳道：「作夢！」

就這當口，只見一道精虹，朝百里軒身前疾射而去，其速度之快，眞個有如電掣星飛。

司介侯大喝一聲：「百里老弟當心……」

話聲出口，他自己也化作一道精虹，橫裏截擊，但却被另一道白影給截住了。

一聲裂帛爆响中，司介侯與石瑤姑都被震退丈外。

就這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現場形勢，又有了重大的變化。

只見杜少恆凜若天神地，橫劍卓立文素文母女身前。

文眞眞的穴道已被解開，也正橫劍凝神戒備着。

他們面前，橫陳五具身首異地的屍體，那是百里軒，兩個中年文士，兩個女劍士等五人的屍體。

司大成雖然站得稍遠，却也被斬掉一條右臂，血如泉湧地呆立一旁。

原來方才形勢的逆轉，完全是由於僞裝棄邪歸正的百里軒所造成，也等於是杜少恆所間接造成。

因此，杜少恆痛定思痛之下，既悔恨自己的糊塗，又担心文素文母女被刦持而影响全局，而對百里軒的痛恨，更是不在話下。

有着這些原因，他才痛下决心，突然施展他在暗中研練，尙未完成，也還不會施展過的馭劍術，以作孤注一擲。

他這石破天驚的孤注一擲，是將劣勢扭轉了。不但解救了文素文母女倆，也殺了對方包括百里軒在內的五個高手，而且，由於斬掉司大成的一條右臂，也等於除掉了一個超級的强敵。

所以，他這突然的一擊，是非常成功的，其效果，更是非常顯著。

但馭劍術的施展，是非常損耗眞力的。

尤其杜少恆是第一次施展尙未大成的馭劍術，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情況之下，他是毫無保留地，將全部眞力都使了出來。

因此，一擊成功之後，已是處於脫力狀態中。

別瞧他外表裝得凜若天神，其實，目前即使是一個不識武功的人，也能用一個指頭將他輕輕推倒。

這情形，別人不知道，但石瑤姑却最是了解不過。

所以石瑤姑於以冰魄神珠阻住司介侯的橫裏截擊之後，立即射落杜少恆身邊，順手向杜少恆口中塞入一粒藥丸，並傳音說道：「別說話，就這樣站着調息。」

接着，並向文眞眞傳音交代了幾句，同時又將湯紫雲請過來一併替杜少恆護法。

這時，司大成也正由天一門的人在替他包紮傷口。

司介侯顯然已瞧出了杜少恆的眞實情況，因而冷冷地一笑，道：「杜少恆，我必須親手宰了你，讓你見識一下，甚麼才是眞正的馭劍術。」

「協同雪山二老等人，監視詹老怪。」石瑤姑向司馬元悄聲交代過後，方向司介侯冷笑道：「司介侯，現在是你的末日到了。」

接着，向惠姑沉聲說道：「小惠，咱們聯手宰了這匹夫，替本門清理門戶。」

「得令！」惠姑脆笑一聲，射落石瑤姑身旁。

司介侯深深地凝注惠姑，一面邪笑道：「雖然太小了一點，但俗語說得好，穿鞋子是大一點的舒服，玩女人嘛！却是越小越……」

他的話沒說完，「辟拍」兩聲，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只見無雙大俠江自强卓立當場，輕輕一嘆道：「司介侯，你也是一大把年紀的人了，想

名師名技

一招破一招

海雲

懂得武功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渾身肌肉結實，看來好像大力士的那種人，不一定跟對方交手，能夠戰勝，想擊倒一個雄壯的敵人，就要拳打脚踢，換句話說，接觸敵人的肢體，是否堅强，比較那個人渾身肌肉是否發達重要得多。

儘管一個人的胸肌隆起，看來好像獅子，他不能夠用胸肌去撞擊敵人的，他始終要用拳頭去打擊對方，或者用掌，否則，便用脚去踢，實情如此，練武的人跟健身院裏面的舉重先生根本上是兩件事，不必混爲一談。

翻開了武林的歷史前頁看，有資格稱做大俠的人，遠者如霍元甲，近者如李小龍，都是中等身材，並非彪形大漢，可見懂得武功的武林高手，決非渾身肌肉，看來好像一個大力士的那種人。中國近代的大俠霍元甲曾經說過這樣子的一番話：「一個人能夠用手舉起二三十斤重的東西，並不困難，完全沒有練武的人也能夠辦得到，可是，平手拉起二十斤重的人，就困難得多了，假如用一隻手指負起二十斤重，那就更難，由此可以反映出練武之人必須把渾身的氣力放在作爲攻擊敵人的一處，例如拳頭，手掌，爪，或肩膊，又或手指，當然的，用手指去打擊敵人，能夠打出勁來，並非一朝一夕能夠辦得到，可是，練習既久，便有功效，就算不能夠用手指隨意挿傷別人身上任何一處，但仍可以靠它去戳對方的眼睛，又可襲擊咽喉等脆弱的部位，故此，練武之人必須練指，那是中外拳法差別最大的地方。

外國的拳法俱是側重於沉重的打擊，很少拳師用手抓住對方的手腕或肘部，加以扭曲，進而使對方屈服的，如果有這一類人擅長用鎖臂術之類的摔角方式去制服對方，他就屬於角力的一環，很少注意那種方式是否能夠打擊對方，其實摔角並非正統的攻擊，兩人相鬥，身體還沒有接觸，一定是先用拳或掌又或脚出擊的，摔角只是第二種攻勢，先行展開的攻勢是西洋拳或空手道之類，並非摔角，這一層道理，早已給中國的武林高手看穿，故此，中國功夫包括了拳術與摔角，甚至倒地打滾，仍有攻勢，即是說，日本的柔道絕招也包括在內，不過，那是一種偶合，並非中國的武林高手研究各國武功獨特之處，然後創造中國的功夫。

此外，還要談及另一方面的事情，中國的功夫認眞注意到一招與一招之間的變化，所謂「變招出擊」，故此，每一個門派都有幾十種的拳路，使那一門派的人學習它之後，懂得如何變招，變招愈多，攻擊之際就愈加靈活，能夠化攻爲守，或者在守勢當中，變成急攻的姿勢，使對方防不勝防。

舉例言之，南洋羣島的人互相打鬥，最喜歡用的就是牛角拳，把左右兩手略爲屈曲，然後向對方的額角撞擊，看來好像牛角一樣，假如這一招突然施展出來，或者從背後出擊，對方猝不及防，一擊則中，那是很厲害的，不止把敵人打暈，還有可能使他身受重傷，死於腦出血，不過，在打鬥當中，忽然施展這一招，就不合理想了，因爲兩隻手已經縮短一點，而且在正面出擊，實在不容易瞞過對方的一雙眼，假如此人學習過「化招」的方法，突然把左右兩手以交加手的姿勢向外擋格，先行把對方打來的牛角拳化解，然後順勢出擊，就用左右兩手化爲鐘鼓齊鳴的一招，用掌根打擊對方的耳朵，就有可能把那個人打死，不死也受重傷，原因是耳朵裏面的薄膜受到强大壓力所震動，流血不止，就此喪生。

中國功夫並非不打擊對方額角的，而且很喜歡這樣做，但却單掌出擊，用掌根多過用拳，練習過武功的人，掌根較厚，而且殺傷力較强，掌根肌肉最多，撞擊對方額角那種壓力很大，可以打暈對方，但却不會使他喪命，符合中國武功最高原則，再者，這一招施展的時候，假如用右手打出，左手護胸，萬一打出去的一掌受制於人，仍有左手可以反攻，多數是這樣子的，右手落空，即時用左手推出，壓住對方的拳，然後把右手由下邊翻到上邊去，變成掛捶或冚搥，從頭打下來，這種變招是中國功夫勝過別種拳術的一個例證，凡此種種，有許多地方值得誇耀。

中國功夫有許多招式是抱着屈服別人，但却不使人喪生爲目的，因爲此之故，有經驗的拳師，總是開始教授門人學拳的時候，就嚴禁他們使用二龍爭珠挿眼，或者用撩陰腿去踢下陰之類的毒招，在事實上，對方並非站定脚步任由你出擊的，萬一你施展最毒辣的一招進攻，他却閃避得好沒有受傷，發覺你用如此毒辣的絕招進攻，便會怒火攻心，突然搏命，因此之故，中國功夫嚴禁這一類毒辣的手法，但却應該知道，預防別人使用它。

中國有許多派拳術開招的時候，已經含有預防對方使用二龍爭珠，或撩陰腿之類的毒招撲攻，以六合八法這一個大門派的起招來說，它就是如此，左手曲撐豎起來，右手放橫，俱是用掌，右手那隻手掌的指尖剛剛接觸左手的手踭，變成十字形，即是左手保護中線，右手保護橫線，由於左手已經豎高，對方絕對無法用二龍爭珠搶攻，再又因爲右手放橫，隨時準備拍打對方踢來的一脚，故此，撩陰腿也無法施展，這種起招只是第一招，已經含有上下左右俱顧得到的一種拳術在內，由此可見中國拳如何精微。

太極門的起招就是「太極避勢」，即是把左右兩手一長一短，略爲曲起，下邊坐低半步馬，那一招不止預防對方搶攻眼耳口鼻，而且僅用一隻手預防，還有另一手護胸，那一隻護胸之手就是防範對方使用撩陰腿。

中國的武林高手，稍有點名氣，俱是苦練十年八載，身上有許多個穴道都不怕拳打脚踢的，單是有兩個穴道是任何高手都無法把它練習到堅如鐵石的，一是眼睛，二是腎囊，故此，南北各大門派落場比武，不管他是眞的決鬥，抑或朋友之間講手，俱是用左右手保護這兩處的，最低限度不會給人偷襲。

外國許多個大門派的拳師都是準備展開攻勢，似乎出手就打，沒有像中國功夫那麼精微，先行保護自己，然後乘機出擊，因此之故，如果兩人同樣的骨格，體重也相等，所學的拳術時間亦相差不遠，眞正交手，中國功夫贏面高了很多。

中國功夫所以超勝其他歐美日本任何一國的拳術，就因爲它變招出擊，一拳打出去，雖然希望它即時擊倒對方，但却在進攻當中含有守勢，萬一此拳落空，便即收回一半，那時立刻變成守勢，它可以化拳爲掌，跟着招架對方撲攻，此外，還有可能是連攻帶守的，蔡李佛的一招「猛虎歸山」，就相當的精湛，這一招看來平平無奇，只是把左右兩手高處撥下來，好像貓兒洗面，但却含有很凌厲的攻勢，那就是中國武功說的「連消帶打」。

蔡李佛的手掌由高處撥下來，並非隨意撥下的，他把渾身氣勁集中在兩隻手的手掌，然後壓下，注意這一點，他用的是壓力，並非撥低就算數，如果對方以弓箭拳撲攻，你用猛虎歸山，逐步退後，跟着退一步就撥一撥，他很難擊中你的，假定他在連發六七招，弓箭拳已經用盡，仍然沒法擊中，最後的一招他必然左拳稍爲慢一點，那時他的身體窒了一窒，你的手掌仍是照常由高處拍下，但因爲他窒步的緣故，那隻手掌就不是打他的左拳或右拳，而是打中他的臉孔，這一拍是可以把他打暈的，不然的話，練習過虎爪功，五指如鐵，手掌打不暈他，那些手指略爲屈曲，可以挿眼打鼻，同時打擊對方的咽喉，非常厲害。

外國的拳術只是閃打，尤其是西洋拳，閃開就打，萬一閃不好，吃了一拳，不會倒下來跟着重拳出擊，不外想一拳擊倒對方，這樣想法，只是適合在拳門場上面戴手套互相比武，倘若眞的交手，那就太過呆板了。上述的猛虎歸山，如果練習得到家，可以很有效的克制對方直衝過來任何一種拳。不止是南方的拳術利用連消帶打的方式進攻，北方拳脚，亦有獨到之妙，以白鶴拳來說，就往往使用這一招，對方用直拳當胸打來，身子一閃，從正面的姿勢變成側面姿勢，隨即出擊，因爲由正面變成側面，長了半尺，故此對方同時發拳，以白鶴拳姿勢出擊的人，就佔了上風，因爲他那拳能夠打長了六寸。

白鶴拳往往用蕩拳的姿勢去攻擊對方，那是本門的絕招，假定有人向你左邊額角發拳打來，用右拳出擊，他的手已經拉高，你自問有力量擋格，準可以用左手向上一擋，跟住順勢用那一拳向他的額角啄去，用指節骨撞擊對方額角，正如白鶴的嘴，那種啄拳相當厲害，如果出手毒辣，還可以把五指併合啄他眼睛，一招取勝。

練習白鶴拳的人，多數練習盪拳，如果不能夠用蕩拳的方式連消帶打，就難以發揮白鶴門的本領。

螳螂門也有獨到之處，它就像是一隻螳螂，那雙手恍如螳螂的爪，先行抓住對方的爪或肩膊，又或頸子，然後出擊，甚至一招分三次出擊，目的是在進攻之際，看看對方如何反攻，然後克制對方，跟着發招，那是攻勢中的守勢，這種拳術論理並非歐美拳師所能夠了解的，但却非常有效。

想你方才所說的話，還能算是一個人嗎！」

說話不帶一絲火氣，也沒人看到他是怎麼來的，就像是突然由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

惠姑歡呼一聲道：「江爺爺，奶奶呢？」

惠姑的一聲歡呼，使得以石瑤姑爲首的羣俠們，除杜少恆外，如夢初醒，一齊朝着江自强跪了下去。

江自强擺手苦笑道：「不敢當，諸位快起來，這是甚麼時候，還來這一套俗禮……」

羣俠們都訕然地站了起來，惠姑却嬌笑道：「江爺爺，您還沒回我的話哩！」

江自强「哦」了一聲道：「妳江奶奶正在獸檻中，和賈素芬較量內功哩！」

「那些毒蛇猛獸，都殺死了？」

「不錯，要不然，她們怎能在獸檻中較量內功？」

「江爺爺，您也眞是的，怎麼不助奶奶一臂之力？」

「好丫頭，居然編排起江爺爺來了，妳也該聽說過，她們是多年老朋友，要借這機會，切磋一下武學，我怎麼好意思挿手哩！」

這時，曹適存，上官倩二人也悄然進入，並訕訕地向石瑤姑點了點頭。

原來無雙大俠等人，是借助惠姑手中的寶刄，由千仞峭壁上攀登山頂，再由前洞進入的，他們五人當中，以曹適存，上官倩的功力最低，所以來得也較遲。

脫困之後，惠姑逕自前來助陣，無雙大俠夫婦却繞道進入獸檻，去消滅那批毒蛇猛獸。

原來無雙大俠夫婦，曾聽司介侯在他們面前吹過牛，他網羅了兩位擅長役使毒蛇猛獸的苗疆異人，豢養着數以百計的毒蛇猛獸，其威力可勝過千軍萬馬。

所以，無雙大俠脫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消滅那批毒蛇猛獸和那兩個苗子，因爲，一

且等那批蛇獸給放出來，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這情形，當石瑤姑傳音詢問時，已由惠姑簡略地說明過。

而賈素芬的突然離去，也是爲了那批蛇獸，她暗凛於無雙大俠的脫困，而想適時利用那批毒蛇猛獸，却沒想到，當她趕到獸檻時，却已爲時已晚，多年所耗心血，盡付東流……

以上這些，就此補行表過。

目前這情況，最不好受的當然是司介侯。

只見他臉色一變再變之後，凝注無雙大俠問道：「方才，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以無雙大俠的身手，方才如果不摑司介侯的耳光而改爲取其性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江自强是甚麼身份，怎會以暗殺手段殺人。

此刻的石瑤姑，算得上是完全寬心大放了，因此，立即搶先淸叱道：「司介侯，江老前輩是何等身份，要殺你這等狗彘不如的東西，自有我石瑤姑代勞。」

緊接着，扭頭向身旁的惠姑喝道：「小惠，咱們上！」

江自强連忙搖手制止道：「且慢。」

微頓話鋒，精目環掃全場，沉聲問道：「諸位知道天一門中功力最高的人是誰嗎？」

惠姑嬌笑着問道：「難道不是賈素芬？」

「不錯。」

「江爺爺之意是說司介侯的功力最高？」

「是的，由於那成形芝馬的精華，都被他服下，如非是因沉浸於酒色之中，應該早已成了半仙之體，即使是如此，我也未必能將他制服……」

司介侯冷笑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惠姑接問道：「江爺爺，看他方才所表現的，並不怎麼厲害呀！」

江自强道：「那是因爲賈素芬在旁邊，他故意隱藏自己的實力。」

惠姑道：「那是爲甚麼呢？」

江自强道：「他想利用賈素芬的力量，替他掃除障碍，淸除異己，然後，連賈素芬也一起除掉，如果他太早顯示眞實功力，賈素芬勢必提高戒心，那他的如意算盤就打不通了。」

「這是說賈素芬並不了解他眞實實力？」

「是的，方才我曾經點明她，她還不相信，以爲我是故意挑撥離間哩！」

「江爺爺，您一直被軟禁在山洞中，這些，您又是怎麼知道的？」

「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認爲我已沒法脫困，所以不怕我洩漏秘密。」

惠姑也學大人一樣，輕輕一嘆道：「這老賊，可眞够陰險。」

江自强却目注司介侯笑道：「方才，你問我爲何不乘機殺你，現在，我可以有工夫回答你了。」

司介侯冷冷地一笑道：「我正聽着。」

江自强道：「五十多年的幽居，雖然使我消盡嗔念，淡盡名心，但五十年來，我並未放下這身功夫，如今，難得有你這麼一位高手，讓我印證一下，豈可失之交臂，所以，方才，我沒有暗殺你，當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我不屑於暗算傷人。」

司介侯冷冷地道：「還有嗎？」

「沒有了。」江自强扭頭向惠姑道：「小惠，劍來！」

「是！」惠姑應聲雙手捧上長劍。

江自强屈指輕彈劍葉，道：「此調不彈久矣！司介侯，量天尺在你手中，用尺用劍，悉聽尊便，但我要提醒你，這是生死之搏，可千萬別藏私，你必須全力以赴，只要能將我擊敗，我保證讓你們父子倆和詹恨天等三人，平安離去。」

詹恨天挿口道：「可以讓我們聯手嗎？」

這時，杜少恆因服過石瑤姑所餵靈丸，並經過一陣子調息之後，已經復元，立即挿口冷笑道：「卑鄙無恥的東西！」

但江自强却向他擺擺手，然後向詹恨天點點頭道：「可以，可惜司大成已只剩下一條左臂，要不然，你們三個可以一齊上。」

司大成立即接道：「少一條臂膀，算得了甚麼，我還可以湊一份……」

司介侯截口道：「不！我一個人足够！」

甬道中傳來戈敏芝的輕哼：「你很够男子氣概……」

隨着話聲，只見戈敏芝扶着臉色煞白，步履蹣跚的賈素芬，緩步而出。這情形，很顯然，賈素芬的一身功力，已被廢了。

惠姑飛迎上去，嬌笑道：「江奶奶，您贏了？」

戈敏芝謙笑道：「贏是贏了，但贏得很艱苦，也贏得很勉强。」

但江自强却向她搖手道：「敏芝，別過來──所有現場的人，也請退到百丈之外去。」

話聲雖很平和，但却意味着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即將展開。

因此，所有現場中人，不論正邪雙方，都如奉綸音似地，默然退到百丈之外。

江自强目注司介侯，淡笑道：「請！」

「請！」

他們口頭上很客氣，但動作上却是一點也不含糊。

司介侯的「請」字出口，已劍化精虹，身劍合一地，向江自强疾射而來。

江自强朗笑一聲，也是劍化精虹，騰昇三丈有奇，避過對方的銳鋒，以居高臨下之勢，俯衝而下。但司介侯也以尺許之差避了開去。

接着，但見兩道精虹，有如暴風雨的閃電，在交織着，追逐着，片刻之後，已經分辨不出誰是誰了。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精彩惡鬥，雙方使的都是最上乘的馭劍術，但雙方都明白對方的厲害，都避實就虛，不肯作正面接觸。

因此，除了劍虹追逐時所發出的破空銳嘯之外，聽不到一點兒別的聲音，只有那森寒劍氣，使得遠在百丈之外觀戰的人，也感到寒意難忍。所有旁觀的人都目不稍瞬地注視着那兩道精虹，深恐一眨眼就會失去精彩情節似地。

石瑤姑禁不住輕嘆着自語道：「幸虧這是這石洞中最開闊之處，還能勉强够他們週旋，否則……」

她的自語未畢，鬥場中已有了急劇變化。

兩道精虹，已只剩下一道，而那剩下的一道精虹，却成一道半弧，向旁觀的人羣中疾射而來。由於目不暇接中，不知那剩下的一道精虹是誰，也不知其意圖何在，因而引起一陣驚呼和騷動。只聽「砰、砰、」兩聲，兩道人影被擲向空地中央，而剩下的一道精虹，也隨之收斂──那是無雙大俠江自强。

司介侯像一隻鬥敗的公鷄，垂頭喪氣地，以長劍拄地，站在空地中央。他的旁邊，司大成與詹恨天二人，正在掙扎着想爬起來。

江自强臉色微顯蒼白，右手持劍，左手握着由司介侯手中收回來的量天尺，目注對方三人，沉聲說道：「司大成，你們三個聽着，過去的一切，我不願再提，我也不殺你們，雖然你們的功力已被廢，但爲防你們仗着胸中所學，再在江湖上掀風作浪，你們和賈素芬等四人，都必須終身監禁……」

惠姑挨近他身邊，悄聲說道：「江爺爺，還是將他們押回白雲山莊去。」

江自强喟然長嘆道：「可是，白雲山莊，早已成爲一片刦灰。」

惠姑嬌笑道：「不！江爺爺，白雲山莊正在重建中，而且已完成了十之八九了哩！」

江自强一怔道：「是誰重建的？」

「是我太公，我太公說，一年以前，他老人家就開始鳩工重建了。」

「如果我的觀察不錯，方才，當我和司介侯激戰時，他老人家還來過？」

「是的，還跟我說過話。」

「他老人家怎麼說？」

「我太公說，重建後的白雲山莊，由石阿姨，杜伯伯、湯阿姨等三人主持，並正式成爲本門第四代弟子，這兒善後工作他老人家已責成司馬伯伯，周伯伯和烏衣七煞等負責……」

「唔……好好……」

這時，多梅忽然一拉杜少恆的衣袖道：「少恆，你瞧！」

原來曹適存、上官倩二人已悄然用利劍剃掉滿頭青絲，正緩步悄然離去。

杜少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輕嘆道：「這是最好的歸宿，讓他們去吧！」

惠姑却向江自强撒嬌道：「江爺爺，外面車馬都準備好了，咱們走吧！」

「好，好。」江自强點點頭，喟然一嘆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今後的世界，是你們年輕人的了。」

石瑤姑向公冶十二娘悄聲問道：「公冶妹子，去白雲山莊盤旋一陣子，好嗎？」

公冶十二娘向杜少恆投過飛快的一瞥，顯得無比落寞地道：「謝謝了！以後有機會再專誠拜訪。」

石瑤姑拉住她的手，誠懇地道：「妹子，今後，如有甚麼困難，但用片紙相召，我必然全力支援……」

「謝謝妳！石姊姊……」話沒說完，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垂首疾奔而去。

（全文完）

奇幻人間

綠帽子

司馬不平・文
盧令・圖

我緊捏着拳頭，發現自己的手在抖。

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不該再忍下去了，雖然我的情況和別人不同，然而，天下間有那一個丈夫，肯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太太，在自己的家裏，自己的床上，和另外一個人做愛？

我退後一步，使勁地向房門撞去。肩膊上傳來一陣劇痛，「砰」地一聲，房門被我撞開了。

我費了幾秒鐘的時間，才使身體的平衡保持得住。當我接觸到床上那兩雙驚恐的眼睛時，我定下神來，這個時候，我不該衝動的。

於是，我向那個露着驚惶神色的男子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你走吧！」

他楞楞地望着我，不敢相信我的話。

「聽到了沒有？我叫你走！」我向他咆哮着。

「德華，你在幹什麼？」她不悅地向我叫嘍，這個臭婊子，在這當兒，還敢向我叫嘍，等一下我要她嘗一嘗我的手段！

「我要他滾！」我指着渾身赤裸的男子，咬着牙忍住心底下的忿怒。

「阿積，你並不受歡迎，還是走吧，」她向他說：「我會打電話給你的。」

男子匆匆地逃去了，這個可憐的他，成爲我太太的玩物，還不自知，猶以爲是飛來艷福哩！

我自袋中取出一樣東西來，在她臉前揚了揚。我看到她的臉色在變，變得蒼白無血。

「刀……刀！」她顫抖着聲音，道：「德華，你……那兒拿來的刀，你……你想幹……幹什麼？」

「只要是我想得到的東西，我都能够得到的！」我踏上前去，狠狠地盯住她。

不錯，我能够得到我想要到的東西，正如面前的她，是我千方百計追求到手，和她結婚的。

如今，我要親手結果她！

「德華，你……你瘋了！」她向牆邊退縮，胸脯隨着急劇顫動。像她這樣的人，本來可以和我白頭到老，然而她自甘作賤！

「你和野男人在我家裏，在我的床上幹出對不起我的事，你才是瘋了！」我咬着牙，又踏上前一步。

她退到無可再退，驚悸地望住我：「德華，你……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想殺了你！」

她臉上迅速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但旋即恢復了鎮定，從咀角泛起一陣冷笑，她一定以爲我是說着玩的。

「德華，這層樓一共有七戶人家，如果你要殺我，也不是在這裏吧？」

我揚起了手中的刀，怒瞪着她。

「把刀放下來！否則我會叫的！」她沉聲道。

「叫！即管叫好了，他們全去了，整層樓只剩下你和我！」

她渾身一抖，顯然地，她真的害怕了！

「德華，我求求你……求求你別這樣，再……再給一個機會我！」

「我已經給了你不少次的機會，再也沒有了！」我爬上了床。

她忽然張口尖叫了起來。

我大吃一驚，樓中雖然只有我和她，但香港的建築物十分單薄，她這一叫，驚動了隣居也不是玩的，我拋下小刀，上前用手箍住了她的頸。

她大力掙扎着。

我用力緊緊箍住她的頸，她自喉嚨間發出「咯咯」的聲音來。兩分鐘之後，她雙手垂了下來，不再掙扎了！

我放開她，只見她雙眼圓睜，眼珠便似要奪眶而出，臉上蒼白無血，已經沒有呼吸了。

她是去了！

頹然坐下床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取出手帕將額前的汗水抹了。

她也許該死，但我這樣做值得嗎？淫賤如她死不足惜，我卻要受法律裁判，值得嗎？

其實在向她求婚時，就應該想到這點了，這樣的女人，值不值得和她相愛並且厮守終身呢？當時的我以爲有了情感，有了愛情，什麼事都可以不理，然而，結了婚我才發現到我錯了！

和她相愛是一種痛苦，她對我從來沒有好過，她曾經坦白地告訴我：「德華，我們的性格合不來，這樣下去，只有雙方面痛苦。」

「只要你永遠在我身邊，多大的痛苦也甘

願忍受。」我說。

「你肯，我不肯。」

「為什麼？」

「你要知道，我自小享受慣了，你能供給我任何一方面的享受嗎？」

「我不算有錢，但也不窮，每個月都有千餘元的固定入息。」

「千餘元在香港這種地方，有個屁用？」

「我可以將它全部交給你，你每天只要給五塊錢我搭車零用就行。」

她感激地望我一眼，伏在我懷內。

「萍萍，如果和你結了婚，我會更搏命去賺錢，我有手有脚，每個月多賺一千幾百，相信是絕無問題的。」我說。

她緘默着。

「我們可以先租一個房間，等將來經濟好了，再租一層樓，甚至供一層。」

她仍然緘默着。

「萍萍，讓我們結婚吧！」

「不太快了嗎？我們還未充份地瞭解哩！」她道。

「我覺得已經够了，我怕人家從我手中搶走你。」我笑着說。

她望住我盡是笑，笑得好美。

我的心一蕩，摟着她的細腰也更有力，也許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吧？許多人都說萍萍樣子不算美反倒身材不錯。

忽然，她說：「外國人在結婚之前，通常都預先『試婚』的，你知道嗎？」

「我聽人說過，但這是外國人的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話不是這樣說，我們生活在這個華洋雜處的香港，許多事都要倣倣外國哩！」

「譬如試婚？」

她向我點點頭，說：「是呀，否則怎知道對方適合自己，對不對？」

在她的暗示下，我和她上了一家高級的招待所，她好像很內行地，吩咐伙記要一間「玻璃房」。

取了門匙後，她領着我向一間房走去。

踏進房間時，我眼前一亮，房間裏面都是玻璃，置身其中，彷彿整間房都是人。

「怎麼樣？」她微笑着問。

「這許多鏡——」我詫異地。

「唔，這是最好的設備了，」她在床畔坐下來，說：「假使我將來結婚，我也要在牆壁上鑲滿了玻璃鏡子。」

「這……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莫明地問。

「好玩嘛！」她深意地望我一眼，說：「等一下你便知道它的用途了。」

說完，她詫異望住我，問道：「德華，我眞不明白，你是偽裝的呢？還是眞正的不知道呢？」

「偽裝什麼？」

「偽裝對這一切全不知道啊！」她說着動手解開短裙的扣子。

「我沒……沒上過這種地方，怎會知道？」我訥訥地說。

「眞的？」她不置信地：「沒騙我？」

「我從來不騙人的，何況是你？」我舉手向她發誓。

她向我點點頭，笑了笑，又說：「好吧！我信你。」

這時，她已脫剩了乳罩和內褲，一掠秀髮，忽然又問：「德華，我有個問題問你，你肯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嗎？」

「什麼問題？」

「你以前和女人好過嗎？」

「我——」

「我指的是好得發生性關係那種。」

我搖搖頭。

「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我為什麼要騙你？」我道。

「想不到你還是個處男，眞好！」

我的臉一熱，她這句話說得很恍皮，但也說得我渾身不自在。今年廿七歲了，卻從來未曾試過男女間的關係，說出來眞不容易使人相信。

「德華，你是不是性無能？」她忽然問。

「性無能？」我反問。

「一個大丈夫而不能像丈夫一樣，那叫性無能，知道嗎？」

說時，她已全身赤裸地，呈現在我的眼前了。

望着她美妙的胴體，我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她的身材實在太美了。

「咦？你站着幹什麼？」她白我一眼，說：「快脫衣服啊！」

我心頭一動，解開恤衫的鈕子，一顆心便如撞鹿一般劇烈地跳着。

自從十三歲時試過一次，十四年來，我不敢再試，會不會如她所說——性無能？

十二年前，我的發育便已超愈常人，當我面對着隆胸盛臀的女人時，便不自禁地感到衝動。

有一天，我拉了隣家的小妹到房中扮演大人們的遊戲，不幸被父母發覺了，將我自房中拖出來不准我穿回衣服，對着許多兄弟姊妹罵我。自那個時候開始，我便不敢再跟女孩子在一起，甚至對她們有一種恐懼。

直至遇上了賈萍萍，才使我對女孩在開始有了憧憬和愛慕……

「來呀！」萍萍躺在床上叫我。滿房子都是她赤裸的影子。

我向她走過去。

「讓我們來實行試婚的第一步。」她展開粉光緻緻的雙臂。

忽然，她瞥見我下身仍然穿着內褲，詫異地問：「你怎麼了？」

我望了自己一眼，她的聲音又响起來：「為什麼沒有反應的？」

我臉上一熱，明白她的所指。

「我——」我苦笑一下，道：「你又不引誘我。」

她含嗔白了我一眼，說：「好呀！你倒眞會享受！」

她炙熱的身子向我貼過來，雙臂微微向上揚着，我幾乎喘不過氣，她的櫻唇已經向我迎上來。觸覺告訴我，她是在熱情奔放的時候，可是，我仍然沒有反應。

她忽然爬起身來，幽幽地望我一眼，低聲說：「你眞是無能！」

當我聽到她這句話的時候，我一切的夢幻碎了！

我對自己一直還抱着一綫希望，如今，一切都完了！

我垂下頭不做聲，她起身穿衣服。

「對不起，我——」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她沒答我，只是開了房門，離去了。

如果我能自量力，如果我能看得透徹一些，我絕不會再去央求她，會死了這條心。

翌日，我跑到她家去，她冷冰冰地問：「你來幹什麼？」

「萍萍，我一定要娶你，眞的，我一定要娶你！」

「天下間好女人多的是，為什麼一定要選我？」

我沉吟了一下，告訴她：「萍萍，昨天晚上是我一時緊張，你……你肯再給我一次機會嗎？」

她咬唇猶豫了一下，向我點點頭，道：「好吧！」

那天晚上，我帶備一瓶「法寶」，是朋友介紹的，我在報章上也看過它的廣告，據說六十歲的老頭服用了它也能起死回生。

果然，我使萍萍滿意了。

「萍萍，現在，我可有資格做你的丈夫了嗎？」

「有是有，不過不是大丈夫，而是小丈夫。」她笑着說。

我終於得到萍萍了，一個月後，我們正式結了婚。婚後，為了使她不去找別的男人，我藉藥物來滿足她。（當然，她並不知道。）

可是，她性慾之强實在是令人咋舌的，有時候，把我纏得透不過來！

為了達到目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將藥物的份量加重，才能應付過去。為了萍萍，我沒有考慮到其他。

在精神與體力過份透支的情況下，我病倒了。

她沒有像其他的妻子照顧丈夫來照顧我，還埋怨我病了，斷了她享受之路。這時我不禁懷疑，她的生理一定有點不正常，否則不會這樣需索無厭。

當然，我也不否認自己有缺憾，但我一直這樣以為：有了愛情，足可維繫夫婦間的關係感情，想不到她一點也不在乎我對她的愛。

公司的同事來探我，她總不在家，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斥責她說：「你不應該天天拋下我一人出街！」

「誰會耐煩對着一個病人？」她冷哼一聲道。

「我是你的丈夫啊！」我有點光火了。

「你居然有臉說是我的丈夫？」她冷冷地說：「你盡到做丈夫的責任嗎？」

「我賺的錢都交給你，還想怎樣？」

「你以為錢便能解決一切嗎？」她轉身背着我，又說：「再說，一千幾百一個月可還沒看在我的眼中。」

「萍萍，那麼，你要我怎樣？」我忍着氣問。

「我還能要你怎樣？」她嗤一嗤鼻：「你橫也不成，豎也不成，就像死了一般。」

我緘默了，她說的也是實情，近兩個星期，我根本沒有和她親熱過。難怪她不滿。

「萍萍，等我身體恢復健康後，我會盡力滿足你。」

「看你這副模樣，說不定還要病上幾個月，我忍得住嗎？」她淡淡地說。

她那種語氣，好像病榻上躺着的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個外人。

「萍萍，難道你心中就只想着那回事？」我微顫着聲音問：「難道你對我一點感情也沒有？」

「你——」她頓一頓才說下去：「是你不能滿足我，可別怪我對你沒有感情，據專家調查所得，一對夫婦要婚姻生活美滿，性生活是否和諧滿足，佔百分之六十。」

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難道感情就一點都沒有用嗎？」

「感情只佔百分之四十。」她說。

我又吁了一口氣，她接着說：「所以，我只好到外面尋求——」

「你說什麼？」我掙扎着坐直起身：「你試過了？」

「否則這兩個多星期，你叫我怎樣過？」她漫不在乎地說。

我捏着拳頭，咬一咬牙，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事：妻子紅杏出牆，還在丈夫面前侃侃而談！她好像有意在刺激我，接着又冷冷地說道：「你認命吧，嫁給你，是我的錯誤，也是你的錯誤！」

我咬着牙不出聲，她說得對，我們都犯上了錯誤！

當時，如果我向她提出離婚的話，她也許會一口允諾，然而，我實在太愛她了！

我寧願忍受她的不忠，也忍受不了她離開我的痛苦！

一個月後，我的身體逐漸恢復健康了，她顯得非常興奮的樣子。

第一晚，我暗中又服食了興奮劑，滿足了她。

第二晚，我也咬着牙，服用了，直到第三晚……

兩個星期後，我又瘦得不像人形，公司的同事紛紛勸告我。

「阿華，太太雖然漂亮，也犯不着這樣搏命呀！」

我只有苦笑的份兒，難道我能說出來嗎？

終於，萍萍又偷漢了，而且還在我的家中，我的床上。

我指住她的鼻子罵：「就算你偷漢子，也該到外面去，不該帶回家來！」

她冷冷地瞧着我，不做聲。

「告訴你，下次再碰到你帶男人回家，我……我殺了你！」我氣憤地。

「你敢？」她「哼」地一聲。

我當然敢！綠帽子戴到頭上來了，任何一個男人都會像我這樣做的！

也許因為我恐嚇過她的緣故，她起初一個多月倒是克盡婦道，平日就叫些朋友回家打麻將消磨時間。

然而，逐漸地，她又故態復萌了，我發現她很少在午夜十二時之前回家，有幾晚，簡直到凌晨三四點才回來。

以前她說金錢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如今，她一天到晚向我拿錢。

那一天，她向我要三千元現鈔。

我差點跳了起來！「我那兒有這大筆錢給你！」

「沒有也要去想辦法。」

「這三千元要來幹什麼？」我問。

「輸了麻將。」她漫不在乎地說。

我驚駭地說：「一輸便是三千元？你不是在騙我吧？」

「誰騙你了，打五塊十塊，輸個六底，當然要三千元！」她說。

我氣得大力拍着枱：「你以為我是千萬富翁，怎能跟人家打五塊十塊的麻將？」

「也不一定輸的，贏了不是可以帮補家用嗎？」

「你幾時贏過？」我冷冷地說。

「打牌不是輸便是贏，總有一天我會贏的，」她把手伸向我，說：「快拿錢來，別嚕囌了！」

「不給！」我說：「別說我現在沒錢，即使有，我也不會給你！」

她怒瞪着眼望着我，好像我是她的仇人一般。

我原本還有一萬餘元的積蓄，但早已被她連哄帶騙地拿去了！

當她發現我的銀行存摺再也沒有錢時，她更變本加厲地放縱了。

她經常帶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回家打牌，其中還有男人，他們那種親密的態度，看得我眼睛直冒火。

我再次向她攤牌，她反而向我說：「看不

慣離婚算了！」

從她的口氣，我聽得出她對我已經沒有絲毫留戀了。

「萍萍，我不會和你離婚的！」我咬着牙向她說：「我會親手結果你！」

「我才不相信！」她冷冷一笑，說：「你愛我，我知道，你捨不得殺我，像你這樣的丈只會向和我相好的男人報仇！」

她說得沒錯，起初，我的確是想對付那些和萍萍勾搭的男人的，然而我回心一想，這有什麼用？天下間，有殺不盡的男人，如果要阻止萍萍繼續做出對不起我的事，應該讓她不存在！

我沒有什麼謀殺的計劃，我覺得沒有此需要。

她以為我會忍不住去殺和她相好的男人，那麼，我就會被判入獄，她便可以恢復自由身了。

她錯了！我要對付的是她！我要她死！

如今，她被我親手扼殺了，望着她的屍身，我從回憶中驚醒過來：我真的殺了人，殺了我有生以來最愛的人！

剎那之間，我悸然而震，殺人是要填命的，我就這樣和她同歸於盡？

伸手觸一觸她的身體，已經僵冷了！

我呆呆地望着緊閉的房門，問自己：「要不要報警？或者去自首？」

本港已經廢除了死刑，再罪大惡極的兇犯，也只判以終身監禁而已。所以，終身繫於囹圄，活着還不是等於死？

忽然，我發覺自己有點後悔。我實在不應該殺了她的！

一陣大門的開啓聲令我恢復神智，大概是業主黃太回來了。

果然，我聽到黃太和她女兒阿香的談話聲音。

我腦中迅速地轉着念：怎樣處理萍萍的屍體？

「陳師奶！」黃太忽然在外叫萍萍。

我的心劇烈一跳，剎那間不知怎樣回答。

「媽，陳師奶也許出去了，整層樓一個人也沒有。」阿香說。

黃太這才向外走去，我聽到她的脚步聲遠去，一顆心才定了下來。現在，最重要的是設法把萍萍的屍體解決掉，實行「毀屍滅跡」，然後再搬離這裏。

我把萍萍的屍體用毛氈包裹了，抱了起來，塞到床下面去。

當我將萍萍的屍體塞好後，已累得滿頭大汗，週身乏力，這時，同居們也陸續下班回來了。

我猶豫了一下，打開房門，打算靜悄悄地離家一會，不料來到大門口時，背後忽然有人叫住我：「陳先生！」

我心頭一跳，轉過頭去，原來是包租婆黃太。

「陳先生，你在家的？」黃太向我走過來說。

「是……是的。」

「剛才我叫你太太，為什麼不答我？」

「我——我睡着了。」

「今天不用上班嗎？」黃太詫異地望住我問。

「今天……今天休假。」我囁嚅着答。

「陳師奶呢？她不在嗎？」黃太又問。

「她……她出去打麻將了。」我答。

黃太沒有再追問下去，我像逃一般離開了家。

走在街上，一陣風吹過來，使我的頭腦清醒幾分，恢復了澄明。我盤算着，怎樣善後？

我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腦際一片迷茫，一片混亂，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天色漸暗，已經是八時多了，我一整天沒吃過東西。竟然不覺肚餓。可是雙腿已經軟弱無力，胡亂踏進一間餐室，要了一杯咖啡。

我記不起有沒有把那杯咖啡喝完，更記不起是在什麼時候離開那間餐室的，彷彿是伙記過來要我埋單時，我才想起，是他們打烊的時間了。

離開餐室，走在街上，行人路沒有什麼人，四下裏的光管招牌全熄了，是凌晨一時多。那幾個小時，完全在胡思亂想間過去了！

我渾渾噩噩地在街上彳亍，不敢回家。想起萍萍臨死前那恐怖可怕的神情，我不寒而慄，更害怕回去對着她。

我一直在街上走着……走着……

× × ×

我睜開眼睛，是白天了，四下裏望一望，才發覺自己身在一個樓梯底下。昨晚究竟為什麼會躊躇在這裏睡覺，根本一無所知。事實上這兩天來，我都渾渾噩噩地活着。

望一望腕錶，是十時多了。我支撐着站起身來，雙腿軟弱無力，大概是沒吃過東西的緣故。

萍萍的屍體怎樣了？離家之時，我曾把房門鎖上，同屋們應該不知道他們陪着一個死屍睡覺吧？

我跳上一架十四座小巴，來到家居樓下。這是第二次來到樓下窺伺動靜了。

我有一股衝動想上樓去看看，可是我不敢，同屋們一定會問我這幾天跑到什麼地方去，還有，萍萍又為什麼不回家。

不！我不能上樓！我絕對不能上樓！

忽然，一輛警車疾馳而至，在樓下戛然而止，自車上跳下幾個軍裝警員。

我心下一懍，難道萍萍的屍身被發現了？怎麼會？我把門鎖着的啊！

我急忙躲到附近的一條電燈柱後，向外窺看。不一會，只見黃太和幾個警員下來，掩着鼻。

於是，我恍然而悟，三天了，萍萍的屍體已發臭！被他們報警揭發了出來。

剎那間，我雙腿一軟，險些栽倒下地。目前只有一條路給我走，那便是：自首！

我咬着牙，召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到附近的警署去！」

（此段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繡

紫金丹

為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祗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藥，功能生津斂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